



巴尔德斯著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上海译文出版社

[西班牙]巴尔德斯著

蒋宗真 李德明译

尹承东校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上海译文出版社

PDG

Armando Palacio Valdés
La Hermana Sar Sulpicio

根据Aguilar, Madrid, 1962年版译出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西班牙〕巴尔德斯著

蒋宗曹 李德明译

尹承东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插页2 字数 268,000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0册

书号: 10188·176 定价: (六)1.25元

前 言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文坛涌现出一大批作家，阿尔曼多·帕拉西奥·巴尔德斯就是其中一位负有盛名的小说家。

巴尔德斯(1853—1938)生于西班牙北部风景优美的阿斯图利亚斯地区奥维多省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童年时代的生活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十二岁时，他被送到省会祖父家读中学。毕业后，于一八七〇年随同父亲去马德里，并在那里进大学学习法律。在马德里，他和中学时代的相识、后来也成了西班牙作家的莱奥波多·阿拉斯(以笔名“克拉林”著称)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并与其他青年朋友一起创建了在西班牙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沙龙——“陶器店”。他经常去听著名文学家乌纳穆诺、巴列·因克兰等人的演讲。

到马德里后，巴尔德斯的兴趣和爱好开始从政法和哲学转向文学。从《小癞子》和《堂吉珂德》发表后两个多世纪来西班牙文学处于萧条之中。而在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二年，西班牙文学，特别是小说，又空前地繁荣起来，使他受到深刻影响。

巴尔德斯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写评论开始的。他曾担任《欧洲杂志》社社长，也写过一些故事。一八八一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奥克塔维奥少爷》。一八八三年又创作了第二部小说《玛尔塔与玛丽亚》，获得很大成功。

巴尔德斯从此进入创作高潮，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他几

乎每年都有一部小说出版。表现反宗教题材的小说《修女圣苏尔皮西奥》（1889），描写海上渔民生活的《何塞》（1885），作家本人最喜欢的、记述他自己童年生活的《偏僻的山村》（1903），描写道德唯心主义和人间爱情斗争的《玛尔塔与玛丽亚》（1883），别具艺术特色的《李伯特船长的欢乐》（1899），以及堪称为姊妹篇、被认为是作家本人传记的《里韦丽塔》（1886）和《马克西米娜》（1887），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一九三三年在巴伦西亚成立的“西班牙影业公司”的第一部电影脚本便是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

巴尔德斯连续进行文学创作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的创作很鲜明地分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两个不同的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与巴尔德斯同代的文学家有巴莱拉、佩雷达和加尔多斯；第二时期有巴列-因克兰、乌纳穆诺、阿索林和巴罗哈。当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时，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所描写的人物和世界都是取材于周围的现实生活的。巴尔德斯一直到晚年，在创作上都保持自己的特色。

巴尔德斯的全部小说，几乎都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和亲身经历写成的。他曾说过：“正如歌德所说，我的全部生命都溶化在我的作品里了。”在谈到巴尔德斯的作品时，西班牙著名小说家维森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说过：他是“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之一”；“随着年逝月移，狂风掠去了我年轻心灵上的信仰，以前我所敬仰的许多名人都已声誉扫地，然而，创作《玛尔塔与玛丽亚》和《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艺术家的形象却巍然屹立”。巴尔德斯创作态度严肃认真，既不追名逐利，也不哗众取宠；“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见到巴尔德斯之前，伊巴涅斯就已把他当作老师，深深地热爱他的作品了。

西班牙是宗教统治最早、最深的国家之一。在封建时代，天主教是西班牙的国教。教会拥有大量土地，并且在国家事务和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反对教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反对教会的思想统治，始终是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巴尔德斯在写作《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时，西班牙的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并且已出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但是它仍旧是一个半封建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一八六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后制定的宪法曾宣布信仰自由、结婚不用宗教仪式。新政府还查禁了耶稣会，封闭了一八三七年以后建立的修道院。一八七三年一度成立的共和国甚至提出教会与国家分离。但一八七四年的反动军事政变又恢复了君主制，推翻了共和国宪法。一八七六年的宪法仍旧规定罗马天主教是国教，国家有责任保护教会的仪式和教士，禁止异教的游行和公众仪式。宪法用含糊的措词表示允许一定程度的信仰自由，实际上却继续维持天主教的垄断地位。因此，西班牙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仍须进行反对教会的封建统治的斗争，而进步作家也经常以宗教问题为题材来揭示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各种矛盾，揭露教会的反动和腐败，歌颂反封建、反对教会精神统治的斗争。《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就是一部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小说。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描写西班牙南方城市塞维利亚的一个“修女”如何在别人的帮助下，经过曲折顽强的斗争，冲破家庭和宗教的双重束缚，实现了自己的美满姻缘。这部小说成功地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

青年桑胡尔霍·塞费里诺遵从父命去马德里学医，但他对医学毫无兴趣。他热爱文学，写了许多抒情诗篇，获得了成功。后来因病去马尔莫莱霍矿泉疗养，遇上了也在那里疗养的修女

圣苏尔皮西奥，对她非常倾慕。修女返回塞维利亚时，桑胡尔霍随后追去。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是个家产富足、纯洁聪慧、热情奔放、活泼可爱的少女，她不屈从于母亲的旨意，不安于一辈子修道，而是渴望脱离修道院，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她堕入情网之后，她的反抗的火焰就更加炽烈起来。小说的男主人公桑胡尔霍，为了与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结婚，混入修道院要求神父获准她还俗，结果遭到羞辱，被赶出来。不久，他又冒充一个从战场归来的穷愁潦倒的军官，找圣苏尔皮西奥的‘继父’拉关系，并到圣苏尔皮西奥家所属的一个工厂当职员，以便取得其母好感，但没有成功。在修道院门前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之后，对这对情侣深表同情的海纳罗伯爵（圣苏尔皮西奥的舅父）及其女儿依萨贝尔小姐将圣苏尔皮西奥接到他们家中，并批评其母图拉夫人不该强行把女儿关进修道院。圣苏尔皮西奥的母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意桑胡尔霍的求婚，两位情人如愿以偿地结了婚。一场向旧礼教和禁欲主义进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西班牙社会中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对教会和修道院进行了嘲弄和揭露。作品中有两个场面写得极为深刻，极为动人。一是在修道院门前，宗教和反宗教两种势力对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展开了一场争夺战。二是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结婚旅行中，特意绕道去她曾经住过的贝尔加拉修道院探访，在一群羞怯的修女面前骄傲地宣布她已有了丈夫。这就将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揭示出来了。神父与国家权力机关勾结起来捞取肥缺等，在小说中也有所揭露。同时，作者站在同情的立场上，还生动地描绘了工人的贫困生活和艰苦的劳动条件。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通篇充满诙谐和幽默；有些章节带有讽刺意味。这一艺术风格不仅表现

在人物的谈吐上，而且熔铸在人物的外貌和性格之中，因而读完全书许久，书中的四十多个人物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一幅幅人物肖像跃然纸上。尽管自始至终伴随着读者的只有三、四个人物，但不使人感到孤寂、厌倦，相反，却与他们结下亲密的情谊，总是与他们共命运，同呼吸，既为他们爱情上的挫折而担忧，也分享着他们爱情的甜蜜。小说情节紧张中有轻松，忧愁中有欢快，严肃中有风趣，读起来使人爱不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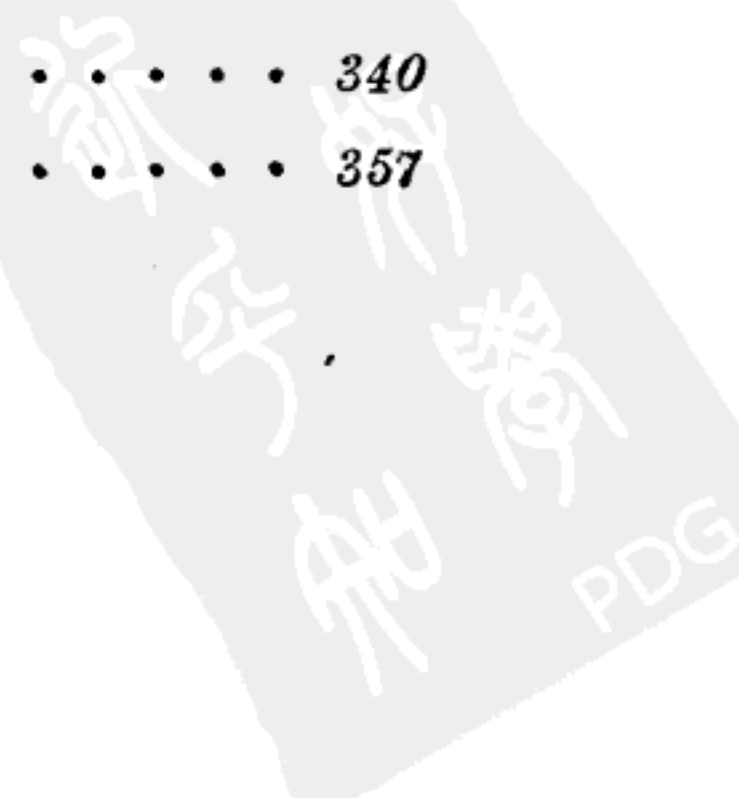
“另外，景物的描写十分出色”，一位法国作家在评论巴尔德斯的这部小说时这样说道。“读这部书，就等于日夜生活在塞维利亚城，犹如身临其境，并且衷心希望在那里定居下来。不过，读完这本书时，又感到怨忧，仿佛真的拿起火车票准备返回法国似的”。在巴尔德斯的笔下，塞维利亚所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风土人情描写得十分细腻，很有特色。作为北疆阿斯图利亚斯地区的作家，能够这般逼真地构画出南国安达卢西亚的“爱情和鲜花”之城塞维利亚，这不能不归功于作家对这座城市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在写《修女圣苏尔皮西奥》这部小说之前，作家曾于一八八四年去塞维利亚附近的马尔莫莱霍矿泉疗养。两年后，他在那里结识的朋友，又邀他去塞维利亚作客。他在塞维利亚只住了几个星期，却对这个城市描写得如此真切，以致“不少安达卢西亚人读这部小说时，竟以为我是他们的同乡。尽管这种误解使我感到荣幸，但并不使我感到骄傲。我是阿斯图利亚斯人，我愿意做阿斯图利亚斯人”。“通过我的小说，许许多多外国人爱上了塞维利亚，尽管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这座城市”。

译 者

1979.9.10

目 次

前 言	· · · · ·	I
第 一 章	到马尔莫莱霍矿泉去 · · · · ·	1
第 二 章	我认识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 · · · ·	13
第 三 章	我爱上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 · · · ·	23
第 四 章	舞曲和民歌 · · · · ·	42
第 五 章	到塞维利亚去 · · · · ·	68
第 六 章	在安吉塔姐妹的庭院里 · · · · ·	97
第 七 章	准备包围 · · · · ·	132
第 八 章	请你们原谅我隔着铁窗栏谈情说爱 · · · ·	167
第 九 章	我和一位好心的先生交上了朋友 · · · ·	182
第 十 章	我遇到了挫折 · · · · ·	206
第十一章	我去找帕卡 · · · · ·	234
第十二章	漫游瓜达尔基维尔河 · · · · ·	259
第十三章	一记耳光闯下了大祸 · · · · ·	295
第十四章	我成了小说的主人公 · · · · ·	325
第十五章	我又一次和马拉加人相遇 · · · · ·	340
第十六章	圣苏尔皮西奥的归宿 · · · · ·	357



第一章

到马尔莫莱霍矿泉去

我想讲讲我生活中的一段有趣的真事，尽管我缺乏写作经验，也许会把它写得枯燥无味。我要讲的事情是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它在我心灵上激起的反响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这大概会使我的叙述更加杂乱无章。渣滓尚未淀清，就要来纵览我生活中这一重要时期并决定取舍，还要把这段秘史讲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显示出真实性，在它奇迹般的魔力下，我笔下可能留下的无数疵点大概是会消除和抹掉的。

最好我还是先和你们谈谈，我是个什么人，我的家住在哪里，以及我的身世如何。请你们注意听我讲吧。

我是加里西亚人。家住加里西亚内地。我出生在奥伦塞省一个叫博略的小镇里。我父亲是这个镇上的药剂师，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父亲给我积蓄了一笔财产。这笔财产如果是在马德里，那是不足挂齿的，可是在博略，它简直使我们称得上是富豪了。我在奥伦塞上了中学，在圣地亚哥攻读医学系。父亲原本希望我成为一名药剂师，但是我对捣药、包药的事向来不感兴趣。另外，在奥伦塞上中学时，我发现我的同学们都把行医看作最高尚的事情，这使我下决心不干父亲的行业。这样，我一

读完自己的专业，就请求父亲准许我到马德里去，为获取博士学位再进修一年。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取得了他的同意。到了马德里，我非但没有把自己本来就掌握不牢的医学知识巩固下来，反而把很多时间浪费在咖啡馆里；更糟糕的是，我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它的爱好简直到了如痴若狂的程度。命运安排我下榻的那家旅馆里，还住着一位写些杂碎小品的剧作家，也就是说他只能写写小剧本一类的东西。这位剧作家和我结识不久，就给我讲了他对供观众茶余饭后消遣的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对我一向尊崇和看做至高无上的东西则表示极大的蔑视。同样，对数学、自然科学以及从事这些科学的人，他都不屑一顾。当我对他提起我在圣地亚哥的那些博学的老师时，这位叫做科良泰斯的诗人禁不住淡然一笑，那笑容不是表示轻蔑，而是表示很大的遗憾。有一次在咖啡馆里，他甚至当着另外几个文人雅士的面，硬要我再讲讲那几位老师，目的是要打消我对泰海罗和其他几位老师的敬意——我本来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杰出的大师。他们让我讲呀讲呀，我越是热情洋溢地赞美，他们就越是狂笑不止，窘得我面红耳赤，不知所措。他们笑够了之后，就改变话题，谈论起戏剧的事情。可是在分手的时候，其中一位却又对我说：“再见，桑胡尔霍，咱们再见，改日再好好地谈谈您的泰海罗先生吧。”于是，他的朋友们又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玩笑甚至开到这样的地步，他们每次在街上遇见我，总要为泰海罗请安致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那一年，那些青年人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围着一张桌子，聚集在奥连特尔咖啡馆里。和他们在一起，只能议论议论戏剧呀、喜剧演员呀。他们对一八三〇年以来上演的所有剧目都很熟悉，对在马德里上演的剧目百般挑剔，其嗅觉比起追捕野兔的猎狗来

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是插科打诨的能手，叫剧中人踩别人的脚，打落人家的帽子，东碰西撞，用杯子往人家身上泼冷水，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径，使剧院里笑声不绝。特别是他们有些人很善于安插滑稽的伏笔，通过一系列诙谐的误会，把剧中的人物故意弄得呆头呆脑，直到戏剧结尾时，有个剧中人才恍然大悟，高声叫道：“啊，原来您不是货物保管员，而是……的总司铎。原来您不是我的朋友佩雷斯的父亲，而是他的孙子？……时至今日，才使在下茅塞顿开！”

渐渐地，也不知为什么，那种认为世界上除了滑稽的小闹剧之外，一切均属可鄙的思想，也侵入了我的脑海。诸如天文学、化学、哲学、生理学之类都是故弄玄虚的学问，只有庸夫俗子才去钻研。对这些人，我的朋友科良泰斯和他的同事们非常俏皮地嘲弄过他们；或者象他们自己所说的，进行了一种讨人喜欢的嘲弄。从那时起，我一心追求着这种讨人喜欢的本领，拚命地要获得掌握这种本领的福份。但是我闭门冥思苦想出来的笑话和误会，没有能在奥连特尔咖啡馆里取得预期的成功。后来，我把他们请到自己的房间，用烟酒款待，把自己编的喜剧念给他们听，也没有一部作品得到他们的赞许。他们在抽足喝够之后，便津津有味地对拙作评头论足起来。作为一个老实人，我承认他们这样做是出自好意，但是我们是加里西亚人，同阿拉贡人一样，是有自尊心的。我并不服输，一部接一部地写下去，最后我的剧本终于上演了。这下子我可成了众矢之的。我本来应该放弃文学，可是我坚决没有这样做。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关于风土人情的文章。尽管分文稿酬也没得到，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科良泰斯郑重宣布，说“我虽然永远成不了人们所谓的剧作家，但是在描述文方面还是可以大有作

为的”。这一令人宽慰的评价在奥连特尔咖啡馆的茶友们那里得到了确认，使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疯了。从此以后，我孜孜不倦地描写展现在我面前的一切，好象上帝打发我来到世界上就是专门来干这件事似的。马德里和一些省的报刊开始刊登我的描情绘景的文章，数量之多，压得它们气都透不过来。我很快便成为这种文体的专家，就差一点没在名片上写：“抒情诗人塞费里诺·桑胡尔霍。”后来我到马德里协会^①去，朗诵了一首描写收麦的诗，贵妇们挥舞着头巾祝贺我，绅士们对我热烈鼓掌。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想起法医学以及博士学位的其他课程呢！我回博略去过夏天，说服了父亲：我天生不是摸脉的材料，而应该用诗句去描写万物。父亲给了我一些钱，叫我第二年回马德里。我仍然象从前那样生活，继续从事我那偶然而幸运地选中的专业。但是由于整天静坐不动和缺乏规律的生活，也许是由于我不停地挥笔，直接影响了我的胃，在那个部位我感到不舒服，我得了胃病。我病得那样厉害，最后竟不得不决定春天到马尔莫莱霍喝矿泉水去。

我上面所说的那段有趣的生活就从这里开始。说实在的，我感到有压力，因为，用诱人的诺言来唤起人们对我所记述的往事的好奇心，这件事干得太不高明。总之，我干了一件蠢事，理应付出代价。如果你们讥笑我和我的狂妄自负，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将不会呆在你们身边听你们的讥笑，如同那个倒霉的晚上，我在埃斯拉瓦剧院被人打口哨嘘一样。那一次真是太可怕了！不过，我对于自己的写作才能还是深信不疑的。

一八八七年四月四日，我收拾好行装，急急忙忙吃完饭，就

^① 指1820年至1823年由马德里经济学会成立的科学、文学、艺术协会。

去赶乘开往塞维利亚的邮车。和送行的人告别之后，站长吹哨子发出了开车信号，一列长长的火车驶离车站。这时，我察看了一下自己周围的乘客。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面色苍白的男人，约莫四五十岁，黑胡须，一双干瘦的毛茸茸的手。挨着他，坐着一位矮胖的先生。他的眼睛大而突出，刚刮过花白的连鬓胡子一直长到耳朵下边。面带笑容，象是很开朗的样子。那第一个人，从他那多疑和阴暗的目光里可以看出是一个性情抑郁，脾气古怪的人。火车刚出站，这个人就一边轻轻地呻吟着，一边脱掉了靴子，换上了便鞋，把海獭皮的帽子挂在行李架上，戴上一顶呢料便帽。

“您脚上长着鸡眼，是吗？”胖先生亲切地微笑着，用讨好的口气问道。

“没有，先生。”那个人冷淡地回答。

“啊……可是您脱靴子的时候在呻吟……”

“因为我有冻疮。”他显得更加不耐烦，答话时加泰隆尼亚口音很重。

“噢！……如果您生了冻疮，那是您自找的。”

这个加泰隆尼亚人感到既愤怒又惊奇，瞪了他一眼。

“是的，先生，那是因为您自愿如此。”胖子带着轻蔑而满意的神情坚持自己的看法，笑吟吟地注视着那个人的脸。

加泰隆尼亚人耷拉下眼皮，微微地摇了摇头，准备点燃一支香烟。

“是的，先生，您看我这儿，原来冻疮满厉害呢。”

他的语调还是那样轻快，面带微笑，好象在讲述自己如何到过北极似的。

“可是，我为自己配了一些药粉抹上……您看，一下子就好

了。”

“先生，既然您的药是为您自己配的，没有涂在我的冻疮上，我怎么能好呢？加泰隆尼亚人说道。

“我是说，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给您这种药粉。”

“谢谢，我不喜欢用化学药剂。”

“化学药剂？我的药粉不是化学药剂，我的先生，它是纯草药配制的。”

加泰隆尼亚人狠狠地瞅了他一眼，然后将目光转向我，做了一个富有表情的鬼脸。

“这药一点化学药剂也没掺，它能治冻疮，也能退烧，还能治好肺病，当然，要在没有进入四期之前用我这种药。西曼卡斯发生的恶性高烧病已经根除了，肺病也绝迹了。村上的姑娘们都把我的药粉叫做唐内梅西奥药粉。”

一听到这儿，加泰隆尼亚人粗野地大笑起来，笑得这位好心肠的内梅西奥先生很尴尬。

“得了，先生，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药粉的效力，那也没什么关系。”

他有些生气，沉默了一阵；但是几分钟之后又憋不住了，重新打开话匣子，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缠住我们。问我们到哪儿去，什么地方人，从事何种职业，等等，等等。加泰隆尼亚人有时敷衍几句，有时干脆不理他。我完全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当他知道我是去马尔莫莱霍时，显得很高兴。他也要到那里去治疗尿道感染。

“那么，先生。”加泰隆尼亚人粗鲁地大声说道“您不是说您的药粉包医百病吗？”

“是的，先生，差不多什么病都能治。”内梅西奥先生觉得有

些不是滋味。“但是和别的药合用,效果就更好。”

通过他的提问,我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加泰隆尼亚人是科尔多瓦省某镇新当选的预审法官,他是到塞维利亚去晋见法院院长的。他叫海罗尼莫·普伊格。这些就是内梅西奥先生从他嘴里所能打听到的一切。关于内梅西奥先生呢,他自己详详细细给我介绍了他的家乡、身世、家庭、性格以及与他生平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所有情况。他是西曼卡斯的一个财主,从小生长在那里,家中有妻子和七个子女,其中四个已经结婚。他把每个女婿和儿媳的性情都严肃而认真地给我们作了介绍,几乎讲了一个钟头。那位加泰隆尼亚人找个合适的时机,用外套做枕头,伸直腿躺下去,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我硬着头皮又听他讲了好一阵子,后来也就索性想自己的事,让他自己随便唠叨去了。

火车已经行驶在曼察原野上,一望无际的黑色平原从列车两旁向后方飞驰过去,把那布满繁星的闪烁着光芒的天球截断了。内梅西奥先生终于讲累了,打起瞌睡来,可是他并没有躺下的意思,仿佛一旦困意稍解,随时都准备把他的讲演继续下去。

火车停下了。“阿尔加马西利亚车站到了,停车五分钟。”一个人喊道。我从座位上跳下来,赶紧打开车窗,用焦急的目光望着黑漆漆的平原。这个站名使我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这里是曼察那位大名鼎鼎的堂吉诃德的故乡。我,作为一个抒情诗人,尽管一向瞧不起小说家,认为他们没有抱负,然而举世闻名的塞万提斯的名字还是使我着迷。远方构画出阿尔加马西利亚村子的黑乎乎的轮廓,当中有座小塔矗立着,钟楼清晰地映现在黑色的夜幕上。可怜的塞万提斯!他在这里作为一个无名小吏曾被逮捕入狱,受尽凌辱。他一生中,到处受到欺侮和鄙视,仿佛除了同他作对的抒情诗人之外,再也没遇到别的人。

“喂，吹进来的风有些凉吧？内梅西奥先生睡醒了。”

“您要我把玻璃窗关上吗？”

“如果您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

“当然没有。”我一边说着，一边赶紧把窗子关上。“我刚才在看阿尔加马西利亚村，据说塞万提斯在这里被捕过，他把这儿选为他小说的主人公的故乡。”

“啊！塞万提斯！……对！”内梅西奥先生惊叫道，睁大了眼睛，表示他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然后，他坐到我对面，满有兴趣地问我：“塞万提斯是个很聪明的人，对吧？”

“不，先生。”我不耐烦地回答了他，随后躺下来，盖上毯子，睡起觉来。

火车开到德斯佩尼亚佩罗时，天开始放亮了。东方抹上了一道紫红色的彩霞，天空犹如节日一般使人眼花缭乱。远方的山峦披着绿装。由于困倦，我的双眼微肿，身上冷飕飕的。我通过车窗向外了望，看见了离铁路不远的维尔切斯小村。它风景如画，位于两山之间，仿佛座落在秋千上面，这秋千的两端被无形的绳索系在两个山顶上。

内梅西奥先生从位子上站起来，揉揉眼睛，马上又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他把以前在那条铁路上多次旅行中所发生的一切有趣的事情都告诉了我。在曼萨纳雷斯，有一次人家卖给他一杯变质的咖啡，黄油也腐臭了；另一次，因他迟到了两分钟，阿尔卡萨尔车站的站长不给他办理行李手续；还有一次，在门希瓦尔的饭馆里，耽误了他吃午饭的时间，于是，他——一位少见的无赖，把堂倌奚落了一顿，抓起餐桌上的东西带回车厢里去吃。他

滔滔不绝地讲着，我真羡慕那位加泰隆尼亚人，他用毯子盖得严严的，睡在那里纹丝不动。但是，好景不长，当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查票员来了，他把加泰隆尼亚人叫醒，要他出示车票。他站起身来，象往常一样，满脸不高兴。我们到了巴埃萨车站时，加泰隆尼亚人下车走了，我和内梅西奥先生留在车厢里。开车的铃声响了，乘务员招呼旅客上车，随后便乒乒乓乓地关上了车门，然而，我们那位加泰隆尼亚人却没有露面。内梅西奥先生感到很不安。

“怎么搞的，普伊格先生怎么这样粗心大意呀！”

过了一会儿，所有旅客都进入了自己的车厢。

“糟糕，真糟糕，他赶不上车了！”

站长吹起哨子，机车鸣着汽笛，表示准备起动。内梅西奥先生急得无可言状，赶忙把他那可爱的秃头伸到窗外叫起来：

“普伊格，普伊格！……乘务员，您看看厕所里有没有一位加泰隆尼亚先生……”

乘务员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膀。

火车开动了，庄严地驶出了车站，我的旅伴还在向车外呼喊着：

“普伊格，普伊格！”

最后，他终于颓然地坐下来，脸上呈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可怜先生，……”

接着他便对那不幸的事件做了极为悲观的评论。我虽然并不象他那样认为事情是如此可悲，但还是附和他，表示对这件事很难过。

“可怜先生！明天他要去晋见法院院长，那可不能缺席

呀！我真不明白这些人怎么这样疏忽……这可是件急事呀！……我的天哪！……桑胡尔霍，您瞧，您瞧，靴子和礼帽都在行李架上……”

内梅西奥先生难过地望着那些衣物。

“他只穿着便鞋和戴了便帽就走了，没穿外衣，也没带箱子……我倒有个想法，到前面第一个停车站，咱们把这些东西交给站长，再给他打个电报，您看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建议可取。火车一到站，我们马上就按事先想好的办法做了。尽了这件人道主义的义务，我们怀着做完一件好事所特有的愉快心情回到车厢里，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西曼卡斯这位财主继续喋喋不休地介绍他生平的细节，我听的时候比以前精神集中得多了。东方大白，目的地已经在望，这使我们活跃起来。内梅西奥先生取出一个盛着甜酒的器皿冲起巧克力来，我们胃口大开，喝得很高兴。

火车又飞快地开过四、五站，到了安杜哈尔。

“喂，先生们！你们好！”一个声音招呼道。这时，加泰隆尼亚人那张青黄的脸探进了车窗。这次他不再板着脸，而是春风满面，情绪很好，友好地望着我们。

我和内梅西奥先生都楞住了，惶惑地对视了一下，没有回答加泰隆尼亚人的问候。

“早晨好！哎，看得出来，你们已喝过巧克力啦？……我们吃了一顿加泰隆尼亚式的早餐……有几个同乡，也是雷乌斯的，懂吗？我们一路有说有笑，热闹极了……我们喝了几盅奥亨白酒，还吃了香肠。”

普伊格对和同乡相遇非常高兴，我们却越来越狼狈，惊讶而又不安地望着他，幸好，他没有注意到我们奇怪的神态。最后，

他打开车门走了进来，高兴地坐在我们身边，这时我浑身打着寒颤，内梅西奥先生也急得直冒汗。我们一直焦急地注视着行李架，等待着加泰隆尼亚人抬起眼睛，发觉他的行李已经不在。过了几分钟，我再也忍不住了，决定把事情和盘托出。

“普伊格先生，”我声音有点哑。内梅西奥先生恐慌地瞧了我一眼。“普伊格先生……我们完全是一片好意，可是却给您帮了倒忙……”

加泰隆尼亚人不安地望着我，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以为，”内梅西奥先生说。“您在巴埃萨误了火车。”

“以为您上厕所去了。”我补充说。

“我们担心事情对您很不好办……”内梅西奥先生继续说。

“我们想最好别把箱子给您运到塞维利亚去。”我说。

“我们把您的箱子和其他东西，交给哈巴尔金托车站的站长了。”内梅西奥先生急忙交底。他那双突出的眼睛盯着加泰隆尼亚人，充满着请求原谅的神情。

“我的上帝，原来如此呀！”加泰隆尼亚人抬头看看行李架，叫了起来。

“请您原谅……！”

“您会理解的，我们是想……”

“什么想不想的，纯粹是骗人，你们不得好死！”普伊格一边用双手抱着脑袋，一边说着。“你们干的好事！我戴着这顶帽子，穿着这双便鞋，能去见院长吗？”

“您用我的礼帽和靴子好吗？”内梅西奥先生问他。“我还可以借给您件衬衣。”

“别说了，留着您的靴子和衬衣吧！……我要的是我自己的行李，知道吗？……我的行李碍您什么事？您干吗多管闲事？”

“您听我说,我的先生,我认为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内梅西奥先生喊起来,他发火了。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过错,普伊格先生。”我赶忙解释一句。

普伊格的气越来越大,他揪着头发,在座位上坐立不安,用加泰隆尼亚话骂起来。真是幸运,我们不懂加泰隆尼亚话,只是从他的声调和那有时投向我们的充满怒火的目光里,才知道他是在责骂我们。

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到达了阿尔霍纳车站。火车一停,我们的那位受害者没有告辞就急急忙忙走了。他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第 二 章

我认识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公共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着，我们前俯后仰，左右摇晃，有时脑袋竟然碰到汽车的顶篷，我的鼻子不止一次地贴到了内梅西奥先生的胖脸上。石子路并不是马尔莫莱霍最奇特的东西，我们从车窗伸出手去可以触到房屋的粉墙。洲际旅店的老板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人，蓄着浓密的大胡子，有一对柔和、可爱的眼睛。他的眼睛总是不离开我们，一会儿盯着我，一会儿盯着内梅西奥先生；他彬彬有礼，谦恭温顺，象是一条特拉诺瓦的狗^①一般。汽车终于按照上帝的意旨停下了。老板轻捷地跳下，殷勤地伸出手来扶我们下车。我出于谦虚，谢绝了他的好意。

洲际旅店是一幢小平房，那是接待欧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大洋洲人的，即使每次每个大陆只来一个人，看来也还是应接不暇。院子里的地面由红、黄两色的瓷砖铺成，有四、五个花盆栽着矮橘树。给我安排的房间，前面宽，后面又窄又低，活象个棺材。这反映了建造这所房子的那个建筑师有些禁欲主义的情感。当然，对这一点我还没有能够证实。床也是前头高，后头低，象一个直坡，跟圣布鲁诺^②用的那张床一样。

①一种善于游泳的大犬，原产于纽芬兰。

② 圣布鲁诺：卡尔特教团的创始人。

我用了足够的时间在那个小洞洞里漱洗和洗刷衣服之后，便象蟋蟀似的爬出去晒太阳。老板陪着我，他主动带我到那个喷出对健康有益的泉水的地方去。他建议我乘马车；但我考虑到给我准备的那辆车不会怎么舒服，而且和所有的旅客一样，我想仔细地看一看我所来到的这个小村子的村容和了解一下情况，便决定步行。内梅西奥先生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使得我们那个加泰隆尼亚旅伴十分不愉快，这时也许正在为这个过失而深自忏悔，因为是他提出来将加泰隆尼亚法官的礼帽和靴子留给哈巴尔金托车站的站长的。我向你们发誓：我一个人是决不敢做这种事的。

马尔莫莱霍离莫雷纳山不远，使这个村子在文明世界驰名的那股泉水就发源于这座山。同马拉加省和阿尔普哈拉省的一些村庄一样，马尔莫莱霍的村容是摩尔式的。村里的小房子雪白耀眼，隔不上几天，女人们就把它粉刷一次。街道狭窄，庭院和门房非常干净，这说明一个优秀的、有文化的、文明的种族曾在那些地方居住多年，留下了高尚优雅的风俗习惯。

村子很小，不一会儿我们就出了村。我们向莫雷纳山走去，它离村子有两三公里远。这座山既不巍峨也不秀丽，也不象我的故乡的高山那样风景宜人。这里是一片荒芜，暗绿色的山峰一直绵延到很远的地方，只有追捕野鹿、野猪的猎人偶尔会来到这里。但是，那深暗色的帷幕和村里鸽子羽毛一般洁白的房舍相衬托，却十分悦目而富有诗意。顺着一条专门修筑的公路，走下一个缓坡，我们就到了矿泉。矿泉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的洲心。这条河绕着山坡流过来。从河边到矿泉，架着一个通道，或者叫做桥。桥上有二三十人在默默地走着，他们的迷惘的眼睛表明他们一心在想着自己胃中发生的事情，而不大注意行人在议论

什么或有谁从身边走过。不时地有人向矿泉快步走去，他们走下阶梯，要一杯水，一饮而尽，闭上双眼，感到心满意足，因为这水唤起了他们恢复健康的希望。

“已经喝得不少了吧，嬷嬷？”我的老板说，他把身子探到围着泉眼的栏杆上。

一位矮胖的修道院院长抬起头来，她的肚子鼓得很大，鼻子又小又红，正把一杯水端到嘴边。

“早晨好，帕科先生……我才喝了四杯。您想喝点开开胃吗？”

我的老板对她的话感到很有趣。

“开胃吗？我的胃不用开，最好还是给我喝点什么关上它吧！别的修女都喝了吗？”

在修道院院长旁边，有一对长得满象的年轻修女正在抬头望着我们，她们彬彬有礼地微笑着。

“老样子，只喝了一丁点儿。”一个修女回答说，她有一对乌黑而活泼的眼睛，说话带有安达卢西亚的口音，露出一排漂亮的牙齿。

“喝得太少了！”

“算了吧！你想让我象院长那样在肚子里养鳐鱼吗？”

“鳐鱼？”

“加的斯的鳐鱼，下网就能打到。”

院长噗哧一声笑了，笑得大肚子猛烈地抖动着。她肚子里游动着的鳐鱼——照那位修女的说法——大概会以为狂风暴雨来临了。我们也笑了起来，同时向泉眼走去。我们走近时，修道院院长慈祥地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我弯下身，拿起挂在她腰间的耶稣受难像吻了吻。这样一来，院长笑得更加慈祥了，显出

一副善良的样子。

我们还是直率些吧。如果本书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者是我生活的写照，那我就必须承认，当我弯下身去吻那个金属制作的耶稣受难像时，我并不认为那是由于一时的冲动；相反，我想那位年轻修女把乌黑的眼睛盯在我身上时，她会充分注意到我的动作。也许我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我这样做是在博取她的欢心。结果我并没有达到目的，那双眼睛非但没有对我的虔诚动作表示高兴，反而使我觉得她在讥笑我。我惶然了。

“这位先生是来喝泉水的吗？”院长象是问我，又象是问别人。

“是的，老人家，我刚从马德里来。”

“这泉水真是好极了。托上帝的福，它使这水有难以置信的功效。您一喝，马上就有胃口了。您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不伤胃……您看看我，现在可真变了，我们到这儿只不过八天……您想想，我昨天吃了猪肝，一点也没有觉得不舒服！……您看这位姑娘，”她指着那个黑眼睛的修女补充说，“来的时候，那脸色的难看劲儿就别提了！象是灰白色。当然，现在也不很红润。但是，算了……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注意地看了这位修女一眼，她羞得满脸绯红，立刻转过身去用杯子舀水。

她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中等身材，圆脸蛋，淡褐色的皮肤，鼻子不高，却挺娇美，两排紧密洁白的牙齿。至于眼睛，我上面已经说过了，是黑色的，黑亮黑亮的，仿佛天鹅绒一般，碧蓝的眼白，长长的睫毛。头巾把她前额完全包住了，看不见头发。姑娘穿着罗纱的黑法衣，腰间系着一条带子，带子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铜制耶稣受难像。头上除了包着头巾之外，还戴着一顶浆过

的大白帽子。鞋子虽然又大又粗糙，但依然可以看出她那南方人的美丽的脚型。另外一个修女也很年轻，也许比她更年轻，个子也比她矮，白白的脸，洁净的皮肤，看来体质纤弱。她长着一对浅蓝色的眼睛，牙齿有些毛病，面孔细嫩，端正，安详，犹如一幅圣母像。她的眼睛总是俯视着，在我们停留在那儿的短暂的时刻里，她始终没有开过口。

“来，喝一点吧，先生，尝尝这圣水吧。”修道院院长对我说。

因为打水的人已从泉水旁的活板门走开了，我便拿起那位白牙齿修女刚刚放下的杯子准备去舀水。但是要舀水，必须扶住旁边的岩石。当我弯下腰去把杯子浸到水中的时候，我滑了下去，水一直没过了脚脖子。

“小心！”老板和修道院院长同时喊道。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时候再告诉我‘小心’，真是马后炮。

我拔出脚，水滴滴答答地流着。我情不自禁地深深叹了口气。

修道院院长不知所措，神情紧张，赶紧问我：

“碰伤了没有？”

那位皮肤洁净的小修女的脸刷地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另一个修女却十分开心地笑起来。我用并不那么温柔的眼光迅速地扫了她一眼，但是她没有会意，继续笑着。为了避开我的视线，她把脸转向一边。

“圣苏尔皮西奥修女，你要知道，幸灾乐祸是一种罪恶。”修道院院长说。“你怎么不象玛丽亚·德·拉·卢斯那样呀？”

玛丽亚的脸红得象罂粟花。

“我憋不住了，院长，憋不住了，请原谅我吧。”她回答说。尽管她努力控制自己，但毫无结果。

“您让她笑吧,说实在的,这件事与其说叫人害怕,毋宁说引人发笑。”我这样说。表面上装着很高兴,但内心很气愤。

我的话不但没有使修女笑下去,反而使她笑声减弱了,不一会她就安静下来。

我不时又好奇又愤恨地看看她。她用直率而喜悦的眼光看着我,还流露出一些取笑我的神气。

“您得快点换双鞋,湿了脚会得病的。”院长关心地对我说。

“算了!晚上再换吧。整天在水里趟来趟去我都习惯了。”我不以为然地说,充着很健康的样子,尽管事实远非如此。不过,在那个笑容可掬的修女面前吹吹牛,我感到很惬意。

“无论如何您得快回去,快回去把袜子脱了。我们在桥上散散步,看看水位是否下降。去吧,上帝保佑你们。”

我又弯下身去吻了修道院院长的耶稣受难像。同样,也吻了玛丽亚·德·拉·卢斯修女的耶稣像,真的,她的脸又羞红了。圣苏尔皮西奥修女的耶稣受难像,我没有去触及,只是严肃地、深深地向她躬了躬身。这样,大概今后再有别人落水时,她就不会讥笑人家了。

她们走后不久,我们也上了桥。尽管我的老板不愿意,我们还是散了一会儿步。他无论如何要拖我回家去换鞋。但是,我想在那儿停留片刻,以此向修女们、特别是向那位黑皮肤的爱笑的修女证实一下我刚才所吹嘘的健壮和毅力。我们从她们身旁走过时,我注意地看了她一眼。不管是她还是她的女伴们都没有抬头。不过,我发现她还是用眼角好奇地迅速地瞟了我一下。

“这个小修女很漂亮,是吧?帕科先生对我说。

“啊哈 长得不丑……眼睛很美。”

“她的皮肤很漂亮,对吧?”

“皮肤倒算不上什么……可是,您说的是谁?”

“玛丽亚·德·拉·卢斯修女,那个小的。”

“啊,对,对……很漂亮。”

我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旅店老板来说,他当然更喜欢玛丽亚·德·拉·卢斯那种冷漠呆板的面孔,而不是另一位修女那出众的容貌。我尽管对圣苏尔皮西奥修女有些恼恨,但是说实在话,我也不能不承认,我更喜欢她的娇态。她的诱人的美色并不单单表现在那对亮晶晶的活泼的眼睛里;不单单表现在那张稍微显得大些但又很美的嘴上——她不时地用舌尖舔湿红润的双唇;不单单表现在她那晒得黝黑的面颊上;也不单单表现在她那微微塌陷的鼻子上,而是表现在所有的地方。她虽是一个无法描绘和分析的和谐的整体,但那心灵却是可以看得见、感觉得到、从而使人产生爱慕之情的。这种和谐可能是精神上的不断修炼影响肉体形象的结果,所以在她的所有动作中也都表现出来:步伐,谈吐,仪态。但是,这种和谐的最高最完美的表现,无疑是在她的笑容上。多么迷人的笑容呀!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她的脸上,使她宛如仙女一般!

她们在桥上转了几圈就上去了。过了一小会儿,我对帕科先生说,我也想上去逛逛公园。这是一个专为疗养者消遣和休息而在河边新辟的公园。它原是瓜达尔基维尔河边的一个天然坪坛,马尔莫莱霍村所处的山坡一直延伸到那里。在这块坪坛上,有花园和林荫路,那里的树木是新栽的,当时还不能避荫和乘凉。但是今天大概长得很高大了。如果上帝让我多活几年的话,我一定再到那里去看看,坐在树荫下,回味回味在那里度过的无限快乐的日子。

帕科先生得意洋洋地给我介绍林荫路的布局和公园中花草

树木的种类。但是，说实话，这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我在细沙铺地的小路上漫不经心地走着，犹如陷进迷宫一般，眼睛探索着远方。

在一条小路的拐角，我们走到了公园最僻静的地方，这时，迎面碰上了修女们。她们由一个神父伴随着。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向我们致意，那个神父一本正经地把手举到帽沿上。

“这些修女住在什么地方？”我问老板。

“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我的旅店里呗！您没有见过她们吗？……啊，我忘记了您是今天刚到的……她们住两个房间，离您住的那间不远。”

“是慈善堂的修女吧？”

“我看不象，先生。她们在塞维利亚那里有一所学校。年纪最大的是修道院院长……她是巴伦西亚人。两个年轻的是塞维利亚人，我看她们俩是亲表姐妹……您不认识那位神父吗？他是耶稣会会友……很有名，叫塔拉维拉神父。玛丽亚·德·拉·卢斯修女长得多漂亮呀，是吧？”

“很漂亮。”

我们在公园里又走了一会，没有再遇见修女们。可是，我们走进一个凉亭，却看见三四个疗养者在那儿读报。我的老板和他们攀谈起来，谈到政治：德法之间的大战迫在眉睫，这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事。他们对双方谁能取胜作了估计。那几位先生中有一位胖子，短腿，穿一身浅色衣服，他打赌说德国一定取胜，另外两个人则说法国必胜。他们争论不休，过了一会儿，我的老板插了话，他微笑着，流露出比别人高明的神气。

“你们不要怀疑了，这次法国一定能够获胜。”

“我也这样看，法国的元气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一定能打好，他们的士气比上次高。”一个人说。

“不过，我看你们错了。”胖子跳了起来。“德国是个纯军事国家，一切力量都用在战争上，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打仗……另外，你们对俾斯麦怎么看？……对毛奇怎么看？只要这两个关键人物不垮台，德国就没有战败的危险。”

“我跟您说，先生。”我的老板笑得更加厉害了，仿佛他的话是唯一正确的。“您说的这些都对，可是，法国一定胜利。”

“您这种说法，等于什么也没说……您应该摆出理由来。”胖子说，他有点悻悻然了。

“没什么理由可摆，我要告诉您的，就是德国将被打败。”我的老板那种认真的态度和严厉的目光是我以前所没有见过的。

“您说什么？事情真的会这样吗？”另一个人讥讽地笑着说。我的老板被讥笑惹火了，怒气冲冲地喊道：

“是的，先生，我就这么说，就这么说……我告诉您，法国一定胜利。”

“可是，我的上帝，您得说说，为什么？”另一个人同样微笑着问道。

“因为我愿意这样，我愿意法国胜利！”帕科先生叫起来。他脸色煞白，一副蛮不讲理的神气，眼睛里冒着火星。

我们都楞住了，不知怎么办才好，惊愕地相互望着。一个同样的想法掠过了我们的脑际。大家窘迫地沉默了几秒钟，直到后来一个疗养者——为了不让人家看到他在笑，他转过了身去——把话岔开。

“塔拉维拉神父跟几个修女在那儿呢。”

我赶紧透过藤蔓的枝叶望去，果然看见了远处的那些人。告

诉我们这件事情的那个疗养者把脸藏在树叶中间，不让人家听见他那难以控制的笑声。

我的老板有点不好意思，那双特拉诺瓦狗式的眼里再次流露出温顺无辜的表情。他拽了一下我的衣服说：“塞费里诺先生，该吃午饭了，咱们走吗？”

我们向那几位先生告别，他们几乎连看都没看我们。我们乘上一驾马车回村里去。在路上，帕科先生以悲伤而又无可奈何的口气对我说：

“那几位先生刚才在讥笑我……让他们讥笑好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会骂自己是蠢驴的……如果我能把那个秘密讲出来该多好啊！……但是，没关系，很快那些高级人物就会来跪在我的面前恳求我把秘密告诉他们……”

“活见鬼 真是活见鬼！”我喃喃自语道；“我怎么住到一个疯子开设的旅店里来了呢！”

第 三 章

我爱上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过了两天，帕科先生再次和我一起散步时，把他的秘密透露了一半。德国人胜不了，因为他已想好了要把自己发明的一种火炮献给法国。这种火炮能够摧毁至今所发明的一切同类武器。帕科先生的火炮妙极了，更确切地说，那简直是一种奇迹，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推到最高的山上去。

“那大概不是铁的。”

“不是，先生。”

“是木头的？”

“也不是。”

“纸的？”

“不是，先生。”

我琢磨了一会儿。

“和别的炮口径一样大吗？”

“要多大，有多大。”

“我不懂！……”

帕科先生用那双纯洁的大眼睛注视着我，流露出胜利的微笑。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您是用什么做的，塞费里诺先生；不过，

您不久就会知道的……几天之内，在巴黎就要开始试制了……那时您将会看到，您将会看到我帕科的名声会传到多远……当然罗，假如俾斯麦知道落在他头上的是什么东西的话，那我要多少钱他就会给我多少钱……可是，即使他用金子把我埋起来，我也不把秘密卖给他。您明白吗？……反过来，即使白送，我也要给法国人，而不是普鲁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和憎；是这样，比如说吧，您喜欢那个人而不喜欢这个人，那么您就会宁愿把血献给那个人，而这个人呢，连一口水都不给……”

“您说得很对。”我说“这是一件严肃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个人利益，即使是发明家本人的利益，也应该摆在千百万人的利益之下……”

发明家有些激动。

“是的，先生；我宁愿把它装在自己兜里，也不给俾斯麦亲王……而且，您要知道，塞费里诺先生，我没什么要感激法国人的地方。两年前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叫莱费布雷的法国先生，他欠了我十五天的食宿费。”

“您的慷慨使您倍加光荣。”

帕科先生动了感情。如果我继续说下去的话，肯定他会把那著名的火炮的第一手材料告诉我的；但是，因为我那时有急事，没有来得及充分利用他感情上的脆弱。

正如店老板告诉我的那样，修女们就住在离我不远的两个房间里。院长住一间，圣苏尔皮西奥和玛丽亚·德·拉·卢斯两个修女住一间。她们不到圆桌上来用餐，而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她们的房间和我的一样，都有门通到过道，过道连着院子。

我到达马尔莫莱霍的当天下午，在矿泉的桥上又碰见了修女们。我彬彬有礼地向她们打招呼，她们也同样地向我问好。我

发现修女圣苏尔皮西奥落落大方而又非常亲切地对我笑了一下。我本想走过去和她讲话，可是在桥上踱了三四个来回还是犹豫不决。而当我下决心就要这样做时，她们已经去找马车准备回旅店了。第二天上午，我没有见到她们。负责给疗养者舀泉水的人告诉我，她们已经来过了。从老板那里得知，每天她们总是顶着星星起床，到教堂去望早弥撒，做祈祷，然后去喝泉水，最后回到房间里去。有时，偶尔在午饭前再到矿泉去一趟。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碰到她们心里有些不自在，也许是由于她们是我在那里唯一认识的人吧。因为内梅西奥先生总是拉我和他在一起，缠着我不放，我很讨厌他。只要我从房间里一露头，他就要邀我去打台球，玩纸牌，或者去散步，喝啤酒。他那枯燥无味、没完没了的谈话，使我厌倦得象躲避中午的烈日一样地躲开他。还有，他那该死的猎奇心，他那对人家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如过去干过什么，今后想干什么等等都要追根问底的习惯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倒在床上看了一会书以后（我拒绝了内梅西奥先生请我去打台球），我便走出房间，打算到矿泉那里散散步。这时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正好从过道上走过。她走得那样的快，以致衣服挂在墙壁上的一个钉子上，撕了一个很大的直角口子。

“哎呀，讨厌的钉子！”她生气地喊起来，在地上跺了一脚，伤心地看着撕破的口子。

“现在该轮到笑您了吧，修女。”

“您笑吧，随您笑好了。”她活泼地回答说，她自己先笑了。

“我是不记仇的。”我亲切地献着殷勤，同时走近她，弯下身去吻了她的耶稣受难像。

“您干吗要跟我记仇呢？是因为那天笑您吗？……可是，先

生，我生来就爱笑；即使我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刻，也是忘不了笑的！”

“您应该笑，即使您笑我，我还是感谢您，因为看到一张那么红润漂亮的嘴，真叫人高兴。”

“喂！您难道不知道对修女献媚是一种罪孽吗？特别是当着她们的面这样做，罪过就更为深重。”

“那我来忏悔，事情不就完了吗！”

“这还不行，还应该从此悔改，决心不再犯罪。”

“这太难了，修女。”

“那么，我就不给您忏悔的机会了。再见吧。”

她跑着离开了，可是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我做了一个富有表情的鬼脸，边跑边说道：

“我们的院长病了，您知道吗？”

“她怎么啦？”我一边问一边走上前去，为了不使她惊恐和叫她停下来，我表情非常严肃。

“不知道……我们女人老了就是这样。您知道吗？”她直爽地说。

“那么，请您告诉她，如果需要的话，我很高兴为她效劳。我是医生。”

“啊！您是医生？那您可有事干了。院长一旦知道您是医生，马上就会请您去的……您快走吧，走吧，喂，您如果不想被缠住的话。”

“我对您再说一遍，我很乐意为她效劳，我在这儿恭候待命。”

修女进了屋，不一会又走了出来。

“我已有言在先了！”她高声说道。“进来吧，进来吧，您也别

怪谁，这是您自己找上门来的。”

她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推着我。

她说得一点不错。慈祥的院长滔滔不绝地描述自己身上的上百上千种病痛。

当时，这位院长说，她觉得肚子里有个冷冰冰的疙瘩，同时，头痛得厉害。为了让我了解她的病历，她讲了有半小时，那个噜苏劲儿，谁听了也觉得腻烦。但是，我那时心情很好，听得并不讨厌。圣苏尔皮西奥修女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好象在说：“可怜的先生，很清楚，这可不是我的过错。”我也不时地用眼睛瞅着她，力图向她暗示：“您不要怜悯我，我很好。听她讲话虽然耳朵不舒服，但我饱尝了眼福，损失得到了补偿。”

院长把情况介绍完，或者说，至少我认为她已经介绍完之后，我便开口讲话。我一边似是而非地回忆着泰海罗老师讲授的课程，一边脱口说出一大串术语，这使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从病人听我讲话时的那种幸福表情来看，我的话大概对她是很有效的，以致我认为简直不需要开药方就会把她的病治好。可是，我的话音刚落，她就问起我来：

“请您告诉我，先生，这个凉疙瘩，能够去掉吗？”

“那个疙瘩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实际上并不存在，是一种神经现象。神经将我们的感觉传到大脑，有时候它会欺骗我们，不能真正起到通讯员的作用……您可能知道，我们大脑里有一个神经中枢，神经就是从那里分出来的。”

我从解剖学的角度给她详尽地描述了神经的功能，尽量使我面前的几位女士都听得懂。后来她问我那个疙瘩是否与心脏有关系，我便仔细地给她讲了心脏的情况以及它与人体其他内部器官的关系。随后谈到了胃。关于这个重要器官，我的知识

也并非不渊博，我非常巧妙地将它称为“生命的化工厂”。

修道院长简直入了神，欣喜若狂地听我讲解。修道院的医生是一个好先生，但是可能学识浅薄，因为关于院长的病，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对修女们讲，即使讲到一点，也讲得远不如我。后来，旅店老板告诉我，院长说我是个真正的学者，她为能遇到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她对用我的药方治好自己的病抱有很大的希望。啊，可怜的老院长！

在这里，我和修女们相处得很好，关系很密切，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夸成为十分博学的医生。从那以后，尽管每天我要去诊病四五次，但并不觉得厌倦，反而觉得高兴，因为我有机会看到修女圣苏尔皮西奥，体验到她那有时实在令人惊讶不已的坚定、爽朗和很少带修女味的品格。那天下午，我陪着她们在矿泉的桥上散步。我们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彼此间是那样的信任，仿佛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这种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不可思议的事，在安达卢西亚却是常有的。在这里，交往和信任是同时发生的。使我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和我交谈时的语调是欢快的，并且还跟我开一些有趣的玩笑。因为在我们加里西亚，妇女的感情是不外露的，特别是穿法衣的女子，如果她和年轻的男子交谈，那是很稀奇的事。但是，由于我喜欢这位修女，我也就顺水推舟，她和我开玩笑，我也同她开玩笑。当然，我尽量不使玩笑超过一定的界限，因为她是一个修女，我也尽量让自己表现得聪明，有教养，以赢得她的越来越大的信任。

第二天，我叫人很早就叫醒我，去望早弥撒。修道院院长对我的印象是那样的好，以致在教堂里见到我时，她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可是圣苏尔皮西奥修女却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弄得我脸都

红了。坦白地说，我一向并不怎么虔诚。我应该老实地承认，那次我之所以去教堂，与其说是想去望弥撒，毋宁说是希望见到那位优雅的修女。虽然如此，但也应该说明，我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赞成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我曾几次写诗抨击过这种思想。我是一个唯心论者，竭力反对粗野的自然主义。另外，对一个抒情诗人来说，有那么一点宗教情趣，从来也不是一件坏事。

出了教堂，修道院院长向我走来，她请我去出早诊，我只好和她们同乘一辆马车，陪她们去喝泉水。以后的几天，我们的信任和友情突飞猛进地增长起来。散步时我必然是她们的伴侣。在旅店里，我们常常倾心而谈，有时是在修道院院长的房间里，有时在院子里坐一会。我注意到，当我们在桥上或公园里散步的时候，人们都好奇地看我们。特别是姑娘们见到我陪着几个修女，她们很注意，并向我投来敌意的目光和讥笑。从这里我终于明白了：她们是在怀疑我对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品德和眼睛起了爱慕之心。

和其他几个修女一样，圣苏尔皮西奥属于一个叫马利亚之心的圣会。这个圣会在塞维利亚的一个修道院里，从事女童的教育。它由法国人经办，在西班牙和法国都有几所学校。这些学校的总管是一个年老的神父，他经常去这些学校视察。圣会会员每四年举行一次宣誓仪式，到期再重新宣誓。第三次宣誓时，要么宣誓终身做修女，要么脱离圣会。圣苏尔皮西奥和她的表妹玛丽亚·德·拉·卢斯两个人很小就在那个修道院里接受教育。她们除了因公到过西班牙的两三个地方以外，从来没有离开过修道院。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动人的容貌和开朗的性格时刻都在吸

引着我。她的不止一次的微笑——我猜想她是在笑我——¹²⁴也使我动心。同她认识了两三天之后，她问我：

“您是哪里人？”

“博略。”

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

“在奥伦塞省，博略是比阿纳区管辖的一个小村子。”我小心翼翼地补充说。

于是，她的眼里闪过一道快乐的光芒，我看到她紧紧地咬住嘴唇，同时转过头去。

“怎么，您是觉得这个村子的名字好笑，是吗？”我问她。我知道她内心在想什么。

“哦，是的，先生……请您原谅……我觉得太可笑了。”她说，徒然地想去控制已经到了嘴边的放声大笑。“您原谅我吧，可是，那么大的糕饼^①……天哪！……那可谁也吞不下去，准卡在喉咙里。”

她纵声大笑了一阵之后，对我说：

“没想到您是加里西亚人。”

“为什么？”

“因为一点也看不出来。”

“您根据什么来辨认加里西亚人，修女？”

“人家怎么辨认，我就怎么辨认……一看就能看出来。”她有点难以启齿地回答说。

我笑了起来，心里想，她一定认为，所有的加里西亚人要么是仆人，要么是搬运夫。她脸有点红了，说：

^①博略在西班牙语中是“糕饼”的意思

“并不是从坏的方面去识别……您不要认为我贬低加里西亚人。”

后来连续好几天，我都看到她对我不幸生在加里西亚的怜悯之情并没有消失，她对我表示某种同情、仁慈和爱护。当我问她一些有关塞维利亚的事情时，她总是自豪而热情奔放地谈着。她对我没有去过那里感到惊讶，塞维利亚对她来说是天堂，使人悠然神往。到那里的游人，个个都流连忘返。她几乎连修道院的门都没有出过，虽然如此，如果要她离开塞维利亚，她会认为那是痛苦的放逐。她在贝尔加拉呆过两年，因为圣会在那儿有所学校。在那两年里，她天天渴望回到故乡塞维利亚来。虽然她认为贝尔加拉的气候对她的健康是有益的，可是当从铁窗栏里伸出头去看到天空总是阴沉沉的，雨，下呀，下呀，在无止无休的时候，那是多么令人忧伤啊！再有，人们谈起事情来，总是哇哩哇啦的，叫人讨厌。所有的人都象鹭鸶。当她离开贝尔加拉时，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同一个叫马克西米娜的女孩子分别，她们俩非常要好。有一段时间双方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听说马克西米娜结了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

“她已经死了。”我对她说。

“死了？”她十分茫然。“您认识她？……她死在什么地方？”

“这个马克西米娜今天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她死在马德里。她的简单的一生，最近已经写成书出版，很多人读了都流泪。我还恍恍惚惚地记得在那本书里曾提到过您的名字。”

修女沉默了，木然地呆在那里。我们坐在公园里靠近河边的一条长凳上，浑浊的河水在我们脚下悲伤地流过。在我们面前不远的地方，山峦象阴暗的幕帘一般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修女哭了起来。

“请您原谅我这样突然地告诉了您这个消息……我没想到……”

“真可怜！您不知道她是个多么好的女孩子！”她一边说着，一边拿手绢去擦眼泪。“另外，她是世界上真正爱我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

“仅有几个人爱您！……我看，您错了，修女。凡是和您交往的人大概都会爱您的……至少我是这样。我虽然和您认识不久，但我觉得已经爱上您了……”

说完了这句话，我才意识到有些冒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想挽回一下，便继续说道：“您性格开朗，举止大方，待人亲切。我认为美德和虔诚并不一定要求象很多修女——几乎所有的修女——那样孤僻，沉默，严肃和忧郁。我看，快乐应该是美德的伴侣。圣特雷萨^①也这样看，这一点您可能是知道的。再说，安详的笑容，亲切的话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如果不是伪善的话。”

她抬起湿润的眼睛望着我，表情严肃得可笑，说道：

“您应该知道，我们修女是不能听献媚的话的。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我说的并不是什么献媚的话，关于您的容貌，我什么也没说。”

“但是，您夸奖了我的性格，这也是献媚呀！”

那天下午，她悲哀而忧伤，这使我对她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因为，毫无疑义，那悲哀是由于听到了我刚刚告诉她的那个消息。于是，我只有和弗洛伦蒂娜院长聊天了，因为要想从玛丽亚·

^① 圣特雷萨(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义女诗人。她积极进行卡尔门教派的改革，或骑毛驴，或坐马车，走遍西班牙，一生中创建了三十二个修道院。

德·拉·卢斯嘴里掏出一句话来真是比登天还难。我们回到了旅店，临分别的时候，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对我说：

“那么，您可以把您说的那本小说借给我吗？”

“关于马克西米娜的小说吗？”

“对，我去请求院长和神父，要他们准许我读这本书，我想他们是会答应的……即使他们不答应，我也一定要读，哪怕我不得不做严厉的忏悔。”

看着她那种爽快劲儿，我笑着回答说：

“好，我可以借给您。今天我马上就写信到马德里去要这本书。”

著名的发明家的旅店——洲际旅店，房间全住满了。我们在圆桌上用餐的已有十二个人，另外，还得加上修女们，她们在自己的房间用餐。晚上，发明家来找我，要我同意在我的房间里再加一张床，因为刚刚从马拉加来了一个青年人。

“可是，我的上帝，我自己几乎都不能转身了！”

但是，没有办法，发明家对那个青年已经许下了——或者说他自称已经许下了——不可更改的诺言。发明家低三下四然而也是坚定不移地要求加一张床。我非常生气，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可以看得出，那个疯子很善于将不悦埋在心里。他的象忠诚的狗一般的目光，已经使我厌烦了。坦率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对圣苏尔皮西奥修女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我不能对自己隐瞒这一点，——当天晚上我就搬走了。床搬进来了，我非常恼火，愤怒地对那位独自在院子里散步的不速之客瞪了几眼。我准备非常不客气地对待他。

到了睡觉的时候，我走进房间，脱掉衣服，钻进被窝里。我刚上床，还没有入睡，那个不速之客就来了。为了不和他打招呼，

我假装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和往常一样去望弥撒。我走出门时，他还没有醒来。

他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在桥上散步的时候，我有机会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他一番。他个子不高，是有色人种，圆脸，一对活泼的小眼睛，表情坚毅狠毒，这当然使他叫人讨厌。他的头发又黑又硬，脱掉帽子的时候可以看到头顶有点过早地秃了。他的穿着打扮，象马德里的小市民，安达卢西亚的青年也常常是这样。下身穿条紧身裤，上身是又瘦又短的茄克，头戴圆顶软帽。我们在矿泉旁边喝水时相遇，我认为到了和他搭讪的时候了。

“我已经知道您是和我住一个房间的，先生。”

“好象是。”他的口气很随便，有点卤莽无礼。

他刺了我一下，我笑着对他说：

“您搬来我很不欢迎，我非常不喜欢别人同我住在一起。”

“那么，您打算怎么办？谁愿意给自己安个楔子呢？”

我们的谈话坦率到如此的地步，简直近乎粗野。我们一边在桥上兜圈子，一边亲切地交谈着。我的伙伴是马拉加人，他和塞维利亚的圣苏尔皮西奥一样，说话带有地方口音。他把 S 念成 Z，而圣苏尔皮西奥则把 Z 念成 S。他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烟，口水也不断地从嘴里吐出来。在这之前，我只看到缺乏教养的平民是这个样子。然而，他居然出身于一个上流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葡萄酒商，兼管出口葡萄干。他叫达尼埃尔·苏阿雷斯。我们谈到了他和他父亲经营的商品，我发现他对商业的看法尽管是相当实际的，但并不怎么精明。他讲话时表情坚定、严肃，但有些暴躁和傲慢。他从来不笑，哪怕是微笑也没有。尽管这样，他还没有到令人讨厌的程度。他的坦率有点无耻，可是他的想法总是实际的和有道理的。他言谈时语调急躁，这显然是

由于他的性格所致，而不是由于他的自负。我向他问起旅店老板，并和他谈了老板著名的发明创造。

“是的，如果捞不到钱的话，他简直象个疯子。”他回答说。

“如果捞到了钱，他的理智就会豁然开朗，方圆几公里，也找不到象他那样头脑清醒的人。他跟您结帐时，您用不着担心他会算错。”

“最好是这样，不然，他的孩子们可要……”

“他没有孩子，只有妻子和一个外甥女。他要她们象租来的牲口一样为他干活。他已经给我和我父亲写了五十多封信，向我们借钱来制造他发明的火炮。当然，由于我们对他将信将疑，所以没有借给他。一旦借给了他，那你就不要指望能归还了，而且马上他又要向别人再去借。”

“昨天他到我的房间里来，要为您加一张床，我实在生气，差一点就搬走了。”

“如果您这样做就好了。您要是真发火，他就会一声不吭地溜之大吉。然后，再到别的客房里去打主意，直到找到一个会上他当的傻子。”

关于傻子的事，我并不在意。但我还是沉默了。我要等候时机向他表明我并不是傻子。

我们从一个穿着考究的姑娘身旁走过，姑娘正和一位老头散步。我的伙伴向她问好，他象是很有礼貌，又象是很冷漠，这是他的特点。那位姑娘虽然年纪稍大，但却很有些姿色。她笑眯眯地温柔地瞅了他一眼，仿佛向他传送秋波。

“那个姑娘是谁？”我问他。

“那个姑娘么，”他回答说，随着吐了一口唾沫。“是那位老先生的女儿。老先生叫塞拉芬·布兰科。他们是格拉纳达人，但

住在马拉加。”

“从她对您的那种神情看，她并不很讨厌您。”

“如果您是光棍的话，她也不会讨厌您……”

“她那么心切地想找丈夫？”

“她现在一无所有。七八年前她父亲搬到马拉加的时候，家里很富。当时这位姑娘顶多不过十六岁。那时，情况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父亲在码头上有五艘汽艇，出去散步时要牵着四匹上等好马。她到哪里，哪里就热闹起来。谁都想追求她。老爸爸把她看成掌上明珠，对她的一切要求都给予满足，即使要月亮，也会到天上去给她摘下来。当然啦，那时姑娘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总是往上看，傲慢得不得了。有三四个小伙子——他们的父亲是相当富裕的农民——来求婚，她根本不理睬……但是两年前，这位老先生祸从天降，汽艇呀，马呀，家当呀，都没有了，倾家荡产，父女俩落得一贫如洗。求婚的人也不上门了。年岁越来越大，这姑娘的眼睛自然不再向上看，而是向下看了……如果您想试试，那当然……”

“谢谢您。”

“哪里的话！那个姑娘虽然大了一些，但没有跟别人……好了，好了……我看这个可怜的女孩得到波列通去了。”

“什么是波列通？”

“您不知道什么是波列通吗？”他做了个很怪的鬼脸，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声音就更怪了，那声音大概算是他的笑声吧。“这个地方很高，在天上，老处女死后都到那儿去。”

我们在公园里转了几圈，我发现他认识很多人，看来当时公园里马拉加人不少。最使我惊讶的是，他能准确无误地说出他认识的每个人的财产。比如，我们见到一位夫人和她儿子时

他说：

“她丈夫是丝绸商人，大约有四万比索。”

我们碰见两个女孩子和她们的未婚夫：

“连一个比塞塔^①也没有，两手空空。”

我们从一位老先生身旁走过：

“再见，胡安先生……是个财主，他的耕地值十万多比索。”

看来他是个估产专家。

我有些讨厌他这种卑劣的品质。又转了几圈之后，我正巧见到那两位修女，塔拉维拉神父刚刚离开她们。于是我向我的伙伴告别，向她们走去。

“去吧，上帝保佑您。”我听出他的语气里含有讥讽的味道。

同时，我还看到他停下脚步，厚颜无耻地盯住修女圣苏尔皮西奥。

后来我又遇见了我的这个伙伴。当我们正要坐到桌子上去时，他轻浮地嘲弄我：“那个小修女怎么样？”

“什么小修女？我冷冷地反问他，差点发起火来。

“还能是哪个好呢？那个塌鼻子黑眼睛的。在她面前您简直神魂颠倒了。”

“我神魂颠倒？”我重复着，脸红得象樱桃。“喂，您疯了，还是在跟我开玩笑？……我提醒您，谁也别给我来这一套。我五六天前才认识这些修女，那位修道院院长让我给她看病，后来有几次，我出于礼貌，陪她们散过步。如此而已。我没有被任何人弄得神魂颠倒，更不用说是一个修女啦。您说的话，真是荒唐可笑。我和她们只是初次相识，我连她的眼睛是黑的还是蓝的都

^① 比塞塔 西班牙货币单位。

没注意。这类事情没多大意思。”

我慷慨激昂地讲了这些话，愤怒的感情过分地流露出来。

苏阿雷斯惊愕地望着我，用半亲切半蔑视的口吻回答说：

“您别急嘛，我的先生！让人家说去好了，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我听说您喜欢那个黑皮肤的修女。您不喜欢她吗？喜欢也是正常的。我就喜欢她，因为她是个大家闺秀。您知道吗？这类女人，只要你对她们有意思，她们就会表示愿意和你约会。”

“您开这种玩笑，我并不在乎。”我平静下来，但思想有些紊乱。“可她是一个修女。您大概知道，我们信教的人是不能容忍这种事的。象谈论随便哪个女人那样谈论修女，这是不好的，令人厌恶的。”

“不过，您看，朋友，”他心平气和地说，自然又吐了一口唾沫。“一看到您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谁都会说这触到了您的痛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就承认好了！我宽恕您……好，我提醒您，这并不是我捕风捉影想出来的，大家都说您在缠着那个小修女呢。所以……得注意点！……”

我回答他时，表现出不以为然的神气，然而实际上，他的话使我很不安。

“这些修女不是发誓一辈子不结婚吗？”

“不，先生，她们每隔四年要重新宣誓一次。”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我听人说有一个修女在重新宣誓时，就要说：‘修道院，再见了！’”

我不想理睬他的暗示，就把话题扯开了。当这次交谈结束，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不安。疗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我和修女们的友谊，甚至认为我爱上了其中的一个，这使我无比烦恼，我打心眼里讨厌各地人们所固有的那种居心不良

的猜疑；同时对专门从坏的方面去注意别人举动的行为感到气愤；他们以为别人做事总是别有用心或者怀有卑鄙的企图。不管怎么说，我既是修道院院长的朋友，又是她的医生，而且又和她们住在同一个旅店里，偶尔陪她们散散步，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如果三个修女都是年老的女人，那些烂舌头的人还会说长道短吗？……可是，我这样考虑的时候，脑海里却闪过了一个想法：“如果她们三个都是年老的女人，你还会那么热情地陪伴她们吗？”我应该坦白地承认：不会。如果她们三人都是老太婆，我就不会用那么多的时间陪伴她们；如果她们都象弗洛伦蒂娜院长一样，那我几乎就不会陪伴她们了。

毋庸置疑，我喜欢圣苏尔皮西奥修女。“可是，小伙子，我们刚才不是在谈这些事情吗？”当接触到这个问题时，我在脑海里自我反驳道：“你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她的？”“怎么爱上的？……别想了，别想了！……我不想否认……”“是的，是爱上了她！要不然，你为什么每天四点钟就起床呢？在散步时，如果碰不到她，你为什么就那么沮丧呢？还有，当你从别人嘴里听说那个修女并没有被一次宣誓而束缚终身——这个问题你在七八天里已想了几百次——时，你为什么那样欣喜若狂呢！”

“真有趣！……”我喊起来，在沉思了一阵之后，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际，我微微笑了。

尽管如此，我打算还是谨慎些，尽量少和修女们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但是，另一方面，我却想方设法使在房间里和她谈话的时间尽量延长。虽然，我对修道院院长唠叨她的千病万痛感到厌倦，但我还是愿意呆在她的房间里，因为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眼神是多么令人心醉呀！

一天，从矿泉回来以后，我们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我问她：

“您真正的迷人之处是什么？”

“天哪，真正的！难道我还有虚假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笑着回答。“您迷人的地方(当然是多极了)都是真正的，是纯安达卢西亚的。”

“好了，好了，您别说了，要不，我就走了。把您留下跟院长在一起，她可不会使您这么开心。”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不要走！”

“那，您得住嘴。”

“您做修女之前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吧！”

“您想知道这个干什么？反正我不会叫现在这个名字。我不能告诉您。”

“没关系，我藏在心里，给您保守秘密，不对任何人讲。把它当做对您最珍贵的纪念放在我的心里。”

“哎呀，怪不得人家都说您是加里西亚人！从您那几句吉卜赛人式的话来看，您更象加的斯人。”

“把您的名字告诉我，好吗？”

“不告诉。我不愿意您把我的名字藏在心里，它会使您患感冒的。”

“您真俏皮，哎？”

“另外，谁知道您心里已经藏了多少人的名字呢！一个修女应该非常注意自己身边的人……”

后来，她沉思了片刻，无疑，她又联想起了另一个问题，问我：

“您今天晚上去跳舞吗？”

“是俱乐部的舞会吗？”

“当然罗。”

“那,去吧,我可能到那儿去转一转……在这个矿泉疗养地,如果连舞会的机会也不充分利用的话,那消遣娱乐就太少了……但是,假如您不愿意我去的话,我就不去。”

“您去不去和我有什么关系?”她机智地回答说。可是突然又醒悟过来补充说:“我说您不要去。请您原谅我吧,让上帝也原谅我吧;我说了一句傻话。舞场是糟踏人的地方,我们希望谁也别去跳舞。”

“那样舞会也就没有了……看来您不愿意我去跳舞?”

“如果您要问我,我就有责任劝您别去。”她回答,第一次用一种和她很不相称的温柔的修女味很浓的口气说话。

“好吧,既然您不愿意,那我就不去了。可是那您得把以前的名字告诉我。”

“您还提出条件来!善良的行为是在天上由上帝嘉奖的。”

“有时,在地上,通过上帝的安排,也可以得到奖赏。您现在就替上帝来做这件事吧,修女。”

她看了看我,表情和往常一样,好奇,讥讽。她垂下眼皮,沉默了一会儿,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回房间去。我尽量不流露出自己的感情,轻轻地拉了一下她的法衣,很不自然地问她:

“您过去叫什么名字?”

“嘘……放开我!”

她甩开我,走了,同时用惊恐的目光飞快地瞧了修道院院长一眼。

第四章

舞曲和民歌

噢，天哪！我是在追求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吗？这至少是我从这次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如果我应该把真情和盘托出的话，那我认为她对我的献殷勤并不十分忌讳。

这种想法在我内心唤起了一种又惊又喜的奇怪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强烈的，是一种情欲的冲动和惊恐、害怕、内疚的综合，它立刻使我不安起来。但是，这种不安是轻松的，愉快的。前面已经说过，我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多情，大家会很容易地想到这种感情给性格带来的灾难。没有任何一个青年使人不曾梦想过和一个修女相爱。在月夜，他翻过修道院的墙，把她轻轻地抱在怀里，她沉醉了。他给她盖上绸缎，用双手托出墙外，同她一起骑上骏马，闪电般地驰过田野，把她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饱尝她的爱情。我不知道这种富有诗意的幻想，究竟是来源于“多情郎唐璜”^①的剧情，还是自然而然地出自抒情诗人的心田。没有任何诗人将会对我否认自己有过这种幻想，而我就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个。那么，可想而知，我是带着何等强烈的感情和热望去做那种亵渎神明的献殷勤的事。

^①唐璜：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

但是，我的幻想比翻墙进入修道院劫走修女要实际得多，因为我考虑到了现在宪兵队对情人们的严重威胁。如果没有这种威胁，那将会使父老们十分恼火。我认为，更可行的办法不是爬墙，而是设法叫修女自己从修道院的大门里走出来，尽管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打算弄清楚圣苏尔皮西奥在修道期满时是否还准备宣誓。因为从她的年龄来看，我估计她在修道院里还不满八年，尚未做出终身的抉择……当然，这还取决于她在第一次宣誓时有没有说过要在修道院里终老的话。一念及此，我就胆战心惊了。于是我赶快寻觅良机，和修道院院长单独交谈。我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机灵地使她按照我的意图吐露一切。我打听到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在下个月就要达到修道四年之期，需要重新进行宣誓。这个消息使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从修道院院长模模糊糊的谈吐中，我还没法肯定圣苏尔皮西奥对下次的宣誓所采取的态度。院长当时谈话的兴致很高，我乘机奉承了她几句，终于使她向我讲出了那位楚楚动人的修女的身世。不用说，我首先是请她讲玛丽亚·德·拉·卢斯的身世。爱情使我变成了一个精明的外交家。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在进修道院以前，名叫格洛莉娅·贝尔穆德斯。她父亲原是塞维利亚的一个大富商，在她只有九岁或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是个非常虔诚的女人，丈夫死后不久， she 就把女儿送到马利亚之心教会学校住宿读书。从此，圣苏尔皮西奥只有几次离开过修道院，而且几乎每次都是为了休养。

“那么说，她很快就表现出了修女应该具备的品行了吗？我战战兢兢地打听。

“哦，别提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一向是顽皮的、不听话的。

您简直无法想象她在读书期间是多么让我操心！天哪！真没见过这样的女孩子！她仿佛是一条蜥蜴的尾巴，没有半点安静的时刻。就是在今天，您大概也会看出，她和她表妹在性格上多么不同。她表妹从小就很安静、温柔、老实……我看她从来没有受过惩罚……还有，您简直想象不到她是多么虔诚！休息时，别人都去消遣娱乐，而她却独自一人到小教堂里去做祈祷。对老师提的问题，她从来没有答错过，她也从来没有和同学吵过架。把她安排在什么地方，她就呆在什么地方……和今天一模一样，您看见了吗？”

“对，对……不过，另外一个，就完全不是这样了，是吧？我笑得很不自然。

“另外一个？……我的天，没有一点安静劲儿！她一个人就能把一个教室，甚至整个学校弄得天翻地覆。处罚，忏悔，对她没有一点作用，而且适得其反。我觉得尤其是处罚，效果更不好。有好多次，她一边跪着向校方求饶，一边却哈哈大笑，或者走进教室时，故意将身子弯得几乎挨着地，还一边做鬼脸，弄得教室里一片混乱。有时她把钟拨快，让老师提早下课！只要有她在，教室里就别想安静。她对同学不是拧一把掐一把，就是给她们写情书，末尾署上个男人名字，或者用铅笔给教课修女画速写像，把它传给别的同学。如果把她锁在顶楼上关禁闭，她就向对面裁缝铺里的女工们做鬼脸，打手势。有一次，她把我们备用的全部大蜡烛都给点着了，一领席子着了火，差一点把我们烧死。跟您说吧，医生先生，还有一次她竟然动手打一个修女！真是疯疯癫癫！……她很机灵，这是真的；她也有没学会的东西，那是因为她不愿意学。她一个小时干的事，顶得上别人四个小时干的……而且干得很出色，好得出乎您的意料。至于刺绣，她的手

巧极了。在学习上，她的理解快得叫人吃惊。现在，她是我们学校最好的老师；这样说，没有任何人感到过分。去参加宗教活动时，她总是丢三拉四的。总的说来，在这方面，她有些粗心大意。但是，也有的时候，一连两三个月，她忽然心血来潮，对上帝爱得不得了，在祈祷和忏悔上，学校里谁也比不上她……她几乎不吃饭，不说话，一有空就跪在自己的房间里祈祷。哪怕是为了微不足道的罪孽，也要在我们面前表示无限悔恨，哭呀，哭呀，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那可真象个圣徒的样子。可是，说变就变，一下子又故态复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当然，自从修道以来，她还是变得很多。看来她是在设法抑制自己。但是，常言道：脾气和容貌，到死改不掉。虽然修了道，但她在言谈上依然是那么不知检点，放浪形骸。一个修女居然这个样子，您很可能会感到惊奇。我要是责备她，她就把圣特雷萨给我搬出来，说她认为虔诚并不排斥欢乐和诙谐……不过，说老实话，就今天而论，她表现得和其他修女一样，有些方面甚至比她们还好。在我们学校里，大家都喜欢她；女孩子们爱她爱得要命，以致不得不经常给她调换班级，因为教义规定，我们对人不能有所偏爱，而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由于她的热情的性格，总是偏爱一些女孩子……调换班级使她很不高兴……这事情发生在贝尔加拉……”

“对，对，她给我讲过她曾经如何喜欢过一个女孩……对于你们来说，最痛苦的规定之一，无疑是不能向任何人表示自己的爱……那么，既然她不具备做修女的品行，而且，如您所说，家境又那么好，她怎么做了修女呢？”

“我并不是说她缺乏做修女的品行。品行嘛，她还是有的，只是不象她表妹那么明显罢了。如果没有修女的品行而又决定要做修女，那事情就太严重了……不过，依我看，她和母亲处得不

怎么好，很可能促使她……看来，她们娘儿俩性情完全不同。”

和修道院长的谈话唤起了我对圣苏尔皮西奥修女的更大的爱慕。我能和这个漂亮的修女相爱而又不亵渎神明，这一突然出现的可能性犹如一道阳光照亮了我的心灵，使我沐浴在欢乐里。我的想象力突然象是插上了翅膀。按照常理，我必须一步一步地才能达到这个极乐的境域；然而现在我觉得一下子已成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未婚夫，甜滋滋地沉醉在洞房花烛的情景里了。我喜出望外地想着，今天，我是多么幸运呀，我了解到我的未婚妻的身世——这是每一个要结婚的人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清白的，纯洁的。在我的小房间里，我坐在她的身旁，倾听着她那魅人的、美妙的安达卢西亚口音；也许在笑语中，回忆起我们初识时的每一个有趣的细节，而我们的谈笑，有时被婴儿们的吵闹和嬉戏所打断……

当从那幸福的幻想中醒过来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要达到这个目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可是，我有勇气走完它，而且决心去打动圣苏尔皮西奥修女的心，直到她走出修道院，或者说，把她的小房间换成一个能容纳下我们两个人的宽敞的房间。对我的追求和献殷勤，她没有表示过任何反感。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有些迹象对改变她修女的身份显然是有利的。比如说，她非常喜爱小孩。一见到保姆怀里抱着孩子，她的眼睛就兴奋得明亮起来，一直盯着孩子，对保姆微笑着。最后，她走到孩子跟前，抚摸着，抱起他来，用胳膊把他上上下下地颠悠着。为了使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们高兴，她在丝织衣兜里总是装些好吃的东西和福音书，一面把吃的东西送给孩子，一面把福音书挂在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逢凶化吉，将来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不管多么丑、多么脏的孩子，都能引起她的注意。一天，我们在公路

上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在土里一边打滚，一边大笑，特别是当灰尘迷住了眼睛，糊住了鼻子的时候，他就笑得更加厉害，更加自得其乐。

“我的天哪！您看看这个孩子。”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喊道。
“孩子他妈，您看，孩子在干些什么呀！”

她走近孩子，拉住他的胳膊，把他扶起来。

“喂，小家伙，那土挺甜吧？比这糖块还甜吧？”

孩子吃惊地看着她，没有伸手去接她的糖。孩子一副哭相，差一点儿哭出声来。

“小傻瓜！给你好吃的还哭？那人家揍你，该怎么办？”

她亲自把糖纸剥掉，扒开孩子的嘴，把糖塞进去。当尝到糖的甜味时，孩子和她亲近了些，可是眼睛里仍然流露出惊愕的神情，这不禁使我们笑了起来。

“你家离这儿近吗？”

孩子微微低下脑袋，表示同意她的话。

“你家在哪儿？”

孩子没说话，举起小手，指着公路上一个不远的地方，那儿有一座破屋。

“带我去，走吧。”

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拉着孩子的手，向那座房子走去。

小孩走着，看来仍然很胆怯，神情痛苦而不安，仿佛是要他去上绞刑架似的。圣苏尔皮西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喂，谁是你的妈妈？是那一个吗？”她一边问一边指着一个站在门口的妇女，那女人正在用温柔的目光望着他们。

“妈妈！”小孩焦急地喊道。

“怎么啦，孩子？”妈妈笑咪咪地问道。

“他还是怕修女,不过,慢慢地就会好了。”修女说。“我们的交情还应该大大地加深,对吧,小家伙?……大嫂,让我去给孩子洗洗吧!这样子谁还敢亲他呀!”

母亲的脸色一下子涨红了。

“您不要以为我不给他洗,今天都洗过两次了。可是谁知道这个淘气鬼又在哪儿弄得这么脏呀?”

“我知道,他在公路上打滚呢。”

“啊,小无赖!”

“快跑,快跑,妈妈要打你!”

她笑着拉住孩子的手。这回,孩子很高兴地跟着她向附近的泉水走去。她给孩子洗了洗,并且十分细心地用手给他梳了梳头发。

所以,我认为,从这种迹象来看,修女圣苏尔皮西奥不是基督的一个贤慧的妻子^①;这并非是有意侮辱她。于是,我便开始为她和基督离婚而全力奔波,因为没有比强迫婚姻更糟糕的了。我首先做的,就是在修道院长把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详细情况告诉我的当天,在同修女们一起散步时,我设法让她和我走在别人的前面,当我估计到另外两个修女听不到我们交谈的内容时,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她:

“请告诉我,下个月您准备重新宣誓吗?”

我本来想用这个问题给她个措手不及,进而弄清楚她内心的某些想法。但是,我没有到过安达卢西亚,不知道塞维利亚女人的厉害。

“这和您有什么相干?”她不动声色地回答,用调皮的眼光瞧

^① 女子宣誓终身修道后,就成为“基督的妻子”。

着我。

被弄得措手不及的,不是她,而是我,我十分狼狈。

“和我不相干……不,我说错了,和我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因为和您有关的任何事情,当然都和我有关系!这很清楚!”

“什么很清楚,我说,很糊涂!一个修女重新宣誓不宣誓怎么和您有关系呢?”

当时,我本来应该把对她的爱情吐露出来。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我认为,那是一种非常适宜的场所。可是,我没敢这样做。哎呀,没敢 我没敢对她说:“因为我爱您,如果您重新宣誓,那将是我的极大的不幸,因为它将使我所抱的总有一天您会爱上我的希望彻底破灭。”我当时吞吞吐吐,毫无勇气,最后说了一大堆蠢话。直到现在,每当我回想起来,还羞得无地自容。

“因为您如果重新宣誓,我会因此感到高兴……嗯,但愿您重新宣誓是出于真心……而不是勉强……可是,可是我认为,如果您有条件的话,那就去重新宣誓好了……不过,如果没有条件而硬去宣誓,那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不幸……因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真的,是件严肃的事情!”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看来她很不为然,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想要发出一阵大笑的表情。于是,我一下子住了嘴,脸红得象只火鸡。我用力咳嗽了三四次,这是我当时想到的最好的掩饰自己的办法,我竭力装出一副抑制自己咳嗽的样子,问她已经喝了几杯泉水。

我们冷淡地交谈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又谈起了宣誓的事。我们坐在公园里的一条凳子上;对面,另一条凳子上坐着院长、玛丽亚·德·拉·卢斯修女和一位夫人。这夫人也是塞维利亚人,叫堂娜·莉塔。她正在喝泉水。在我们交谈的间歇

时刻，圣苏尔皮西奥问我：

“那么，您是想知道我是否打算重新宣誓，对吗？”

“是的。”我喜出望外地回答她。

“那么，我就满足您的好奇心。先生，告诉您，我不打算重新宣誓了。”

“这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您，这并不是什么罪过。”她补充说，没有理会我的喊声。“因为好久以前，我的这个想法就定了，我也已经对忏悔神父讲过了。您这个好打听事的，还想知道点什么吗？小淘气鬼！”

“是的，修女。”我笑着反驳说。“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自己没有条件，居然……我这样说，大概不会伤害您的感情吧！”

“不会，先生，我不生您的气。您继续说下去吧！”

“既然您自己没有条件，为什么做了修女？”

“哎呀！这可就一言难尽了。”她说着，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另外，有些事只能跟那些非常知心的人讲……而我和您只是从昨天才认识。”

“怎么是从昨天才认识呢？”

“好的，就算是从前天吧……那也一样。”

“尽管我和您刚刚认识，但请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是真心实意的，我非常愿意今后用事实来向您证明这一点……即使作出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您的天然开朗的性情，使人人都觉得可亲，而对我来说尤其如此。请您相信这一点吧！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北方的人来说，安达卢西亚女子的这种天性，这种和蔼可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以形容的。就我来说，可以告诉您，没有比您的声调更悦耳的音乐了。听您讲话，我简直会把别的

事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这不仅仅是因为您的言语动听、诱人，而且也是因为您有一颗温柔多情的心。”

我们正行走在一条通向爱情的最宽广的道路上。如果不是前一天在公路上遇见的那个讨厌的孩子意外地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我想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就会达到爱情的目的了。

“小彼得！”修女喊着站起身来。“看你那脸上，孩子，你又钻到哪儿去了，小猪猡？……先生们，你们看，这张脸……”她说着手把孩子的脸扭转过来给我们看，脸上挂着微笑：“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吗？猪要是见到了，还不把你吃了？”

孩子还是和上次一样，脏得叫人作呕。圣苏尔皮西奥在孩子的脸上亲了几下，接着却又惊愕地用手擦擦嘴，后悔不该那样做，她骂起他来。

“脏鬼！猪崽子！快过来，我给你好好地把嘴擦擦。真没羞，都不知道害臊。”

她用力拉着孩子的手，半拖着把他拉向河边。才过了一天一夜，孩子就跟她非常亲近，任凭她摆布，一点也不反抗。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圣苏尔皮西奥在河边使劲地给孩子洗着，不时狠狠地推他搯他，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虽然听不到她在说些什么，但完全可以看得出她继续在严厉地责备着孩子。

这件事发生在星期六。她们打算在下星期三就离开马尔莫莱霍。所以，我必须抓紧短短的几天时间来达到自己公开提出来的目标；也就是说，当修女圣苏尔皮西奥脱离修道院的时候，有希望得到她的爱。第二天早晨，我和修女们从旅店到矿泉去。路上碰见了我同房间的伙伴达尼埃尔·苏阿雷斯，我向修女们告退，想和他到桥上去散步。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大庭广众之中我尽量少和修女们在一起。苏阿雷斯向修女们打招呼的那副

讨厌样子和无耻的目光很使我不悦。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对他冷嘲热讽了几句。

“早上好，朋友。您向那个小修女要求谈话了没有？”

“谈话？那当然罗，我不是每天都在和她谈话吗！”

“您没懂我的意思。在我和她的家乡，要求谈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您在为爱她而苦恼。明白了吗？”

“不明白，先生，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烦恼的意思。”

“啊！那我没有要求谈话。我还没跟她说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

“那位姑娘当了修女，真使人惋惜。我了解她的家庭。她父亲是弗兰科大街的一个商人。他临死时，至少留下了二百万比索。听说女孩的寡母后来跟一位先生同居了……您知道吗？……和一位先生。也有人说，是他们两个架着把女儿拖到修道院里去的。”

现在我应该提醒人们注意：我是个诗人，但我也是加里西亚人。我的天性是这两种特征的紧密结合，两者从不相互干扰或损害。加里西亚人的特征可以抑制诗人感情的过分冲动，而诗人的特征则使生活更加高尚，更加充满和谐的节奏。所以，当听到苏阿雷斯的话时，作为加里西亚人，我立刻看到了事情的实际意义，而作为诗人，以前我却可悲地疏忽了这一点。二百万比索！我突然看到修女被饰上了美丽的光环，使她那已经十分诱人的美姿，又增添了巨大的异彩。一种幸福之感使我飘飘然起来，我不想掩饰这一点。

“不过，苏阿雷斯先生，”我将手臂搭在他的肩上，坦率地说道：“事情还可以补救。”

马拉加人有些惊讶，转过头来望着我。

“还可以补救，修女好象不打算一辈子都取悦于上帝。”

“真的吗？”他勉强地笑了笑，用一种难以形容的声调问我。

“啊，她有那么一对令人销魂的眼睛……一副那么出众的容貌……又是这样的聪慧，这样的女子，您想她能一辈子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吗？”

苏阿雷斯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

“您还有没有更多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现在这些还不够，朋友。”他说着，使劲地吸了口烟，不消说，又吐了一口口水。

他的不以为然的声调使我不快。我无法压抑一种出于虚荣心的反击。

“还有事实，亲爱的，还有。她对我说过她的决定。”

“是结婚的决定吗？”他慢条斯理地问我。

“不是，是离开修道院的决定。”

“那可能……”

“我们将想一切办法使她离开。”我的解释很拙劣。

我陷入了沉思。我们又默默地继续散步。过了一会儿，他，象常言说的那样：“把手指伸进我的嘴里”，开始套我的话。于是我便把和修女接触的短短几天里我们之间发生的大小事都一古脑儿说了出来。热恋的兴奋使我毫无保留地给他讲了我的欢乐、担心和希望。看来马拉加人对我的知心话又满意又不满意。因为他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说了些和我所关心的问题毫不相干的事情。我不得不把话题拉回来，惶惑不安地问他：

“苏阿雷斯先生，修女圣苏尔皮西奥这件事，您看我是有点希望，还是纯系痴心妄想？……因为，您知道……当一个人随便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在他看来，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处处都

在表示她属意于他，倾心于他。”

“算了吧！……我看那个小修女头上戴着紧箍咒。她不知道自己爱什么，看来一向如此，到头来还得听从人家的……我对她很清楚。”

他的话使我非常烦恼，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话里包含着对使我着迷的女人的轻视，而且也是因为我记得他这些话有些道理。

过了片刻，我正准备离开他去找修女们，他抓住了我的胳膊。

“得了，先生，您别出丑了！”他笑着说。“您觉得让人家笑得还不够吗？”

“干吗笑我？”我困惑不解地喊道。

他没有回答。我们继续散步。过了一会儿，早已被羞愧征服的我，突然恼怒起来。

“这个讨厌鬼，怎么干涉起我的事来了，跟我说话怎么那样傲慢无礼？我怎么把他当做知心朋友了呢！……”

我越想越气，根本没有去理会他对游人的评头论足。当修女们又一次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我一下子甩开他，同时用能够找到的最冷漠的声调对他说：

“再见。”

“愿上帝保佑您，朋友。”我听出他说话的语调是如此的无礼，真想回去给他一记耳光。

虽然我的恼怒没有完全平息，但圣苏尔皮西奥修女的目光和动人的话语却使我立刻忘掉了那暂时的不快。我毫不掩饰地急于把修女拉回到前一天的话题上来，于是便设法使我们两人走到别人的前面去。她，无疑是慑于老院长的警告和训诫，也许是出于卖弄风情——这是一切女人的天性，而安达卢西亚的

女人尤其如此——，没有理睬我对她的暗示。我们散步时，她寸步不离她的女伴。我想拉她们去公园，结果也未能实现。可是，当我们回旅店时，我很幸运有机会和她单独谈上一会儿，因为我们恰巧碰上了那个叫彼得的孩子。圣苏尔皮西奥一见到他，就忙着将他搂在怀里，给他擤鼻涕，用手帕擦他的小花脸。这样，她就落到了后面。我呢，不用说，对小孩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于是就在她的身边留下了。圣苏尔皮西奥匆匆给孩子擦完鼻涕，擦完脸，就对他说，如果跟她去旅店，她就给他两个扁桃桃吃。小彼得很高兴，同意离开家跟她去几分钟。圣苏尔皮西奥搀着孩子的手，而我呢，为了不显得尴尬，就拉着他的另一只手。我们两个，中间拉着一个小孩，慢慢走着。坦白地说，我才不喜欢那个面孔肮脏、衣衫褴褛，而且丑得要命的孩子呢。可是，当时谁要是看到我那么轻轻地拉着他，亲切地对他微笑着，说着一些甜蜜的话语，他肯定会以为我是非常喜欢那个孩子的。

上面已经说过，我有些激动，急不可耐地想对修女吐露自己的心情，机会一到，我便紧紧抓住不放。

“小鬼，告诉我，我走了以后，你想我吗？还是只记得糖块？”圣苏尔皮西奥问道，同时将头俯近孩子。

这个孩子，有个难以驯服的野性子，他把头低得更低了，没有回答修女的话。

“说呀，我的小祖宗，你愿不愿意我走？”

“哦，格洛莉娅！”这时我用颤抖的声音叫道。“见不到您，谁不难过呀？”

修女倏然抬起头来，瞅着我，使我很惶然。

“先生，谁告诉您我叫格洛莉娅？”

“院长。”

“真多嘴！您知道不知道，不许叫我们以前的名字？”

“我知道，可是……”

“可是什么？”

“我非常高兴叫您的这个名字，尽管这样很可能触怒您……”

“这不是触怒不触怒我的事，而是叫我犯罪。”

“那好，让上帝饶恕我吧，您也饶恕我吧；不过，如果这个罪恶可以得到一点饶恕的话，我应该告诉您，我越来越不把你看成是修女，而是看成世俗的女子……是的，格洛莉娅，当我想到您的誓言是不可改变的时候，我把您看做是一个超乎尘世的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可是，从我知道您的誓言可以中断以后，您在我的眼里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当然，您仍然是那样漂亮，因为在您身上把人间少有的冶容和天国的丽质结合在一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女人的言谈举止象您那样动人……如果您能看到我的心，那……”

“哎哟，哎哟！”小孩叫了起来。看来，由于我说话时很激动，使劲地握了他的手，简直象是要把它捏碎了似的。

“啊，孩子，请原谅！”我说着，急忙去抚摸他。

修女纵声而笑，笑得那样爽朗、清脆、多趣，使我不但不觉得茫然，反而觉得甜蜜蜜、乐滋滋的。我越来越激动地、发了疯似地向她倾诉着我对她的美貌的爱慕。这是一份有分寸的、热烈的、多情的而又充满希望的求婚书，我当时不顾一切，恨不得一下子把对她的爱都倾泻出来，唯恐时不我待。这份求婚书，充满着可笑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词句。一旦我向她描绘起柏拉图式的，即精神上的毫无色欲的爱情时，那种早已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激情就象打开 闸门的潮水奔流而下，一泻千里，因为她的动人的眼

睛和希腊雕像式的身姿完全使我陶醉了。有时候，我多愁善感，想到死，几乎伤心得流出泪来；有时候，又被一线希望所鼓舞，充满种种幻想，完全忘记了她是一个修女；一旦她给我一点希望，我就沉湎在幸福之中。

我不知道我讲了多长时间，但是我知道讲了许多许多的事情。应该说，虽然我说话语无伦次、重复、支吾，但如果把谦虚暂且放在一旁的话，我却觉得自己很有口才。我不时地停顿下来，希望她做些回答。但是她却一言不发。从我认识她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有些发窘和害羞。有三四次，彼得的叫声提醒了我，我把他的手握得太紧了。这使我突然地冷下来，然而我的感情是那么激动，马上又炽热起来，于是我继续絮絮叨叨地说下去。

到了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便沉默片刻。修女默默无言，弄得我很下不了台。她是嘲弄人的能手，在这沉默的时候，她开个玩笑也好呀。果然不出所料，她弯下身子，把脑袋凑近孩子。一边抚摸着，一边轻轻地对他说：

“你手痛了吧，小宝贝？都是你自己找的，谁让你叫那个坏心眼的人拉着你的手啊！”

她的玩笑非但没有使我难过，相反，不知为什么，倒使我感到飘飘然。正当我准备趁机继续向她求爱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把我们吓了一跳。

“我看您非常喜欢小孩，桑胡尔霍朋友。”

原来是那个马拉加人赶上了我们。我回过头去，看到他脸上有一种讥讽的笑意，这使我很反感。这时，修女也转过身来，他恬不知耻地瞟了她一眼。但是，圣苏尔皮西奥泰然自若，狠狠地回敬了他一眼，挑战似地盯住他，仿佛遇到了敌人，摆出了一

副要同他较量一番的架势。

“我喜欢孩子,您不喜欢吗?我冷冰冰地回答。

“我更喜欢女孩。”他粗鄙地回答,目不转睛地瞅着修女。

假如他看到我当时那副气势汹汹、充满蔑视的表情的话,也许会发生一场严重的冲突。幸亏那时他根本顾不上我,而是走到修女身边,以他那独特的厚颜无耻的沉着和修女说起话来。

“您是塞维利亚人,对吧?”

“愿为您效劳。”

“对了,好象我在马拉加认识了您的一个亲戚。您没有一个叫玛丽亚·莱昂的表姐?”

“她是我的姨母,我母亲的表妹。您是马拉加人吗?”

“是的,修女。”

他们继续交谈着,而且越谈越热火。他那亲切的表情在我看来近乎野蛮。他抽着烟,把烟喷在修女的脸上。而她,谈吐自若,好象对方是位老相识。好在我们离旅店已经不远,很快就到了。不然的话,我可就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了。

下午散步的时候,他又陪着修女们。这使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因而我故意躲开她们。有几次从她们身边走过,我都装着心不在焉的样子,不和她们打招呼。与其说我是满脸忧愁,倒不如说是一副凶相。有一次,我的目光和圣苏尔皮西奥修女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她愉快地看着我,我却在内心喊道:“妖精!”可是,最后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当她们就要回旅店时,我走近了她们。然而时运不济,苏阿雷斯寸步不离那位美丽的修女。这次我们乘马车回去。尽管我千方百计地阻止,他还是巧妙地坐到了圣苏尔皮西奥的身边,而我却不得不去听修道院院长弗洛伦蒂娜的早已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关于她那奇怪的病痛的描述。但

是，我更聚精会神听的是马拉加人同修女的谈话。我看到他死皮赖脸地挑逗修女，真是怒火万丈。说实在的，他那种油嘴滑舌和献媚的劲儿，我是望尘莫及。圣苏尔皮西奥象平时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满脸笑容，谈吐爽快。她用巧妙而尖刻的话语回答苏阿雷斯的同样也是尖刻的挑逗。我注意到在安达卢西亚青年男女相爱时，他们之间先是有一种微妙的敌意，双方在迅速而准确的答语中来抒发他们的情感，以开玩笑的方式你来我往地说出上千句粗鲁的话。这是遗传下来的阿拉伯人的性格特征，它的表现是富于狂想，善于钻研，风度潇洒，才智敏捷。

“看来，您不愿意承认您对我有好感？”他说。

“我从来没有对您有过好感。”她回答说。

“可是，我从您的眼睛里读出来了！”

“看来还得把您重新送回学校去，因为您还不会读。”

“那么，您刚才为什么用手向我打招呼呢？”

“真有趣！您又不是一条狗！”

“如果我是一条狗，您知道我现在会干什么吗？”

“干什么？”

“那我会舐您的脸。”

“啊，那您知道我会怎么对付您吗？”

“您说吧！”

“抓住您的脖子，把您扔到公路上去。”

“我不信。”

上午，我用千层薄纱遮住爱神，小心翼翼地向她倾吐衷情。可是这时，在那个……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在那个毫无廉耻的修女面前，我感到恐怖。我很吃惊，尽管她是一个就要还俗

的修女，可也不能那么耐心地倾听并且回答如此粗野的话呀。不过，在那个奇特的地方发生的这类怪事，至今还有许多留在我的记忆中。

当我们回到旅店时，天色已晚。几乎所有的客人都到外边去散步，我们只看见内梅西奥先生和店老板在门口纳凉。应我们的请求，修女们留下来同我们闲谈了一会儿。不一会，不知道是谁拿来了一把吉他。苏阿雷斯接过去，非常熟练地弹了起来。

“您唱歌吗？”修道院院长问他。

“只是在洗漱的时候唱一唱。”

“这儿的圣苏尔皮西奥修女唱得非常好。我们在教会学校里听她唱过……那是在男修道院院长过生日那一天。只有这一天才允许做唱歌这一类的事情。”

“那么，修女，请您唱起来吧。”马拉加人边说边把吉他递给圣苏尔皮西奥。

“拿走，天哪！”修女回答说，笑着把吉他推开。

“那么，要我给您伴奏吗？”

“来吧，修女，唱一个。”我、内梅西奥和博学的老板几乎不约而同地说。

“真会开玩笑！你们想出我的丑吗？……一个修女在人家门口唱歌，象话吗？”

“那么，不在这儿，”店老板说。“咱们到大厅里去，现在那儿没有人……”

修女继续笑着，还是不答应。可是，看得出来，与其说她不想去，毋宁说她有顾虑，怕有失修女的体统和出于对修道院院长的尊重。

后来，由于我们的要求，院长对她说：

“除了这几位先生又没旁人,我看可以去唱唱。”

修女下了决心,优美地站起身来,喊道:

“教人作孽和强人所难是两大恶行……我们走吧。”

大家都高高兴兴地站了起来,拥向大厅。玛丽亚·德·拉·卢斯修女一边走,一边表示惊恐和愤怒。

大厅是方形的,很宽敞,和旅店里的其他房间一样,陈设简陋:一张稻草铺座的沙发,十几把椅子,红木台上有面小镜子,镜框涂着金色,墙上贴着几张画,就是这些。

等我们都在椅子上坐定以后,修女拿起吉他,轻轻地拨动了琴弦。我注视着她的双手。这双手从我认识她起就一直吸引着我。每个男人对女人的崇拜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我注意的是女人的手,别人有的注意脚,有的注意眼睛,有的注意头发,等等。我认为一个女人的手不好看,就谈不上漂亮。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手是理想的:不过分小,因为手太小了,非但不使我喜欢,反而使我讨厌。她那双手,皮肤有光泽,呈淡红色,肌肉丰满,手指尽管不很尖,但弯弯的,很美。我在脑海里一直狂吻着这双迷人的手。

“天哪,这把吉他太糟糕啦!”她喊道,不耐烦地甩动着它。
“是谁找来的?”

“是我的。”店老板兼发明家回答说,他有些不好意思。“老被人家拿来拿去的,这也没什么奇怪……”

“那就不要吉他了,清唱吧。”苏阿雷斯说。

她又拨弄了一会儿吉他,把头转过去对着墙壁,无疑是因为我们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她,使她害羞了。她喊道:

“唱《声誉!……》”

她唱得有些鼻音。虽然都知道她的嗓音本来就是这样,但

现在却认为这是由于她想摹仿村妇们的土嗓子。

都说你在糟踏我的声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好！”苏阿雷斯趁着歌词停顿之际喊道。

为什么你偏偏要想，
把自己的饮水搞脏。

“太好了！”我喊道。

“好极了！”在场的人齐声叫着。

修女嫣然一笑，露出两排使我着迷的雪白的小牙齿。她继续唱道：

我向我婆婆发火，
大胆地诅咒婆婆，
您将失掉自己的儿郎，
他将依在我的身旁。

“对，唱得好，修女！”厚脸皮的马拉加人喊道。

我愤然瞥了他一眼，说了句：

“是安达卢西亚的民歌，对吧？”

“您已经知道了，朋友！”苏阿雷斯笑着回答。“佩尔切尔中部的马拉加民歌，别具一格，十分动听。”

我很不好意思。修女看到这种情况，一边亲切地瞅了我一

眼，一边说道：

“再为您唱首民歌吧……”

象征着希望的圣母，
在圣希尔备受敬慕。
至高无上的基督，
圣母知道我在为你痛哭。

修女用微微有点沙哑和颤抖的声音唱出来的民歌是如此动人，我的全部心弦都被打动了。我周身奇怪地打了个寒颤，眼睛里涌满了热泪，我竭力控制住，不让它流出来。

她又唱道：

看在上帝的面上，
姑娘，我请求你，
我眼里含着热泪，
姑娘，我请求你。
至高无上的基督，
请不要把我的情愫，
向任何人透露，
向任何人透露。

除了我以外，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我太激动了，没能鼓掌。弗洛伦蒂娜院长大声喊道：

“别疯了！别疯了！外边的人会听到的，人家会说闲话的。”

“院长，现在该轮到我唱了。”马拉加人说着，拿起吉他；大

概您没听过破锣嗓子吧？那好，您别动，马上唱给您听。”

苏阿雷斯弹吉他弹得非常熟练。他拨弄了一会琴弦，定了音，便开始低声唱起用探戈舞曲谱成的歌。这歌曲恰恰不是为修女们创作的，她们或者是听不懂那放荡的歌词，或者是故意装聋作哑。他接着又唱了几首民歌。

“您别唱了，我一听到这种曲子，脚就不由自主地跳起来！”圣苏尔皮西奥修女喊道，一面做了个富有表情的鬼脸。

“您跳舞吗？”苏阿雷斯问。

“以前……表妹，你记得吧，在你家里咱们跳得多痛快呀！咱们和姨母一块跳，把她都拖垮了！”

“谁还记得这种事儿呀？”玛丽亚·德·拉·卢斯说着，脸羞红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记得呢？……你跳得真好，美人儿；你步伐正确，只是姿势差一点。”

“住嘴，住嘴，我的修女，我们现在是不该这么讲话的。”

按照教规，修女们即使是近亲，她们之间也不能以你相称。玛丽亚·德·拉·卢斯从来没有忘掉过这一条戒规；可是她的表姐却经常违反。

“应该注意这一点。”苏阿雷斯说。“跳舞吧，跳舞吧！”

“不能跳，不能跳，绝对不能跳。”院长表示反对，她变得严肃起来。

“院长，您就让她们跳吧！”我们齐声说。

大家再三恳求老院长，过了一会，这个不幸的女人不再坚持，答应了这件照她看来是有伤风化的事。但是她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好好地注意大厅的周围，保证不让任何人听到。在我们说服院长的时候，圣苏尔皮西奥修女的眼睛里流露出跃跃

欲试的表情，红润的双唇由于急不可耐而微微颤动。当修道院院长最后表示同意时，她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

但是，我们还遇到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这就是说服玛丽亚·德·拉·卢斯修女。那个胆小的不为人所注意的女子很固执，她拒绝从椅子上站起来。她的表姐不得不拼命地拉着她的双臂，使劲地把她拖起来。

“这个讨厌的教徒，你以为会把你打发到地狱里去吗？别担心，没有人抢你在天国的位子。”

可是还缺响板。

博学的店老板说他可以找来。果然，没过两分钟，他就拿来两副响板交给了修女们，于是，她们摘掉了帽子和头巾。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头发。那头发黑亮黑亮的，甚至亮得有点发蓝，微微卷曲，不太长，因为在她宣誓信教时，头发遭到剪刀毫不留情的摧残。

人们在大厅周围又巡视了一遍，把所有的门都严严实实地关起来。这时，苏阿雷斯拨动了吉他。大家焦急地等了一会儿，两个女舞蹈家面对面地站着，笑吟吟地注目相视；玛丽亚·德·拉·卢斯修女低着头，脸一直红到耳根。她的表姐，两手撑腰，面色有些苍白，双唇紧闭，她那黑天鹅绒一般的眼睛稍稍斜视。我非常兴奋，心咚咚地跳个不停。马拉加人提高了嗓门，唱起了民歌。突然，四块响板一齐响亮地敲了起来，女舞蹈家们张开双臂，彼此迎面向前，然后又马上离开。她们依着节奏，迈开舞步，显得非常轻盈。我那热恋者的双目，透过圣苏尔皮西奥修女的衣装看到了她那令人爱慕的肌体。吉他弹着欢快的曲子，响板有节奏地敲着，她们和着拍子翩翩起舞。两个表姐妹的身躯，旋

起旋伏，忽左忽右，同时，头和双臂交替着向相反的方向摆动。双臂的作用尤为重要，它们有时展开，挺出胸脯，使舞蹈家露出一副挑战的神气；有时从地上拾起一点什么——大概是鲜花有时伸到头顶上，搭成弓形，在头的周围构画成一幅美丽的浮雕。

我的眼睛只是盯着圣苏尔皮西奥修女，这不仅是因为我爱她，而且还因为她确实跳得好。她的表妹，不知是由于害怕，还是由于害羞，或者是因为上帝没有赐给她这方面的丰采，她只是呆板地做着动作和跟上节拍。而圣苏尔皮西奥修女却精神抖擞地跳着，动作优美，节奏清晰，那苗条而柔软的身姿每时每刻都在令人着迷。她那漂亮的面孔侧向一旁，眼睛半闭着，嘴巴自然地张开，她完全沉浸在幸福的微笑之中。她象是东方印度寺院的舞蹈女，在寺院的孤寂神秘的气氛中，心醉神迷地炫耀着她那犹如秋天荷叶似的光润的婀娜多姿的肉体和明艳动人的双眼。当时，她大概发誓不看到我们，而是完全沉醉在欢乐之中，尽情地表演着变化万千的优美的舞姿。跳舞的热情恰是她内心感情的反映，是她对美貌的自我陶醉。当跳完一支舞曲的时候，她就象从沉醉中醒来，笑容满面地瞧着我们，眼睛湿润了，模糊了。

我心情激动，浑身颤抖，我是多么希望舞会永远继续下去呀。我决心写几首十言诗来描写这个舞会。几个月之后，我的诗果然在《时髦》杂志上发表了，不知你们读到过没有。

“好极了，姑娘！”真有趣！”好，跳得好！”苏阿雷斯利用歌声停顿的时刻喊了些诸如此类的话，我认为那是粗鲁的，不合时宜的。但我发现她们并没有反感，我想大概这种喝采声是那种舞蹈的天然和必不可少的伴奏。跳完舞之后，玛丽亚·德·拉·卢斯赶快跑回去坐下了，显得很不好意思。而她表姐却站在那里，胸部一起一伏地喘动着，头发蓬乱，依然是那样俏皮地

微笑着。马拉加人兴冲冲地把吉他放在脚下，喊道：

“姑娘，请吧！”

除了我，大家都笑了。他立刻把吉他给我们的店老板兼科学家，请他伴奏，他要和修女跳个舞。可是，修道院院长弗洛伦蒂娜突然站起来，神态严肃，坚决反对再跳下去。别再胡闹了。她第一次已经让了步，那本来就是不应该的，事情已经出格了。她显得悲伤和懊丧，好象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赶紧给修女们使了个眼色，和她们一起走出了大厅。苏阿雷斯继续弹着，唱着。但是，我感到一种奇特而甜蜜的不安，于是便到村里转了一圈，直到很晚才去吃饭。

“喂，我给塔拉维拉神父讲了今天下午狂欢乱舞的情景，您看他那个笑劲呀……”当我走进旅店时，内梅西奥先生对我说。

我一下子楞住了。

“那么，您对塔拉维拉神父讲了……？我问他，声音都变了。

“在他住的旅店前面，我看见他和另外三个神父一起坐在那儿，我们谈了一会儿。这个人很直率，对人很和气。他觉得咱们那个小小的狂欢很有意思。这些耶稣教友会的会员都是见多识广的人，和那些只会做做弥撒、吃吃喝喝的神父可不一样。”

我气愤地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激怒地对他说：

“您总是干这种好事！”

没等他回答，我转身就走了。

我预料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第二天早上，我只在望弥撒时见到了她们，和她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后来，整整一天，无论在旅馆的走廊里，还是在矿泉那儿，我都没有见到她们。第三天，正当我们喝矿泉水的时候，一辆马车把她们送往车站乘火车回塞维利亚去。

第五章

到塞维利亚去

当我得知修女们已经匆匆离去——说得确切一点是逃遁——的消息时，我十分惆怅和沮丧。我认为这是内梅西奥先生的卤莽和愚蠢造成的。从此以后，我心中对他的愤恨，至少同我们的旅伴加泰隆尼亚法官对他的愤恨一样深。我再也不愿和他玩台球了。那个无耻之徒居然说出要让我四个球，亏他做得出！其实，不管怎么打，我总能打得中。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相反，从那时起，我倒和马拉加人接近起来，或者说得更恰当些，马拉加人不再使我感到那么讨厌了。尽管他也钟情于那位修女，然而，我们的不幸也是共同的。面对这一不幸，他比我更能用理智来克制自己的感情。他知道是内梅西奥先生闯下的祸时，便纵声大笑了一阵，并且乐津津地大加评说了一番。但是，他没有再提起修女们。每当我向他谈起她们，他总是用轻率的，有时甚至是粗野放肆的语言回答我，这使我很伤心。我应该承认，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除去懊丧之外，还感到安慰，因为我发现他对那美丽的修女的倾心极为短暂，并不持久。

时光流逝，我启程的日子到了。前一天，马拉加人已经回他的故乡去了。我，不是回马德里，而是搭火车到塞维利亚去。坦率地说：我一获悉修女们逃遁的事，就盘算好，等到我的行踪有

可能不被人发现时，我就到塞维利亚去。这件事我对任何人都讳莫如深，当然更不能告诉苏阿雷斯。我想方设法巧妙地不让他知道我的去向，我对他说，我要到马德里去料理一些事情，然后就回故乡去，因为家有要事，父亲要我兼程赶回去。我在矿泉疗养十五天期满，就到安杜哈尔车站，搭乘从马德里开来的快车，以便及早到达塞维利亚。幸好他已先走，使我得以按照计划行事。

火车开动了，它向塞维利亚风驰电掣般地奔去。我心情激动，非常甜蜜，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周身。不管乘什么车，只要开得快，我的心情总是这样的。火车的震动使我兴奋异常，使我感到力量无穷，胜利在望。我曾多次想过：希腊英雄们之所以在战场上斗志昂扬，勇往直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乘的是由骏马所牵引的战车。此刻，我心乱如麻，同时又伴随着一种模糊的由于追求女性而引起的不安。这不安，既使我感到窒息，又使我感到愉快。我回想着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眼睛。仿佛那奋力飞驶的火车给了我征服她的力量，我感到幸福，甚至流出了热泪。愉快的焦虑轻轻地压迫着我的胸口。强烈的渴望和爱情的欢乐使我颤抖，我好象已经在叩着幸福之门了。那种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火车颠簸而产生的欢快之感逐渐消逝，我的心情也就复归平静。但是，应该坦白地承认，我对那位塞维利亚修女的爱情远远超过我刚才的遐想。这时，到达塞维利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已经浮现在我的脑际；可是，我又感到畏缩，立刻将我的想法驱开了。实际上，那个问题当时是无法解决的，最好的办法是自我安慰：但愿一切如意；回忆那美梦中的友谊；愉快地玩味在她身边度过的幸福时刻。等我到达安达卢西亚省^①时，我才会知

^① 指塞维利亚

道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拿起笔，想为她写几首五行诗。可是写到第二首时，碰到一个困难的韵脚“‘嘴唇’”“‘恶习’”这个词倒是能和它押韵，但含义乖违，其他几个冷僻的字眼也很不协调，无法拼凑。我悻悻然把稿纸撕得粉碎，向窗外扔了出去。

列车飞奔在科尔多瓦省的田野上。平坦的原野上长满了嫩生生的麦苗，呈现出一片浅绿。远处的麦田，被阴暗峻峭的山脉切断了。当列车驶进科尔多瓦城时，我被它那雄伟的纪念物深深地感动了。阴郁的墨灰色的建筑群，矗立在山水之间。这里，昔日是西方的重镇，文明世界的首府，繁华和游宴的地方，但后来曾被荒凉和悲哀笼罩了几多岁月、几多世纪。它所处的地区，土地肥沃，景色宜人，物产丰富。可以想象得到，当年这里是一个美丽幸福之乡。它地域辽阔，墙垣雄伟，城楼壮观，街道宽敞。在那里，洒水车降服着飞扬的尘土。街上行人川流不息，在商店里进进出出，商店门口挂着琳琅满目的锦缎和壁毯。高楼大厦林立栉比，它们的内部装饰要比外形更加美丽和奢华；树木和公园遍布全城。人们在念珠树、檀香树和橘树花的芳香中流连忘返。城郊那使人赏心悦目的果园和菜园一直伸向远方，其间点缀着可供纳凉的树木，潺潺的泉水，啼鸣的小鸟。竖在清真寺顶端的月牙双角高翘，威严地保护着这座城市。战车的隆隆声，执行巡逻任务的骑兵队的哒哒声，用高超的技术制造各种武器的兵工厂的机器转动声，混作一团，在城市上空回荡着，使整个城市处在喧嚣之中。山坡上镶嵌着一座座的别墅。在这僻静的欢乐之所，阿拉伯的绅士们经常带着城里的美女纵情狂欢。我记得，哈里发时代^①有一个作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也许这是他文学作

^①这里是指科尔多瓦由阿卜杜·拉曼创立的哈里发时代(756—1031)。

品中独一无二的一个这类的故事，因为这个严肃而伤感的种族不愿意将自己的欢乐去供人们消遣。

诗人伊本·哈兹姆^①在他父亲的府邸里读书时，钟情于一位少女，她美丽、聪慧和安静，但是清高、寡情。她的思想是严肃认真的。虽然她弹琵琶的技艺十分出色，但对其他一般乐器却没有兴趣。和她同年的那位诗人总想找个机会单独和她畅谈，但每次都无法如愿。一天下午，在他家的府邸里举行宴会，贵妇们聚集在一个亭子里眺望科尔多瓦城的壮丽景色。诗人伊本·哈兹姆和她们在一起。他看见那个姑娘在窗边伫立，便凑了过去。可是一见他走近，姑娘就轻盈地避开了。他跟上去，姑娘又走开了。这个美丽的少女已经知道她在吸引着主人的儿子，意识到了诗人对她的爱情。但是，其他的妇女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后来，妇女们走进花园，她们请伊本·哈兹姆所爱的姑娘唱支歌，诗人自己也参加了请求者的行列。姑娘答应了大家的请求，羞涩地弹起琵琶，唱了一支十分忧伤的歌曲。诗人伊本·哈兹姆在欢欣地表达自己的心情时会说：“她唱歌时拨动的不是琵琶的弦，而是我的心弦。那个幸福的日子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到寿终正寝时我也不会忘记。可是，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因为那件事发生后的第三天，马德伊登上哈里发的宝座，于是我们离开了那座新建的府邸——它建在科尔多瓦东郊的一个叫萨伊拉的地方——回到了我们原来的座落在西郊一个叫巴拉特·莫希特地方的住宅。那位姑娘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原因就不必细说了。”

后来，诗人又叙述了在伊斯查姆二世重新登基时他的家庭

^① 伊本·哈兹姆(993—1064) 阿拉伯血统的西班牙人，知识渊博，作品很多，涉及的题材广泛。

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他只在一位亲友的葬礼上见到过一次他所钟情的人，但是没有和她讲话。不久他就被迫离开了科尔多瓦。

“五年以后，我又回到了科尔多瓦。”诗人说。“我寄宿在亲戚家里，在那里又遇见了她，但是她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使得我都认不出她来了。靠着亲戚们的介绍，我才知道她是谁。那朵一度使人心醉神移的美丽的花朵，为了生存而过度操劳，如今凋谢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同过去一样，只要她跟我说上一句深情的话，我就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她仍旧和以前一样，对我冷若冰霜，毫不动心。这种冷漠无情，使我渐渐地疏远了她。她的美貌的消逝使我不再眷念她。我对她从来没有流露过丝毫怨恨。直到今天，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责备她的，因为我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埋怨她什么呢？如果她用骗人的希望讨好我的话，我是可以埋怨她的；可是，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希望，从来没有对我做过任何许诺。”

我用眼睛徒然地寻觅产生这一爱情悲剧的花园，寻觅那位贵族诗人的旧邸。多少欢乐的日子隐没了！多么热恋的情景消失了！多少情话，多少泪水，多少心血，多少哀愁，都烟消云散，永不复返了。

永不复返吗？为什么？爱情本身就是生命。它不会死亡，只会迁徙。到现代科尔多瓦的露台来筑巢的燕子，也许不会象那些在古代科尔多瓦筑巢的燕子那样多情吧？在那阴暗而令人感伤的建筑群里，有没有欢笑，有没有哀愁，有没有为爱情而倾注的眼泪？诗人伊本·哈兹姆胸中燃烧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它在我心中继续燃烧着。我那位动人的塞维利亚的修女的天鹅绒般的美丽的眼睛，至少和诗人笔下的漂亮的科尔多瓦女郎的眼睛一样，令人神往。大自然好象表示赞许我的想象似的，火车一

开出科尔多瓦车站，我就看见在碧绿的麦田里，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挽着一个同样年龄的美丽的少女，两人紧紧地依偎着，举起一只手臂，向飞驰而过的火车招手致意。

随着我们渐渐临近塞维利亚省界，景色中燥热的情调越来越浓。大地象一片波涛起伏的碧海——只是那种波涛是静止不动的——一直伸向天边。这里的土地是血一般的红壤，成行的橄榄树犹如一条条浅绿色的带子，一望无际。不时可以看到榨油房的风车，象一只只白鸽那样，点缀在树丛之中。橄榄油从苦味的果实中吱吱地流出来。在炎热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原野上，只有偶尔可见的翠绿色的农田鸣奏着和平的曲调。

火车越向前，天空也就显得越高、越蓝。中午的阳光灼烤着大地。无情的强烈的阳光使得我的眼睛发花，远方的景色仿佛变成了紫色，裹在白纱之中。那最远处明晃晃的地平线上的线条，与其说是看到的，倒不如说是猜想出来的。簇簇相连的龙舌兰和满身是刺的霸王树，令人想起非洲的自然风光。橄榄树长得歪歪扭扭，奇形怪状，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红壤中少得可怜的水分。这种形状怪异可笑的树木，偶尔也象大地上其他丑陋的生物一样，在被风吹动的刹那间，它的可怜的枝叶也会反射出点点银光，显露出她的妩媚来。

塞维利亚就要到了！我的心急促地跳动着。对我来说，塞维利亚从来是光明的象征，是爱情和欢乐之城。如今，我怀着热恋的激情奔向那里，岂不是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吗？一些橘树园已经映入眼帘，正如一位阿拉伯诗人描述的那样，红宝石般的橘子已经熟透了，挂在翡翠色的枝叶中间。在布雷内斯、托西纳和埃姆帕尔梅几个邻近塞维利亚的车站，虽然只有为数甚少的旅客上下车，但却有一些热闹的景象。月台上，有些黑眼睛的

姑娘，头发上插着红色的丁香花，向我们这些探身窗外的人微笑着。所有护路工的房子窗台上，都摆着栽满鲜花的花盆。甚至年老的穿戴很差的女护路工，灰白的头发上也插着丁香或紫罗兰；她们举着信号旗，让列车通过。

我们终于驶离埃姆帕尔梅车站。下一站就是塞维利亚了。我把身子探出车窗，目光焦急地仔细看着远方。大地已不再起伏不平，而是平坦无垠，长着各种庄稼、橄榄树、橘树，深浅不一的绿色使那令人心旷神怡的风光更富有色彩感。一簇簇蓝色的龙舌兰把大地点缀得更加秀丽，这里完全是一种南国情调。在宽阔的沟谷里，河水汹涌地奔流着。远处，天地交接处，我看到有座高塔，旁边还有几个小塔。

“塞维利亚到了！塞维利亚到了！”我大声喊道，简直有些神魂颠倒，无法抑制那奇怪的强烈的激动。

我马上为自己的喊声感到羞愧起来，赶紧回过头去，看看我的旅伴是否在笑我。可是，和我想的相反，他们并没有这样作，而是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好奇而急不可待地涌向车窗，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塞维利亚似的，尽管他们大多是塞维利亚省或者邻近省分的人。

“塞维利亚到了。”一位四五十岁的旅客将头探出车窗，声音低沉地说。他的连鬓胡子留到接近鼻子的高度，身穿一件短外衣，系着一条贵重的领带，戴着一顶宽沿礼帽。

“您来过塞维利亚吗？”我关切地问他。

“您问我来过没有？我在塞维利亚的谢尔佩斯大街住过二十年。这里的白酒少说我也喝了两万杯，河①那边的酒我也喝了

① 指瓜达尔基维尔河。

不下两万杯……我的命运比神父的帽子还黑^①；请原谅我这样说，我被赶出此地已经好久了……唉，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耐，比当乌龟还不如。”

他那悲伤的语气使我惊讶。

“现在您不住在塞维利亚？”

“不，先生，六年前就搬到坎蒂利亚纳去了。”

这时我记起了西班牙的一个古代谚语，笑着对他说：

“坎蒂利亚纳有鬼……”

“没那么回事！好久以前就没有了……那个鬼在那里呆腻了，走掉了。”

我又把头伸出车窗，微笑着，陶醉在眼前明媚的景色中。我感到由衷的欢畅和激动。万物都仿佛在微笑。阳光象上帝的颂歌一样洒满田野。疾风虽然吹得我的太阳穴有点刺痛，但是，空气中沁人心脾的橘花香和田野里浓郁的芳香，以不可抵御的力量扑鼻而来。大自然热情地抚弄着我的面颊，我有些心醉神迷了，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刚才看见的那座高塔越来越近，也越来越高了。高塔脚下一群雪白的房子，向四周散开去。

列车放慢了速度，车轮发出沉重的咯噔咯噔的声音，听起来很有节奏。火车进站了。我和坎蒂利亚纳的流放者亲热地告别，又和二十多个抢着为我提箱子的搬运夫拼命地争斗了一番，才登上了一辆马车。我把阿吉拉大街上的一家旅店的地址交给马车夫。这个旅店是马尔莫莱霍的那位博学的店老板向我推荐的。说起这位店老板，我还得交待一下：临走时，他紧紧地拥抱了我，显然是表示他对我的深情厚意和尊重。他还咬着耳朵对我说，他那著名的火炮已用石棉制造出来了。我请求读者不要泄露这

^① 意即“命运很坏”。

个秘密。

马车走过一条条非常狭窄的街道，我的骨头架子都要被颠散了。但是，我初来这里，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 因此，我非但毫无怨言，反而常常将头探出车窗，观看着一座座抛在后面的简陋的房子。我倒在座位上，高兴地喊道：“啊！是阿拉伯式的！简直进入了阿拉伯世界！”

车子在一幢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和其他房子一样，这房子也十分狭小，只有两层，有两个阳台，两个带铁栏杆的大窗户紧紧贴着地面。大门也是铁栅栏的，因此从外面可以看到那瓷砖铺地的院子。院里有大理石柱子，还有大花盆以及其他草木。

“阿拉伯式的！”我在心里又喊了起来，同时寻找着门铃。我终于看到了一根细绳子，拉了一下，铃响了。一个年轻人慢吞吞地穿过院子，走近铁栅门，双眼死死地盯着我。他站在那儿，看上去没有一点阿拉伯人的特点。他长得又瘦又高，脸色苍白；那个鼻子，我的上帝，可真有意思，简直可以和大象的鼻子媲美；小眼睛，直头发。他穿戴整齐，看来不是仆人。可是，他穿的裤子却很不合身，裤腿至少短了五指。他有气无力地问我有什么事，声音微弱得好象就要断气似的。我告诉他，我是马尔莫莱霍洲际旅店的老板介绍来的，想找个下榻之处。他边开门边“啊”了一声。接着，又用尽全身的力气连喊了两声：“马蒂尔德，马蒂尔德。”随着喊声，一个象喜鹊似的小姑娘马上蹦蹦跳跳地出来了。同样，她也不太象阿拉伯人，看上去大约只有十三岁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十八岁了。她个子矮小得令人难以置信，只有一米略多一点。但是，她有着一张讨人喜欢的小圆脸，一双活泼的小眼睛，总是眯着，神态坚定而自负。

“您有事吗？先生？”她问我，象安达卢西亚土生土长的人一样，说话时把一半字母都吃掉了。同时，她望着我，眼睛眯得更厉害了；她抬起头，侧向一旁，象一只正在伺察动静的小鸟儿。

我又把自己的要求和洲际旅店老板介绍的事说了一遍。小姑娘一来，那个裤腿很短的年轻人，立刻就神气十足地走了，连他的鼻子一起在墙上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啊，要个房间 跟我来吧，费莉西娅，费莉西娅，快来给这位先生提箱子……在这儿呐……”

那位矮小的女主人的喊声刚落，就来了一个女仆，我把行李交给了她。女主人没有带我上楼，而是把我带到了一个很宽敞的房间，室内陈设一般，有一个面街的带铁栅栏的窗子。

“您喜欢这个房间吗？”

实际上，我不需要比这更好的房间了，于是，我就说喜欢。但是，小姑娘唯恐我不满意，赶忙说楼上还有一间，问我是否想去看看……

“您是这个旅店的女主人吧？”尽管我认为她不是，我还是这样问她。

“不是，先生；我是主人的女儿……但是人家都把我当成女主人。”她回答说，语气有些加重。

果然，我一决定留在那个房间里，她就马上象女主人似的叫来一个女仆，吩咐她擦地板，整理床铺，洗刷茶具等 那种专断的口气竟出自一个小得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人物，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滑稽。我看到那女仆按照她的吩咐迅速地毕恭毕敬地作着一切。她又叫来了一个同样顺从的男仆，让他在房间里安放一个五屉柜。

“刚才出来给我开门的那个青年人是您的什么人？”我问道。

“您说的是小爱德华吗？……他是我的哥哥。”

我觉得很奇怪，小姑娘竟把那个大傻瓜叫做小爱德华；她从他裤裆底下穿过去，也无需低头呀。

“你们两个长得太不象了！”

“是吗？大家都感到很惊奇……我们两个面貌很不相象，性格也不一样。他那个人总是疑神疑鬼，心神不定……”

“您跟他不一样吧？”

“当然罗。”她笑着回答。“啊，别说了，我该走了，还有好多事要做呢……您想吃点东西吗？……如果有事，您叫我一声就行了……七点钟吃晚饭……您的皮靴子要擦一擦吗？……赫瓦西奥，赫瓦西奥，到这儿来……快给这位先生擦擦靴子……快点！快点！……好了，再见……您贵姓，先生？”

“我叫塞费里诺·桑胡尔霍。”

“谢谢，再见。”

我稍微漱洗整理了一下。一看才下午四点钟，便出去在城里蹒跚蹒跚。那时，我一心想的就是要找到马利亚之心修道院，或者叫马利亚之心学校。我的心早已飞到那儿去了。这一点我没有必要多说。我不想叫马蒂尔德来；我注意她的行踪，当看到她走到院子里时，我便戴上手套，走出房间，装着去找人的样子。

“您去散步吗？她问我，好象我们几年前就认识了似的。

“我上街看看，吃饭时就回来……有一个修道院，好象叫马利亚之心，您知道在哪儿吗？我问她，装出很随便的样子。

“叫马利亚之心……马利亚之心……”她边说边将她的小手指放到额角上，尽力地回想着。“您等一等，是不是一个女童学校？”

“好象是。”

“可能在圣何塞大街……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我第一次到塞维利亚来。”

“啊，没关系！这地方很容易找。您顺着这条街走，一直到阿尔法尔法大街，知道吧？从那儿往左拐，有一条街叫鲁查纳；这条街上有一个教堂，叫圣伊西多罗；紧挨着的是圣阿尔贝托教堂再往前走一点，往右拐，是佩尔拉大街，然后是卡尔内街，下一条就是圣何塞大街了……听清楚了吗？”

“很清楚。”我答道，心想，再让她说一遍也不会听清楚。

我走到街上，准备边走边问地走到那里。塞维利亚的市容既令人惊奇，又令人着迷。街道非常狭窄，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住宅的院子里有雕刻着花纹的柱廊，里面摆满了花卉，从铁栅门望进去，和房屋的简陋外形很不相称。往上看，是一线碧空，它那强烈的光线使人感到街道更加狭小了；街上熙熙攘攘，闹声不绝。这在我心灵中唤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欢乐：这里是乐园。在故乡，我见过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美丽诱人的景色；我在维哥海滩看过日出；我亲自登过阿斯图里亚斯的名山。在那些地方，即使在最好的季节里，美丽的自然风光也只是轻轻地把我带到沉思和甜蜜的伤感之中。然而，现在却截然不同。蔚蓝的天空给城市带来欢乐，而城市又把欢乐传到街上行人的心中。透过那装有铁栏杆的一扇扇大窗户，我的双眼毫无障碍地探视着家家户户室内的一切。在一家屋子里，两个穿着洁白衣服的姑娘，头上戴着玫瑰花，正在做针线。当发现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们时，她们便讥讽地笑了。在另一家屋子里，一位姑娘背朝着大街，正在弹钢琴。我停下来，听了一会儿；和我一块听的还有一位村妇，她把脸贴在铁栏杆上说：

“小姐，小姐。”

姑娘转过身来，问道：

“有事吗？”

“没什么事，小姐；我很喜欢您的背影，我还想看看您的正面。”

“那么，您认为我的正面怎么样？”姑娘落落大方地问道。

“真象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我的心肝。”

“谢谢您。”

她又轻轻地转过身去，继续弹钢琴。

我走开了，心里笑着那个奇特的场面。

又一家屋子里，一位父亲，也许是老师，正在教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认字母表；另一家屋子里，有人正在吃点心；还有几家屋子里，人们在弹吉他；我说有几家屋子，是因为我听到很多屋子里都响着吉他这种民族乐器弹奏的轻柔的曲子。每当有车经过时，行人怕被碰着，都躲进门廊，因为街道窄得连一辆车子也难以通过。所有的阳台和窗台上都摆满了花盆。有些窗台上的丁香花还常常和对面窗台上的玫瑰花搭连在一起。我在街上看到的妇女，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头上都插着花。路面高低不平，走起来很不得劲儿：卵石和那些所谓的方石在脚下滚来滚去，硌得鸡眼阵阵作痛。再有，橘子皮、西瓜皮和西红柿皮，说不定那一会就把你滑倒了。人们毫无顾忌地将这些东西从阳台上丢下来，打在我们行人身上，落在街上，比比皆是。橘花的刺鼻的气味不时地袭来，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

我已经说过，到圣何塞大街去，除了询问过路人之外，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幸好，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周折。人们都挺客气地回答我，停下来给我做些他们认为必要的解释，有的甚至陪我走上好长一段路，一直送我到能辨认清楚的地方。这里，我

想指出 在马德里,人们通常的表情是板着面孔,一副敌意。而在塞维利亚,却是和蔼、热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最高程度的文明,这种文明认为,蔑视一切是公德和私德的基础。

“圣何塞大街在哪儿?您能告诉我吗?……”

“这就是圣何塞大街,先生。”

“您知道马利亚之心修道院,或者马利亚之心学校,在什么地方吗?我问一位满面慈祥的女人,同时向街上一瞥,看见有三四个教堂似的建筑物。

“我说不上……请您等一会儿,我去问问。”

她沿街往回走了一段,进了一家商店。几秒钟之后又走了出来,过来告诉我说紧挨着教堂的就是那个学校。

“拐角上的那座房屋就是,看见了吧?”

我向她道了谢,朝那儿慢慢地走去。为了不让那位妇女看着我,我钻进那幢房子的门廊,尽管我毫无勇气叫门。房子很破旧,它的临街的一面很不讲究,除了分布得很奇怪的几扇窗户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装饰。这使我想到它的正面应该是朝着花园的。门廊是方的,很大,样子粗陋,可是非常洁净。墙上有个壁龛,用玻璃罩着,里面有圣母像,由从顶棚挂下来的一盏油灯照着。门是用旧橡木做的,和教堂的门一模一样;门旁有一个没有铁栅栏的小窗户。我的脚一踏上门廊,就心潮起伏。当我想到自己心上的人,可爱的修女就在门里边时,心就怦怦然剧跳起来。我把耳朵贴在门的锁眼上,想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果然,听到了说笑声。我想,其中有一个高声责备着一个女学生的,该就是修女圣苏尔皮西奥了。但是,说笑声突然临近了,我赶紧跳开,跑到街上,这时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来五六个少女,后面跟着两个女仆。她们顺着街往前走去了。为了不再受惊吓,再说,呆

在门廊里也不会使事情有什么进展，我便离开了那所学校。但是，我恋恋不舍，不时地用敌视和伤感的目光回头望着。

我走街穿巷，走了好一阵子，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回到了旅店。那个矮小的女主人迎上前来，亲切而关心地问我：

“您一定迷路了吧？”

“有时迷路，可是一边走一边问，倒也没走什么弯路。”

“可是，您回来得这么晚，我们还以为您走丢了昵。我正打算在报上登个启事哩……您一定很饿了吧？”

“是的，饿了。”

“那么，请用饭吧，快去！”

她走开了，象一只小鸟，又飞到另一个树梢上去了。

饭厅里，桌子上已坐了四位先生。我和他们互相寒暄了一番。其中一位是四十岁上下的人，他神情和蔼可亲，五官端正，棕色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后来我打听到他叫阿尔弗雷多·比利亚，生在加的斯，是步兵司令。同桌的另一位先生，两鬓斑白，面色黝黑而富有表情。人家告诉我，他是塞维利亚省一个村子的村长，村名我已记不清了。他叫库埃托。另外一个是个金发青年，是法律系学生。第四个是一位加泰隆尼亚人，脸盘消瘦，面容憔悴，金鱼眼，象中国人似的留着垂下来的长胡须。大家叫他利亚戈斯特拉。我刚一坐下，小爱德华就来了，他也坐了下来，说得更确切些，是有气无力地倒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座位上。开始吃饭时，没有人讲话，鸦雀无声。但不一会儿，就你说我笑地热闹起来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场的尽管有不少喜欢饶舌的安达卢西亚人，但最活跃的却是那个加泰隆尼亚人。更为奇怪的是，他总是绘声绘色地讲些安达卢西亚的粗风陋俗，特别是对塞维利亚的丑事讲得最多。后来连续几天，我发现他坐到饭桌

上来时，总是气鼓鼓的。一般来说，他说话一带讽刺味道时，情绪就开始变坏了。

“阿尔弗雷多先生，’他对司令说；您知道不知道有人委托我买双冰鞋？……冰鞋有什么用？……为的是在街上滑冰。可是，满街都是辣椒皮，橘子皮，这还不够滑吗？”

他说话时，元音字母发得很重，眯着眼睛，撅着嘴唇，这使他的诙谐味更加浓了。

“阿尔弗雷多先生，听说塞维利亚的白酒在巴塞罗那展销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估计你们得派个女舞蹈家去祝贺一番……怎么样，阿尔弗雷多先生，难道没有一个英国人来买希拉尔达^①吗？”

司令和其他用餐者都是些性情温和的人，对这些小小的玩笑一点也不介意。利亚戈斯特拉认为这些玩笑是幽默的精华和最高表现，富有古雅风味。当然，在争论一番之后，他总是抱头沉思一会，想出新的话题。

“啊，司令，您大概往展销会上运去了不少橘子和香瓜吧……”

“香瓜，没有。’比利亚回答说。“在这种生意上我们不和加泰隆尼亚人竞争。”

大家都笑了，利亚戈斯特拉立刻生起气来，把安达卢西亚和安达卢西亚人骂得一钱不值。

“这里没有正经事，懂吗？”他对我说。“我举个例子，比如您去咖啡馆，要半杯白兰地，要付三十个生太伏。第二天，您再去，还要半杯，您得付三十五个生太伏，事情能这样办吗？这象话吗？……再如，您去看戏，即使去看一场最糟糕的喜剧，也得花

^① 指阿拉伯人在 1184 年至 1196 年之间建立的塞维利亚大教堂的钟楼。

上三个比塞塔……而在巴塞罗那，一个比塞塔就够了，懂吗？您可以在扶手椅里舒舒服服地坐上一个晚上，可以看到最有名的加泰隆尼亚艺术家表演的歌剧，还有舞蹈队。如果您高兴的话，还可以看到走钢丝。懂吗？上餐厅也和这儿不一样。这儿不给你吃虾和橘子，最后结账时却向您要这份钱。在那里，有上等的里脊、香肠，还有鞋底那么大的小牛肉块……比如，在交际餐厅，一顿饭只花一个半比塞塔，懂吗？有满满的四大盘菜，还有普里奥拉特葡萄酒。如果您自带面包，花五个里亚尔也就够了……”

利亚戈斯特拉不知疲倦地历数着巴塞罗那比塞维利亚和其他地方的优越之处。另外，他最看不惯的是安达卢西亚人的懒惰。

“在这里，您不用干活。”他说话时总是对着我。“这里连个不象样的工厂也没有。懂吗？每天下午四点钟，人们就坐在家门口弹吉他了。如果从天上给他们掉下一个比塞塔来，他们就到咖啡馆去喝上几杯白酒，还得给跑堂的一个里亚尔的小费。在巴塞罗那，没人要小费。一杯咖啡不是一个里亚尔吗？您喝完以后，把钱放在盘子里，就可以扬长而去……”

关于小费这件事，他把它看得很重。照他看来，小费是现代社会的弊病之一。

除了讲巴塞罗那在各个方面的优越性之外，利亚戈斯特拉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我们在交谈中提到的所有地方，他都说到过，有名的事件他都目睹过，并且几乎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当过军人，承包过公共工程，做过巡警、记者等等。如果谈到东欧问题，他便说他到过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即今日的罗马尼亚^①。他在那里

^①瓦拉几亚公国：今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

修筑过铁路。他也讲些有点趣味的奇闻轶事，描写曾经和他有过亲密交往的俄罗斯亲王们的特点，介绍那些地方的封建习俗。

“一天下午，我和戈利特乔夫亲王乘布里斯卡出去，布里斯卡是一种小马车，懂吗？有几辆马车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马车夫在路旁睡着了。亲王跳下马车，一阵鞭子把他们都抽醒了。您猜，他们说什么话没有？没有，一个个赶紧上车，一声没吭把马车赶开了。”

说到美洲，他从南到北都走遍了。他曾经和危地马拉总统一起狩猎，打过老虎；他曾以上校的身份，同圣萨尔瓦多的军队打过仗。关于普林^①将军被害一事，他对我们说，就在出事的几分钟之前，他曾在一家酒店里听到凶手们的谈话。他没有去报告，因为其中一个凶手发现他在偷听他们谈话，后来这个人一连几天都跟踪他。如果他去检举，那无疑是会被干掉的。最后，那位法律系学生把话题转到斗牛上，他告诉我们：在布尔德奥，人们把他当作斗牛士，盛宴款待他。那位两鬓斑白的村长本来一直保持沉默，眼睛从没有离开过菜盘，但听到利亚戈斯特拉说有人把他当成了斗牛士，村长就惊愕地抬起头来，用迟缓而愤慨的目光瞪了他一眼，同时打断了他的话：

“朋友，谁把您当成斗牛士！小心别把牛皮吹破了！”

加泰隆尼亚人坚持自己的说法，毫不让步。可是，当他看见大家都笑了，村长也不屑再理睬他时，便沉默了几分钟，满脸愠色。

比利亚跟小爱德华开起玩笑来，小爱德华这条半死不活的光棍看来正在热恋着一个女邻居，这个女邻居是他母亲和妹妹

^① 普林（1814—1870）：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1869年曾出任西班牙总理，1870年在马德里遇刺身亡。

的朋友。这件事把他折磨得几乎不思饮食。听说，这个女邻居已经二十七岁了，而他还不满十九岁。所以事情真是有点稀奇。

“小爱德华，再吃点吧？”

“谢谢您了，比利亚先生……不要了……不要了……”

“来，小伙子，勇敢点！再把这个小翅膀吃了吧！费尔南达跟我说过，您不吃饭，她很不高兴。”

“您又开玩笑啦，哎？”小爱德华说，显出害怕的样子。

“她说话可是算数的。如果您这样再瘦下去，那她就不得不拒绝您的爱情了……她说，她是要跟一个男人结婚，而不是和马尔大街的死家雀结婚。我看她说得很对。”

“得了，阿尔弗雷多先生，您别老拿我开心啦。”

“那您得吃呀，她委托我关照您……女人的命令就是圣旨。”

小爱德华到底怎么谈上恋爱的，谁也不知道。好多年了，费尔南达常常到旅店来；她亲眼看着小爱德华和马蒂尔德长大成人；亲自给他们穿衣服、梳头发不知有多少次；她常常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玩，非常高兴地给小爱德华裁剪和制做袈裟（还在年幼时候他就表现出了作教士的坚定信念），给马蒂尔德的洋娃娃装饰打扮。这样，年复一年，马蒂尔德很快地成熟了，她聪明伶俐，费尔南达把她当作知己，对她无话不谈。更有甚者，由于马蒂尔德的性格比费尔南达更为刚毅，或者象通常说的那样，个性更强，不久她就把温顺善良的女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小爱德华呢，费尔南达对他的母爱之情从未减弱过。他去上学，费尔南达总是把他裤子上挂破的口子缝好，以免他那当时还在世的父亲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她常常用自己的手绢给他擦鼻涕；脸太脏了，她就用湿毛巾给他擦干净。小爱德华上中学后，虽说上面提到的那些差事不必再干了，可是她又负担起了另外一些类似的

事情：给他洗熨领带，打领结。他干了淘气事，她便善意地给他瞒着。三天两头，往他衣兜里塞进一两个比塞塔。小爱德华作为一个被溺爱孩子，对她一点也不尊重，当她责备他淘气时，他总是跟她耍赖。

但是，你看得出，后来，我们的这个光棍出人意料地在她面前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有时偷偷地瞧上她几眼，样子很可怕。他不再整天和朋友们在街上游荡，不再到海雷斯牌楼那里向卖纸烟的女贩调情，下午也不去等候卡尔特教团的修道院的女工们；而是喜欢留在家里，因为费尔南达下午要和他的妹妹马蒂尔德呆在一起，或者经常到她父亲的家里去，她父亲是铜器和象牙的雕刻匠。小爱德华呆在家里干些什么呢？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不说不笑，活象在守灵。尽管他的思慕之情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而女人们，特别是安达卢西亚的女人，又能马上看透追求者的心意，可是，费尔南达却是过了好久才意识到小爱德华在爱她。这种爱情太离奇古怪了，以致她发觉之后，还不敢相信，也没跟任何人讲，因为她委实觉得可笑。

费尔南达是个肤色黝黑、五官不正、既不漂亮、也不诱人的姑娘。她眼圈总是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加深。她缺了一颗门牙，说话漏风，叫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另外，她脸上已出现不少皱纹，仿佛青春时代转眼即逝了。然而，爱情是盲目的。我们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低贱而丑陋的姑娘，而小爱德华却把她看成了绝代佳人。除了费尔南达，第一个看出他的痴情的是他的妹妹，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小爱德华一天天地消瘦下来。他的鼻子象个大肉瘤似地耷拉着，使他的样子显得那样的古怪和凶狠，那鼻子与其说是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毋宁说是某种奇禽怪兽用来自卫的附属器官。大家都希望想个法子帮他解决这个

问题，因为对于这位上等青年在仪表上和心灵上遭受的不幸，大家都深表同情。这一点，我们以后将有机会看到。

但是，旅店客人们对他的关怀，远没有使他得到欣慰，反而使他不悦，甚至生气。他不能容忍人们在费尔南达面前谈论他，不允许描述他的爱情和痛苦。所以当比利亚说那天下午他曾在铁栏杆窗前和费尔南达谈到有关小爱德华的事时，小爱德华便怫然不悦了。

“阿尔弗雷多先生，”光棍气愤地说。“我认为您根本就没有必要干预和您毫不相干的事情。”

“可是，孩子，您是否决定向她求爱？由于少说了几句话，眼看着到手的爱情说不定哪一天就跑掉了。我们怎能忍心听任出现这种情况呢？”

“得了，跑掉就跑掉吧，这对您，对任何人没有什么害处……也许还是这样好。”他又偷偷地补充一句，声音有些颤抖，尽量不让眼泪掉下来。

“行了，阿尔弗雷多先生，您别再折磨他了……不然，我可要把您的丑事也张扬出来了。”小个子的马蒂尔德说。我们吃饭时，她走来走去，察看着我们喜欢吃什么，她自己，或者是赫瓦西奥，则帮我们添饭加菜。

司令的脸有些涨红了。

“好了，好了，住嘴吧 蜂鸟^①，还是去看看米饭香不香吧。”

“这米饭很滑头，它把水分都抢走了。”

“那你快去向宪警报告吧，我可不能容忍这种强盗行为……库埃托先生，请您告诉我，”他补充说，把话题岔开，很显然他是

^①一种极小的鸟，这里指小马蒂尔德。

害怕小马蒂尔德真来揭他的老底。“您这次打算在这里同我们一起多住一些日子吗？”

“不,先生 我明天就走了。”

“太仓促了。你们在选举中最后取胜了吗？”

“当然已经胜利了,不过还得再到这里来,总是有些杂七杂八的事要办。”

“你们的死对头,那个小律师大概要发疯了？”

“那个可怜虫已经死了。”

“什么？……”

“死了,选举前就死掉了……你看,事情多怪呀！一个月以前我曾经到过这里,您还记得吧？那么好了,我在和负责我们事务的总管先生谈话时,坦率地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小律师拉拢了许多人,情况错综复杂,我建议他站出来从上到下地整顿一番,以便我们在竞选中能够获胜。‘村长先生,您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他对我说。‘我心里突然想到那个小律师在选举前非出点事情不可……这是一种预感……啊,您看……我每次预感,都是应验的。照我看,那个家伙不可能和我们竞选。’当时他对我说的,我只记得这么多,后来我就回村里去了。正好是第八天的晚上,小律师在回家的路上,头部中弹,一下子就死掉了。这件事您信不信？以后你们再不要说不相信预感了！”

我感到有些不寒而栗,和比利亚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到这里来,”他继续说“是因为法官坚持要审判一个连蚂蚁也没踩死过的人。在这个无辜的人受到惩处之前,撤掉这个法官、再给我们换一个新的法官,岂不是更好吗？您说对吗？”

尽管他说话的语调严肃,表情哀伤、怜悯,我还是从他的话里听得出辛辣的讽刺意味。我感到害怕,也感到厌恶。

“这样激烈的竞选，从复辟以来^①，我在海雷斯还是头一次看到。”比利亚说。

“在革命时期^②，好象人们对选举并不感兴趣。毫无疑问，他们更相信的是随时都会发生的暴动和骚乱。”我说。

那个至少有五分钟没有讲话、一副苦恼相的加泰隆尼亚人，乘机打断了我们的话。他微笑着，说不上是谦恭还是骄傲：

“复辟！哈哈！复辟！这一下，你们可就认识我了。要是没有我，复辟搞不成。”

我们大家都一下子抬起头来，看着他，然后又惊愕地互相望着。

“是的，先生，要是没有我，复辟搞不成。”他重复说，笑得更厉害了，毫无疑问，我们的惊愕，使他很得意。“诸位听我说，那时我在《时代报》上写些小文章，另外还负责编排。懂吗？马德里的要人们都向我脱帽致意，求我写文章给他们捧场。利亚戈斯特拉，请上这边来，利亚戈斯特拉，请到那边去，利亚戈斯特拉，请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利亚戈斯特拉，请上车吧，我送您回家。总之，就差一点没有给我擦皮靴了，懂吗？马尔廷内斯·卡姆波将军^③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在会议厅里，我们在一起长谈了好多个下午。萨贡托政变前没几天，我看他倒在大沙发上打盹。‘喂，我的将军！您在休息吧？’我一边说，一边拍拍他的肩膀。‘放开我，利亚戈斯特拉，这些天我非常忧虑，同事们劝我把军队拉出去。您知道，这件事，说起来容易，要做可就难了。

① 指 1874 年阿尔丰索十二世恢复了波旁王朝的统治。

② 1868 年西班牙革命推翻了在位三十五年的伊萨贝尔二世的波旁王朝，于 1873 年开始第一共和时期。

③ 马尔廷内斯·卡姆波(1831—1900)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他在卡洛斯战争中出了名，曾于 1874 年领导了导致君主政体复辟的萨贡托政变。

另外，卡诺瓦斯^①现在还不愿意干，文官也不同意……所以，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利亚戈斯特拉先生，您有何高见？’‘喂呀，我不了解军队的士气，不过，依我之见，您别在马德里下手，懂吗？您把军队拉到北部或者中部去。’我一说完，他便沉思起来。几天之后，他跑到萨贡托，率领中部的军队干起来了，以后发生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加泰隆尼亚人说完就笑起来，笑得十分可爱。接着是死一般的沉默。不管是谁，我们都或多或少地为他的恬不知耻而感到气愤，大家眼睛盯着菜盘，不去看他。过了几秒钟，库埃托抬起头来，脸朝着他，卤莽地问：

“喂，利亚戈斯特拉先生，您的父亲是卡布拉人吧？”

“不是，先生，您为什么问我这个？”

“不为什么……因为人们把卡布拉人叫做无耻之徒。”

我十分惊恐，以为这样粗鲁的骂人话会引起轩然大波。可是很幸运，事情没有发生。加泰隆尼亚人说，不应在大庭广众讲这种骂人的话。库埃托说，他愿意在什么地方讲就在什么地方讲，愿意在什么时候讲就在什么时候讲。利亚戈斯特拉反驳说：他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人，而是敢动真刀真枪的人，是以绅士的风度同别人争论有关荣誉的事情的；他还提醒库埃托说，从前他在秘鲁作为那儿的国务活动家和上校搞过三次决斗，其中有一次是用来福枪按美洲方式进行的。库埃托说，他由于种种原因，所有的决斗都尝试过了，要解决这类事情，只要两个人到河边转一圈就行了。但是，尽管这么说，他们两个谁也没有站起来，而是继续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吞着摆在面前的食物，也没有兴致到

^① 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1828—1897)：西班牙保守派政治家和作家。曾六次出任首相，是1874年复辟运动的核心人物。

河边去乘凉。于是我们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比利亚向我使个眼色，扯到别的话题上去了。不一会儿，大家就把那个不愉快的事件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好。一方面，考虑着如何和我爱慕的修女重新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因为床太硬。我象个线轴似地在床上翻来滚去。早晨，矮小的马蒂尔德来问我睡得怎么样。

“睡得很不好。”我回答她。

“为什么？”

“不知道……我觉得床有点硬。”

“可是，我的孩子，您的床铺着三个垫子呢，今天晚上再给您加上一个吧。”

“不用了，还不如把那三个撤掉，换一个软的。”

那天上午，她在我的房间进进出出，次数之多简直无法计算。旅店里的杂事老是打断她的谈话，使得她走开。最后她在—把摇椅上坐了下来，说：

“至少一刻钟之内我不再走了……当然罗，如果您不想单独一个人……”我告诉她，我非常高兴她那么热情地陪伴我。这并不是虚伪客套，因为我除了无事可干之外，观赏一下那个小姑娘也是一种消遣。她坐在摇椅上摇着，特别注意不让大腿露出来。

“塞费里诺先生，您是跑买卖的吧？”她问我。

“不是，小姐，我是诗人。”

“啊，诗人太好了！您写诗吗？给我朗诵几首，好吗？”

“好吧。”我回答。我对这少女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我非常喜欢诗、喜欢得简直入迷了！您知道吗？在我们旅店住过一个小伙子，他也写诗，写得很漂亮，很漂亮，好极了！别人也写得很好，但是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佩佩·鲁伊斯的！他给

我写了几首，我放在楼上……诗的开头是：

枯叶摇落，
随风委地。”

我接下去，读道：

“幻想破灭，
子然如弃。
呜呼噫嘻！
愿与心违，
叶与树离。”

“啊 您也知道？”

“知道，小姐，这是埃斯普龙塞达①的诗句。”

“不对，不是这位先生写的，是佩佩·鲁伊斯先生写的。我亲眼看见他写的。”她竭力反驳我。

“好吧，就算是他们两个写的吧。”我说。“这没什么关系。”

“可是，您的诗呢，给我朗诵几首吧。既然您是诗人，那大概在谈恋爱吧？是吗？我看是。诗人都是一见钟情的，那位佩佩·鲁伊斯，别提了，见到女的，就向人家求爱。”

我心里燃起了情人们特有的甜蜜的情感，很想把自己的爱情一五一十地讲出来。我笑着回答她：

“是啊，……我也有那么一点儿。”

①埃斯普龙塞达（1808—1842）：西班牙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作很多，重要的有《太阳颂》和《海盗之歌》。

“一定是个十分漂亮的姑娘，是吗？您看，什么也瞒不了我吧？”她嚷了起来，脸上浮现出胜利者的洋洋得意的神情，好象发现了什么金银财宝似的。

我不得不把自己初恋的历史详尽讲给她听。可是，当我说到我的情人是一个修女时，她却大吃一惊；不过，当我把事情的原委说明之后，她便沉静下来。她不认识格洛莉亚，只是听女友们谈起过她，对她的家庭略知一二。马蒂尔德听说格洛莉娅没有拒绝我的求爱（我想在这一点上虚荣心使我有点言过其实），并且想脱离修道院，她表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她摆出一副很有权威、十分坚定的架势，仿佛她就是这个地区的军事统帅，要把卫戍部队交给我指挥，把修女救出修道院还俗似的。

“没关系，没关系 这件事情会解决的，一定让您和她马上结婚。塞费里诺先生！您是为了一个塞维利亚的女人而到这里来的！”

“是的……可是，我是加里西亚人。”

“您怎么会是加里西亚人呢？”她叫起来，表情突然变了，显出十分吃惊的样子。“刚才您不是跟我说您是诗人吗！”

“对，我是诗人，可同时也是加里西亚人。”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解释，让她懂得这两种品格在同一个人身上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她认为加里西亚人和搬运夫是同义词。我发现她，为了完全明白这一点，甚至想起了我到旅店投宿时是自己提着箱子来的。在对我籍贯的原来看法大致改变之后，她便又要我来朗读几首诗。一谈这个题目，我就非常高兴，因为无论是抒情诗人还是剧作家，都有这种嗜好。我为她朗诵了许多首十四行诗，接着又朗诵了更多的五行诗，最后念了几首民谣。总之，我一首接一首地朗诵了一个多小时。十分令人欣慰的

是，那个马蒂尔德有着马德里文学协会会员们那宽广的思想境界和接受能力。她认为我所朗诵的诗每首都令人陶醉，完美无缺。她用手拍着摇椅的扶手，那双总是眯着的小眼睛里闪烁着快乐和诚挚的光芒。我答应写几首诗献给她，她郑重地表示，一定和佩佩·鲁伊斯的不朽诗篇一同珍藏起来。

说实话，我很喜爱那个小姑娘。她谈吐轻快而精炼，语气亲切。看来她有些厌世，饱经沧桑。她总是称我为孩子，我的孩子。由此可知，她非常好为人师，特别喜欢充当谈情说爱者的老练而重要的顾问。在几次谈话中，她有时吞吞吐吐。这使我明白了爱神对她也曾是冷酷无情的，她只是从沉痛的教训中才完完全全地懂得爱神是如何骗人的。现在，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象我这样的初恋者，力图使我避免重蹈覆辙。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她才告诉我，三年前爱神以实习电报员的身份降临在她的身边。

“三年前那时您还很小呢。”

“不小了，孩子，快满十五岁了……他长得很英俊，是个美男子，那双眼睛可真调皮……他常到我们家来，因为他是小爱德华的朋友。有一天早晨，他看见我独自一人在打扫卫生，便向我求婚。我将扫把遮住脸答应了他。可是又一天早晨，我呆在房间里，您知道吗？我喜欢这个叫费利佩的青年……因为他英俊……他的探戈舞曲唱得好极了，很值得一听！是的，我要对你说，很值得一听！他的帕纳德罗斯舞^①跳得并不比马卡雷纳区的吉卜赛人逊色。再说，他诙谐极了，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讲过话。比如，有一天，我们问起了他的在加的斯的弟弟，他拉长了脸，回答

^①帕纳德罗斯舞：一种西班牙踏脚古典舞。

我们说弟弟死了。我们大家都信以为真。您要在场，也会相信的，是吧？可是没那么回事；下午他来时说那完全是撒谎。这小伙子有点圣母的风度……我不知道是谁向我父亲（愿他安息吧）透了风，说我们恋爱了。我父亲提着他的脖子把他赶了出去……是的，先生，提着脖子……可能还踢了他一脚……但是，由于我深深地爱上了他，我才不理睬呢，您知道吧？我隔着铁窗栏和他谈情说爱，就在这个窗前，我们谈了多少个小时呀！这个吉卜赛小伙子使我着迷！我不出门散步，因为他不愿意我这样做，他不让我和任何男人握手；他把我的刘海剪掉，叫我把胸衣也脱去……”

“胸衣也脱去？我惊奇地问。

“是的，先生；胸衣……您知道吗？这里有很多男人不喜欢自己的未婚妻穿胸衣……因为脱去胸衣就不大招惹别的男人了……”

马蒂尔德爱情的结局是十分悲惨的。诙谐的实习电报员勾搭上了住在附近的一个女朋友，巧妙地欺骗了马蒂尔德。但是，一切变心的人都应得到报应。几个月以后，他又和那个女朋友闹翻了。

“现在他是电报员了吧？”

“不是，先生，是骑兵。因为考试不及格，您知道吗？他被他的父亲赶跑了。这个可怜虫，也厌倦了，于是就入了伍……穿上军装还很象个样子，蓝茄克，佩带着军刀……”

“啊，这说明也许他还会拜倒在您的脚下……”

马蒂尔德严肃地皱皱眉头，用小手作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

第 六 章

在安吉塔姐妹的庭院里

“有何贵干,先生?”

“我想找萨维诺神父先生……可以和他谈谈吗?”大门旁边有个没有铁栏杆的小窗子,一个修女把头探出来。我一边看着她,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说老实话,我真没指望会遇见那样客气的门房。这修女很年轻,有着一张清秀的玫瑰色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锐利的眼睛。讲话时,外国口音很重。

“可以,先生……可是,他现在要去主持弥撒。如果您想听的话,可以等一会儿到他房间里去。”

“非常高兴。”我说。

她离开窗子。接着便听到了钥匙的响声。随着门闩的抽动声,门开了。

“请进。”

她又把门锁好,然后对我说:

“请跟我来吧。”

我跟着她,穿过一条用砖铺地的拱形走廊,走廊两侧镶有玻璃。隔着玻璃可以看见外边有很多花木。她在一扇门前停下来,推开门对我说:

“进去坐吧。弥撒开始时，我来告诉您。”

这个修女的目光、声音和举止，处处都表露出坚强果断。这和我原来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我过去以为所有的修女都是谨小慎微的。她的话里充满着对我的关心，就象对待一个女学生似地吩咐我。“先生，”我想起了小马蒂尔德，情不自禁的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地方所有的女人都关心我，这倒不错。”

我呆的那个房间肯定是接待室，或者叫会客厅。房间不大，有个朝街开着的高高的带着铁栏杆的窗子。如果没有梯子，谁的头也探不到那里。室内摆着一个罩着肉色布套的沙发，几把椅子，墙上有个木台架，还有镜子；墙上挂满了宗教画。地面砌着花砖。当室内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走进门廊，拉响门铃时的那种不安和恐惧又向我袭来。本来见到了那个修女，我已经稍稍摆脱了一点这种心情，平静下来。我是犹豫徘徊了好几天，最后才下定决心到这里来的。我本想买通修道院的一个女听差，让她替我送封信给修女圣苏尔皮西奥，但是事情没有成功。她怒气冲冲地拒绝了我，差一点把我当成魔鬼，在胸前划着十字，求神保佑。我想，如果不是给她两个比塞塔，而是下狠心给她五个杜罗^①，事情也许不致落得如此下场。上帝赐予我们加里西亚人的这种胆小如鼠的天性使我把事情弄糟了。后来，我又想串通一个带领女孩子们去教会学校的姑娘。她待我很好，以为我被她的美貌迷住了。可是，当我小心翼翼，转弯抹角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时，她把我大骂了一通。要不是我有耐心，真是无法忍受这种侮辱。最后，眼看着没有别的办法摆脱困境，于是就按照小马蒂尔德出的主意去做，我决定亲自见见修道院的神父，把

^①每个杜罗合五个比塞塔

情况跟他讲讲，设法得到他的支持。如果他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他就应该考虑到，把一个不愿修道的姑娘强留在修道院里，是违背宗教和人权的；这样，趁她修道期满的机会，大概很快就要到了，他就会帮助这位姑娘恢复自由。虽说如此，我还是在犹犹豫豫、反反复复了无数次之后，才下定决心按小马蒂尔德所说去做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没有任何权力干预圣苏尔皮西奥的事情。诚然，我是向她求过爱的，她也确实宽厚地接受了我所献的殷勤。甚至有几次，她对我的追求都表现出了应该说是很明显的好感，差一点就答应了我的要求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应允我的求爱，我也不能吹嘘自己已经占有了她的心，这也是事实。但是，我必须马上做出决定，不然，我在塞维利亚呆下去将是没有意义的，令人可笑的。最后，正象你们看到的那样，我亲自来到了修道院。

我已经说过，修女走后，屋子里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又忧心忡忡起来。我真想离开那里。但是，大门是上了锁的，要走就得去找那个开门的修女。我如果这样做，她一定会觉得惊奇，还会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走。总之，是个麻烦事。为了平息一下不安，我便从木台架上拿了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翻阅起来。这本书讲的是马西莫和贝尔纳尔德塔两个牧童怎样在卢尔德^①的山洞里遇见了神奇的圣母；书是用法文写的，里面有木刻插图。开始，我只是机械地翻阅着，过了几分钟，我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的想象并非围绕着宗教上的概念，而是围绕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欲望和色情的低级趣味。神秘主义总是使容易激动的感情丰富的

^① 卢尔德：法国城市，位于上比利牛斯省，为世界著名天主教朝圣中心之一。传说 1858 年 2 月 11 日，在该城山洞里有个十四岁的女童看到圣母，以后，又有人多次看到。

人产生这种心理。我想起了美丽的圣苏尔皮西奥，她的形象从未象现在这样使我感到如此甜蜜和幸福。我想俯下身子去吻吻地板，因为，她肯定曾在这里走过。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可敬可慕，就连那个画得很糟的耶稣像也是如此。耶稣用手扯开胸膛，露出他的巧克力颜色的心脏，心脏上面放着十字架，下面有鸡蛋色和西红柿色的火焰燃烧着。但是，请不要误解。我当时的色情感还是超过了虔诚的。

过了好一会，那个修女又打开门走了进来，她还是用那种外国音调和命令式的口气说：

“弥撒快开始了，您来吧。”

我和刚才一样，顺从地跟着她，宛如一个小学生被拉去关禁闭一般。尽管如此，在路上我还是用目光向四周搜寻着。有几个修女远远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穿过。我一心想从她们中间看见圣苏尔皮西奥的身影，但是没有如愿。如果她在的话，不管离得多远，我肯定都会认出她来的。我们出了第一个院子，又进了另一个更大的院子。这院子也有一条石砌的拱形走廊，但是两侧没有安玻璃。院子用石头铺地，正中有假山和泉水，山石上满是青苔。泉水旁边有一个方形的大水池，两个修女正在那里洗衣服。这个院子的一面墙上，有一个比别处都大的尖顶式拱门，门顶上边有一个石制十字架。我立刻猜到那里就是小教堂了。修女果然在那里停下来；我走上前去，靠近圣水盆，用手指沾了一点水奉献给修女。她看了我一眼，带着怜悯的神情微笑着说：

“谢谢，我们不能领受。”

这时，修女把手伸进水盆，接着便划了几个十字。然后她靠近墙边，对我说：

“请进吧。”

修女拒绝我的殷勤和她的庄重的表情，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于是我便找个话题对她说：

“弗洛伦蒂娜院长身体好吗？”

“弗洛伦蒂娜几天前已不当院长了。她的病又见轻了些。情况就是这样，先生。”她一边回答，一边有些好奇地看着我，然而依然是那副关心人的表情。顺便说一下，她没有表现出有什么不高兴。

“啊！不当院长了？”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毫无疑问，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马尔莫莱霍的那次狂歌乱舞。

“不当了，先生。她现在是一个普通的修女。请进。”

“得抓紧！”我心里说着，从她前面穿过，看见了门就往里闯。

“喂，喂！……别从那儿走，走另外一个门。”

我从修女指的门进去，便到了小教堂。里面黑洞洞的，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看出小教堂相当宽敞，装饰得也很好。借着从圆屋顶的天窗透进来的光亮，主祭坛和附近的陈设都清晰可辨。但是，从主祭坛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教堂的最里边，越来越黑。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后来，修女端来了蜡烛，用手给我指了指靠墙根摆着的几个红天鹅绒的作祈祷用的矮凳子。我在离我最近的一个凳子上坐了下来。但是，她叫我坐到最里边的一个凳子上去，不用说，这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便于进入。接着，她一边祝我早安，一边走到从顶棚垂下来的一条小绳子那里去。她开始用力拉那条绳子，悦耳宏亮的钟声顿时响了起来。她一敲完望弥撒的钟，就取下一盏灯，加了油，又用布把祭坛掸了掸。随后，她走到里边，从一个小旁门里消失了，那可能是圣器室的门。

小教堂里一片沉寂。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在不远的地

方有低语声。我睁大眼睛使劲看着，看见一个神父模样的人坐在靠门的一把椅子上；一位先生跪在他的面前，正在忏悔。神父把一条胳膊放在忏悔者的脖子上，耳朵贴近他的嘴巴。看到这种场面，我好象生来就慈悲为怀似的，感情非常激动。母亲带我去向教士安托林忏悔、请求宽恕的这种早已淡漠了的儿时的动人情景，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此刻我又高兴又惶惑不安，准备为自己平生所犯的罪恶痛哭一场，忧伤地走向忏悔台。可是，真是奇怪！在这种悔恨中却不包括我爱上了一个修女这样一件罪过；相反，我倒觉得这一爱情使我离上帝更近了，这也是我自我解救的最可靠的办法。

当我看见神父（无疑，他应该是修女们的神父）把身子从椅子上往后仰着并抬起手来表示宽恕时，当我看见那位先生站起身来用手绢掸着膝盖上的尘土时，我突然产生了要跪到神父的脚下去忏悔的欲望，想同他谈谈在他管辖下的那个风趣极了的修女，恭恭敬敬地请求他的保护，不是请求他的宽恕。但是，我犹豫了好一阵，以致神父走掉了。他咳嗽得很厉害，仿佛嗓子都要咳破了似的。他走近主祭坛，弯了弯腰，然后又直起身子，从小旁门出去了。

最后，小教堂确实成了空空荡荡的了。这时我的眼睛已适应了黑暗，各个角落都能看清楚了。教堂漂亮，肃穆，装饰精致。可想而知那照管教堂的决非男人。一直到我坐的地方，都摆满了木凳，象剧院的池座一般，一排接着一排；同时中间也留有过道。从圣器室对面的门里走进来四个修女。她们跪在主祭坛前祈祷起来，祈祷的声音高得出奇，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修女们轮流祷告着，祷告词中不断地重复着‘心如刀割’呀；‘万分痛苦’呀；‘灾难深重’呀，还有一些其他最高级的形容词。这些话在死

一般寂静的教堂里回荡着，听起来令人感到难受和恐惧。那个看门的修女又走了进来，她再一次拽着钟绳，敲起钟来。随着钟声，修女们开始入堂。她们排着队，十分整齐，默默地走到一排排木凳前面站着。在大约三十几个修女后面，住校的女学生们走了进来。我认出她们是女学生，是因为她们背后都垂着白披肩。她们的脸几乎都看不清楚，仿佛进来的是一些幽灵。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一天哪，这是亵渎神明的！——贝尔特兰在歌剧《罗贝尔托》中所唤来的那些鬼怪。每十个到十二个女学生后边，有一个修女跟着，她站在凳子的末端。

当教堂里站满了人时，神父身穿法衣，走了出来，于是弥撒开始了。修女和女学生都坐了下来。请饶恕我讲讲我当时的情形吧：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眼睛睁得大大的，拼命想在那些幽灵中间认出我所思恋着的格洛莉娅。当时我过分焦急，一心想认出她来，可是越是心切，越是找不到她。我目不转睛地盯住一个修女足足达五分钟，但她的一举一动，都使我发觉自己认错了人。于是我又去盯住另外一个，结果也是徒劳。

弥撒很快就结束了。在我身边坐着的是三四个教士模样的先生，我想他们可能是这个修道院的虔诚的信徒或施主。修女和学生们的不管是站起来，坐下去，或者跪下去，动作都非常整齐划一，好象她们是由同一个弹簧控制着似的。她们起立和就坐时，教堂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犹如响雷在远方轰鸣。开始我感到十分惊讶，后来终于明白了原来那是双手拍击浆过的亚麻布的披肩发出来的声响。望好弥撒，她们又和进来时一样，严肃地、静悄悄地退了出去。我身边的那几位先生，以为我是他们的教友，亲切地向我问候，然后一一地走出教堂。教堂里又剩下我一个人，我又惶惑不安起来。这时，那个外国修女出现了，她对我说：

“我转告了萨维诺先生,他说他在房间里等您。”

她见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动,又补充说:

“您不认识路吧 那就跟我来吧。”

她领着我穿过几个走廊,来到了一个花园的入口处。她一边用手指着花园深处的一所小房子,一边对我说:

“就是那儿。您叫门时,嗓门要大一点,女仆是个聋子。”

我向她道谢,但她没有理会我。这位看门的外国修女,象她的在国会里看门的同行们一样,很会摆架子。

我完全按照她的吩咐,抓住两个门环,在门上狠狠地敲击,响声足以把睡在屋里的所有的人惊醒。一个面色苍白、性格活泼的老妇马上给我开了门。尽管她至少有五十岁了,但灰白的头发上还插着丁香花。一看见我,她楞住了,挂在嘴角上的微笑一下子收敛起来。肯定,来访者是不走那个门的,只有修道院的听差或侍从才从那里出入。老妇人问我:

“您有什么事?”

“可以见见萨维诺先生吗?”

我又重复了一遍。没等老太婆回答,就听见楼上一个大嗓门喊道:

“请进,上来吧。”

我跨进门。楼梯很窄,台阶是用花砖铺成的,两旁有木扶手。我一踏上楼梯,就看见了楼上神父的身影,他神情严肃,但还算热情;他请我上楼。据我观察,这所房子很狭小,好象是专为神父在花园里新建的。楼的后面临着大街。

他把我引到一个陈设简单、整齐干净的小房间,请我坐下。在发问之前,他请我允许他先去换换法衣,因为他刚从修道院回来。他走进卧室,在那里呆了几分钟。而这时我坐在房间里,可

真是活受罪,心惊胆战,忐忑不安,脑子里翻腾开了,打算找个好法子来摆脱由于莽撞而陷入的困境。因为我想,当那位善良的先生得知我来访的目的是那样离奇时,他会说些什么呢?他不会把我当成疯子吗?我的汗珠一颗接一颗地冒了出来。

神父终于出来了。他穿着道袍,戴着黑天鹅绒的帽子,走到我面前站住,说:

“您有什么事情,请说吧。”

他身材魁梧,大腹便便,酒糟鼻子又宽又肥,小眼睛乌黑,目光多疑。他不是安达卢西亚口音,后来我知道,他是里奥哈人。

“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首先应该告诉您,我并不是什么冒险家。我的家庭在整个奥伦塞省都是很有名的……我父亲在博略当药剂师,积攒了一笔财产……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由于我是独生子,不干活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我母亲的家庭属于加里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望族,利东家族……也许您听说过利东一家吧……”

“没有,先生。”他冷冰冰地答道,那双越来越多疑、越来越凶狠的眼睛注视着我。看来我对自己家世的夸耀并没有打动他。

我本来就有些惊慌失措,他现在又这样回答我,样子象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充满着敌意,这就使我的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理由也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只好可悲地胡诌了一通。我不知道,也很难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反正是一些很不得体的、没头没脑的、令人费解的话就是了。我把“我对天主教是坚信不疑的”和“青年人的迷恋是可以原谅的”搀杂在一起,把“萨维诺先生的高超的见解和公认的才学”和“我的心灵感到需要爱一个受过宗教教育的虔诚的女子”混合在一起。当我终于讲完了这些莫名其妙、杂乱无章的话时,已是气喘吁吁了。我脸上象是着了火,

浑身冒汗，眼睛盯着神父。自从见到他以来，我一直强做笑颜，腮帮子都酸痛了。我深信已经把事情完全讲清楚，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了。所以，神父的回答不禁使我目瞪口呆。

“ 请问,这些事情和我有什么相干 ?”

“ 因为……因为您是神父……我想可以把事情向您讲讲……没有谁比您能更好地给我出个主意了…… ”

“ 啊!……您想忏悔吗?那可不是在这里。等我喝完这杯巧克力,咱们再下楼到小教堂去吧。”

“ 不,先生……我是说,对,先生……是忏悔……但同时又不是忏悔。 ”

我又十分可悲地说得语无伦次，直到神父重新叫我有条不紊地讲下去。最后，尽管事情的后果使我遭殃，我还是向他讲明自己爱上了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到这里来是为了请求神父帮助我说服修女的父母，他们不该把她强留在修道院里，而应让她做我的妻子。

我的话音刚落，神父就轻蔑地瞪了我一眼，把手伸向门口，用指头弹了两三下，舌头上发出一种平时驱赶碍事的狗似的奇特的声音。我惊愕地站起来，又羞又怒，满脸发烧。我很冲动，恨不得一下子向那个无耻之徒扑过去。我毫不怀疑，尽管我百分之九十九不是神父的对手，作为一个诗人本来也是会这样做的；可是，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马上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糟糕的，它会使我的全部计划付之东流。于是，我拿起礼帽决定走开。神父毫不理会我投向他的忿怒的目光，舌头又发出了那种奇特的声音，手指又弹了几下，指着门口，轻蔑地看着我。我从他面前走过时，他甚至粗野地叫道：

“ 滚！ 滚！”

我下楼时，听见他在上面喊：

“小修女，啊 看上人家的钱财了，是吧 得收拾收拾你，收拾收拾这个小修女。”

这种污辱刺痛了我的心。我不禁暗暗自语：“这个野蛮的东西！”我的声音很细微，肯定他是听不到的。说实话，当时，我忍受了屈辱，表现得怯懦；但是，也应该承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事情显然会更糟糕的。

我没有把同神父见面的情况告诉小马蒂尔德。她正等着我，一心想知道这次会面的结果。我告诉她，我没有见到神父。可是，我的失魂落魄可能使她产生了怀疑。我猜想她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比利亚司令。我和比利亚虽然相处只有几天，但已很亲密了。我和他都习惯在午饭之后到大不列颠啤酒酒店去喝咖啡。在那里，透过大玻璃窗看着谢尔佩斯大街上的来往行人，一呆就是两个小时。司令是个好朋友，他性情温柔、快活、正直，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我不知为什么他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也是个性情温柔的人，对别人讲的话总是宽大为怀吧。他把侍候他的堂倌介绍给我，说他是我的老乡。

“啊！您也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堂倌一边笑容可掬地问我，一边用抹布擦桌子。

“不是，我是加里西亚人。”

“那，您不是我的老乡。”他十分冷漠地说着走开了。

比利亚大笑起来。

“佩拉约①的儿子瞧不起您，朋友。”

那天下午，我们一坐下，比利亚就和我攀谈起来，他说：

① 佩拉约：718年，他在科瓦磨加打败穆斯林人，自称阿斯图里亚斯王。

“桑胡尔霍先生，我看您情绪不高。吃了一顿午饭，连一句话都没说。您大概在恋爱吧？”

从他问话的语气和微笑中，我看出他对情况已经有所耳闻。我脸红了。

“哎，我说，不必害臊。是不是一个塞维利亚女人弄得您神魂颠倒？那您就勇往直前……到塞维利亚来的男人都是这样做的。”

我支支吾吾地否认了两三次，接着便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最后我渐渐激动起来，便把我到塞维利亚来的目的毫不隐讳地讲了。他当然觉得稀奇。

“爱上了一个修女！这太有意思了，朋友！那您去握握她的手吧。”

可是，我刚刚把我的爱情简略地告诉了他，正要进一步推心置腹地把我认为最有意思的细节全都讲给他听时，我发现他已走了神，眼睛望着天空，忠厚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

“啊……痴情的何止您一个人呢，”他突然打断我的话，脸有点红了。“如果说一个塞维利亚女人迷住了您的心窍的话，那我呢，一个桑卢卡尔女人让我简直把她想死了。”

他那种激动劲儿真使我惊讶，因为照他的年龄来说，本来不该为爱情如此冲动了。

“一个金发的桑卢卡尔女子，头发象金子一样闪闪发亮，一双美女特有的黑黑的大眼睛，真是迷人。您听见了吧，朋友？”

他象一个小伙子那样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把他爱情的秘密开门见山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他日夜思念的女郎是安达卢西亚一个最显贵家庭的女儿，帕杜尔伯爵小姐。她芳龄十九，继承了一笔十分可观的遗产。司令爱上了这位小姐，而且

他认为这位小姐也对他有意。这并不是说她已同意了比利亚所渴望的婚事，只是对此有些暗示而已。然而，比利亚再也等不及了，他以为成功已经唾手可得。这姑娘有许多追求者，但在言谈中，她总是对比利亚垂青。看戏、散步时和他眉目传情。对比利亚三天两头送给她的鲜花，都欣然接受，还常常把鲜花插在头上或戴在胸前。有一天，在出外郊游的时候，比利亚拿过伯爵小姐刚刚放下的杯子喝水，他把杯子转过来，嘴唇贴在她喝水时挨过的地方。她看到了比利亚的这个动作，意味深长地对他笑了笑。另一次，几个小伙子同时将手臂伸给她，她挎起了比利亚的胳膊，说：“军人的手臂最可靠。”还有一次，比利亚从她家阳台下走过时，她将一朵没叶子的玫瑰花丢在他的头上。尽管她没有明确地表示爱他，但有一次，当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人时，她一边笑着走开，一边说道：

“您不用说了，我知道她是谁。”

除此以外，他还给我讲了些类似的种种迹象，我并不象他那样认为这些都是明显的表示。然而我想，即使如此，我又何妨相信他交了好运。于是，我便向他表示祝贺。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一个人嘴上无毛的士官生，而是一个年近不惑的司令。看来他是一个社交很广、离不开女人的人。他越谈兴致越高，眯着眼睛，抽着烟，露出淫秽的神情，将烟雾吞到肚子里去，脸上挂着甜滋滋的微笑。他说呀说的，尽是些十分无聊的事情，终于使我生厌，不再听他，又想起了我心上的修女。我有时把目光扫到他那刚毅而端正的面容上，发现他刚刚修剪过的胡须有几处已露出银丝；我有时注视着街道，络绎不绝的行人，急急忙忙地和我们交换着目光。

离我们不远，有几个青年坐在靠近窗子的地方，对着过路的

女人——不论是漂亮的还是丑陋的——做着富有表情的鬼脸。如果女人不看他们，他们便把玻璃敲得咯咯响，把她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没有一个女人认为是受了污辱。贵妇们脚穿羊皮鞋，不停地转动着倚在肩上的绸伞。女工们肩后披着细白布围巾，头上戴着已经蔫萎了的丁香花。当这些贵妇和女工们抬起她们那活泼乌黑的眼睛，看见我们的邻座在向她们微笑和挤眉弄眼表示爱慕之情时，她们也报之以妩媚的笑容。有些大胆的女人，干脆向那些流气的年轻人讥讽地做鬼脸，逗得他们哈哈大笑起来。她们擦着玻璃窗走过，纯洁而又调皮的眼睛闪闪发光，它使人欢快，勾起了人们的幸福而甜蜜地想象。在塞维利亚，人们不会轻易悲观失望。上午那种难堪的情景在我心灵上引起的伤痕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但也是无端的希望：一切将会圆满解决。比利亚的乐观的情绪和胜利的信心感染了我。在情人面前，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会使我的爱情变得更甜蜜更有意义。

最后，或者是由于无话可说，或者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些失礼，我的伙伴又谈到了我的事情。他的语调爽朗，轻快；尽管讲的事情同他关系不大，但他还是想装出兴致冲冲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对他，我还是表示感谢。我十分想讲讲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正当我们谈得十分热烈，司令表示愿意尽全力为我效劳时，我发现他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神情惶然地看着大街。我回过头去，看见了一个身段匀称、穿着考究的金发女郎，有位绅士正陪伴着她。她看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招手，同时含蓄地微笑着。我又看看比利亚，他正甜滋滋地毕恭毕敬地挥手作答，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就是她。”他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

“很漂亮。”我这样回答，一方面是为了恭维他，一方面姑娘也确实漂亮。

“仙女！”他翻了一下白眼珠。“假如您能看到她的才华就好啦！我告诉您，有一天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他又喋喋不休地讲起了他的未婚妻。我实在没有兴趣听他讲这些，但表面上却又装着兴致很高的样子。因为他答应帮助我，这使我很高兴，尽管我无法确切地知道他如何将来帮助我。

“今天晚上，我大概会在安吉塔姐妹的家里见到她……哎，顺便问一下，您愿意认识认识安吉塔姐妹吗？在那儿，您一定会感到愉快。她们是些很漂亮的姑娘。您应该和她们结识一下，这也许会对您的计划有好处。”

我说可以去那里看看；但是，我担心做个不速之客未免有些唐突。

比利亚大笑起来。

“我的朋友，这里用不着这些繁文缛节。今天，您跟我去，她们一定会盛情相待，就象很早就知道您要去似的。明天，在喝巧克力的时候，您可以再度拜访，她们肯定不会觉得奇怪。这些姑娘真好，您见了都会惊奇的！”

吃完晚饭，我们又去大不列颠啤酒酒店喝咖啡。九点钟左右，我们离开那里到安吉塔姐妹家去。它座落在杜凯广场，我们很快就到了。刚到铁栅门口，就已听到了里边热闹的喧哗声。一个黑眼睛髻头发的漂亮女仆出来应门。可是她还没有拉开门帘，一个小姐便急急忙忙跑来开门。她身材瘦削，面容苍白，头发灰黄，生着一对蓝眼睛。

“我来给比利亚先生开门吧。他是位很有礼貌的绅士，对开门的女人总是十分亲昵……来吧，您摸摸我的脸蛋吧，就象对卡

尔曼那样。”

黑眼睛的小女仆红着脸逃跑了。司令很生气，也许是假装生气。

“喂，霍塞法小姐，您得说清楚，别撒谎，我可没摸过女仆的脸蛋。您这么说，这位先生会怎么看我呀？”

“您一肚子坏水。有一次，我见到您摸她的脸。还有一次，您抱她，吻她。我可不愿意我们家里出这样的丑事，知道吗？看来，从高傲的公主到卑贱的女人，您是一个也不放过的。但是，在我们这里，我是道德的卫士。”

忽而道德从希腊逃走，

忽而不再跳里加敦舞^①……

司令唱起来，反复唱着这一段流传很广的喜歌剧的歌词。同时，他又去揪姑娘的鼻子，姑娘生气地躲开了。

“放开，讨厌的东西，丑鬼，该死的，您完全不象个加的斯人，我看您倒象加里西亚人……（我的脸涨红了。）我可不是好惹的。等伊萨贝尔一来，我就告发您。”

“您别这样做，亲爱的，我在她面前不会承认的。我们等着瞧吧，桑胡尔霍，”他对我说，“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因为这位小姐爱上我了。”

“我爱上您？真没臊！看您那副歪鼻子缺眼睛的鬼长相，看您走路的那副丑样子，走开，讨厌的加里西亚人！”

“她又骂起加里西亚人来啦！”我心里说，同时越发不安起

^①里加敦舞：一种古老的对舞

来。

“喂，佩皮塔^①，您别脸红。谁没个短处呢。如果您没爱上我，那我每天晚上回去睡觉时，您为什么总在窗前等着看我过去呀？”

“我！……去您的吧，今天您发昏了。”她转向我说：“这位先生喝酒喝多了，您说是吗？”

我笑了。由于无法回答，只得做个鬼脸。她没等我开口，便边走边说道：

“哎呀！满嘴酒味！”

“您过来！”

“我过去，好让您再来缠住我呀？”她从远处回答说。

“不是，我要把这位先生介绍给您。”

佩皮塔又走过来。司令深深鞠了一躬，装出一副令人发噱的严肃样子，说：

“我荣幸地把我的朋友塞费里诺·桑胡尔霍先生介绍给您，他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正在谈恋爱，对女人很殷勤。他还是一位有名的诗人。”

佩皮塔把她的瘦长的手伸给我，说：

“如果您跟您的朋友一样，就别指望我对您热情相待……但是，您不是那种人，我从您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他的加里西亚人味道比我更浓。”比利亚说着，笑了起来。

“是的，小姐。”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奥伦塞省人。”

“这没关系，”她亲切地回答说。“他应该是加里西亚人，而

^①佩皮塔是霍塞法的昵称。

您应该是安达卢西亚人。”

后来，我们终于走进了庭院。安吉塔姐妹从那天开始，在庭院里接待宾客。这表明塞维利亚的夏天到来了。院子里搭起了帆布棚子，家具也搬了出来，地地道道的安达卢西亚式的生活开始了。安吉塔姐妹的庭院既不宽敞也不舒适，但是，和所有的庭院一样，那里的花卉草木是诱人的。小树上挂着一些鸟笼。庭院的地上铺着红黄两色的瓷砖。钢琴放在拱门下边，蓝缎子面的椅子已相当破旧了，也放在那里。外边，花坛旁边只摆着铁椅子和几把摇椅。一些穿着浅色的轻飘飘的衣服的贵妇们坐在椅子上，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她们一直吵个不停，令人无法忍受。我们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佩皮塔走到了另一个金发姑娘跟前。这位姑娘长得跟她很象，正和一些女人谈得火热。佩皮塔叫了她好几声，她才有反应。

“小拉蒙娜！……小拉蒙娜！……”

小拉蒙娜终于转过头来，毫不在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给你介绍桑胡尔霍先生，他是比利亚的朋友。”

小拉蒙娜把手伸给我，她的手也是瘦削苍白的。她匆忙地向我问好，几乎没等我回答，就转过身去，和她的那些有点好奇地看着我的女友们热烈地接着谈了起来。小拉蒙娜和佩皮塔姐妹俩形容酷肖，眼睛都是淡蓝色的，并不美丽，同样的肤色，同样的灰黄的头发。虽说如此，小拉蒙娜却显得很苍老，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而佩皮塔看来却不到二十岁。

“您过来，”佩皮塔对我说，“我把您再介绍给我另一个姐姐……小霍阿吉娜！……小霍阿吉娜！……”她又喊起来。

“什么事？”一个姑娘一边问一边从院内的一个房间里跑出来。

“这位是桑胡尔霍先生,是比利亚的朋友。”

“啊!非常高兴认识您……”

我觉得她比另外两个姐妹长得漂亮、可爱。头发也是金黄色的,蓝眼睛,身体比她们丰满,面容温柔、亲切。她和我交谈起来,很有兴趣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到塞维利亚来的,喜欢不喜欢塞维利亚等等。佩皮塔丢下我们走了。小霍阿吉娜请我坐到她旁边的一把摇椅上。摇椅跟前是一棵小橘子树,栽在一个漆成绿色的木花盆里。

庭院里的光线不够充足。拱门下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两盏油灯,钢琴上面点燃着蜡烛,但是不能完全照亮庭院中心,由于树木枝叶的遮盖,在那里形成了浓密的阴影。

“您坐好,桑胡尔霍。”小霍阿吉娜对我说,她已经和我以名字相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坐不稳,移动了一下,还是没坐好。

“那么说,您是喜欢塞维利亚了……真是奇迹!北方人来到这里都常常感到失望……说真的,这里的街道确实不象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那么宽阔漂亮,而且也不整洁……房屋低矮,样子简陋……可是,您坐好呀,桑胡尔霍。”

我又使劲地移动了一下,装出一副微笑的样子,高声说道:

“哦!不管怎么说,我喜欢塞维利亚,我简直被它迷住了!一切都是阿拉伯式的!在塞维利亚,就好象又回到了摩尔人当国王的时代,贵妇们裹着白色的长袍,从铁栅门里走出来。你们是她们的后代,你们确实不愧是她们的女儿。”

“显然您是一位诗人……您坐好,哎,往后仰一点。”

“别噜苏了!”我一边这样想,一边赶紧按她的命令去做,我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摇着

“您会看到，塞维利亚确实很有风味。您一旦尝到了它的味道，谁也别想把您从这里拉走。”

“我已经尝到了这里的风味。这里的男人都性情直爽，和蔼可亲。女人都非常漂亮！……您是英国式和塞维利亚式相结合的绝妙的典范……”

我犹如一个在陌生人家里受到一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女人款待的人，对她尽力奉承，用各种甜言蜜语、各种方式，称颂她的一切。她显得幸福极了，也对我以礼相待，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她说，我的来临十分令人高兴。她发现，我非常教养，心地善良，眼睛虽然有点俏皮但是很温柔……总之：我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我都害臊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一个奉承我的女人谈话。我们两个都对对方表示十分满意。我甚至一度把难以忘却的修女丢在一边了。要不是我的朋友比利亚把我们的迷梦打断，把我从恋意中拉出来的话，我几乎要对圣苏尔皮西奥犯下可恶的不忠之罪，几乎要向小霍阿吉娜求婚了。

“哈！你们两个躲到这儿来了？”比利亚站在我们面前，语气十分粗鲁，这使我很不愉快。

“这和您有什么相干？”小霍阿吉娜气势汹汹地问他。我真没想到她会这么厉害。

“没什么相干，没什么相干，都是为了你们好。可是，一个小伙子刚来到这儿，您就……我见了很讨厌，您一见钟情……您看，他的脸都红了。”

“您真会开玩笑！显然伊萨贝尔不在这儿，要是她在的话，那您就老实了。”

小霍阿吉娜这么一说，犹如射出了一支毒箭。我看到比利亚的脸色有些变了。小霍阿吉娜语带讽刺，而在讽刺中间又隐

藏着恼怒。

“好了，我们惹得卖栗子的女人生气了。我得躲开点，可别咬着我。”

比利亚走了，我们谈论起他来。小霍阿吉娜克制着自己，不知道是真诚的还是假装的，她对比利亚的性格和心肠大加赞扬。

“您刚才看到了吧，我们总是拌嘴。尽管如此，我认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需要他的时候，他比谁都乐于助人，比谁都热情。六个月前，我姐姐小拉蒙娜病得要死的时候，他总是守候在我们家里。他和医生谈病情，抓药，看护……总之，就是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吧。如果他不是那么容易冲动的话……”

“好象他现在在谈恋爱吧。”我说。

“这正是他的伤心之处！可怜的比利亚！”

“为什么？他的未婚妻不同意吗？”

“未婚妻 我的上帝，好一个未婚妻！这个可怜鬼爱上的是这么一个女人；她只有看着所有的男人都跪在她的脚下才高兴……另外，这话只在你我之间知道就算了，不是说比利亚的坏话，他虽然是个出众的人物，但是，您想，一个陆军司令配得上帕杜尔伯爵小姐吗？”

为了不在背后议论一个朋友，我只是耸了耸肩膀。小霍阿吉娜详细地给我讲了司令的恋爱故事。尽管她说了许多赞美比利亚的话，但在对他的不幸表示怜悯时，我感到她的话语中有些恼恨和幸灾乐祸的味道。

一位小姐的声音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这位小姐身材矮小，塌鼻子，胖乎乎的。她站在钢琴前面正在唱《卢西亚》^①

^① 即《拉麦莫尔的卢西亚》，是根据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华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小说《拉麦莫尔的姑娘》改编的三幕歌剧。

的最后一段。我们只好听她唱歌。引人注目的是一位世俗打扮、系着领带的神父正在为她伴奏。这位神父不时地把头往后仰，并且用毫无生气的、暗淡无光的眼睛看着她，为的是鼓励她唱得更有感情和更加动人。也许是为了证明，尽管他是个神父，但对那柔和的情歌并不陌生。神父三十四五岁的样子，肤色黝黑，眼睛又黑又大，有着一双毛茸茸的大手。我问小霍阿吉娜这个神父是谁，她告诉我，他叫阿莱汉德罗，在大教堂里任职。

小姐唱完后，人们向她热烈鼓掌。这时院子中央有几个人喊了起来：

“现在该阿莱汉德罗先生唱了。”

神父推辞说他嗓子不好。但是在大家一再催促下，终于用男高音唱了支《幽雅之神》。他唱得既不合拍又走了调，最后把它变成了教堂里那种令人生厌的歌曲。自然，我们为他拼命地鼓掌，简直把手都拍破了。几个时髦的青年人闻声而来。他们钻到贵妇们中间，不拘礼节地坐了下来，随时转过身去，同自己的伙伴自由交谈。人们不时地大笑着，相互大声地开着玩笑，院子里一片欢乐的气氛。我的朋友比利亚是一个最爱吵闹的快活人。由于他和安吉塔一家关系亲密，他在那儿比较放肆，掐姑娘们一把呀，让她们给他扇扇子呀。有时他离开庭院，钻到屋子里去。但是佩皮塔马上追过去，揪着耳朵把他拉出来。

“我把这个家伙揪来了，稍不留心，他就跑到厨房里去。”

“你们不要听她的。我上那儿有急事，她不让我去办……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我概不负责。”

小拉蒙娜和另外几个贵妇坐在一边单独聊天。那些贵妇们和她一样，都已年近三十了。她不允许任何男士来打扰她们。她们的谈话一直很热烈。从谈话的那种严肃劲儿来看，涉及的

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院子里有位仪表堂堂受人欢迎的绅士，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高声地向人们致谢，惊叹地呼唤着“至高无上的圣母马利亚”。这人年约五十，中等身材，一张青黄的脸，突眼睛，胡须是染过的，胡梢沾在一起。这位先生叫阿西斯克洛，是有名的幽默家。他在当地享有盛名，只要他一开口，即便说的话再简单，人们也不能不发笑，不能不琢磨一下里面有没有恶意。例如，他说：“小埃莱娜，您怎么不唱个歌呀？那么，被问的人就会惶恐地望着他的脸，同时其他在场的人的脸上也便堆出了微笑，好象在说：“不知这位先生又要搞什么鬼名堂了。”如果他对某人的不幸表示同情，尽管是出自真心，也少不了有人笑着将手搭在他的肩上喊道：“阿西斯克洛先生，您连一个人也不肯放过吗？”而阿西斯克洛先生呢，尽管本来没有嘲弄人的想法，由于人们夸耀他的幽默才能，也便开起玩笑来。他的幽默感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形式，即修辞学家所说的讥讽和反话。还有，他善于用自己的话引起别人的认真思考，又善于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以便使他讲的话达到预期的诙谐效果。他以嘲弄一切人为乐，而主要嘲弄的是那些谈恋爱的摩登青年们。尽管这些人表面上对他百般奉承，但内心对他恨透了。他具有一种本能，或者说是灵感，从来不去招惹那些具有报复能力的人，而几乎总是找那些任凭他捉弄而无力招架的可怜的小伙子做他的牺牲品。

“现在，请给我们唱几段安达卢西亚小调吧。”一个小伙子说。

“对，唱几段安达卢西亚小调，然后再跳帕纳德罗斯舞。”阿西斯克洛先生补充说。

“好吧。”阿莱汉德罗先生回答说，他向阿西斯克洛投了一道

令人捉摸不定的目光。

“只要阿西斯克洛先生敲响板和为我鼓掌助威，我一定唱支歌，跳个舞。”

吉他拿来了。为了唱出安达卢西亚的味儿，神父的声音深沉而颤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民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胖墩墩的小个子，
长得象颗小榛子；
小个子，有脑子，
情人夸你好样子。

阿莱汉德罗先生是阿尔普哈拉人。说老实话，他唱这首和另外几首诸如此类的民歌，要比唱《幽雅之神》不知好多少倍。应该看到的是：他后来唱的民歌，即使说不上迷人，至少确实一首比一首唱得更有感情。每唱完一首，这位在教堂领取圣俸的神父，就从黑黑的长睫毛底下，向那位刚才唱《卢西亚》的矮胖的少女传递着挑逗的目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那个少女的音乐教师。

这次我们更加真诚地为他鼓掌。

“唱得好，神父！”阿西斯克洛喊道。

三四个好奇的行人停在临街的大门口。他们通过铁栅栏探望，但是这些人对我们毫无兴趣，他们注意的只是音乐。音乐一停，他们就又继续赶路了。

“啊，别谈了！”佩皮塔说着，走到了我和她姐姐跟前。我们还继续坐在那儿。“你们在一起谈了半个小时啦。我们家的规定，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分钟。”

我抬起眼睛望着她，感到很惊讶。

“是的，先生，十五分钟。任何一个男人和女孩子耽在一起的时间都不得超过十五分钟。我是负责执行这项命令的……噢！如果我执法不严，我们家很快就会变成饭馆。我对你们是尊重的，因为她是我的姐姐……因为您配得上……因为您有魅力……因为我高兴这样做……好了！……您真的很喜欢她吧？”她又补充说，一边用两个手指捏着她姐姐的下巴，摇摇她的头。

“这个中国小红橘子到波列通去，不是太遗憾了吗？”

“傻丫头！”小霍阿吉娜喝道，好象脸都红了。

“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对卡丘平的茶话会作何感想？她机智然而却有些不自然地把话岔开。

“什么茶话会？”

“就是您现在参加的这个茶话会。您以前出席过比这更有卡丘平味道的茶话会吗？”

“噢！”我赶紧声明，“从来没有出席过。这样的茶话会非常独特，令人十分愉快。”

“灯光太暗了，是吗？”她说着，淘气地笑了。

“这样更好。在这样的庭院里，灯光半明半暗很相宜。有神秘感，有诗意。”

“可是，我告诉您，我们并不是为了更有诗意，而是想少花些钱。您知道吗？”她直言不讳地解释说，同时用一种嘲讽的目光看着我的眼睛，使我慌乱不安。“从前我们点四盏风灯，可是，开销太大。我们现在比蜘蛛还穷，我们是喜欢黑暗的……当然，得十分留意。因为一来男人……您可能看到了，我不停地从这儿走到那儿。我就象一个学校的老师……您没有去过饮料台吧？”

“没有。”我简单地回答。

她大笑起来。

“那么,就在那儿,在那个角落里。”

“你这个疯丫头,佩皮塔。”小霍阿吉娜喊道,同时也笑起来。

在她手指的那个角落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瓶水,还有几个杯子。

“从前我们家富裕的时候,还在桌子上放些蜂窝糕。那是我们安吉塔家族的黄金时代。可现在呢,我的孩子,我们完全衰败了。就是奥斯特里亚家族^①也没象我们这样一落千丈。我们把糕点取消了,因为花费不起。再有,那时到这里来吃美味的人很多,这是真的。倾家荡产呀,倾家荡产呀!您看见那个象条油锅里的板鱼一样的小伙子吧?他又在挖着鼻子动脑筋了。他一个晚上能吃十三块糕,肚子一点事儿没有。当然,我马上把他赶了出去。可是,第二天他又来了,求我们原谅他,说他再也不那么干了。我们把门开了,注意照看着糕点……总之,当您回马德里时,您已可以说您出席过装潢门面的茶话会,但它确实只是装潢门面而已!您认识一下卡丘平吧,他一会儿就出来了……您看,真好笑!”她补充道,目光注视着庭院的另一端 那里神父和他的女学生正在钢琴旁边谈话。“您看,阿莱汉德罗先生和埃莱娜那股亲热劲儿。在所有的食客里,我最讨厌这些教堂里的男人!我得到那儿看看去。”

她箭一般地向阿莱汉德罗先生和埃莱娜走去。

“您走吧。”小霍阿吉娜一边对我说,一边深情地看着我。

“您走吧,别让人家说闲话。我们分开一会儿,又可以凑在一起理直气壮地再谈上一刻钟。一会儿见。”

^①指西班牙奥斯特里亚王朝,始于 1517 年,1665 年被波旁王朝所取代。

我离开了她，在庭院里转了一圈。院子里一片喧闹声。一个相当漂亮的少女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边和阿西斯克洛先生谈话，一边把那多情的目光透过紫阳花的枝叶投向加的斯板鱼。这条板鱼也同样地瞅着她，同时，手指一个劲地挖鼻孔。墙上到处挂着油画。我走近去欣赏。尽管我对图画一窍不通，但我还是看得出那些画十分荒诞可笑。我看见比利亚从一扇门里出来，便向他走去。

“您终于跑到厨房去了？”我笑着问他。

“终于去了，只是在过道里匆忙地拥抱了一下。您知道吧，就是在佩皮塔和你们谈话的时候。”

“我和小霍阿吉娜在一起呆了很长时间。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

“您是这样看的吗？……”他说着，讥笑地看了我一眼。

“对……她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有些难于启齿。

“好，好，我同意您的看法。”

我们在一个角落里，没人看见。我想多打听一些安吉塔一家的情况。比利亚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安吉塔姐妹的父亲是个医生，如今已上了年纪。从前在塞维利亚，有很多人来找他看病。可能是由于他已年迈，也可能因为来了新的医术高明的年轻医生，或者是因为女儿们的不检点，后来找他看病的人确实越来越少，目前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人了。医生的妻子已去世多年。女孩子们，没有母亲的管教，放荡不羁，养成了不少坏毛病，人们背后议论纷纷。在爸爸生意兴隆的时候，安吉塔一家生活豪华，花钱象流水，甚至有马车。那时，谁也不去考虑以后的事情。

安吉塔先生这位疯疯癫癫的老人，曾一度享有名医的声誉，

尽管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医好过什么大病。他把家里的经济大权交给女儿们掌管，结果事情被搞得一团糟。老医生的情趣在艺术上，他为自己精通绘画而骄傲。如果人家说他治愈了什么不治之症，他并不放在心上；然而，如果人们向他请教某幅画的技巧，或者任命他当美术学的考试评议员，他就会高兴得眉飞色舞。他对于自己在医术上的失败，只是在女儿向他要钱而他不能满足她们的时候偶尔感到不悦。对于这种衰败，女儿们也只好忍受着，或者装作达观地忍受着。她们不是从花销很大的社交活动中隐退，而是宁可利用一切不花分文的场合，去表明和嘲弄自己的贫困，每天不知要走访多少亲友和参加今天这样的茶话会。比利亚认为她们的自嘲有些做作，那是一种为了继续应酬排场，不丢面子的巧妙做法。可是，在她们身边呆着倒满不错。跟她们开玩笑，她们从不生气。她们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她们并不掩饰自己渴望求偶的心情，甚至还毫不害臊地开这方面的玩笑，惹人发笑。人家还没跟她们开玩笑，她们就主动地先跟别人开起玩笑来了。小拉蒙娜是老大，脸上已经出现了皱纹，她对于是否能找到丈夫缺乏充分的信心。茶话会上有两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贵妇，小拉蒙娜和她们很好。她们三人不仅对塞维利亚发生的事情清清楚楚，就是对整个安达卢西亚王国发生的事情也了如指掌。小拉蒙娜也读些爸爸的医学书籍，对人体结构，特别是某些器官的功能，她知道得非常详细，仿佛是一个医生。一些最令人头痛的医学知识，她都能流利地使用专业术语加以表达。她的妹妹小霍阿吉娜，想结婚简直想疯了。正如她本人所承认的，她已经到了‘大想’的年龄。因为，照小拉蒙娜的说法，一个女人对结婚的渴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十五岁到二十岁，为‘小想’阶段；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为‘中想’阶段；

而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为‘大想’阶段。老三佩皮塔,是个疯疯癫癫的丫头。但是,她除了疯癫之外,还有点滑稽,或者说疯上加疯,比利亚却认为她是三姐妹中最好的一个。

“我跟她开的玩笑,您不要以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姑娘在拼命地追求我。”

“您晚上回家时,她等着看您走过,是确有其事吗?”

“千真万确!有趣的是,事情是发生在我去伊萨贝尔家前面转几圈回来的时候。伊萨贝尔家在特拉哈诺大街,离这里很近。”

“可怜的姑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您跟她开玩笑,她就更伤心了。”

“不会的。等您和她交往多了,您就会知道,她才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呢。”

恰巧,这时佩皮塔走过来对我们说:

“你们正在议论我吧!”

“是在议论您!”司令笑着回答。“我还把你们家的秘密和你们三姐妹各人的性格和爱好都告诉了我的朋友。刚才正谈着您呢。”

“您大概在出我的洋相吧,好象您亲眼看见了似的。”

“谢谢您了。我刚才正在对他说,我为不能接受您的爱情甚感遗憾。如果您早来一会的话……”

“但是,她对我说,您这辈子见过这样头脑简单的大傻瓜吗?您不要以为这是玩笑,一切都是真的。您看他那张贪馋的嘴巴!这位先生连洗礼的证明书都不要了。您看他那对蹄子……满脚烂疮,象两个牛奶蛋糕似的。”

“好了,您愿怎么骂就怎么骂吧。我越丑,您对我的兴趣也

就越小。”

这时，从一扇通往内室的门里出来一位老先生打断我们的话。

“卡丘平来了。”佩皮塔对我说。“爸爸，我来给您介绍……”她对老人说，“这是一位新来的朋友桑胡尔霍先生，是位英俊的青年，非常热情，还是位大诗人。哎，您看怎么样？”

“啊，先生，欢迎，欢迎！”老人一边说着，一边躬下身子。

我一生中还很少看到象安吉塔先生这般模样的怪物。他瘦高个儿，刚刮过脸，灰白的鬓角留得很短，一双无神的大眼睛象玻璃球似的，面色苍白，长着一口又长又黄的牙齿。他头上戴着蓝天鹅绒的帽子，大概是女儿给他绣的，身穿肉桂色长衣，从夏季外衣下边露了出来。

“您是诗人……诗人，”他用一种含糊而疲惫的声音喃喃自语道。“我非常喜欢诗，年轻的时候也曾写过诗。”

“写得非常好，真的！”佩皮塔打断他的话。“我爸爸，就是您面前的这个人，当年是塞维利亚的头面人物。他那漂亮的坎肩和雄辩的口才曾使好多姑娘倾倒。”

“淘气鬼！”老人低声说，十分慈爱地抚摸着女儿的脸。“诗歌是最高尚的东西，最高尚的……但是，绘画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媲美。”

“我知道您爱好绘画，而且造诣很高。”我对他说。

“只是爱好而已。”他解释说，快活地笑了。“这并不是说，下了功夫也不能看出一些门道来，但是，也就是这么一点本领而已。”

比利亚为了讨他高兴，便请他邀我们看画廊。他马上答应了。大部分绘画都挂在院内拱门下边。佩皮塔点着蜡烛，照亮

每一幅画，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安吉塔先生本来把手背在后面，现在却不时地用右手给我们指出每幅画的绝妙之处。如果画的是大海，海水必然是明澈如镜的，逼真得好象“手都能伸得进去”。如果画的是山景，“人们都不禁要到牧场上去打闹嬉戏，并且几乎闻到了牧草的香味”。画里的人物“都仿佛在那里讲话，只是不动罢了”。总之，安吉塔先生认为他的画廊同马德里最好的画廊相比毫不逊色。每当我们观赏一幅画时，惯于夸张的佩皮塔也总是赞不绝口。画家都是些无名之士，大部分是青年人。据主人说，这些青年将会引起评论界的注意，而且很快就会使福尔图尼^①和罗萨莱斯^②相形见绌。

我们观赏完毕，比利亚和佩皮塔又凑到茶友那里去了。我看到司令满面春风，滑稽之至，他的玩笑逗得大家笑声不止。只有阿西斯克洛先生不笑，因为他看到别人的幽默比他的幽默更引人发笑，心里大概是不自在的。老医生将我带到一个角落里，他站在那儿，双手一直交叉着背在后面，继续向我谈论着绘画。他承认他的画廊还不属于那些作品最丰富的画廊之列，特别是没有名画家签名的作品。可是，他肯定他的画廊里有些名贵作品会使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万古流芳。尽管他对这些画家的作品的价值没有夸大，但是，他说，要收藏那么多画确实不是一日之功，而且是相当费钱的。

“您估计估计，这么多画，我花了多少钱？”他一边说一边盯住我的眼睛。

“可是！……我在这方面是外行……”

“那就说个大概的数字吧……”

① 马 里 亚 诺 · 福 尔 图 尼 (1838—1874) 西 班 牙 画 家 。

② 埃 杜 阿 尔 多 · 罗 萨 莱 斯 (1836—1873) 西 班 牙 著 名 的 浪 漫 主 义 画 家 。

“不行，我估计不出来……”

“我已花了五千里亚尔了。”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同时将一只手从身后抽出来放在我的肩膀上。

“是够贵的……不，我说错了，够便宜的了……因为有些画真是好极了。”

“简直是绝妙的佳作。”

过了一会儿，安吉塔先生说 he 感到有些冷。这时我的惊奇几乎不亚于听到他问画廊的价值时所产生的惊奇。他受不了户外生活。即使在八月天，他如果不穿长衣，连自己家的院子都不敢去。他的女儿们总是赶在季节前面，天气还那么热，就让他穿那么多衣服了。不是吗？而我，每个毛孔都在流汗。尽管这样，我还是附和说天气是有些凉了。我这么一说，看来正好符合了他要走的意思。他真的走了。分别前 he 非常热情地和我寒暄了一番，请我经常到他家来做客。不过，这一邀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据比利亚说，在塞维利亚，不管是阿猫阿狗还是什么人，没有一个不随便出入他家的。

刚刚十点钟，神父的女学生埃莱娜就要走了。埃莱娜的叔父是一位老先生，和她一样，个子不高，胖胖的，厚嘴唇，脸上总是堆着笑。他在寂静的角落里踱来踱去。他不同意十点钟以后才回家。埃莱娜是个活泼顽皮的姑娘，她一边和女友热情地吻别，一边取笑她的叔父。“你想干什么呀？亲爱的，我叔父要和喜欢早睡的老田鸡比高低呢！我给他查查神历吧。他不听听圣伊雷内和圣洛伦索是哪一天殉教的就睡不着觉。再见，再见；你们请圣母治治我叔父的脑袋吧。”他叔父非常气愤，经常挂在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为自己的古怪脾气辩解，于是只好告辞。他尽量加快脚步走出去，以便摆脱茶友们对他

的讥笑。

他们正要出门，铁栅栏门外有一个姑娘叫门了。这姑娘头上包着玫瑰红的头巾，有个穿制服的仆人陪着她。埃莱娜和她碰了个对面，两人热情问候，亲了又亲。我听见那个刚来的姑娘哈哈大笑起来，这一定是因为她的女友开叔父的玩笑引起的。不久，那个唱安 达卢西亚小调的神父也告辞了。刚进来的姑娘是帕杜尔伯爵小姐，也就是我的朋友比利亚的心上人。她确实很有风趣。下午，在谢尔佩斯大街上匆匆走过时，我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端详一下她那罕见的美丽的面孔和婀娜的身段。她不愧是个美丽的女子。金发和黑眼睛相辅相成。面部表情温柔动人，举止优雅。她的庄重的风度清楚地说明她出身显贵。她穿得简朴不俗，是巴黎式的。她十分亲切地向所有的贵妇们问候。然后，我看见她笑吟吟地走到比利亚跟前和他握手。她的光临使茶话会有些乱哄起来，而她的亲热却显得很自然，她希望大家都不要离开自己的位置。我觉得，她并不因为自己出身名门而骄傲；也许她为此骄傲，但她很好地掩饰了。肯定是因为她从来没有在安吉塔家里见到过我，所以好奇地看了我几眼。这时，小霍阿吉娜赶快把我介绍给她。她十分客气地把手伸过来，对我笑得是那样亲切，我一下子就被她迷住了。看来，大家也和我一样，她一来，那些时髦的青年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她，姑娘们也都看着她。人们的奉承，使这位风度优雅的伯爵小姐十分高兴，她竭力使自己显得更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小霍阿吉娜打断了我的爱慕的凝望，邀我再坐到她身边的摇椅上去。

“我们又可以谈上一刻钟了。”小霍阿吉娜对我说。

在这第二次交谈中，我觉得安吉塔家的二姑娘有些讨嫌，过

于嘴甜。她打听了我的籍贯、家世，还让我讲讲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当然，关于到塞维利亚来的缘由我只字没提，只是说来安达卢西亚玩玩，到桑卢卡尔拜访几家亲戚。凡是有关我的事情，她都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使我感到惊讶和不安。谈得腻了，她就抓个机会夸奖我的性情（她什么时候知道的？）和言谈的机敏。总之，她象菠萝一样，起初味道很美，但很快就乏味了。我想离开她，可是不易办到。她不让我们的谈话有片刻间断。这时，我想起了当我谈起她时比利亚露出的那副笑脸，如今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她看到我心不在焉，便说：

“怎么了？您在注意比利亚那副严肃的样子吗？他总是这样，伊萨贝尔一来，他就不敢再嘻皮笑脸了。脸拉得老长老长的，叫人看了难受……可怜虫！叫伊萨贝尔迷住了心窍。”

我本来没有注意比利亚的表情。这时我察看了一下司令，事情得到了证实。我觉得小霍阿吉娜不怀好意的观察非常细致准确。自从伯爵小姐来了之后，比利亚不象刚才那样快活和无拘无束了。虽然也还说些逗趣的话，但总是显得小心翼翼，顾虑重重。伊萨贝尔却相反，她对所有在场的人，特别是对比利亚，越来越热情，越来越亲切。小伙子们围着她，不停地向她说些阿谀奉承的话。

她对大家一视同仁，总是天真而迷人地微笑着。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对比利亚。她那双燃烧着爱情火焰的水晶般的无邪的大眼睛，不时地望着比利亚。我远远看到，伯爵小姐明亮的目光使我的朋友非常激动，我对他感到羡慕。

茶话会散时，已经很晚。有些仆人进来寻找自己的女主人，他们已在厨房里等了很久了。十二点半，已经丧妻的帕杜尔伯爵前来接他的女儿，这是散场的信号。他是从职工俱乐部来的。

听人说，在俱乐部的赌桌上他已经输了不少钱。他是个中年男子，但依然精力充沛。从前过度的放荡生活的痕迹只是从他那失神的迟钝的目光中显示出来。他既有绅士的风度，又象个浪子。他年轻时在爱情上的冒险，纵酒狂欢，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的决斗，以及酒后一些不可思议的凶残行为，在整个塞维利亚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他面带绅士的笑容，亲切地问候大家，随后便带着女儿走了。跟着他，我们大家也离开了茶话会。

安吉塔姐妹一直走到大街上向女友们告别。佩皮塔问我第二天还来不来，当我回答她说不敢肯定时，她满脸怒气，说我象我的朋友比利亚一样的讨厌和令人作呕。我们三五成群地走出来，在迷宫般纵横交叉的大街小巷中渐渐散去。比利亚走在前面，他又快活而放肆地同姑娘们开起玩笑来。我跟在他后边，身旁是幽默家阿西斯克洛先生。我不知说点什么好，只对他说：

“这些小姐们的茶话会真是妙极了……很是奇特……令人愉快。”

“您是外地人吧？”他不动声色地问我。

“是的，先生。从来没有到过安达卢西亚。”

“您来得好。塞维利亚有三件东西值得一看：大教堂，王宫，还有安吉塔姐妹的庭院。”他严肃得叫人发笑。

第 七 章

准 备 包 围

我上面已经说过，小马蒂尔德可能已经怀疑到了我和马利亚之心教会学校神父会晤的令人伤心的结果。她总是在我的周围转来转去，设法套我的话，以便证实事情的真伪，或者也许是为了插手我的事情，满足她一心想给我出主意的热望，这种热望整天折磨着她。我不太想隐瞒事情的失败，因为我不象原来那样感到羞辱，于是，便把实情全部对小马蒂尔德讲了。姑娘听了，感到非常惊讶，并且十分气愤。她让我反复说明神父是怎么粗野无礼地对待我的。她说，如果是她，那是绝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的。我认为她的想法不对，马上便告诉她当时采取任何强硬的做法都会给我带来麻烦。最后她同意了我的意见，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蔑视他’。她沉思着，默默地呆了一会，然后便打开话匣子给我出起主意来。她的意见是，我现在应该去见格洛莉娅的母亲，向她倾述对她女儿的爱慕，跪在她的脚下，恳求她把女儿从修道院里接出来，答应我们结婚，成为幸福的一对。她这个主意，不大现实。她对我说，她和那个实习电报员的爱情，在她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抹掉的浪漫主义的痕迹。

我早已有了更好的主意。在如何如实地观察事物并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方面，我认为谁也比不上我们这些在加里西亚风

景如画的山谷里出生的人。关于我是如何急中生智想出办法以求达到目的的，我将在后面再说。

那些日子，库埃托村长回家乡去了，从埃西哈又来了一对夫妇。吃午饭和吃晚饭时，有位夫人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这使我们谈话的气氛发生了一点变化。这位夫人叫拉凯尔，大概不会超过三十岁，是一个罕见的美女。高高的个儿，体形健美，脸色黑黝黝的，皮肤细嫩，鹰钩鼻子，厚厚的嘴唇，眼睛又黑又大，也许大得有些过分了。她的脸部线条过于清晰，身躯肥胖，这使她远看比近看更为漂亮。她那温柔的水晶般的金鱼眼睛，波旁家族式的尖鼻子，红红的厚嘴唇，从远处看，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美妙的整体。即使在近处看，她也可以和一尊漂亮的女雕像媲美。她和一个名叫何塞·托雷斯先生的老头结了婚。尽管这位老先生戴着假发，胡须也染黑了，但是谁也不会认为他的年龄小于八十岁。他是一个富有的庄园主，这一点我很快就知道了。因为在旅馆里，每个人的情况用不了多长时间就都会知道的。原来，老头子异想天开，一定要和那个姑娘成亲，在结婚的时候，他给了姑娘四万杜罗。这对于她——一个一贫如洗的不幸的女人——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财；特别是，她想到用不了多久，老头子一命呜呼，她就无拘无束了。

我很快就了解到，那个美丽的女人对于丈夫的慷慨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不报以感激之情。有一次吃饭时，我坐在她的旁边，我们互相攀谈，谈得相当投机。拉凯尔说话激昂有力，滔滔不绝，她越说兴致越高，每句话的结尾声音总是很高，常常把脸涨得通红，我不知道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装出来的。如果是装出来的，那么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也就和她的性格同化了。可以看得出，她十分矜持，生性多疑，脾气暴躁。当着我们大家的

面，她对丈夫说话很放肆，非但不尊重他，反而鄙视他。托雷斯先生是位好脾气的老人，和和气气，谨慎小心。对于妻子的经常不断的取笑，他并不在意，而是逆来顺受。当他感到气愤时，他就对妻子说上几句亲昵的话，或开上几句天真的玩笑，使她节制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们一边吃点心，一边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谈论婚姻问题，诸如一个女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一个好妻子，等等。我们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包括小爱德华。他的观点是站在成年的经验丰富的女子一边的，这引起人们的鼓掌和大笑。只剩下托雷斯先生没发表看法了。按照比利亚的说法，托雷斯先生应当为这一讨论作精辟的总结。他先是推辞，然后便垂下眼睛——可能是为了避免碰见妻子的目光，因为他妻子正在板着脸看他——说了话。他说，最好的妻子应该是最温顺的女人，熟悉自己的家务，并能很好地治家，把家庭安排得象天堂一般。我发现拉凯尔的脸紧张地抽搐起来，显然这不是好兆头。果然，她强做笑脸，但掩饰不住满腔怒火，开始反驳丈夫的意见来。她认为温顺是女奴而不是女人的美德。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所缺少的是尊严。如果女人有了尊严，那么夫妻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了。根据她的习惯，她总是越说越冒火。这一次她最后竟暴跳如雷，骂起丈夫来，说了些不堪入耳的不成体统的话，以致我和比利亚不得不进行劝说，让她平静下来。

“我所以生气，是因为我很清楚他的话是有所指的。我喜欢有话就直说。这样来污辱人是胆小的表现。是的，先生，胆小！”

“可是，我的妻子，”可怜的老人一边难为情地笑着，一边说，“这里，这里没人想污辱你。我谈的只是一般情况，这和你毫无关系。”

“我再说一遍，这是胆小的表现。我告诉你，当着别人的面这么做，那就更坏。”

这个场面使我们大家都很难堪，于是谁也不说话了。为了打破僵局，比利亚便换了个话题。

自从这对夫妇来了之后，那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法律系学生，即奥洛里斯，更加讲究地梳理起胡须和头发来，那讲究的程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照这位法学家看来，这两种毛发是人们最喜欢注意和经常关心的东西。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油光闪亮的、波浪式的，留着精确的中分线，两缕美丽的鬈发垂在额角。他的胡须也是金黄色的、卷曲的、长长的，同样从中间分了开来。女仆费莉西娅对我们说，他每天要足足用半个钟头的时间梳理胡须，还要洒上香水。每逢出门或者从街上回来，总是要得意洋洋地照照镜子，一会儿离得远一点，一会儿走得近一点，从各个角度来欣赏自己的姿态。上街时戴礼帽也是这样煞费苦心。再有，他象个倒霉鬼似的，沉默寡言，不管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满脸陪笑，难得说上句把不痛不痒的话。据我观察，这个多情的光棍，心里在打算着如何勾引托雷斯的天仙般的妻子。吃午饭和晚饭时，他坐在我们对面，用目光织成情网把仙女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如果说实话，那我还得补充一点，拉凯尔落入了那张情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如果说她没有用同样密织的情网来酬答奥洛里斯的话，她那副样子也足以使这个青年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他引人注目的头发和胡须已经得到了美丽的贵妇那恰如其分的珍视。尽管他们在饭桌上几乎没有谈什么，但我却看见他们多次倚在走廊的栏杆上，亲切地交谈着，同时，入神地注视着花砖铺地的院子。还有一次，早上九点钟我到圣

伊西多罗教堂去望弥撒，也看见了他们两个。奥洛里斯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拉凯尔跪在祭坛边，两个人眉来目去地微笑着。我不知道托雷斯先生是否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我猜测他是会注意到的，因为他不是傻子，只是为了对奥洛里斯的痴情的目光装作视而不见，他需要变成傻子而已。

我觉得老人和蔼可亲，对他充满了真诚的同情。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有一次饭后，桌子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谈得相当融洽。他抱怨塞维利亚天气燥热，尽管他住在被人称之为安达卢西亚火炉的埃西哈，但总是不能习惯这里的热天气。他还对我说，他对假发真是讨厌透了。

“尽管我的头发在四十多年前就掉光了，可是我一直没戴假发，直到不久前才用它……唉！都是拉凯尔的怪主意。”他一边补充说，一边温和地笑着。“她说，我不戴假发，再加上那把白胡须，显得那样衰老，她在街上真不好意思和我走在一起……好象戴上这种可笑的东西，人家就看不出我是八十开外的人了似的！……我很清楚，她为和一个八旬老人结成夫妻感到羞愧。就是您看见我们，大概也会这样想：‘这真是对奇怪的夫妻！……这个棺材瓢子怎么会想到和一个如此漂亮的姑娘结婚？……’不是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和您一样，凡是认识我们的人也都会这么说。这件事是做错了，我不否认；但是，您应该知道，说起来也是情有可原的。首先，拉凯尔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女儿。四年前她成了孤儿，一点家产也没有。她不得不去投靠她的一个结了婚的姐姐。我常常上她们家去，很快就发现姐姐家的人待她不好。她自己也多次流着眼泪向我诉苦，说她在姐姐家里只不过是一个不拿工钱的女佣人，除了给孩子穿衣服和洗手洗脸以外，还要收拾床铺，打扫房间，熨烫衣服，等等，一点儿

闲工夫也没有。而姐姐呢，却象个公主似的，整天躺在摇椅上摇来晃去。妹妹稍有不慎，就要被她臭骂一顿……总之，她在姐姐家里过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我对她的处境深表同情，打算解救她，便想到了把她接到我家里去。但是，这么做也有困难。她以什么名义到我家来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两种办法：或者作为妻子，或者作为佣人。给她钱让她单独生活，这是可行的；但是，您看到了，她是个非常敏感的人，我要是这样做，不是会引起她的多心吗？于是，我便想到和她结婚，并且十分坦率地和她谈了：‘我的孩子，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你忍耐着和我过几天，等我死了，你就自由了。那时，一笔可观的家产也是你的了。我再能活，也活不了多久了。你看，你的前途是独立的地位和自由的生活，这足以补偿我可能给你造成的麻烦。’她同意了……对我表示感激。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三年，我一直设法少使自己叫她讨厌，而且尽力让她生活得不仅说得上是舒适的，而且可以说是豪华的，以便她的心境不致太坏。尽管如此，有时她还是心情烦躁……这也是自然的事。这可怜的姑娘年轻、漂亮，男人们都追求她。一想到自己拴在一根老朽的木桩上，她心里就难过极了。”

老人的质朴和坦率感动了我。从此，我对他更加尊重和恭敬，我们成了好朋友。因此，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拉凯尔说，虽然她不惜牺牲自己而和托雷斯先生结婚，伤心地将青春献给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但是对她也并非没有好处。我说：

“嗨，忍耐一下吧，这种状况不会有多久了。老头儿死时，您仍然年轻，而且会获得一大笔财产。”

“是的，结婚时，我的女朋友们也这样说，可是时间太长了。”

听了她那不知羞耻的答话，我们大家都浑身不自在。尽管她

长得美，但从此以后，我却对她非常厌恶。

好了，再回过头来谈谈我自己的事情吧。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要见到我心爱的格洛莉娅，还是得央求教会学校的神父。加里西亚人的伶俐的天性在我多情的心底里活动着，使我想出了一个恰当的计策。我在马德里有个亲舅舅，他在宗教司法部任高职多年。他很受人尊重，曾把大教堂受俸职位分配给不少人，甚至在某次选举主教时，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给舅舅写了封信，请他给我寄一张推荐书，把我介绍给教堂里的某个要人。在等回信期间，我继续出席安吉塔姐妹的茶话会。确实，在那儿过得还不坏。过了三四天，据比利亚告诉我，我已被安吉塔一家看成是他们的座上客了。佩皮塔口口声声骂我讨厌，是加里西亚人，很坏。小拉蒙娜对待我就象对待她的老朋友一样尊重、诚恳。小霍阿吉娜呢，一次又一次地拉住我谈天，每次十五分钟，这是茶话会的美中不足。这位小姐的热情劲儿使我越来越腻烦了。

尽管我一再要求比利亚对我的爱情保守秘密，但我看出他是憋不住的。看来他出于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望，竟把我同格洛莉娅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所爱慕的伯爵小姐。因为我注意到，一天晚上，伯爵小姐一边和他谈话，一边用那对美丽的眼睛好奇而善良地打量着我。过了一会儿，司令走过来，笑着对我说：

“请您去伊萨贝尔那里一下，她想和您谈谈。”

我赶紧执行命令。这位贵小姐待我十分热情。

“请坐，我有很多事要和您谈谈……我已经知道您正在热恋着……”

“这个该死的比利亚……”我生气地喊道。

“您不要生他的气，他的不慎也许对您有好处。您该知道，

您朝思暮想的小修女是我的表妹。”

“真的吗？我吃了一惊，不大礼貌地问道。

“虽然不十分近，但这么称呼也还是名正言顺的。她母亲是我爸爸的二表妹。”

这一发现使我对这个美貌可亲的姑娘更加抱有好感。我凝视着她，喜出望外，遐想联翩。这一点她不可能不觉察到。

“我喜欢这样。”她笑着说。“如果爱一个女人，就应该真心实意地爱她。”

我也羞赧地跟着笑了。

“我和她交往一直不很密切，”她继续说。“因为我是在桑卢卡尔长大的，而她很早就进了教会学校，住校读书。但是，我记得，当我来塞维利亚度假时，在她家同她一起玩过，还经常一起散步。自从她进了教会学校之后，我只见过她三四次，那是我和我的一个姑母——也是她的姨母，专程去学校看望她的……您的眼力不错，格洛莉娅很漂亮，很可爱。她小时候，民间舞跳得很好，假如您要看到的话，那可真……”

“现在她还是跳得很好。”

“怎么，现在？”她惊讶地问。

于是我便把在马尔莫莱霍看见格洛莉娅如何跳舞的情景对她讲了。她热情地赞扬了一番。

“她一向非常刚强，但有些冒失。如果不是上帝赐与她这种愉快的性格的话，她早就死掉了。”

我想知道一些格洛莉娅的生平详情。老修女弗洛伦蒂娜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如果我现在还支支吾吾，失去这个机会的话，那么我的好奇心依然是得不到满足的。伊萨贝尔所知不多，也许她是不愿意说。她的姑母图拉

（格洛莉娅的母亲）是个很古怪的女人，她和女儿的性格完全相反。好象格洛莉娅进教会学校是被迫的，后来又因与母亲不和，便做了修女。关于苏阿雷斯在马尔莫莱霍提到的那位掌管图拉夫人家务并俨然以丈夫般的身份和她同居的先生，伊萨贝尔一点也没有对我说。我也不敢问。后来，她看着我的眼睛，笑着对我说：

“另外，我还要预先告诉您，我的表妹很富。她父亲在世时，想方设法积攒了一笔很可观的财产。”

我（噢，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听了这话，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并不是说这会使您对她更感兴趣，”她急忙解释说。“可是……话又说回来，钱总归不是坏东西……”

她也打听了我和格洛莉娅的爱情的进展情况。我对她比对小马蒂尔德更加坦率，一五一十地把发生的事情对她讲了。她很高兴地听了我的讲述，她说，照她看来，我所讲的这一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足以说明她表妹不是无动于衷的。她这么一说，我精神为之一振。至于和神父会面的事，我只字没提。因为如果照实说了，她是会取笑我的说谎吧，对我有何补益？当然，她也象其他人所做的一样，表示愿意帮助我。

“不管是为了我的表妹，还是为了您，如果她被迫把青春毁在那小小的天地里，实在令人惋惜。我想，在这件事上，我是可以为您出点力的。您考虑考虑，如果有用我之处，我将非常乐意帮忙。”

对此，我充满了感激，向她表示万分感谢。我对她说，需要的时候，我将毫不客气地去麻烦她，因为我觉得她绝对可靠。从见到她的第一个晚上起，我就觉得她十分可亲。她那温柔善良

的眼睛表明她是一个好心人；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当然更使人感到亲切和信任，等等。

我宁愿用华丽的词藻赞颂她的品德之美而不去描述她的形体之美，因为这样能使我更象一个具有高尚情操的人，而又不致引起误会。

当我们正谈着这些事情时，小霍阿吉娜来了。她强做笑脸对我们说：

“伊萨贝尔，我的好姑娘，你把小伙子们都抢走了。还是可怜可怜我们吧，哪怕给我们留下一个也好啊。”

“这位先生正在给我讲我在加里西亚的几家亲戚的情况。”伯爵小姐敏捷地回答。

她就这样把事情掩饰过去了，我很感激她。这使我觉得她比原来我想的更老练。我站起身来，还得去忍受一会儿安吉塔家的小姐的碎嘴子。她对我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而且兴趣越来越浓。如果不是因为有些可笑，我简直要说她在追求我。我要声明，我渐渐地讨厌她了，听她讲话的时候我完全是心不在焉的。有时候我竟答非所问。我毫无顾忌地打着呵欠，有时甚至打起瞌睡来。然而小霍阿吉娜并不生气，还是一个劲儿地讲着。我把目光转向阿西斯克洛先生所在的那群人，发现他们正在笑我们。后来我知道那是阿西斯克洛对他们说：“你们看，小霍阿吉娜在勾引桑胡尔霍先生呢。”

我终于收到了舅舅的来信。里面还夹着一封写给教堂里一位叫做科斯梅·德·拉·普恩特的受俸神父的热情的信，把我介绍给他。我高兴得几乎连午饭都不想吃了，一心急着要去拜访这位神父，以便实施我的计划。我慌慌张张地吞下最后一口

饭，就跑回房间取了手杖和手套，开门准备上街。但是正当我跨出门槛时，一位村妇模样的女人迎面走来，——可以肯定，她是在等候我。她用很重的、一听就听得出来的安达卢西亚平民百姓的口音对我说：

“少爷，请原谅，您是塞费里诺先生吗？”

“我是塞费里诺。”我一边回答，一边惊奇地打量着她。

那是一位中年妇女，眼睛善良，面容消瘦，脸色苍白，衣着寒酸，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丝围巾，头上没戴帽子。看上去她足有四十岁了；但是，我怀疑她实际上可能要年轻些，因为在她脸上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是劳累和贫穷的痕迹，而不是年龄的征象。

“是桑胡尔霍吗？”

“是桑胡尔霍。”

“那好，我要交给您一封信……咱们到门廊里去好吗？”

“好。”我回答说，心里感到十分好奇。

我们离开那狭窄的人行道。一进门廊，那个女人就从怀里掏出一封折叠着的信交给了我。我急忙打开，首先看看是谁签的名，但是，信没有具名。

“是谁写的信？”

“是我的小姐写的。”

“您的小姐是谁？”

“哎呀，不就是格洛莉娅小姐吗。”

我控制不住自己，吃惊地颤动了一下。我开始看起信来。不是在看，而是要一口把它吞下去。我喉咙哽咽了，双手颤抖着。那位好心肠的妇女想必是看出了我的慌乱，因为当我抬起头时，看见她的嘴唇上挂着微笑。那信是用学生们的一种优美的英文

字体写的，信上说：

我尊敬的先生：女修道院院长严厉地惩罚了我，甚至罚我五天之内不许同修女们和女学生们接触。我痛哭流涕地恳求说明惩罚我的原因，他们说是因为一个模样与您仿佛的青年去会见了萨维诺神父。他自称是我的未婚夫，是来接我出修道院的。倘若这个好心的人，正如我猜想的那样，确实是您的话，那么，就应该象关我五天禁闭一样，把您一辈子关在牢房里。我请求您不要再去惦记您已经使她受到了并且可能继续受到不幸的那个可怜的女子。

我又慌乱又痛苦地问那个送信人：

“那么，这真的是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写的信吗？”

“我想她在修道院是叫这个名字的；但是，对我来说，她现在和将来都是格洛莉娅小姐。”

“可以给她写回信吗？”

“为什么不可以？”

“那么，您是谁？您怎么能把信带给一个修女？”

她简单明了地给我作了解释，她说话生动而自如，塞维利亚的女工们都是这样的。她叫帕卡，从前是格洛莉娅小姐家里“一向很受信任的人”。她母亲曾是格洛莉娅的奶妈，而她，尽管只比格洛莉娅大十二岁，却做了这位小姐的保姆。图拉夫人信任她，有时叫她去送信。帕卡有个表妹是佣人，负责照管几个到马利亚之心学校去上学的女孩子。她就是通过这个表妹和格洛莉娅小姐联系的。她自己也三天两头去看望格洛莉娅。刚才她交给我的这封信就是表妹转给她的。

“那么,您怎么知道我是桑胡尔霍,而且住在这里呢?”

“您听我说,先生,您几乎每天都在圣何塞大街散步三四次,亮闪闪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修道院大门。对不对?我表妹早就注意您了,她对自己说:‘这是小姐的朋友。’她跟踪您,一直跟到了这个客店。后来,她对我讲了……我就来了。”

“您没再问别的人吧?”

“自从我守在这里,您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先生。”

“现在您还是小姐母亲跟前的仆人吗?”

“不是了,先生 我已经结了婚,在工厂做工。”

“在哪个工厂?”

“嗨,还能是哪个呢?不就是那个卷烟厂吗。您要我回来取您的回信吗?”

“是的,天黑时来吧。”

她走了以后,我没有再到受俸神父家里去,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感到心烦意乱。事情非同小可。那封信完全打乱了我爱情的部署。我烦乱地在房间里沿着对角线来回踱着。愁痛、气愤、绝望,在我脑海里翻腾着。一种最强烈的感情向我袭来,我恨透了那个卑鄙的神父,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向他报仇。一瞬间,各种杀人报仇的计划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就径直去他家里,对着他的脑袋开一枪;晚上偷偷地等着他,用铁棍敲碎他的脑壳,或者用把锋利的刀子——这是在艺术促进会上我朗诵了几首诗的那天晚上人家赠给我的——捅他一家伙。尽管方法各有千秋,但是归根到底,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 咔嚓一声,送他进坟墓。还好,我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十遍‘咔嚓’;‘咔嚓’——这是一种凶兆——之后,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仔细地思索起来。

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半个小时，我想到——本来在读信时如果头脑冷静的话，就应该这样想：这封信尽管措词严厉，并且有蔑视之意，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修女给我写信这件事本身是事情积极的一面。她写信是要冒好大风险的，而且还必须偷偷地送给我。如果她对我完全没有感情的话，就不会去冒这种风险了。只要我坦白地去告诉女修道院院长和神父，一个疯子要去拜访神父，事情不应由修女圣苏尔皮西奥负责，就一定可以说服院长和神父。这样，修女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种令人高兴的想法在我头脑里发展起来，以致完全控制了我。我越想越觉得这种想法是合情合理的、令人可信的。于是，我的心欢快地跳动起来。我坐到桌子旁边，拿出纸开始写信。我笔下尽是一些言过其实的许诺和令人厌烦的情话，读了之后，我觉得很不满意，于是我把写好的三四张信纸撕得粉碎，决定等头脑清醒之后再作此事。我想最好是到街上走走，去拜访受俸神父。神父的家在马尔大街，离大教堂很近。在路上，当我一经确信修女不会拒绝我时，我更加认为自己的计策是会奏效的。

受俸神父科斯梅先生读完我舅舅的信，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表示很高兴尽其全力帮助我。神父已上了年纪，头发全白了，两颊泛着红晕，双眼活泼明朗，生着一张总是乐呵呵的大嘴巴。他住的那幢房子很大，各个房间都布置得非常豪华，特别是和我在家乡常见的神父住宅相比，那简直是过于豪华了。他坦率地向我表示，他之所以受俸是由于我舅舅的关照。尽管他自己对教务很精通，但是设若没有我舅舅强有力的推荐，这个受俸职位就会被特鲁埃尔的一个竞争者夺走。“您看，我当然要尽力效劳的！”我被他的热情接待感动了，几乎要把事情全部情况告诉他，以便得到他的帮助。但是，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暂时只请

他给我写一张问候的名片，好让我去拜访马利亚之心学校的神父。

“萨维诺·格拉先生吗？……噢，对，我认识他。几年以前他是管祭坛的执事。”

科斯梅先生从有雕刻花纹的橡木写字台里拿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了起来。尽管他出于慎重，什么也没问我，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告诉他我在马利亚之心教团有个当修女的亲戚，她有些特殊的问题需要萨维诺先生的帮助。

“您不用担心，他会很好地接待您的。”他说着，将名片交给我。“我给您说在头里，他一点聪明人的样子也没有。只要一触动他，他就会火冒三丈。但是，他十分狡猾。如果他要发火，您就说，您是宗教司法部赫梅雷迪斯处长先生的外甥。”

我再三向他道谢，并且应他的要求，答应以后来和他一道进餐。他没请我吃午饭，因为唱诗班的时间把他全部计划都打乱了。照我看，他对唱诗班并不怎么感兴趣。

我在街上转了几圈回到旅店之后，觉得心情很好，于是便着手给格洛莉娅写信。我一口气就写完了，既没有打顿，也没有涂抹。

美丽的最可亲可爱的朋友：我的确是那个一时心血来潮去拜访萨维诺神父从而给您带来了痛苦的倒霉鬼。您说得对，我真该在黑牢里关上一辈子。但是，您应该知道，您的气愤使我受到的惩罚要比坐牢更可怕。我之所以斗胆去找神父，是因为我的可怜的脑瓜再也想不出别的接近您的办法。再说，您以前对我保证过一定要离开修道院；所以，我想知道您在恢复自由以后是否会拒绝我的要求，我

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应受惩罚的行为。我深深地爱上了您，这一点没有必要重复了，因为我已十分明确地向您表示过。您的信把我打入绝望的深渊，因为您在信中说，我的希望破灭了，我们在马尔莫莱霍的谈话只不过是一场美梦而已。尽管是梦幻，我也要那美好的回忆永远留在我的心坎上。

永远爱您的

S.

又：在一次茶话会上，我认识了您的表姐帕杜尔伯爵小姐。因为和您是一家人，她自然也是漂亮而和蔼可亲的。

您能给我回信吗？

如果不回信，我将耐心地等到您出修道院，哪怕能再看上您一眼，我也就可以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把信读了一遍，感到很满意。因为，我以前试图写的那几封信罗罗嗦嗦的，而这封信却干净利落，立意中肯，措词谦虚而意味深长。我温和地要求她给我回信，那是我所十分渴望得到的东西啊！

帕卡没有象我希望的那样准时而来。天黑后快一个小时了，还不见她的影子。当她终于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在自己房间里的窗前窥探了两个小时。我急忙跑到门廊去把信交给她，并且下狠心给她一个杜罗。你推我让地争了半天，简直累得我都没有力气了，最后她才勉强收下五个比塞塔。

我是多么烦闷呀！如果有回信，帕卡将在天黑以后的同一个时间给我送来。第二天，整个下午我都没有出门。吃完午饭，也没有心思和比利亚去啤酒店。太阳开始下山时，我已不再满足于通过窗子的铁栏杆向外窥探，而是走到了大门口，站在那里

顺着大街看过去。我盼望着卷烟女工的到来，可是一点儿影子也没有。那天下午，我只好伤心地、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房间。第三天还是一样，第四天依然如此。我渐渐地失望了。比利亚见我满面愁容，问我为什么。但是，我不想对他说。因为我讨厌他问我时的那副笑脸。我觉得我的事情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一件事情。

熬到了第五天，帕卡终于来了。

“有信吗？”我问她，急得浑身发抖。

“这次您拿什么报答我？”这个爱打趣的女人问，笑容满面地看着我。

“快点，快点！”我急不可耐地喊道，同时也害怕她真的要价太高。

回信只有两行字，是这样写的：

您还是象以前那样善于奉承。等我出修道院后咱们再谈。

读完这封信，我高兴极了。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了周身。开始时，我高兴得脸发红，对着帕卡一个劲儿地傻笑着，帕卡也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圣母马利亚，我多么高兴您和我的小姐……好了！”她喊着，把两个食指并在一起，做了个很有意思的手势。

“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再说吧。”我一边自信地回答，一边装出谨慎的样子。“请您明天再来一次，我要再交给您一封信。”

由于心情快乐，我也就活跃起来。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会收到格洛莉娅的回信。我一边一口一口呷着咖啡，一边把自己的

喜事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比利亚，他也认为格洛莉娅会回信，他读完信对我说：

“好极了，一个美丽风趣的小修女！朋友，您真是太走运了。您看我和伊萨贝尔相爱多长时间了，可是她连一封信都没给我写过呢。”

我又想到了自己的妙计，它在我的脑际反复映现着。第二天，我打算继续执行已经开始执行了的计策。我拿着那张仿佛是通过危险区的准许证的受俸神父的名片，冒着危险再次去拜访那个野蛮的萨维诺先生。这一次，我没有走通向修道院去的那条路，而是径直去叫神父住宅的朝街的房门，那个耳聋的女仆出来开门。她一看是我，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毫无疑问，我第一次来访后，她的主人肯定是痛骂了我一顿的。所以，当我大声向她问起神父时，她自然对我说，神父正忙着祈祷，不能见我。我请求她无论如何祈祷完毕之后转告神父一声。可是她进去了一下又出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神父都不能接见我。我猜想，我叫门时，神父可能已经从百叶窗里看到了我。于是，我便把名片交给了女仆，并说要等候回音。一会儿工夫，聋女仆就跑来对我说：“请您上楼。”

萨维诺先生走出房间来迎接我，他穿着长袍，戴着帽子，穿着打扮和上次大不相同。那双几天前盯着我下楼的多疑的、不怀好意的猪眼睛，现在却流露出谦卑和惶恐的神情。

“请进，桑胡尔霍先生，请进。”他一边说一边摘下帽子向我鞠躬致意。

“您算了吧！”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了房间，神情严肃而且有点傲慢，这一举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神父脸上恐惧的表情越来越重，但

他还是陪着笑脸。

“桑胡尔霍先生，如果上次我接待您时有不当之处的话，我想您是会原谅我的。我若是有幸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如此令人尊敬和正派的人的话，我可万万不敢……”

我耸了耸肩膀，向他伸了伸手，表示叫他不要再说下去。

“那是因为您不认识我吗！”我沉下脸说。

“是的，我那时不认识您，我愿意将功补过。您是我的朋友科斯梅先生介绍来的，我愿尽力为您效劳。”

但他并不隐讳，他之所以对我如此恭敬，并不是由于科斯梅先生的介绍，而是因为我是那位宗教司法部处长的外甥。这样，我便为科斯梅先生说话了：

“科斯梅先生是个好人，对人非常亲切和热情。我舅父安塞尔莫很喜欢他。”

“对，我知道……依我看，他现在的职位就是您舅舅鼎力所致……”

“我舅舅有这样大的神通！……不过，不管怎样，事情还是不要张扬为宜。”

神父看见我笑了，他也赶快跟着笑起来，露出一排叫人作呕的烂牙齿。

我看出自己面前是一个奴颜婢膝的庸人，可以好好地利用他一下。所以，在谈及我想谈的具体事情之前，我暂时让我们的谈话接着原先的话题继续下去，仍然谈科斯梅先生和我的舅父。我巧妙地让他不知不觉地在脑海里留下了我舅父有权有势的印象。我跟他提起了某某主教，某某受俸神父，还有某地高等宗教法院的检查官，这些人都是神父的老朋友，不用把话说明，就使他意识到了这几个人的职位也都是我舅父干预的结果。这样，

我就勾起了他的野心。为了使他的野心更加膨胀，我便开始问起了有关他本人的情况和地位的问题。担任教会学校的神父已经好多年了吧？什么时候到塞维利亚来的？以前是干什么的？如今对自己的职务满意吗？他立刻把自己心里话吐了出来。萨维诺先生是个怀才不遇的人，他看破了红尘，对社会不满，对目前社会的管理制度尤为不满。他认为在当前的状况之下，只有那些阴谋家才能青云直上，而耿直正派的人却得不到重用。他在教堂当了多年仆人之后，一再请求在教堂给他一个有薪俸的差事。可是这个受俸的教职两次都被别人抢走了。塞维利亚的一些头面人物，什么某某侯爵啦，某某银行家啦，都曾想帮助他，但都没有获得成功。

“那是因为，”我严肃地说，“您在部里没有人为您疏通。”

“对，先生，这话一点不错。”

我故意沉默了一会儿，让神父思考一下我想说些什么。最后，我掏出烟来，递给他一支哈瓦那上等雪茄，然后便转入正题。

“我来这儿拜访的目的，”我说道，仿佛以前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是想请您告诉我一些有关这个学校的一位女教师——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事情。”

“我非常愿意告诉您。”他说道，有些羞愧。

我装作没有看见，在烟雾腾腾之中，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开始向他提问题。萨维诺非常高兴地回答了我，热情得都有点过分了。他使劲地抽着雪茄，以便掩饰他的慌乱的神态，然而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他把我想知道的乃至不想知道的事情统统告诉了我。他讲了圣苏尔皮西奥小时候是如何进教会学校的，她的母亲又是如何建议女修道院院长慢慢地让她适应修女生活的。做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姑娘非常顽皮。她小的时候，没有人

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可是，等她长大成人，想叫她改正已来不及了。萨维诺先生正是在这个时候到学校来当神父的。圣苏尔皮西奥的母亲和他谈过话，说她自己有病缠身，她因担心女儿遭受世上风险而深感痛苦；还说，女儿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在修道院好，她一生的幸福就在于看到心爱的女儿守在上帝身边；神父还谈到其他许多使她决定要改变圣苏尔皮西奥心灵的事情。然而，圣苏尔皮西奥对于要她干的事情并不十分乐意。于是她被遣送回家。但是，过了三个月，她又来到了修道院，要求做一个新教徒。这使萨维诺先生十分惊讶，他认为这是由于她同母亲不和所致。当了一年新教徒之后，圣苏尔皮西奥被派到吉普斯夸去，在那里她为教会服务了两年。后来，她回到了塞维利亚。从此以后，就一直表示，一旦第一修道期的四年期满，她就立刻离开修道院。神父还告诉我，圣苏尔皮西奥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值得尊敬的人，她鼓励女儿再宣誓继续修道；另外，修道院院长也多次把圣苏尔皮西奥叫到自己的小房间去，对她提出同样的劝告。

“可是，修道院院长不就是您吗？”

“哪里！不是，先生。我只不过是个神父而已。马利亚之心所属各学校有一个总院长。无论是西班牙的还是法国的教会学校都归他管。法国是最先建立这种学校的。这个总院长是法国人，他经常到各地巡视，在每个学校住上一段时间，以便进行视察和指导。全部募捐的钱都落到了他的手里……”

“啊！”我喊道。

“是的，先生 所有的钱都流到了法国。”

我发现他讲这些话时有点忿忿然。由此可知，他对无力插手经济事务是不甘心的。

“可是,在学校里谁也不用花钱呀!”我笑着说。

神父没有回答;但是他眼里闪过一道别有用心的火花,这使我意识到,他的沉默只是出于谨慎。

“好吧。”我默默地抽了三四口雪茄之后说。“眼下我对您的唯一要求是,不要给修女圣苏尔皮西奥添麻烦。从您给我讲的,以及从我亲自听她讲的,我都可以肯定她是一定要离开修道院的,不管她母亲愿意不愿意。到时候——这个日期已经为时不远了,我希望您不要设置障碍……”

“桑胡尔霍先生,我认为自己到现在为止所做的只是我的本分,比如规劝她呀,引导她走怜悯和虔诚的道路呀……但是,自从她表示不愿意重新宣誓修道以来,我认为,即使稍许使她为难,都是对我自己良心的玷污……您已经看到了,教养出一个不忠的女教徒,那是要对上帝负责的。”

“说得对,说得对。”我点头称是。同时想:“啊,好一个无赖,要不是有油水可捞,你才不搞那些假仁假义的事呢!”

我向他告辞,约定将再来拜访他,以便商妥对圣苏尔皮西奥的处置。临走时,我对他说:

“谢谢您,萨维诺先生,您是完全可以指望我的,我将非常高兴向您表示自己的谢意。”

我又给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写了一封信,把我见到神父的情况告诉了她,并且再次表示对她的忠贞不贰。她还是通过帕卡给我回了信。她说我总是过分性急地干一些不该干的事,说我没有任何权利介入她的事情,还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您现在这样干,我离开修道院时将会拒绝您的爱情,那时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她在信的结尾处这样说。我并不因此而泄气。相反,在这诙谐的结束语后面,我看得清清楚楚,她已接受我的

求爱。

“那好吧，’我反驳她说；您出修道院时，就来拒绝我的求爱吧。但是，首先得让我设法使您出修道院。’总之，我们几乎天天通信。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她用来写信的纸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是在另一封信的空白处写，有时是用女学生们的法文翻译练习本写；甚至在服装图样纸的反面写。

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她都想到了：寻求帕杜尔伯爵的帮助。她在一封信中对我说，尽管伯爵几乎从来不去看她母亲，但她母亲对伯爵是尊重和爱戴的，谈话中经常提到他。“妈妈很为伯爵的出身而骄傲。尽管我舅舅海纳罗是个不可救药的放荡的人，但我想他说什么我母亲都会听的。您先和伊萨贝尔谈谈。可是，不要让她知道这是我出的主意。”

第二天晚上，在安吉塔姐妹的家里，我照圣苏尔皮西奥说的做了。伊萨贝尔很高兴帮助我，并且对于我对她的信任表示感谢。她答应把一切告诉她的父亲，请他为我施加影响。她保证会万事如意。伯爵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世界上再没有人比他更乐意帮助别人了。

“您会看到我爸爸是多么地热情，您肯定会非常喜欢他的。在塞维利亚没有人不认识他，没有人不喜欢他。”

伯爵小姐如此热情真挚地赞美她的父亲，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大家都说她父亲正在败坏家业。我们商定那天晚上她回家时就把事情告诉父亲，第二天吃午饭前我去拜访他，向他建议应该怎么办。果然，第二天我端端正正地穿上带扣的黑色大礼服，戴着手套，皮靴锃亮，头戴高顶礼帽（几乎是塞维利亚的最精致的礼帽），来到了座落在特拉哈诺大街的帕杜尔伯爵的寓所。这寓所外表并不华丽：墙壁的方石已残缺变黑，方石上的一些雕

饰粗糙不堪。带铁栏杆的阳台修建得也很粗劣。帕杜尔家族的徽志高高地镶在墙壁中间靠近房顶的地方。但是，进门之后却完全是另一派景象。庭院很漂亮，有雕刻精巧的大理石拱门，正中是个小花园。透过花木的枝干，可以看到巨大的大理石砌成的人工泉，扬着白色的水花，轻微的滴水声依稀可闻。从一个玻璃门望去，在一条黑洞洞的长廊的尽头，是另一个庭院和花园。一个仆人出来给我开门，陪着我走上大理石的楼梯。伊萨贝尔站在上边，微笑着，显得很美，犹如梦境中的仙女。她穿着饰有蓝色花边的白色长衣，背上垂着粗大的金色发辫，辫梢上系着蓝色发带。这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懂得了我的朋友比利亚为什么如痴似狂地爱着伊萨贝尔。大概我的眼睛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对她的爱慕，她的脸羞得微微泛红了。

“爸爸还在睡觉。”她对我说。

“那么，我先回去吧，一会儿再来。”

“干吗那样，您进来吧，他很快就该起来了。”

她把我推进一间布置豪华的大厅，里面挂着壁毯，摆着贵重的古董。只是一些现代风格的家具和古董很不协调地陈设在一起，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使得大厅减色不少。伊萨贝尔自己在一个大沙发上落坐，我本来想坐到一把扶手椅上去，然而她却要我也坐在大沙发上，于是我就坐到了她的身边。

她告诉我，她还没有跟父亲讲，因为昨天夜里他回来太晚了。“没关系；他一醒来我就去找他；用不了几句话，就可以让他明白一切。您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尽力帮助您的。只要我求他……”

尽管她一再向我保证，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如果伯爵早有思想准备那就好了！唉！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等在那

儿听天由命啦。伯爵小姐跟我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谈到了在圣费尔南多大剧院演出的剧团；谈到了豪华的王宫，皇后在塞维利亚的时候，经常举行家庭晚宴，伯爵小姐多次应邀出席；也谈到了安吉塔姐妹的庭院等等。伊萨贝尔十分自然地讲着，嘴角上挂着微笑，语调柔和亲切，很吸引人。她讲话总是彬彬有礼，悦耳动听，这表明了她的学识，由此也可以看出她的高贵的出身和非凡的阅历。她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即使对于那些最可笑的行为，她也能够找到宽恕的语言为之开脱；对于女友们的长处她总是颂扬，在她看来她们个个都美丽、文雅、端庄，男朋友们都聪明、忠诚、热情。她夸奖比利亚说：“他是多么热情和讨人喜欢呀！不是吗？他是那样的温文尔雅，那样的助人为乐！另外，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您看他总是成人之美。他开佩皮塔的玩笑开得可真有趣……笑得我肚子都痛了。”

无疑，谁见到伯爵小姐都会被她迷住的。她不仅出身于贵族门第，而且性格活泼，仪态万方。不过在和她谈了半小时之后，我便有点厌烦了。她的谈话内容颇为单调枯燥，见解粗浅，语言平庸，听不到任何令人愉快的话语。她那用来取悦对方的微笑是刻板的，眼珠转来转去也总是一个样子。她对万物的赞扬也是千篇一律。我觉得她实在是一个十分平庸的女子，只是性格温柔，举止大方和交际广泛罢了。她和我心上的修女是多么不同啊！圣苏尔皮西奥有一种自然的美，眼睛动人，谈吐新颖，言辞独特而动人心弦；安达卢西亚的全部激情和风趣都集中地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伯爵小姐比圣苏尔皮西奥漂亮，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让人选择的话，那么很多人不会选择伯爵小姐，而是选择她的表妹，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您稍等一会儿，我去看看爸爸醒了没有。”她一边对我说，

一边走出房间。就要走出门口时，又转过身来补充说：“如果我回来晚了，那就是我在跟他讲这件事情，懂吗？”

真的，过了好一会儿，她还没有回来。我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并且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些忧虑。我和伯爵素昧平生，竟然为了一件和他年纪和职位都不相称的琐事来打扰他，他知道了以后，会作何感想？于是，我看到了自己计划的可笑之处，羞愧得不可言状。我想从那里逃走，但是立刻又意识到这是愚蠢失礼的。伊萨贝尔待我十分亲切，看来是真心实意地关心着我的事情。十分钟之后，她出现了，依然是满面春风，做着手势叫我过去。

“过来……我已经和他说了……不成问题；但是，我们得向他提出具体的要求……”

穿过几个过道和房间，她把我带到她父亲的房间。我发现这幢房子各处的陈设大不一样。我刚才说过，接待我的那个大厅是华丽的，然而对我们穿过的那个房间就不能这么说了，它们只陈设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墙壁肮脏，地板上的花砖已经破裂损坏。伊萨贝尔停下来给我解释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幢房子已闲置了很久了，因为她们家住在桑卢卡尔。只有她爸爸经常到塞维利亚来，但是每次来都是住在旅店里。直到四年前他们决定搬回来的时候，才重新布置了几间需要使用的房间。其余都依然如故，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又要搬回桑卢卡尔去。

她推开门，走进了父亲的房间，接着把我也叫了进去。这是一个宽敞的书房，阳台临街，装饰极为华丽。书房里也是古今家具都有，古式家具可能是原来的，新的可能是刚买来的。各种用具应有尽有，而且都很精致。但是摆放得杂乱无章。由此可知，房间的主人是个不拘小节、作风随便的大老爷。写字台是女式

的，小巧美观。各式各样的扶手椅，上边罩了珍贵的布套；室内还有烟具和上个世纪雕刻的银质树枝形蜡台；墙上挂着肉色的花缎帷帘；阳台上有着非常时髦的百叶窗；在一把扶手椅上放着一顶哥尔多巴式的帽沿宽大而平直的礼帽；地上有双马靴，马刺还带在上面。写字台上没有纸张，而是一盒打开了的哈瓦那雪茄和一把镀镍的左轮手枪。整个房间里看不到一本书。

“爸爸，桑胡尔霍先生来了。”

“我就来。”屋里回答说。

不一会儿，镶着黄色花边的肉色丝织门帘掀开了，伯爵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镶着蓝色花边的长衫，白纱巾胡乱围在他裸露的脖子上。尽管他穿着便服，但在我看来，他仍然和我在安吉塔家里几次见到他那样风度不凡，只是在安吉塔家里看到的他脸上那种疲劳神情，如今更加明显了。他面色青灰，五官端正，刚毅；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显得昏暗，灰色的头发浓密而卷曲。一眼看去，他是一个果断而又有趣的人。他坦然而热情地同我握手，我心中更加羞愧了。我站在他面前，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仿佛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叫我坐下，接着递给我一支雪茄烟。我们吸起烟来，再加上伊萨贝尔向我投来的目光鼓励着我，我渐渐地平静下来。

伯爵非常谦恭有礼。他说他记得在安吉塔家里见过我，尽管没有机会和我交谈过。他问起我的家乡、年龄和职业。他那浓厚的兴趣既使我高兴又使我吃惊。在我看来，他谈吐死板而高傲，放荡出名的人往往是这样的。这也许是由于青年时期过去以后所产生的烦闷造成的。关于海纳罗·蒙塔尔沃（这是他的名字）先生，我听人家讲过他许多荒唐的举动、离奇的事情。这些事情大部分没有给他这位精通文墨、有教养的人脸上增添光彩。

有些事情倒使人觉得他的情操并不高雅。在塞维利亚，人们说伯爵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和狐朋狗友寻欢作乐时干了一些和他的人格并不相称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把陪伴他的几个女人的衣服剥光，把她们赶到河里去；还有一次，他在餐馆用晚餐时，竟当着朋友的面，并在他们怂恿下，殴打了餐馆的一个女侍者。据说有一次他曾开枪打过几个小伙子，因为他们用镜子把太阳光反射到他眼睛上来取笑他。他曾用两支手枪，一支装着沙弹，另一支装着火药，与情敌决斗，最后把情敌杀死了。他是科尔多瓦有名的土匪“卖橘人”的密友。上山打猎时，这个土匪总是陪着他。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构成了他的传奇轶事。这种轶事既有骑士气派，又庸俗无聊，使他的名字在整个塞维利亚城广泛流传。当我和他谈话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在我的脑子里泛起，我十分好奇地凝视着他，对他既讨厌又尊敬。但是，海纳罗先生的彬彬有礼和和蔼可亲，终于把我对他的那些不良印象抹掉了。谁都不会相信那位温文有礼的人就是干了那么多的粗野之事，闹得满城风雨的英雄。他讲话声音深沉，语调安详，举止风度尽管是贵族式的，但却毫不傲慢，自然，他那高贵的血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讲话时嘴角上总是挂着含蓄的笑意，这使他具有西班牙古代绅士的完美形象。

“那么说，我将有幸很快称您是我的亲戚了？”

“噢，伯爵先生，”我受宠若惊地回答说，“这种荣誉对我来说……可是，现在还谈不上……”

“为什么谈不上？我的外甥女爱您……您也爱她……你们结婚，不就完了吗。”

“要达到这一步，还要走好大一段路。”

“那就走吧。”伊萨贝尔说。

“对。”伯爵笑着对我和他女儿说。“在这件事情上,你们希望我做些什么呀?”

从他嘴角上浮现出来的微笑,可以同时看出他的慈祥 and 嘲弄,这又使我惊慌起来。伊萨贝尔替我回答说:

“我们想请你设法使格洛莉娅离开修道院。她自己说过希望出来。看来,她遇到了一些障碍,我想请你了解一下到底存在哪些障碍,并且加以排除。”

“什么你想请我!……最好你还是说你命令我,你吩咐我吧。”伯爵说着大笑起来。“您看这位小公主怎么样?多么善于支配人呀!”

我只好笑而不答。

“图拉姑母,姑娘没有理睬父亲的话,继续说道;她很喜欢你。我保证你说什么她都会依你。”

“现在就去说!可是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

“那没关系。你装着无意中碰见她……这样,你就得在某一天早些起来……你知道,她是在圣阿尔贝托教堂望弥撒的……你对她说……随便说个理由吧,比如,和我一起到过马利亚之心学校,你和格洛莉娅说过话,你认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论如何不应再把格洛莉娅留在修道院里了……你说格洛莉娅没有做修女的天分。如果违背她的意愿继续要她留在那里,良心上是讲不过去的。这样,我姑母即使只为了顾全脸面,也会赶忙把格洛莉娅接出来的。其他的事情,由我来办好了。”

“这一切都好说,”伯爵沉默了一会儿,亲切地看着女儿说。“只是有一件事不好办。”

“我知道,早起,是吧 我来叫醒你……”

“不是,不是!”他惊恐地叫起来。“我想还是直接到我表妹

家里去为好。”

“真没见过这么懒的人！”

“伯爵先生，我深感遗憾，给您带来麻烦……特别是想到我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这就更使我感到过意不去……”我急忙说道。

“我的先生，您千万不必客气……但是，我们用不着象这个小丫头说的那样去摆迷魂阵……这事您就交给我吧，一切由我去办……那么，”他补充说，同时转过身去对着女儿说。“这位先生婚礼那天一定会送糖果来酬谢我的……可是，你拿什么酬谢我呢？”

“我？紧紧地拥抱你。千万次地吻你，你满意吗？”

“满意啦。”海纳罗先生回答说，双手抱着女儿的头，慈爱地吻着她的头发，“现在，你去吩咐给咱们开午饭……我看，这位先生也和我们一起用餐吧。”

我想谢绝，因为第一天就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过分了；但是，由于父女俩一再热情挽留，我只好答应了。我们一边等着上饭，一边继续交谈着。伯爵请我原谅他要当着我的面梳洗整理。我们谈到了赛马和斗牛。他对这些事情十分内行。听他谈这类事情很使人愉快。但是，当我转了话题同他谈到政治时，海纳罗先生的见解却显得平庸无奇，甚至完全不着边际。依他看来，西班牙只能用鞭子来统治；首先应该把内阁各部的无赖们一扫而光，而代之以正派的和有产业的人们。另外，议会有什么用呀？它无非是个让一些只会耍嘴皮的俗汉们飞黄腾达的场所罢了。叫议会见鬼去吧，参议院也见鬼去吧。上边还是要设一个人，就叫他国王、总统或者皇帝吧；让他紧紧拉住缰绳，用鞭子赶着那些不听话的人。还有，永远不能搞什么赦免。对那种图谋不轨的人

干脆枪毙。监狱如果塞满了，就把罪犯装在一条破船上，运到远洋去，把船沉掉。国家为什么要养些盗匪呢？实在令人费解。

伯爵这些惨无人道的话使我毛骨悚然。我笑着点头，表示同意。在那个时候，即使他说应该把三分之二的西班牙人斩首，我也是会同意的。他梳洗整理完毕，我们就到餐厅去；餐厅在楼下，有两个朝着院子的玻璃门。餐厅很大，只是有些零乱。里面摆着两个大橡木柜子，是古式的，上面有雕刻；一面黑框大立镜，一张新式的折叠餐桌，几把铁椅子。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坐在我们旁边，她穿戴极为简朴，面容苍白，皱纹满面，头发全白了，戴着一副墨镜。我们互相点了点头。进餐时，她几乎一声不吭。父亲和女儿都没有向我介绍她。后来，我知道了，她是伯爵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名叫埃特尔维娜。伯爵找她来，是为了请她适当陪伴和照看女儿。

午饭很简单。安达卢西亚不象北方地区那样注重饮食。我发现伯爵吃得很少。他告诉我每顿午饭都不想吃，这也许是由于起床晚的缘故。而到了晚上，却常常胃口很好。

“这点我可不能为你作证。”伊萨贝尔一边说着，一边苦笑。

“当然你不能证明，因为你从来没看见过我吃饭嘛！”伯爵说，女儿隐晦的责备，使他有些不高兴。

“也就那么几次罢了，”女儿羞怯地补充说。

“哎呀！”海纳罗先生嘟囔着，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膀。“桑胡尔霍先生，我想您已习惯于安达卢西亚女人的夸张了吧！”

我们继续谈论政治，接着又谈起斗牛，最后谈起了诗歌。伯爵十分客气，是他把话题转到诗上来的，因为我是作为诗人被介绍给他的。

“西班牙有非常好的诗人。”这位贵人尽量使措词含糊不清。

“啊！……对，对，有几个。”

由于这段轶事是我自己真正的自白，所以我要说明那个“啊！”是用傲慢而不在乎的口气说出来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个大诗人，没有必要去尊崇别的大诗人，只要象对待自己的同事一般给他们以适当的尊重就行了。请原谅我说出了自己的这个弱点，其他诗人也是有弱点的，只是他们不愿意直说出来罢了。

“我一向喜欢诗歌……可是读得不多，您懂吗？……因为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干……您喜欢哪位诗人？”

“我喜欢索里利亚^①。”

“请原谅，桑胡尔霍先生；老实说，索里利亚的诗写得很美，我读过几首，而且还能背诵下来，我喜欢极了……有一首是这样的：

可怜的苍鹭，
生在笼中，关在笼中；
哪里知道笼外还有生命，
还有任它飞翔的天空？

太好了！太好了！……但是，我不能容忍这位先生。就今天而言，我认为西班牙发生的一切坏事，他都有责任。”

我张口结舌，楞住了。

“什么？”

“是的，因为要不是他使国家经常动荡不安，我们本来是会安居乐业的。工业可以用获得的资本发展起来，农业、畜牧业也

^① 何塞·索里利亚（1817—1893）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很受人民爱戴，著有《昔日的回忆》诗剧等作品。

会……”

他这一说，我明白了，他把诗人索里利亚和革命家索里利亚混为一谈了。我赶紧给他更正这一错误，并且注意不使他感到难堪。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丢脸的事，好象不懂得这类事情根本无需大惊小怪。这样，我们的谈话当然只好再回到赛马上去，伯爵为下次赛马准备了两匹马，接着，我们又一下子转到斗牛上去，我又一次有幸领教了这位贵人的渊博的斗牛知识和对斗牛的情趣。以前，他是一个狂热的斗牛爱好者，尽管没有当众下过斗牛场。“斗牛没有什么了不起，您知道吧？”他对我说，语气很傲慢。一直到今天，他还喜欢在自己或者朋友的庄园里戏斗和打翻小公牛，喜欢骑好马，喜欢上山猎取鹿和野猪。我知道他还喜欢别的事情，其中对有些事情的兴趣甚至超过了斗牛和赛马。但是，这些事他没有对我讲过，而是我自己看出来的。我们喝咖啡的时候，他又喝了一小瓶白兰地。他讲呀，讲呀，我发现伯爵对地理也是孤陋寡闻。在谈到库查雷斯^①在古巴的旅行时，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海纳罗先生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离古巴岛是很近的。

但是，尽管他才疏学浅得叫人发笑，却仍不失为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从来没有人会想到去讥笑他。他讲话语调铿锵有力，在彬彬有礼的后面隐藏着傲慢，这使人对他敬而生畏。从他那昏暗呆滞的目光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曾经历了许多离奇而可怕的事情，曾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打过交道，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缺乏才智的人。不仅是由于他的地位，而且也由于他的胆量，他称得上是一位惯于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人。在塞维

^① 库罗·库查雷斯，又名阿尔霍纳·埃莱拉（1812—1868）：西班牙的斗牛士。

利亚，人们议论说，他干了一些令人发指的事。他说话时，女儿用敬仰和亲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而他却装着没看到似的。但是，他溺爱女儿，总是叫她“小丫头”在餐桌上，象欢宴一位贵妇一样招待她。对表姐埃特尔维娜很少甚至完全不加理睬。而这位表姐，也似乎不需要同别人交谈，默默地吃着饭，用她的烂红眼睛，从墨镜上面望着说话的人。外甥女也不注意她的表姑。即使有时不得不伸手递给她一点什么，也总是不去看表姑的脸。只是当伯爵想重新谈起我的爱情的时候，这位表姐才用眼色向他示意，表示不该当着别人的面讲这种事情。然而，不知伯爵没有注意到她的提示，还是不听她的劝告，继续毫无顾忌地谈着我和格洛莉娅的事情。

“我表妹图拉脾气挺古怪……我们都很了解她……是吧，埃特尔维娜？”

“是的，我很了解她。”老婆子回答说，声音阴沉得象个幽灵。

“因为你们是一块长大的，对吗？”

“对，我们是一块长大的。”幽灵又答道。

“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分开有三十年了。”

“她很古怪，不是吗？”

“非常古怪。”

她表妹到底怎么个古怪，从她嘴里是无法掏出来的。伯爵讲的一切她都点头称是。

当我们离开餐桌时，为了不再打扰他们，我立刻告辞。伊萨贝尔利用这个机会请求父亲那天晚上同她一起去看戏。伯爵一边点烟一边回答说：

“不能去，你知道我是不喜欢歌剧的。”

“去吧，好爸爸。只这一个晚上。”女儿撒娇地坚持道，一边拉起爸爸的手吻着。

“不能去，我对歌剧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看就打瞌睡。你不会跟恩里凯斯家的姑娘们一起去吗？”

“正是因为这个。人家请我好多次了，我不请人家多不好意思呀。”

“那你派人订个包厢，带她们去吧。”

“你知道得很清楚，爸爸，不能这么做。你不陪我去使我多难堪呀，答应我吧。”

“可是，孩子，很遗憾……我不能去。”

“真没想到你不答应我的请求！如果我天天都要你这样的话，那也情有可原……可是，只有一个晚上！你完全可以做出牺牲，不去会你的朋友……”姑娘的声音都变了，尽量抑制住哭声。

伯爵向女儿转过脸去，长时间地凶狠地看着她，没有说一句话。伊萨贝尔恐惧地低下眼皮，泪花在黑色的睫毛下边闪动着。

这个短暂的微不足道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在我看来，只是在不触犯他的嗜好和乐趣时，伯爵才是一个非常慈祥的父亲。

第 八 章

请你们原谅我隔着铁窗栏谈情说爱

进入六月中旬，天气开始转热。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仿佛喷射着火焰，从早晨五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长时间地烤着塞维利亚这座名城。街道的狭窄和弯曲并不能完全为我们遮挡炎热。烈日从街道两旁高房子中间的狭缝中照射下来，犹如火舌舐着人们的脸，犹如火鞭抽击着人们的脑袋。我对安达卢西亚火辣辣的太阳一直是见而生畏，所以很少出门。

“小马蒂尔德，请告诉我，在塞维利亚还有比这更热的天气吗？”

“啊，这算得了什么！我的朋友，现在天气还算凉快呢！您没看见夜晚是多么凉爽呀？”

确实，夜晚比白天凉爽多了，但是，我习惯于家乡的春天般的夏天，所以仍然觉得闷热得透不过气来。一听说以后的夜晚还要热，我吓得满头冒汗，头发虽然湿得水洗一般粘在一起，但也都要竖立起来了。

谢尔佩斯大街是塞维利亚的主要街道和繁华的商业中心，整条大街都用帐篷遮盖着。所以，在这里行人可以悠然自得地走来走去。街上到处是娱乐场和啤酒店，它们全都开着门，外边的行人和里面的人们自由地交谈着。晚上，那些白天躲在家里

的人，便出来纳凉。吃罢晚饭，我喜欢同比利亚一起到大不列颠啤酒店去，在那里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呆上个把钟头。

我们对啤酒店厌倦了，如果不到安吉塔家里去，那么在离开啤酒店以后，就到努埃瓦广场去走走，这是塞维利亚唯一的名副其实的宽阔而正规的广场。广场中心的花园里，种着柑橘树和棕榈树，摆着一排排的椅子。晚上，许许多多人家到这里来消遣上几个小时。

“在这个季节，”司令对我说，“这儿可以见到其他季节里见不到的漂亮的面孔……有些脸蛋真是媚人！”

有的晚上，我们到河边去散步；如果是月夜的话，这里的街灯就不亮了，沿着那堵把林荫道和码头隔开的大墙，许多女人坐在有铁靠背的石椅上。由于月光从她们背后射来的，所以，当我们从她们面前走过时，只能辨认出那些美丽的头型。她们的头上，或者没有任何饰物，或者只蒙着白色的三角巾。但是，她们的摩洛哥人的闪闪发亮的黑眼睛和洁白的牙齿却清晰可见。那闪烁不定的目光使人感到又愉快又不安，此情此景，无论是痴爱着伯爵小姐的比利亚还是热恋着修女圣苏尔皮西奥的我，都不能无动于衷。

“朋友，”比利亚高声地说，为的是让那些女人们都听见“没有护甲可不能从这儿走过。”

有些女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回答了比利亚的调情。

在塞维利亚，太阳并不是我的主要的和最讨厌的敌人。我还有另外的敌人，它们尽管比较小，但是没完没了地缠着我，弄得我疲惫不堪。这些敌人就是扇子。这些东西毫不伤人，而且于大家有利，可是唯独对我却是凶狠的，怒目而视的。这一点谁听了都会觉得惊奇。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般说来，扇

子是纸做的，它一面常涂些乡村小景，另一面却是净白的。那么好了，我最讨厌的并不是那些风景画，比如浅褐色的山峦和令人心醉的蝴蝶，而是那净白的背面。这一点似乎不该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自从在安吉塔家里的茶话会上人们知道我是诗人以后，不仅安吉塔姐妹，而且不少茶话会上的女宾都认为让我在那倒霉的扇子背面填写诗句是理所当然的事。岂止那些女宾们，乃至她们的女友和辗转相识的女人，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把扇子送到我这儿来。扇子送来时，还附有一封简短的情书，天花乱坠地夸赞我对女人的殷勤，并且把我的诗才捧到天上去。我回赠她们的，就是在扇子上写些十行诗和四行诗，夸奖扇子的主人有一双绝美的眼睛，表示我嫉妒拂过美人芳容的微风，或者说安达卢西亚一切秀逸的风姿都集中于某某女士身上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认识这位女士），等等，等等。但是，诸如此类的诗句重复了那么多次，以致为了变变花样，——我不得不这样做，同时也愿意这样做，——简直弄得我抓耳挠腮，后悔不迭。当然，这种简单的工艺品送到我手里越多，对我的折磨就越大，时间也就越长。甚至，在为某个和我相识的女性或多或少有点关系的小姐写完诗后，我没有一次不沮丧，不出冷汗的，有时还抽筋，恶心。但是，应该承认，这并不是热带气候独有的瘟疫，而是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所有地区的通病，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罢了。

过了四天我才收到格洛莉娅的信。这是多么难熬的四天呀！我象丢了魂似的。我在圣何塞大街不知转了多少圈。我在工厂门口等过帕卡，但是没有见到她。伊萨贝尔也没到安吉塔家里去。我不愿向比利亚吐露心事，因为我怕他把这件事当做笑料。我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开玩笑呀！一天晚上，伊萨贝尔终于来出席茶话会了。她故意长时间地盯着我。于是，我意识到，她有

某种严重的事情要告诉我。我颤抖起来，几天以来我一直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作好了遭到突然打击的准备。

“我有事跟您谈谈，”她偷偷地对我说，同时从我身边走过去，神情严峻。

我的脸大概变得煞白了，因为我怕她告诉我的的是一个很坏的消息。其实，如果当时我能冷静的话，那就会想到女人总是喜欢插手别人的恋爱纠葛的，而且从容不迫地发挥着她们的作用。我看见她走到钢琴旁，漫不经心地弹了起来。我忐忑不安，心神不定，也向钢琴走去。

“您好好听着，我告诉您一个重要的消息。”伯爵小姐没看我，话说得很简略，语气神秘。

“什么消息？”我怯生生地问。

“格洛莉娅已经回家了。”

我觉得我要倒下去了，过了好几秒钟我才回答。

“怎么？已经回家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正在这个时候，小霍阿吉娜——她那副模样真叫人讨厌透了——带着风骚的微笑走到我们跟前。

“可是，你们在讲什么背人的话呢？在打谁的坏主意呢？”

我控制不住自己，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但是，伊萨贝尔却十分泰然，笑吟吟地回答说：

“在打你的坏主意呢。”

“那就打吧！”安吉塔家的小姐说。她用微笑来掩饰自己的怀疑。

“真的是在打你的坏主意呢。”

“这可能，因为你觉得我一向对你不亲。”小霍阿吉娜依然笑着，但语调已变得气愤。

“的确如此,如果说对我亲的话,那可不是你。”

伊萨贝尔说这话时,仍然甜蜜地笑着。我想她是在开玩笑。

“可是,我的姑娘,你现在只不过是把我先前从你那儿拿来的东西收回去罢了。”

“我也这样看。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你讨厌我了。”

“不对,我不是讨厌你,但是,喜欢吗?那也说不上。”

“是的,你讨厌我,为什么不象我那样坦白地讲出来呢?”

“好,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不喜欢你。”

她们自然地心平气和地谈着。她们——特别是伊萨贝尔——笑得那么高兴,使得任何人——比如我——都会怀疑她们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我最终看清了,她们讲这些话是很认真的。这不仅使我感到惊奇,同时也觉得好笑。让她们两个人象是亲亲热热地交谈去吧。我去把这事告诉了比利亚。他正想凑凑趣儿,于是喊道:

“伊萨贝尔的心是多么坦爽呀!不是吗?不管是爱什么,还是讨厌什么,她都不隐瞒。”

在离开茶话会之前,伊萨贝尔代她爸爸邀请我第二天到她家里去吃午饭。我高兴地接受了。因为,我知道我们将要谈我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在到她家去之前,那天上午我在格洛莉娅住的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上来回转了三十多圈。这条街是塞维利亚那些奇特而有趣的街道之一,它起自孔特罗斯大街,一直通到圣阿尔贝托大教堂。这条街很狭窄,弯弯曲曲。沿街有些陡弯,使它充满了神秘感和诗意。这条街上行人不多。从那透过铁栅栏门可以看到的漂亮的庭院来看,两旁住着的大都是些殷实人家。图拉夫人的宅院座落在一个最僻静的街角里。宅院不大,然而非常讲究,刚刚整修过。房子是两层的建筑物,

上边一层很高，有两个装着玻璃的阳台；下边一层较低，有两个安着铁栏杆的大窗户。门廊的地上铺着纹理精细的大理石；铁栅门很漂亮，栏杆出于能工巧匠之手；庭院不大，精致的碧玉拱门挺立其间，里面种满了花草树木。可以看出主人的富有和情趣。这幢房子我很熟悉。它是我到塞维利亚后最先拜访的地方之一，因为格洛莉娅早已把地址告诉过我。然而，尽管我到塞维利亚以后多次从它前面走过，无论是在阳台上还是庭院里，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人。

那天上午依然如此，可想而知，这当然使我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我没有看到格洛莉娅，连她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阳台上依然挂着 绉 折的布帘；窗户上依然是架着绿色的百叶窗；庭院还是那样，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儿声音。我是多么急切地想看到我那穿便服的小修女呀！吃午饭的时候，伊萨贝尔向我讲了她父亲为我所做的事情。伯爵不象上次那么活跃而多言，显然是有点心事，或许是前一天晚上在赌场里输了许多钱吧。他是和女儿一块到图拉表妹家去拜访的，说是向她转告她的一个在菲律宾的女亲戚的消息。伯爵是个性情冲动的人，他猛烈地攻打了图拉夫人这个顽固的碉堡，用十分严厉的话语指责表妹不该把格洛莉娅放到修道院里去。伊萨贝尔的姑妈曾企图自卫，推说女儿有当修女的天分，而她的良心不允许她违背女儿的意愿。但是，伯爵激烈地反驳了她，说要使人相信格洛莉娅自己愿意做修女，那就需要什么来证明才是。

“表妹，你听我说 把她从修道院接出来吧 但是，接出来后，不要象上次那样把她关在家里。要她去见见世面，接触接触社会，看看戏啦，散散步啦，参加茶话会啦。如果这样过上一年半载，她还坚持要做修女，那就随她去吧。但是，在没有这样做之

前，谁都不会相信你不是强迫她去修道院的。”

“喔！”伊萨贝尔讲完她父亲上面的话，喊道。“我姑妈气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难看极了。我以为她要昏过去呢。”

“我对她讲话那么凶，”伯爵说，他没有抬起眼皮。从语调中可以听出他情绪欠佳。“是因为那个讨人嫌的先生在场。”

“那个可怜虫一句话也没说，呆在那儿象个死人似的。”

“我真想听听他说什么！”伯爵神气十足。

“那位先生是谁？”我小声地问伊萨贝尔。

她耸了耸肩膀，顽皮地笑了，最后说：

“一位先生！一位好心的先生，我姑妈图拉这么说的！”

“他叫什么？”

“奥斯卡尔先生。”

“这个名字还挺浪漫呢。”

“可是，您知道吧？他没有一点儿浪漫味，也没有一点儿诗意。”她和父亲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会意地笑了。

总之一句话，在父女两人进行了那次令人难忘的拜访之后，过了整整四天，伊萨贝尔收到了格洛莉娅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已经回到家里。

“您看我们的事情办得怎么样？您没想到事情那么快就成功吧，是吗？”

事情进展得如此之快，我确实感到惊奇；自然，除了惊奇之外，更是感激他们父女俩。伯爵小姐，这个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的人，要我把在《西班牙画报》上陆续发表的诗作抄一首赠给她。我欣然同意了。但是，她最后那些话却引起我的恐慌不安。格洛莉娅四天前就回到家里了，已经给她表姐写了信，可是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写给我。我大概是在为一件不会给我带来任何

好处的事情而高兴吧？她以前跟我开玩笑说的那些拒绝我的求爱的话莫非是真的吗？我惶惑起来。尽管我竭力想装出高兴的样子，但是怎么也装不出来。我怕他们看出我的心事，于是一边再三向伯爵父女道谢，一边就向他们告辞了。临走前，伊萨贝尔悄悄地告诉我，她将设法把格洛莉娅带到她家里来；还说格洛莉娅来时，她会通知我，让我们在一块儿畅谈一番。这一诺言使我极为感动。害怕、欢乐、希望，一齐涌向我的心头。伯爵握住我的手，也十分客气地说：

“我们做得还不够，应该帮忙帮到底……您已经知道那是……您改日再来吧，我们谈谈如何组织围攻。”

我百感交集地离开了伊萨贝尔的家，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悲哀。过了两三个小时，这种悲哀之情更增加了，我完全处在忧伤之中。可是，天快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改变了我的情绪。当我回旅店用餐时，看见了帕卡正在门口等我，她是为格洛莉娅送信来的。我不愿意当着帕卡的面把信拆开，想尽快把她送走。但是，这位好心肠的女人对小姐从修道院出来感到太高兴了，有些事儿还要亲自向我讲讲。于是，我又感兴趣又不耐烦地听她讲了事情的全部细节：图拉夫人如何乘车去接格洛莉娅，修道院对这位夫人粗野无礼，临走时，除了神父之外没有别人出来相送；小姐穿上平民衣服非常合身，大家见她那样的有风趣和漂亮，都高兴极了。包括格洛莉娅跟她说的那些无关紧要的话她都一句不漏地讲给我听了。最后她终于走了。我跑回房间，双手哆嗦着把蜡烛点上，拆开了信，信上说：

我已出修道院，如果您想接受我许诺的拒婚的话，那就请在十一点钟时到我家前面来，我在铁窗栏边等您，我

们谈谈。

谁都会想象得到，那封信使我如何地激动和高兴。我的各种梦想都一下子实现了。格洛莉娅爱我，和我约会，而这约会是在铁窗栏前，这对我这个诗人和北方人来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铁窗栏！这个词确实有魅力，令人甜蜜地、恍如梦境般地浮想联翩，仿佛它是爱情和诗篇的象征，爱情和诗篇的集中表现。即使是想象力很差，谁不曾梦想过在皎洁的月光下站在铁窗栏旁谈情说爱的情景呢？这种月夜的谈情说爱还有一种不可估量的好处，就是即使不身临其境也可以把它描绘出来。在西班牙，从南到北各省写写抒情东西的文人中，没有一个不曾描绘过月夜情侣，不曾用下面的诗句描写过那美妙的意境：“吉他的甜蜜的旋律”；“玉簪花芳香扑鼻”；“银丝玉线般的月光撒满了窗棂”；“繁星闪烁的夜空”；“柑橘之花”；“少女的迷人的眼睛”；“她的呼吸热烈而芳香”，等等。我自己，作为一个喜欢华丽词藻的诗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描写过安达卢西亚人的美妙的比比皆是的月夜谈情，旅店的朋友们都为我拍案叫绝。但是，现在的情况有点超越和离开了这种因袭的诗的意境。夜里十一点钟我来到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时，暂时还顾不上注意天上有没有月亮和星星。应该是有的吧，因为这是自然现象，只是我没有留意罢了。可是，我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守夜人，他手里拿着扎枪，提着灯笼，站在离格洛莉娅家不远的一个门口。“要等这位老兄走了以后才去吗？”我惊恐地自问。幸好，我窥探了几分钟之后，就见他离开了那里，沿街而去了。另外，我去赴约，既没带吉他也没披斗篷，只是手中拿了一朵黄水仙花，身上穿着一件简朴而舒适的短上衣。我更没有骑匹骏马，无论是黑色的，花白色的还是栗色的。

我是用自己的可怜的双腿走去的。当我靠近格洛莉娅家的窗户的时候，可怜的双腿颤抖得很厉害。我看见在一个窗前有个影子闪过，便走过去，贴近了铁窗栏。

“格洛莉娅！”我低声唤道。

“我在这儿。”格洛莉娅答应道。

这时，她那既没戴帽子又没包头巾的头凑近了窗栏杆。我看见她仍是那样讥讽而迷人地微笑着，露出一排洁白的小牙齿。她那副容貌早就印刻在我的心灵上了。我也看见了她那双黑天鹅绒般的眼睛闪闪发亮。我呆住了，茫然不知所措，好象站在一个神灵面前。我双手抓住铁栏杆，半天才说出话来。

“您好吗？”

那种习惯的寒暄看来并没有唤起她的悲伤之情，因为我看见她用手遮住了嘴，以便不让我看见她在笑。沉默了一会，她答道：

“我好，您呢？”

“我是多么盼望我们早日相见呀！……”我高声说。但是，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是那样的矫揉造作，仿佛是在舞台上演戏似的。“您想象不到我是多么焦虑地等待这一时刻呀！格洛莉娅……”

“您为什么那么渴望呀？”

“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您，我爱您。”

“说点新鲜事吧！亲爱的，您这种话在给我的九封信中都说了四十一遍了……我数着呢。”

“那么，现在就是第四十二遍了。格洛莉娅，我们的事情好象是一部小说似的。从我认识您到现在还不满三个月，但是，我觉得好象过了三年了。多大的变化呀！真是戏剧性的变化！您

以前是修女，今天您已经变成了一个美貌的女郎……”

“您果真认为我漂亮吗？”

“漂亮极了。”

“非常感谢您。如果您能看清楚我的话，那……”

“我看见您……虽然不大清楚，但还是可以看出您变得更美了。”

在某种程度上，事情确实如此。虽然那个角落里黑暗使我不能看清她的面孔，但是她美妙的覆盖着鬈发的头型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当她把头稍稍低向窗栏时，街上射来的微弱的灯光照亮了她的面颊。尽管她的面孔还是那么动人，但我觉得比在马尔莫莱霍时要更苍白些。

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很窘，终于说道：

“这是您的房间吗？”

“这不是房间，是会客厅。”

“啊！”

又一次沉默了。我发现她的眼睛盯着我。说实话，我觉得她的目光中并不饱含着爱情，而是一种嘲弄的好奇心。

“格洛莉娅，这么多天没有您的消息，您知道我是多么悲伤呀。我还以为您把我忘掉了呢。”

“好朋友我是从来不会忘掉的。再说，我答应过您一件事情，说什么我也不能不履行我的诺言呀！”

“什么事情？”

“您不记得了？拒绝您的求爱……”

“啊，对！”我笑着喊起来。

她的这些话给了我勇气，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的爱情最终确定下来，于是我说：

“对了，格洛莉娅，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请您明确地告诉我，我只是自作多情呢，还是有希望得到您的爱情。正如您说的，既然我已重复地说了四十一次我爱您，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向您吐露了。自从在马尔莫莱霍见到您并和您认识以来，我就被您的美貌和热情征服了。现在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里，我惶惶不安地等待着对我的宣判。”

停了一会儿，格洛莉娅才回答。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最后说道：

“既然如此，我只好把事情说清楚了。您听我说，我得……塞费里诺先生，在马尔莫莱霍的最初日子里，我就和您谈过。从那时起，如果我说我没有意识到您在对我求爱的话，那确实是不真实的。还有，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您吻老修女弗洛伦蒂娜的耶稣受难像时，我认为您是在吻我……您在笑吗？好；可是我并没有误入歧途。您向我求爱，这给我带来了不幸，但我并不恨您。事情终究是要解决的，因为我决心不再呆在修道院了，哪怕给人做仆人也心甘情愿。还有，在我出修道院这件事情上，您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激您……但是，感激是感激，爱情是爱情。到现在为止，我对您还没产生爱情……我尊敬您……我认为您很热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好处。但是，我是个直爽的人，我不愿意您再蒙在鼓里了。我将是您真诚而亲密的朋友……可是，未婚妻，不行……”

听完她的话，我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她讲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是嘲讽的，这使人认为她可能是在开玩笑。但是，她说的那些道理看来是那么可信，那么合乎逻辑，使我确信不是在开玩笑。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我笑着说：

“拒绝我的求爱！装得真象呀，仿佛是真事似的！”

“怎么？您不相信我的话吗？……您有点太看重自己啦！”

“不是我看重自己，格洛莉娅，”我反驳说，神情变得严峻起来。“而是您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拒绝我的求爱，这未免使人过于费解了。”

“那是因为您现在才让我说出这种话呀！”

“可是，格洛莉娅，您说这话是真的吗？”

“为什么不是真的？好了，您以为我出修道院是得到了您的帮助，我就会答应您，是吗……”

我的面颊一下子热起来，耳朵嗡嗡作响。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可悲地作了一件蠢事，那姑娘毫不留情地戏弄了我。愤怒使我心碎肝裂，想骂几句出出气。我的手长时间地抓住窗栏杆，眼睛闪着怒火，默默地盯着她。最后，我气得声音都有些嘶哑了，对她说：

“您这个假正经的风骚女子，您不配有正派的男人来理睬您。为了爱您，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但我并不觉得后悔；我后悔的是爱上了您。我原来以为在您表面的轻浮的背后隐藏着一颗美丽的心；但是，现在我看见了那只不过是您的虚伪和浅薄。我很高兴，一下子看清了您这个人，我要把您从我的心间和脑中永远抹掉。您本来就不配在我心中占有位置。愿上帝保佑您，永别了。”

当我抽搐的双手松开铁窗栏时，觉得被她的手擦住了，她哧哧地笑了。我茫然了。

“做得对，做得对！我就喜欢您这样！您总是甜言蜜语，我已经听腻了。”

“这是什么意思？格洛莉娅。”

“就是说，您不要光说好听的，因为蜜糖使人讨厌，香料使人

晕眩。您听我说：辱骂我一分钟胜于阿谀奉承我三个月。您一定会说，这是因为我喜欢人家来硬的，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告诉您，没有一个男人是不喜欢有气派的女人的。”

“是吗 那就请您等一下,我再骂您几句吧。”我笑着说。

“别骂了,别骂了!”她喊道,也笑了。“今天已经够了。”

那次甜蜜而难忘的会见一直持续到午夜一点钟，我们之间的爱情已经确定下来了。没费什么劲儿，我们就你我相称了，并且海誓山盟，生死不渝。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自从我走近窗栏以后，守夜人一直没有过来。我担心他把我们会面的事会告诉图拉夫人。但是，格洛莉娅安慰我说，在塞维利亚谁也不会出卖情侣，而守夜人更不会，因为他们已经见惯了。对于女仆，也没有必要担心。这次幸福的会面和交谈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片美好的前景，我心里乐得象喝醉了酒似的。

“早晚人家会知道的，”她说。“但是，怕什么 如果他们反对我们的婚事，我不会轻易让他们达到目的的。”

我看见她那美丽的眼睛里燃烧着诱人的顽皮的火花。这使我确信，要让她走她不愿走的路是不容易的。

“天已经很晚了，妈妈要去望早弥撒，起得很早，她要带我去,你走吧。”

“再呆一会吧，淘气鬼。还不到半夜呢。”

“到了,希拉尔达钟楼已敲过一点了,再见。”

“还不到一点，那是十二点一刻……”

这时，希拉尔达钟楼浑沉而缓慢地敲响一点一刻。

“你听见没有？一点一刻了。再见，再见。”

“就这么走了,不把手伸给我？”

她把手伸过来，我当然要吻了；可是，她用力抽了回去。

“不，别这样，你等一下，象在马尔莫莱霍那样，我让你吻耶稣受难像吧。”她笑着说。

“我要吻你的手。”

“没羞，走吧！”

“看在上帝的面上。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要把耶稣受难像送给我，那我将把它当做纪念品珍藏起来。”

“你稍等一会，我的教服在那儿呢。”

她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把那个铜耶稣受难像带来了。她从铁栏杆里递给我。当我去接时，一把抓住了她那黝黑有力的手，贪婪地吻了又吻。

“好了，亲爱的！难道你明天就吻不着了吗？”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窗栏，陶醉在爱情和欢乐之中。我是那样的神魂颠倒，走了几步碰见守夜人时，竟然给了他两个比塞塔。但是，后来我有些后悔；因为象格洛莉娅说的，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回来时，我还是没有去注意天空上的星星是否在柔和地闪烁着光芒，月亮是否在把它那银色的清辉一片一片地倾泻在纵横交错的漆黑的街道上。我心中有一颗不容逼视的太阳，使我眼花缭乱，无意去注意那些区区小事。

第九章

我和一位好心的先生交上了朋友

第二天，我收到了神父萨维诺先生的一封信，他请我到他家去。原来是，他非常神秘地告诉我，格洛莉娅已经离开了修道院。他告诉我这一消息，我表示感谢。我还想知道比这更多的消息，于是，就问他是想继续担任现职，还是想做别的事情。他告诉我，他非常向往大教堂里的肥缺。我答应写信给我的舅舅，而且我确实这样做了。说真的，我的舅舅严厉地回复了我，问我是否认为他每天收到上百份推荐书还嫌不够，竟然还要为他的外甥来操心。自然，我没有把这封信告诉萨维诺先生。

第二天晚上，我和格洛莉娅谈情说爱的时间尽管没有上一天长，但依然十分甜蜜。格洛莉娅的主意比小心谨慎的尤利西斯^①更多，她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我悲观地向她表示，我不大相信我们有朝一日能够结合，因为她母亲不会同意。她笑着叫了起来：

“噢！你这个小机灵鬼总是把事情想得很远！谁这么早就往这些事情上想呀！”

我很不高兴，生怕自己有什么不慎之处，于是掉转了话锋。

^① 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勇敢机智。他是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的主人公。

但是，过了一会儿，她自己又不自觉地、诙谐地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她谈起话来总是很自然、很有风趣。

“你听我说，我们结婚的时候，要到法国去旅行，到所有的省份都去看看，你说呢？我想再去看一看贝尔加拉教会学校，我在那里呆过两年……我们结婚，这是已经定局的事情了……我母亲可能想让我终身不嫁，但是从现在起，我就根本没这个打算。我既不到波列通去，也不想让圣埃利亚斯把我的名字列到他的记录本上。”

“圣埃利亚斯是干什么的？”

她向我解释，每逢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举行迎神会，人们举着圣埃利亚斯神像，圣埃利亚斯手里拿着笔，注视着家家户户的阳台。据说在塞维利亚他把老处女都登记在一张单子上。

我高兴地笑了，因为她那个决定使我很惬意，婚姻大事重新浮上了我的心头，我们将要遇到的障碍使我过早地发愁起来。

“你知道现在我在想什么？”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突然问道。“我想你应该到我家来，和我妈妈交个朋友……和奥斯卡尔先生也交个朋友。”

“奥斯卡尔先生是谁呀？”我机灵地问道，因为尽管模模糊糊，我还是知道他是谁，以及这个人在她家中所处的地位。

“奥斯卡尔先生，”她吞吞吐吐地说，“是给我母亲管家的一位先生……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

“他和你们住在一起吗？”

“是的，三四年前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他是个鳏夫，又没有子女，而我母亲的房子又多得住不完……他就住到这里来了……”

接着，她告诉我，这位先生什么事都要过问，什么事都要插

一手，她对他很反感。

“这个该死的，在我回到修道院以前住在家的那几个月里，他让我流了多少眼泪啊。他给我定的规矩比我在教会学校的还要严，从早到晚，没有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现在他又想来这一套……但是我已经懂得怎样对付他！……好了。”她做了个手势，好象要把那恼怒的念头从脑子里驱散掉。“你和这位先生交朋友事关紧要，因为妈妈一切都看他的眼色行事，为了办好这件事，你最好装作是由卡洛斯派^①某个大人物推荐来的。你懂吗？这位先生是非常虔诚的教徒，如果你冒充唐卡洛斯的军官，那就灵极了！他肯定会对你表示竭诚欢迎……你有军人风度，有那种八字胡和山羊须。再说，你还是个美男子……”

“不胜荣幸。”

“啊，让我对你撒这么一点谎吧，也算是我对你在同我认识以来你所说的一连串谎言的报答……这也算不了什么，你装作是个军官，随便向什么人讨个介绍信，然后就到我家来拜访。”

她十分坚持那个计划，准备克服在实现这个计划过程中的一切困难。她不但持坚决的态度，而且有巧妙的方法，由此我知道她对我们的事情已经深思熟虑过了。于是我确信，尽管她嘴上说我如何如何，其实她也和我一样，早就想到了我们的婚事。实现她提出的那个计划的最大困难，就是我没有参加过战争，我讲不出具体的战役和地点，对这类事情我只是有所耳闻，或者只是从报纸上一些含糊不清的材料中读到过。

“你看，奥斯卡尔先生有很多关于战争的史料和文件。明天我给你带两三本书来，你读一读，然后我再放回原处。即使他发

^① 1833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逝世。他留下遗嘱，令其女继承王位。其弟唐卡洛斯不承认遗嘱，发动内战，史称卡洛斯战争。

现少了书，又怎么知道是我拿走了呢？”

“那么到哪里去弄介绍信呢？”

“你和海纳罗舅父商议一下，看该怎么办。舅父也有点卡洛斯派的味道，他有个兄弟曾经在唐卡洛斯那里当过将军。这个人很了解战争，你可以利用一些他告诉你的材料。”

这个计划是冒险的，但是格洛莉娅给了我勇气，我决心尽量谨慎而巧妙地去实现它。我不想去求海纳罗伯爵为我写介绍信。我知道，由于他也是卡洛斯派，尽管出于礼貌，他会开介绍信，但是他肯定会讨厌干这种骗人的事。我还是去找了比利亚，因为我曾听说他有个叔叔在加的斯，是卡洛斯派委员会的主席。当我把计划告诉他之后，他马上欣然表示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比利亚给他叔叔写了封信，要求他写封介绍信把自己的一位朋友卡洛斯派的军官推荐给奥斯卡尔先生。这封介绍信很快就寄来了。介绍信到手之后，我又和格洛莉娅约定拜访的时间，并安排了各项细节。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便登门拜访奥斯卡尔先生。

女仆出来给我开门，领着我穿过庭院。这院子我在外面已经观察多次。女仆把我领到会客厅。格洛莉娅就是通过这间客厅的窗子和我谈情说爱的。尽管我心慌意乱，战战兢兢，还是向窗户多情地投了一瞥。就在这个窗台上，我那俏皮的女主人每晚都坐在那里。可是，她现在在哪儿呢？我的心告诉我，她大概不会离这儿很远。但是，尽管一走进铁栅门我就留神地环顾四周，也还是没有看到她半点踪影。

我走进的房间不大，和别的专门用来会客的房间一样，没有半点家庭生活的特有的气息。所有的家具都是古老的，使用得很在意，布置得井井有条，对称，妥贴。椅子上罩着暗金黄的绸套，高高的靠背上端刻着橡实花纹的装饰，看上去并不悦目。地

上铺着精致的草席。我拿着礼帽，两手叉腰，开始在屋里踱步，观赏着挂在墙上的图画。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女人，远远看去象是格洛莉娅。她头上高高地戴着十九世纪初时髦的梳子，胸部丰满，双手捧着一只鸽子。我想那大概是格洛莉娅的母亲。这幅油画的两旁是两幅小型的粉彩画。粉彩画下面写着：“少年时代的小宝贝。”一幅画着一个孩子在给几只兔子喂食；另一幅画的是一个孩子抱着小羊羔。对面墙上，有只象画面一般的钟表，它同样是一种装饰品。白天，由一个宛如太阳的精巧的圆状物来报时，到了晚上，大概报时的就是一个月亮状的东西了。钟的两旁，有两个小金盒，上面放着彩色的刺绣，盒子里放着格洛莉娅·贝尔穆德斯的名片。下面注着的日期已是很久以前的了。

那个小会客厅，正如今天所说，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充满着安静、虚荣、舒适、神秘、寂寞、豪华的气氛。我实在说不出，这个小会客厅是叫人喜欢，还是叫人讨厌。不过，它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看出主人的爱好、生活特点乃至性格的厅堂。由于一种我所无法了解的原因，在那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和精心布置的后面，除了显示出它的怀旧和对隐居生活的留恋之外，再也看不出别的什么了。在那里既可居住一个《圣经》式的家庭，也可居住一个莎士比亚某个悲剧里的家庭。我忘记说了，不仅是在院子里，而且在我走过的地方，在客厅的各个角落，甚至在客厅中央，都可以看到栽着鲜花的花盆。我观察了那里的一切之后，便把鼻子凑近了鲜花：丁香、紫罗兰、玫瑰。为了从那折磨着我的不安中解脱出来，我尽量陶醉在那些鲜花中，足足有几秒钟。这时，我听到了几声轻微的象是敲击玻璃的声音。我抬起头，看见房门的玻璃上贴着的是格洛莉娅那张笑吟吟的脸。我的惊喜是不

言而喻的，我快步地向她走去，但是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做了个暗示退了回去，我再也没有看到她。

从女仆把我引进客厅起，至少过了十分钟，奥斯卡尔先生还没有出现。又过了好几分钟，那半掩着的门终于打开了。一个体形十分奇特的人走了进来。他比中等个儿要矮得多。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的两腿过短。他的躯干肥大健壮，几乎象个大力士。他五官端正，一双乌溜突出的眼睛镶嵌在浓密的眉毛中间。但是他脸上最明显的特征却是那至少遮住了半张脸的大白胡子。看上去他象是六十岁开外的人了。

“有何见教，先生？”他走进来爽朗地对我说，用大眼睛打量着我。

他的嗓音使我更为惶恐。那是一个低沉、刺耳、粗哑有力的大嗓门，犹如麻绳制作的琴弦。我彬彬有礼地向他致意，尽量不露出惶惶不安的神情。我拿出比利亚的叔叔写的介绍信交给他。

“啊，是阿尔丰索先生介绍来的。”

他很快看完了上面写的意思，抬起头高兴地叫了起来：

“那么说，您是正统的卡洛斯派了？您在北方作过战吗？握握手吧，朋友！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同国王^①和教会的战士握手更为心满意足的了……您跟哪位将军在一起过？”

“我曾在奥略^②和多雷加拉伊^③手下服役。”

两天来，我生吞活剥地记住了大量的有关战争的资料。这

① 这里指唐卡洛斯。

② 奥略(1816—1874) 卡洛斯派军事将领，由于反对共和派而出名，在围攻毕尔巴鄂时战死。

③ 多雷加拉伊(1823—1882) 西班牙军官，在最后一次卡洛斯战争中出了名。

些资料恰恰是从那位奇特人物的图书馆里得来的。那时我头昏脑胀，生怕把材料弄错了，从而说出可笑的话来。但是我懂得，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胆、镇静，我准备从容不迫地回答一切问题。

“可怜的奥略！”奥斯卡尔叫道。“多可怜的人哪！他是国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在他阵亡的时候，我离他仅有三十步。”我大言不惭地说。

“他是被一块手榴弹片炸死的吗？”

“弹片把他的脑袋炸烂了。”

“您是什么军衔？”

“纳瓦拉第一营第四连的中尉。”

“当国王逃入法国的时候，您大概已被提升为大尉了。”

“是的，我们都晋了级。”

他殷勤地要我坐下来。我们谈了一会战争和我们的希望。确切地说，是谈了他的希望，因为我的希望和他的是截然不同的。幸好他对此一无所知。我认为我可以说——这并不是不谦虚——我不是一般地而是很出色地摆脱了窘境。我的想象力善于填补书中各种史料的空白。我兴致勃勃、活龙活现地描绘了各种细节，描绘了我所参加过的战斗的战况、地点和人物。我凭着脑子里那些似是而非的材料，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同时，我又小心翼翼地避开奥斯卡尔先生可能了解得非常清楚的那些重大事件，一股劲儿讲些小型的战斗。有一次，当我们埋伏在橡树林里准备伏击一支敌人的军队时，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奇怪而可怕的铃声，原来那是由于骑兵们双腿颤抖而使马刺和刀鞘撞击发出的声音。

“为什么会颤抖呢？我想国王的勇敢的义勇军是永远不会胆

怯的。”

“噢,请您相信,先生,当战斗开始的一瞬间,不管是谁,心里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害怕。然而战斗一打响,事情就过去了。”

这个材料,我是从一位军官朋友那里听来的。由于这一材料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它使我提供的情况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我一边和他聊天,一边不停地打量着他。他谈话非常坚定沉着,看来不象个傻瓜。他那副高人一等的的神气,大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尽管我并不是象我装扮的那种人物。他有时伸出手来把我的话打断,用精确的语言发表评论;评论结束时,便再一次伸出手来,非常谦恭地说:“您往下说吧。”他向我提出问题,我便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他经常嚷着打断我的话:“您按着顺序说,您按着顺序说 不要倒叙,倒叙会把我搞糊涂的。”然后他便严肃而有礼貌地听着。我讲话的时候,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许。总之,这位先生的举止风度,言谈话语,和他的面孔一样,使他象是一位上等人,一位对自己力量非常自信的强大的巨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就是指挥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他对老天爷赐给他的那两条可怜的短腿毫不在意,也许他荒唐地认为那两条腿恰好和他的独眼巨人般的身躯相称,和他的高傲的精神一致。他向我打听了他所认识的几个卡洛斯分子,而每次我都说恰巧离他们只有几莱瓜^①远。我主动地、滔滔不绝地给他讲了那个觊觎王位者的情况,我是从照片上认识他的。我还给他讲了此人的妻子玛尔加丽塔夫人。

他终于提出了我所等待的问题:

“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里来的?桑胡尔霍先生。”

^① 莱瓜 西班牙里程单位,一个莱瓜约合5.5公里。

由于我早有充分的准备，便口若悬河般地向他讲了自停战以来我所遭遇的种种不幸。首先，我在巴荣纳^①住了两年，靠着卡洛斯派的一些有钱人给移民者提供的经费为生。当提供经费停止时，我只好回到了西班牙，靠了我在加里西亚的一个兄弟接济过活。我帮助他经管收租事宜。但是后来这位兄弟去世了，他的全部遗产由他的妻子继承。这个女人的品德不好，我受了不少折磨，最后终于同她彻底闹翻了。我的生活完全没有了着落，有一个时候，在村子里想方设法糊口。但是最后闹得境况是如此寒酸，竟欠下了旅店几个月的房租，使我无脸见人。我决定离开，到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去找个体面的职业。

奥斯卡先生专注地听了我的讲述，然后便开始严厉地教训我，说是缺乏远见和没有积蓄给我带来了灾难。他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勤俭持家的课。对他来说，人们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没有远见和生活无方。“您应当把时间支配好，把钱用在刀刃上，这样我们大家都会是幸福的，人人都安居乐业了。”

“在这里，在安达卢西亚，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泡在糖罐子里。这里一切都散发着油香。”我笑着说。

他对这种笑话不以为然，样子依然郑重而严峻。他继续阐述他的人生哲学。这并不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我曾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人……但是，他怀疑我是否把时光全花在正事上。

“噢，这个么……”

“您看到了吗？他以胜利者的神情叫了起来；不过，归根结底，您还年轻，还可以改正。”

他沉思了几分钟，最后象是作重要决定似地说：

^① 巴荣纳·法国城市

“我把您介绍给这家太太，她是一个很有才干和十分聪明的人。把您介绍给她，是因为您是陛下的军官，我希望您成为一个对她有用的人。”

我对他这种非同寻常的帮助表示感谢。他坐在那里，我对他很尊敬。然而一旦他从位子上站了起来，我便不那么尊敬他了。他坐着的时候，我不去看他的双腿，只是看他的胡须和肥大的身躯，特别是欣赏他那震耳欲聋的奇特的大嗓门，他确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然而，当他的脚一踏上地面时，他又变成一个可笑的侏儒，使我感到他又象刚刚进来时那样可笑。他总是忘掉他的腿，或者还以为他的双腿别有价值。他有力地迈着步子走到门口，打开门，象打雷般地喊道：

“图拉夫人 图拉夫人！”

这时，立刻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个细嗓门的声音：

“什么事？奥斯卡尔先生！”

“请您来一下，’那个矮脚独眼巨人说。

“来了，来了。”

奥斯卡尔先生重新坐到我的身旁。为了表示知心，他对我说话的声音低沉得简直象猪哼：

“您将会看到她杰出的才干，这位善良的太太的洞察力使所有的人为之惊叹……”

我颤抖起来，因为我想，既然她的洞察力那样过人，她一定会立刻发现我不是卡洛斯派的军官，而是她女儿格洛莉娅的来自加里西亚的未婚夫。

“她不但有非凡的智慧，而且还是虔诚的典范……真正的典范。噢！对于战争中的勇士，她的热情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虽然她那苦行的习惯使她不能参与很多的社交活动，但

是，她很有处世经验，善于应酬……她是一位女圣人！一旦您对她有所了解，就会对她必恭必敬，渴望跪下去吻她衣服上的花边……”

“如果用吻她女儿的脸蛋来代替这件事，我是不会说个不字的。”我这样想。

“还有，她是个纯洁的人。尽管上了年纪，她纯洁得象只雪白的鸽子……可是，她怎么还没有来呢？”他说着站起身来，又一次迈着有力的步子噔噔地走到门口。“图拉夫人！图拉夫人！”

这个矮脚独眼巨人的声音使整个房子都颤动起来。

“就来，就来。”

又过了几秒钟。在这几秒钟里，奥斯卡尔先生站在门口不动，象放在娱乐场门口吸引观众的侏儒似的。

图拉夫人终于来了。她也是个矮个子，但是身材匀称，脸色苍白，眼睛明亮，五官端正。她的金发中间闪现着不少银丝，梳着波浪式的髻发，这些髻发粘贴在前额上。她的装束有点古怪，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适合她这般年龄的夫人。她已是将近六十岁的人了，穿着深色的裙子，腰间系着奶黄色的丝织飘带，就象我家乡的女工匠们那样；另一条细布的小围巾象领带般地围在脖子上。她长得和女儿有些相象，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因出于同一家庭，她们有着同样的风度。尽管她没有女儿那种姿色，但年轻时，大概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总的说来，她并不讨人喜欢，在她身上，有一种荒唐而神秘的东西，使人感到奇怪和讨厌。但一想到她是格洛莉娅的母亲，我便趣味无穷，甚至怀着亲切的感情注视着她。

“我荣幸地向您介绍桑胡尔霍先生，他是唐卡洛斯陛下军队的军官，在北方打过仗。”

“噢，您是卡洛斯的军官！”夫人细声细气、笑容可掬地说：“认识您使我太高兴了，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当我还没有向她陈述任何不幸，甚至连嘴都还没有张的时候，她就马上对我表示了那样的同情，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夫人，我也同样感到高兴和荣幸。”我有些惶惶然了。

“您是到我们这里来旅行，是吗？我真高兴！您喜欢塞维利亚吗？”

“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美极了。”

“非常喜欢，是吗？我的孩子！您打算在这里度过整个夏天吗？”

“这要看情况，夫人。”我说，一边偷偷地向奥斯卡尔先生递了个眼色，他点头称是。

“啊，看来您还有事没和奥斯卡尔先生谈吧。我是多么高兴啊！事情不会使您为难的，这位好心的先生很老练，能够处理任何事情，不管它多么复杂。您现在是从哪儿来的？是从纳瓦拉来的吗？”

“不，夫人，我是从我的故乡加里西亚来的。”

“啊，从加里西亚来的！这么说，您对塞维利亚那么喜欢我就不惊奇了。这两个地方是多么不同啊！不是吗？”

“是的，夫人，很不同……不过，加里西亚也是很美的。”

“您是这样看的吗？唉！可怜的孩子，您是多么热爱您的故乡啊！”

她回过脸去看着奥斯卡尔先生，眼睛里流露出请求他要有同样的怜悯之心的神情。我不知道是怜悯我，还是怜悯加里西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说格洛莉娅说话时带有地方口音的话，那么图拉夫

的安达卢西亚口音更重。如果说格洛莉娅把字母表中的二十六个字母吃掉了一半的话，她母亲至少要吃掉三分之二。图拉夫人的和蔼态度是如此过分，以致使人感到有些不舒服。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显然她是在机械地陈述着事情，在那副虚假的、热情的面孔后面，隐藏着的却只是冷淡。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她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那些问题有不少是空洞无物的，实在难以回答。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流露出怜悯和痛苦的表情，仿佛我在向她讲述着最悲惨、最痛苦的伤心事。说真话，那种死死地盯着我的可笑怜悯的目光终于使我动了肝火。

“那么说，您从来没有到过塞维利亚了？可怜的孩子！那就是说，您没有见过复活节前一个礼拜的盛况了？我的妈呀，您一定没有见过圣周四和圣周五的迎神会！没有见过各种宗教团体和他们的圣日狂欢游行！没见过神圣的耶稣和象征着希望的至高无上的圣母马利亚！……简直使人难以置信，真的，难以置信，可怜的孩子！”

按照我的脾气，我本来应该对她说，在世界上，我更喜欢看到的是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而不是那些东西。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客气地告诉她，我把没有看到这些东西视为一种极大的不幸，我将不惜一切牺牲去设法观赏，甚至低贱地恳求她，要她指点我怎样才能到几个教堂里看一些完美的圣像。这时，图拉夫人用一种为垂死的人指出如何解脱痛苦和重新复活的声调，给我一一讲述了塞维利亚各个教堂的情况。教堂座落在哪几条街道上，什么时候开放，以及教堂里的哪些地方摆放着圣像。

我装出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听她讲述，但是严厉的奥斯卡尔先生开始表现得不耐烦了，他终于说道：

“好啦,图拉夫人,这些事您以后再慢慢地告诉他吧,因为一下子告诉他那么多,是不容易记住的。”

“对的,奥斯卡尔先生,对的,您说得很有道理,看我这急性子!……这一点我和我的亡夫一样,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就差那么一点点,’她用手指比划着;‘我们都是火筒子。”

“很显然,这完全是由于你们互相影响。’那个侏儒不高兴地说道。

“这是真的……我女儿格洛莉娅也这么说,’她对我说。

“您有一个女儿?我以非常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

“是的,先生,我有个女儿,她十分好动,就象蜥蜴的尾巴似的。耶稣啊,这个孩子!自从她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安静过一分钟。”

“夫人,您不要胡说,她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坐在窗户旁和我交谈。”

我真想把这话说出来,但是我把它咽了下去,只是装出一副越来越不在乎的样子问道:

“您丈夫去世已经多年了吗?”

“噢,是的,已经好多年了,我的丈夫真是可怜,因为性情太暴躁,所以寿命不长。我的可怜的女儿,七岁就成了孤儿。”

她的噜苏,使随便什么人都会感到厌烦的,然而我是例外。我对她讲家世很感兴趣。她把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讲个没完,奥斯卡尔先生很不耐烦,紧锁眉头,用手指在沙发扶手上敲着鼓点。

“噢,您知道我受了多少罪啊!我女儿的顽皮使我一刻也不得安宁。还有,上帝还用那么严重的头痛病来考验我,我简直要发疯了。上帝叫我害这种头痛病,无疑,是看到我那可怜的丈夫

挣的钱财逐渐消耗殆尽，而我对挽救这种局势却完全无能为力。当然，我们这些女人是很容易上当的，我怎么能掌管那么复杂的事情呀。这时，我便求助于您面前的这位好心的先生。他一插手，情况就马上起了变化，一切都很顺利。他把账目弄得一清二楚，和债主们取得了谅解，使亏本的工厂走上正轨……总之，他是我和我女儿的神明。我们今天能吃上饭，多亏了他。如果没有他，天晓得我们是否会变成了叫化子去沿街乞讨。这位先生有一个什么样的脑袋啊！他什么都能干……”

奥斯卡尔伸出一只手叫道：“够了，图拉夫人，够了。”

“您让我说说吧，让我告诉这位先生，我为什么感谢您。”

“您已经说得不少了，现在我恳求您，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因为我必须和他单独谈谈。”

“好的，奥斯卡尔先生，好的。”

她用她那特有的柔和声调和我告别，匆忙地走出会客厅。她是那样驯服，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说真的，奥斯卡尔先生的语调和他那副坚定果断的神气好象不允许有半点违抗。

当这位好心的先生单独和我在一起时，他再一次严厉地开导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履行我的职责。这一次的严训，使我不止一次地想在他嘴上击一拳，让他住嘴。最后，他自然而谦虚地把我在家里应做的事告诉了我。他提醒我，工钱是微薄的，在工厂不增产的情况下，每月二十个杜罗。

“很少，这工钱对于您这样一个军衔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时运不济，您和我们都一样，暂且委屈一下，也许今后……”

我热情地向他道谢，心里想，这差事能够使我接近格洛莉娅，并且使我得以娶她为妻。奥斯卡尔先生认为我的热情是由

于我的拮据，他用怜悯的目光看我，使我感到很羞愧。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坐着时，他是够得着我的肩膀的)，又一次十分关切地鼓励我去工作和积蓄。我们亲热地分手了，当他出门时，又大声地呼唤图拉夫人，她还是那样温情地微笑着出现了。奥斯卡尔先生伸出松开的手让我去握。

尽管我的眼睛迅速地扫来扫去，也还是没有看到格洛莉娅。相反，当我在奥斯卡尔先生陪同下走近铁栅门时，却遇见了一个人。这一相遇差点儿变成一种灾难，使我的计划全部破产。我出门时，帕卡正好进来，她一看到我，眼睛睁得铜铃似的，快乐地笑着，嘴巴都合不拢了。她叫道：

“啊，我的圣母，您在这里，少爷？”

但是，我那样气呼呼地瞪了她一眼，这位可怜的女人吓坏了，立刻改变了神情，以安达卢西亚女人特有的爽朗和机灵，非常自然地说道：

“请您原谅，少爷……我认错人了，把您当做卷烟厂的巡视员塞里佩先生了。”

那个矮脚独眼巨人没有注意到这一误会，这样，我便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访问，心满意足地走了出来。

到了晚上，我和格洛莉娅是怎样地打趣这次奇特的拜会和那个危险的相遇啊！但是，第二天，当我见到奥斯卡尔先生时，我却楞住了。这位先生交给我折着的一张纸，对我说道：

“您在这个家里应该承担的工作和任务都已经开列在这个单子上。”

我打开那张纸，上面画着象是学校发给孩子们的指定作业般的表格，各种符号画得非常讲究，一格一格都是用墨汁精致地画出来的，显然出于一位大书法家的手笔：明天，从几点到几点：

查账 从几点到几点 公文来往。然后,半个小时吃午饭,一刻钟休息。他几乎没有给我留下搔痒的时间。这位书法家非凡的创举使我非常不高兴,特别是因为我注意到每天我要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工厂的办公室里。这个工厂座落在郊外,在去圣贝尔纳多区的方向。当我用痛苦的声调把这件事告诉格洛莉娅时,她却纵声大笑起来:

“我的小可怜鬼!图表现在落到你的头上了。你不要难过,亲爱的,你的格洛莉娅已经为了类似这样的图表流过许多眼泪。这个人是可恨透了!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不给我糖果吃,而是拿为我画这种分配时间的表格作为消遣。从几点到几点,学习卡斯提亚语语法,然后是声乐练习课,接着是刺绣。下午,绘画课……由于母亲支持他,我只好忍受……他那副样子真讨厌!……你知道吗,他现在又不知羞耻地对你这样做了,你等着瞧吧。我从修道院回来的第二天,在他办公室前走过时,看到他非常忙,墨水瓶放在一边,手里拿着直线笔……‘让讨厌的表格见鬼去吧!’我心里想,‘你会看到,可笑的家伙,我将怎样对付你的表格!’下午,他把那张表格郑重其事地交给了我,我也郑重其事地接受了它,而且表示感谢不尽。接着,我便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用那张图表折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鸟……我从来没有折过那么好看的小鸟……那张纸很厚,懂吗?……小鸟的嘴翘着,象真的一样,十分惹人喜爱……我蹑手蹑脚地走进了他的卧室,把小鸟放在他的床头柜上。第二天,我看见他的脸拉得足有半尺长,一脸凶相。母亲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对我说什么。”

我准备完成那张表格上所列出的各项任务,只是希望这种情况不要长久下去。我对比利亚、小马蒂尔德什么也没有说,甚至对伊萨贝尔也什么都没有说。如果我对他们说了,他们会大

大地嘲笑我的。我的大部分时间要消磨在“革新者肥皂和香水总厂”里（我仔仔细细地检查着生产，仿佛自己马上就要成为这个工厂的主人了）。不过，有时候，也轮到我在格洛莉娅的家里，向奥斯卡尔先生汇报工作，或者帮他起草一些信件。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看到我的未婚妻。当我们在走廊上相遇，交臂而过时，也都佯装陌路人。我第一次看到她时，便问和我走在一起的奥斯卡尔先生：

“这位姑娘是谁？”

他没有立刻回答，最后带着显然是有些敌意的声调说：

“图拉夫人的女儿。”

“她还有别的女儿吗？”

“没有……这一个已经够了。”

我再也没说什么，这个侏儒的声调已经把话题堵死了，他显然很不高兴。

可是，在奥斯卡尔先生的背后，格洛莉娅常常向我做着各种各样的鬼脸，这把我置于一种失掉镇静和把一切都会付之东流的严重危险的境地。在八天里，他们两次邀我去用餐。这些人喜欢的菜肴就和他们本人一样的荒唐可笑。奥斯卡尔先生一把把地抓住水芹塞进嘴里，象牛一般地咀嚼着。此外，他毫无节制地吃醋，甚至连汤里都倒一些。图拉夫人用那令人讨厌的殷勤提醒他：

“奥斯卡尔先生 奥斯卡尔先生！”

“您不要管我，图拉夫人，您注意自己的胃好了，用不着管别人的事。”侏儒用那可怕的大嗓门回答说，同时又把醋瓶拿了过去。

图拉夫人呢，吃什么都加糖。看到她把满匙满匙的糖放进

所有给她上的菜里，真使我感到恶心。奥斯卡尔先生蘸着油和醋吃一瓣瓣的橘子，图拉夫人在辣椒里撒上糖。

十一二天就这样过去了，奥斯卡尔先生对一切都要求准确无误，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不止二十次要打发他去见魔鬼。每当他把一项任务交给我时，总是从口袋里掏出他那块大型跑表：

“您得把这些信件送走，然后到里卡尔多家里去，上个月他拿走了五十箱香皂，看看能不能付钱。现在是十点三十五分，您到圣巴勃罗大街阿里亚斯的办公室去，有八分钟就够了，五分钟递交信件，一共十三分钟。到卡姆帕纳大街里卡尔多家去，我们算它十分钟，那么，一共是二十三分钟。用八分钟同他谈收费问题，一共是三十一分钟。六分钟从卡姆帕纳大街回到这里……我们就算九分钟吧……共计四十分钟……到十一点一刻，最多就算到十一点二十分吧，您应该从从容容地回来了。”

如果我不想惹那个发号施令的侏儒生气的话，那就除了在塞维利亚气喘吁吁地拼命奔波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侏儒给我交待上述任务时说话非常有礼貌，但是语调坚定、严厉。奥斯卡尔先生每天八点钟准确无误地和图拉夫人一起到圣阿尔贝托教堂去望弥撒。格洛莉娅有时陪他们，有时不陪。当格洛莉娅陪他们去的时候，至少要走走在他们前面二三十步之远。这位好心的先生，从来不上咖啡馆，不上剧院，也不出去散步。他休息的时间就象工作的时间一样做了很好的安排，他和图拉夫人下棋。图拉夫人生活的内容就是打扫房间，或者整天栽花种草，她对花草爱不释手。每逢我在过道里遇到她时，很少看到她不抱着盆鲜花放到有阳光的地方，或者放到荫凉处，这要看具体情况。

“再见，亲爱的，我要把这株天竺葵搬到后面去，因为在院子

里这个可怜的东西要晒枯的。您没看到这棵小玫瑰吗？您看，它的蓓蕾多么漂亮、多么饱满呀，我栽上它还不到一个月呢……我得把它放到阳光下面去，现在太阳正从大厅窗户里射进来，让这棵玫瑰长得更加茂盛吧。”

为了寻找阳光或者荫凉，这位可怜的夫人一刻也不闲着，把花搬来搬去。上午或者下午浇花的时候，不仅她一个人忙，同时还要女仆们来帮着干。浇花是她家庭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奥斯卡尔先生不喜欢她这一癖好，但却宽厚地容忍着，因为这是女性的一个弱点。有时，他用一种清高自傲的腔调笑着说：

“啊呀，图拉夫人，您能告诉我花有什么用吗？”

夫人惶惶不安起来。

“花是美丽的，奥斯卡尔先生。”她大声地说道，满肚子不高兴。

“美丽的，我同意，但是，它没有用处。”

图拉夫人花费更多时间的另一项家务是梳妆打扮。这事有点蹊跷，因为除了望弥撒之外，她从不出门。而在家里，也几乎不接待任何客人。她那一圈圈的髻发梳理得那么整齐、俊俏，精细地粘贴在前额上，然而除了去圣阿尔贝托教堂望弥撒的四个老太婆，除了她的女儿，除了奥斯卡尔先生和她的仆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去注意。图拉夫人具有几乎所有安达卢西亚女人都有的强烈的美感。每当她碰到我，而且不太忙的时候，她总是留住我聊一会，并且每次都对我表示同样的怜悯。这个好心肠的太太，我都不记得她叫了我多少次“可怜的孩子”了！

图拉夫人和奥斯卡尔先生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果相信我所听到的那些挤眉弄眼和吞吞吐吐的流言的话，这位好心的先生应该是图拉夫人的情夫。但是，除了他们年龄太大，使这种关

系难以置信之外，就是在我出入她家的那些日子里，也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可以证实这件事。他们总是用一成不变的礼节相互交往。奥斯卡尔先生表现出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图拉夫人态度温存而谦恭，没有任何一道目光表示他们之间存在着更亲密的感情，也没有任何材料说明这一点。图拉夫人的房间在楼下，那位好心的先生住在楼上。尽管如此，我并不敢说人们的传说纯属无稽之谈。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除了千篇一律的单调和辛辛苦苦的奔忙之外，更糟糕的是，我看不出它有任何意义，就象奥斯卡尔先生认为鲜花没有用处一般。我的看法同格洛莉娅不一样，我认为，我到她家来，对解决我们的问题毫无帮助。相反，一旦真相败露，事情将会更加棘手。再说，自到这里以来，我和格洛莉娅交谈的时间连一分钟都没有多得到。当我向她吐露这些怨言，苦恼地陈述奥斯卡尔先生压在我身上的繁重的工作时，她笑着叫道：

“亲爱的，你以为攻克这座堡垒，不要忍受一点痛苦吗？如果在从前，你早已由于胆敢向修女求爱而进了宗教裁判所的牢房了。”

黑夜里，看到她那双乌亮的眼睛愉快地闪烁发光，露出一排雪白的摩尔人的牙齿，我的忧愁一下子便消失了。但是，我还是叹了口气说道：

“唉，再这样挨下去，我会瘦成麻秆了……你看，戒指都从手指上滑下来了。”

“太好了，你越瘦，加里西亚人的味儿就越少。你将会看到，亲爱的，在受了这样的苦难之后，我会怎样地爱你。你最好让妈妈喜欢你，让奥斯卡尔先生尊重你。啊呀，她已经谈到你了，说

仿佛是找到了一个埋藏多年的宝贝。到时候，我们突然……有一天，你会穿上那件长长的大礼服出现在大家面前……你看，我请求你，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不要穿那件衣服来见我，那会使你象慈善院里的院长……但是，到那一天应该穿，你懂吗？……这样是为了让奥斯卡尔先生对你敬畏起来……你向我求婚……我答应做你的妻子，奥斯卡尔先生会气得暴跳如雷，胡子都翘起来。妈妈一边哭一边说：‘可怜的女儿，如果你一定要嫁人的话，这个穿长礼服的先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已懂得了如何做肥皂。’你将会看到，一切将圆满解决。”

正象我说过的那样，我并不象格洛莉娅那样乐观。那位好心肠的先生给我的表格，简直弄得我要发疯了。我很早走出旅店门，晚上才回来。大多数的日子，我是匆匆忙忙在一家咖啡馆里吃午饭。小马蒂尔德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在安吉塔家的茶话会上，已经出现了关于我的秘密失踪的笑话。不消说，对我的神秘失踪小霍阿吉娜最关心。伊萨贝尔也埋怨我不到她家里去，不把我的爱情的进展情况告诉她。她说有一天她去看她的表妹，从她那里知道了我们是隔着铁窗栏交谈的。“这简直不能相信，您竟然这样守口如瓶！”我本想把压在我背上的那个包袱卸下来，让她知道知道我的痛苦，然而一种下意识的谨慎使我没有这样做。谁知道当她看到我处在一种可笑的境况时，会不会把我看成傻子。不知是祸还是福，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很快解脱了那种处境。一天，我走进奥斯卡尔先生的办公室时，看到我在马尔莫莱霍认识的那个马拉加人正大模大样地坐在大沙发椅上。他就是达尼埃尔·苏阿雷斯，我猜想的与我争夺格洛莉娅的情敌。我吓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血液大概都流到心脏里去了。我几乎没有力量做出任何表情，想

笑也笑不出来。

“啊,您在这里?”他一看见我,便从椅子上欠身说道,并且把手伸过来:“我真没有料到,那么快就又见到您了。朋友,您好吗?”

“看来你们认识?”奥斯卡尔先生用深沉有力的声音问道。

“大约三个月以前,我们在马尔莫莱霍住在一起……当时格洛莉娅在那里喝矿泉水,您知道吗?”

他还是那样厚颜无耻和令人讨厌,黑黑的邪恶的小眼睛总是眯着,在我和奥斯卡尔先生的身上转来转去,流露出一怀好意的神情。他这么一说,我显得更加慌乱和茫然了。我感到奥斯卡尔先生的目光象耳光一样落到我的脸上,羞得我面红耳赤。但是,我没有回转头去看他。

“您是从马拉加来吗?为了找点话头,我这样问道。

“是的,先生,我从马拉加来……到这里来有点小事,您知道吗?……有点小事……”他说着咂了一下嘴,照例吐了口唾沫,笑嘻嘻地用眼睛盯着我,眼光里露出嘲笑和蔑视的神情。“您大概也是到这里来办事的吧?”

“是的,先生,我也有事要办,幸好差不多就要办完了。”我用一种不礼貌的声调回答说,用挑战的目光对着他那嘲弄的目光。

由于自尊心被挫伤,我怒火中烧,没有再回答什么话,也没有回过头去看奥斯卡尔先生。我感到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我说:

“好了,先生们,你们谈吧……再见。”

“上帝保佑您,朋友,但愿您的事情一切顺利。”苏阿雷斯答道。

奥斯卡尔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当我高傲地大摇大摆走出办公室时，我决心对付任何狂暴行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我感到奥斯卡尔先生那锐利的闪闪发光的眼睛依然盯在我的后脑壳上。

第 十 章

我遇到了挫折

在最初的惊恐和愤怒过去之后，我走上大街，开始认真地思索起来。我垂头丧气，认为一切都落空了，我们的幸福付诸东流了。那个马拉加人的用心是瞒不过我的。图拉夫人和她那好心的先生知道了我的用意之后所要采取的行动也是可想而知的。我诅咒自己怎么会在那个时候认识了那个可厌的家伙，我诅咒他马上死去。这样想过之后，我勇敢而坚定地对自己说，不管是他，还是世界各地所有的马拉加人，都不能使我放弃对格洛莉娅的爱情，咱们走着瞧吧。

但是，我必须承认，眼前是一片黑暗。事情又得从头开始，需要想出另外的策略来。这种策略一定会想出来，也一定要想出来！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把我和格洛莉娅之间的一切联系都切断，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去，也许把她送到修道院去，事情将怎样重新开始呢？那么，她走到哪里，我就追到哪里。我将巧施计谋，弄得他们晕头转向，迫使他们同意。同意，啊呀，如果他们不是为了格洛莉娅的十万比索，本来是一定会同意的。“可是，即使他们把我剁成肉酱，我也决不放弃这些比索。”我坚定地喃喃自语。如果仅仅为了我一个人，或者仅仅为了她和我两个人，我是可以放弃的。然而，应该想到，以后我们总要生男

育女，良心不容许我把本来就属于孩子们的东西被人夺走。为这些尚未出生的孩子着想，我决心不能坐视他们母亲的财产无故地遭到剥夺。那一天，我十分不安，心里不时想到各种荒唐离奇的主意。晚上十一点钟，尽管我估计格洛莉娅不会再在窗前出现，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到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当我从她家前面走过，看到窗户还是象平时那样开着，看到我日夜思念的那个模糊的白色身影时，我是多么的惊讶和喜悦，就不必多说了。我唯恐那里有埋伏，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但是一听到她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她非常生气地向我打招呼，骂我讨厌、可鄙、古怪、愚蠢……加里西亚乡巴佬！这加里西亚乡巴佬总是她骂我的最后一句话。而且，在她看来，这句话总结和概括了其他所有的骂人话。她之所以那样劈头盖脸地骂我，原来是因为钟已敲过十一点，她在那里已经等了漫长的十分钟。我惊讶不已：

“但是，姑娘，你难道不知道？”

“什么事？……”

我打算把上午遇到马拉加人的事告诉她。

“我什么都知道了，不用讲了……那有什么关系？”

“我想你妈妈和奥斯卡尔先生知道了我们的计谋之后，是要骂你的……”

“骂我？……岂止如此，他们跟我大吵大闹了一通……自然，我死不承认和你相识……你想知道什么，亲爱的……要我把详情告诉你吗？……他们问我认识不认识你……‘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这样回答。‘但是当时他和你都在马尔莫莱霍啊？’‘我没有留意过他。’要让他们相信我的谎言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这个谎撒得太离奇了。但是，看来达尼埃尔大概没有告诉他们什

么。他的表现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即使他现在还没有说,将来还是要说的。”我沮丧地说。我之所以沮丧,是由于她用达尼埃尔这个昵称来称呼那个马拉加人。在我看来,这是对我**不忠**的一种表现。

“那就让他说吧!如果他们很讨厌我,我就学加里西亚的小驴子,固执己见……(请原谅,小伙子!)那我就说 先生们,太太们,事出无奈……”

我知道格洛莉娅已经年满十九岁,我打算去问问律师,在她母亲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结婚。我也告诉她,尽管苏阿雷斯目前的表现是谨慎的,我还是断定他会想出坏主意来同我们作对,而且这种后果很快就会显露出来。格洛莉娅同意我的看法,就是说不可能再到她家去了。他们尽管不了解事情的细节,但无论是她母亲还是奥斯卡尔先生,都肯定会想到,我并不是什么卡洛斯派的军官,而是从马尔莫莱霍到这里来追求格洛莉娅的。当我告诉她我们在铁窗栏边的谈话有可能被迫中断时,她坚定地说:

“如果他们禁止我们在铁窗栏边谈话,我们就另找办法。”

格洛莉娅的这种勇气和在想方设法方面表现出来的信心也感染了我,使我的心复归平静。我在塞维利亚只认识奥洛里斯这么一个法学家,他正在攻读这个专业的最后一年课程。于是,第二天,我便向他询问了结婚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他一边仔细梳理着他那宝贝胡子,还几次把手指插到蓬松浓密的鬃发里去,一边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些尽人皆知的事情。看来他在这方面也并不比我高明。我和他一起到他房间去,查阅了阐述这些问题的典籍。从这些书里,我知道了我的情人很快就将到达结婚年龄,那时她就可以和自己所爱的任何人结婚了。晚上,我

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格洛莉娅，出乎我的意料，她听了非但不表示高兴，反而对我大发雷霆。

“什么？还要等一年？你居然那样无动于衷地对我说这件事？……塞费里诺，你听我说，你的心可真狠呀！”

“噢，格洛莉娅，’我把一只手放在胸前，好象要完全窒息了似地回答她。“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心只是在为你而跳动。如果有朝一日你不再爱我，我肯定，这颗心……”

“但是，你呀 你看看，你把手放到胸脯的右边去了，要知道，心是不在那一边的。”

接着，她象预言家似地宣布了一个使我心花怒放的决定：

“今天几号了？八月四日，是吗？……好吧，我们在十月一日举行婚礼。”

夜晚，我们象往常一样，没有任何障碍，平安而宁静地在窗前继续谈情说爱。虽然如此，有时候我还是感到心神不宁，因为想到马拉加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告发我们，使这种窗前交谈告吹。马拉加人的沉默反而使我害怕，我想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但是格洛莉娅一点也不担心。当我向她打听苏阿雷斯时，她告诉我，他的确经常到她家来，因为他要和奥斯卡尔先生接洽生意。但是，他在谈话中从来没有谈及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从来没有说什么十分明显的表示追求她的话，而只是讲了些含糊不清的在安达卢西亚人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渐渐地平静下来。而且，也许因为摆脱了奥斯卡尔先生的那种可怕的表格，内心反而感到很愉快。

夜晚是闷热的。在我扔下了我的朋友比利亚之后，如果不到安吉塔家里去，我就喜欢在城里蹒跚蹒跚。我踱着方步，拖着双腿，缓慢地走着，等待十一点钟的到来。在这样的时刻，在塞

维利亚的大街上散步，简直就和在人家家里一样。因为各家各户都有人聚集在院子里聊天。在街上，通过铁栅栏望进去，可以把院子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年轻的姑娘们穿着浅色衣服，躺在摇椅上摇来晃去，她们乌黑的头发扎成辫子，上边插着色彩鲜艳的花朵。这时，她们的爱慕者们，无拘无束地坐在椅子上，和她们喁喁耳语，或者用扇子为她们扇凉。有的院子里弹奏着吉他，演唱着愉快的马拉加民歌或舞曲。民歌和舞曲的调门拉得很长，忧郁悲伤，观众们为之喝采鼓掌。还有一些院子，一两对女孩子跳着民间舞蹈，响板呱哒呱哒地欢快地响着，姑娘们翩翩起舞的身影在铁栅栏门前闪来闪去，姿态忽而高傲，忽而没精打采，意兴索然，但总是那样迷人，充满了女性的诱惑力。这些院子可以称之为旧式传统的院子。有些院子是现代的或现代化了的，那里，钢琴奏着时髦的华尔兹舞曲，或在马德里新近上演的歌剧中的著名片断那里也在唱《我不想再留在人间》，或《心爱的宝贝》，或者意大利音乐家为供那些多愁善感的中产阶级家庭消遣而谱写的曲子。最后，还有一些院子，灯光十分暗淡，充满着神秘的情调，看上去很寂静，很凄婉。如果注意的话，常常可以看到情侣们在树丛的枝叶间透过来的半明半暗的灯光中倾吐心曲。如果行人停步谛听，我想，也许还可以听到轻轻的温柔的接吻声，尽管我不敢肯定事情一定是这样。

不管您怎么说，从院子里射出来的明亮的灯光，从铁栅栏门里传出来的喁喁耳语，给街道增添了生气，使城市充满着亲切和愉快的气氛。这是南方的、开朗的、喧嚣的、无拘无束的生活。人们不怕行人的好奇的目光，而是欣然吸引着这些目光，并以此为乐。多少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阿拉伯人的好客之情和宗教信仰却依然在这里生动地表现出来。塞维利亚此刻呈现着一派神

奇的景象，它使人心旷神怡，使人充满梦幻，犹如置身于一座满目奇景异彩、精工细雕、透明的城市之中。这里的人们从孩子时起就充满着幻想，一心向往着到其他神秘而富有诗意的地方去。现在，这里正沐浴在芳香之中，令人陶醉，连一丝吹拂人们额头的微风也没有。我的脚步越迈越小，越迈越慢，昏昏然在这迷宫般的街道上移动着。街道被强烈的灯光照得通明，到处回荡着的，是优雅的音乐、动人心弦的呼唤和妇女的纵声大笑。

十一点快到了。我加快脚步，沿着弯弯曲曲的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匆匆走着，一直来到格洛莉娅的家。神秘气氛给我们的会见增添无限的欢乐，我把额角贴在窗子的铁栅栏上，感到了我的情人轻轻的呼吸，触到了她那散发着浓香的黑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格洛莉娅讲呀，讲呀，不停地讲着，她那双眼睛使我心动神摇，象磁铁似地、慢慢地、轻柔地把我吸引过去。我眼睛睁得大大地听着她讲，她那温柔而又诙谐的安达卢西亚口音十分动听。一提起安达卢西亚女人的声音，就连雾国大不列颠的一些英国人也赞叹不已。她在讲些什么呀？我几乎无心去听，无非是些白天发生的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有时，她也谈到未来，并且设想出成百上千个自相矛盾的方案，实在叫我好笑。有时，她也回忆起修道院的生活。听她讲述那些在教会学校时的恶作剧和数不清的悲欢往事，我悠然神驰。

格洛莉娅从小就是一个难以管教的淘气鬼。她自己坦白地承认这一点。她几乎天天要做件使修女们不高兴的事。教会学校的沉闷而单调的生活，同她是格格不入的。修女们每天起得很早，在教室里做半小时祈祷，接着是望弥撒。当离开教堂时，她们说话的内容只限于互相问候。休息的时候，或者学校里称之

为娱乐的时候，她们也是可以讲话的。除此之外，她们就不许互相交谈了。但是格洛莉娅，不管是做学生时，还是在做修女时，都从来不执行这条命令。“不行，亲爱的，我憋不住，我的话总是溜到嘴边来，要么说出来，要么爆发出来。”有一次，由于嘲笑了修女圣奥诺弗雷，她被关进了阁楼。从阁楼上可以俯视兵营。她听到有人向哨兵喊道：“哨兵，注意！”她就大声答腔：“已经注意了。”这在学校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她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她就象戏弄修女一样，戏弄这些惩罚。她时常作为忏悔者被迫走进教室，跪在教室中间，用舌头在地上舔出一些小字。但是，她对此毫不在乎，相反，她作着鬼脸把教室里的女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我想了解一些修道院院长弗洛伦蒂娜的情况，因为那个法国修女给我讲的事情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啊，弗洛伦蒂娜院长可真是个大好人，她总是把我们叫做孩子们。除了该干活的时候，我们想做什么，就让我们做什么。噢，在干活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吃点苦头了。她不允许我们房间里有半点灰尘，要我们一遍一遍地打扫，直到房子干净得象一面镜子为止。她为马尔莫莱霍的舞会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你不知道吧？她被撤职了，教会还强迫她下跪求饶。可怜的老修女！她遭到这么大的不幸，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我是说，这是你的过错。”

“我已经知道她不再是修道院院长了，这是教会学校那个给我开门的修女告诉我的。这个修女真漂亮，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说话操异国口音。”

“噢，对的，她是德斯雷埃修女。”

“她的脾气大概不大好吧。”

“真是坏透了！我们关系不好。她在学校读书时，把我折腾

得几乎活不下去，直到终于有一天爆发了一场风波才扭转过来。你知道吗？我是说，那天我把她的头打开了花，从此以后，她就变得老实了。”

“把她的头打开了花？我惊讶得叫了起来。

她对我讲了这件事的原委。有一次吃饭时，格洛莉娅看到自己的饭匙上有绿锈，就大声嚷了起来。那位存心不良的德斯雷埃修女把那个匙子接过来，擦干净，便跑去报告院长，说她再也不愿和任性的格洛莉娅在一起吃饭了，院长就命令格洛莉娅当着全体修女和其他女孩的面舔匙子。为了不成为一个坏榜样，格洛莉娅这样做了。但接着，她马上站起身来，回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德斯雷埃修女追上去，想把她强行重新拖到饭桌上来，严厉责备她，没头没脑地痛骂她，甚至还想动手打她。当格洛莉娅一感到那位女教师的手碰到脸上时，她再也控制不住了，举起一把椅子就朝德斯雷埃头上砸去。“看到她满脸是血，那是多么可怕啊，孩子！”她赶紧上去抢救，用手帕给她擦脸，给她洗伤口，哭做一团，扑在德斯雷埃脚下，求她宽恕。后来，当人们要她当众请求宽恕时，格洛莉娅拒绝了。修女德斯雷埃本人也出来干涉，不同意人们强迫格洛莉娅，也不允许惩罚她。从此以后，德斯雷埃对格洛莉娅刮目相看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再也不象以前那样责骂她了。格洛莉娅注意到，修女德斯雷埃有时伤感得出奇。当她一人独处时，便长时间地茫然凝视，眼里闪现着温柔的目光，但最后总是泪水汪汪的。那时，她的确显得非常美，格洛莉娅真想去吻她。但是，当德斯雷埃修女发现有人在看她时，她的眼睛就重新变得冷酷无情，使所有的修女都望而生畏。后来，人们知道，她是在几次失恋之后，才来做修女的。

除了这个修女之外，她还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另外一些当

过她老师的修女。有位修女也是法国人，她叫圣艾蒂安，格洛莉娅维妙维肖地模仿着她。“噢，安静些，孩子们 噢，不幸的孩子们，我要把你们关起来！”她的法文讲得真是讨人喜欢。“这个小可怜鬼是有道理的，’最后格洛莉娅笑着说；“因为我是一个很坏的小调皮鬼。”

那些天晚上，格洛莉娅也给我讲了她当修女的详细经过。她在家里呆腻了，决定回修道院去。虽然如此，她仍不愿修道，可是没办法，她的安身之处是在那里。最后，由于需要和来自她周围那些人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她不得不去修道。那是五月九日，她母亲和在塞维利亚的几个姨母以及表姐妹们到修道院去参加了她的修道仪式。在小教堂里忏悔仪式和其他所有仪式结束之后，一个修女把她带到了小房间，让她一个人在那里穿上法衣，戴上头饰。她毫不犹豫地穿上了法衣，但是她是那样讨厌头饰，以至三次把它扔在地上，嘴里说道：“我不戴这帽子！”但是，她又三次把它从地上捡起来，最后还是戴上了。那位修女又来了，格洛莉娅向她要面镜子。教会学校是没有镜子的，但是这位修女说她要带她到圣器室去，在那里可以找到镜子，好好地瞧瞧自己。格洛莉娅不想去，她的情绪坏透了。当从一个挂着肉色布帘的玻璃门前经过时，她看到了自己在玻璃上照出来的身影。

“戴上那顶帽子我并不显得很丑，你知道吗？”

“不丑，一点也不丑，’我说；“戴上那顶帽子非常好，你漂亮极了。”

“嘘，住嘴，你让我说完。当我在玻璃上看到自己的身影时，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又一次走到小教堂，所有的女友们都拥抱了我。啊，亲爱的，这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突然怒不可遏，简直不想活了。”

但是，究竟她还是小孩子，很快就转悲为喜了。修女们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茶话会，女学生们演出了喜剧，来祝贺她修道。那一天，她的情绪很激动，忽而笑，忽而哭。她修道之后有些变态，甚至有时自认为确实具备了做修女的品德，忏悔时比哪个修女都认真，几乎使别人认为她是圣女了。有时即使犯了最小的过错，她也要在良心上谴责自己。她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向那个受了她侮辱的修女跪着恳求原谅，而是当全体修女们聚在一起吃饭时，她跪在大家面前，含着眼泪说：“我的教友们，我冒犯了某某，我有罪，我总是给你们大家做出坏榜样。”同时，她也揭露自己的丑恶的思想：“我的教友们，我不好，我骄傲，过分自爱，认为自己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做得好。教友们，我望弥撒时心不在焉，你们能饶恕我的罪孽吗？”

“总之，亲爱的，我翻来覆去地要求原谅，我不知她们是如何忍受的。”

后来，格洛莉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有时，她甘愿作一个坏修女，同一切人作对。女孩子们对她怕得要命。她寻找借口捉弄她们，在她们中间招惹是非，成了修道院的害群之马。不管是以前那种虔诚的祈祷，还是后来这些恶作剧的行为，每次总是这样结束：她歇斯底里大发作一通，连续几天卧床不起。也有这样的时候，她极度悲观，想到死，甚至真的去寻死。有一次，她跳了井，人们将她捞出时，已是气息奄奄；但是，除了忏悔神父外，再没有人知道她有过自杀的念头。她唯一愉快的日子是在贝尔加拉修道院度过的。那时她和马克西米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马克西米娜对她的痴情，或者说，对她着了迷的爱，使她解除了不少的痛苦。

“愿上帝饶恕那个把我和她分开的人！”

格洛莉娅不停地轻柔而单调地谈着。在她的谈话中，总是听见她把 S 这个音发得很重。这使我神魂颠倒，逐渐地产生了某种情欲。那沁人心脾的小檀香树和其他花草的芳香更加刺激了这种欲望，因为格洛莉娅就坐在花草之间。

在说着这些知心话的时候，由于格洛莉娅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便松开了我的手。当接触她的柔嫩温暖的皮肤的时候，我感到生命中有一种神秘的热力在跳动，它使我充满了幸福——一种莫大的、难以形容的、无限的幸福。她用蜷曲的手指轻轻地抚弄着我，我从她的手指上忽而仿佛感到了火热的颤抖，忽而仿佛感到了难以克服的心灰意懒，忽而仿佛感到了火一般的诺言，忽而仿佛感到了多情的无声的渴望。我不时地把头掉转过来，因为我觉得透不过气来。我用一种奇特的叹息深深地长时间地呼吸着空气，这使美丽的修女笑了。夜渐渐深了，街灯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在这宁静而炽热的夜里，我们不时隐隐约约地听到关门声，互致晚安声和人们渐去渐远的脚步声。这一切是休息之前的声音，人们终于要安眠了。周围是一片寂寞和抑郁的气氛，这时万籁无声，只有偶尔传来的希拉尔达钟楼的缓慢清晰的铜钟声在夜空回荡。安达卢西亚的苏丹王后^①在繁星灿烂的天幕下沉睡着。然而，在它的管辖区内，爱神却始终不眠。直到黎明之际，在那狭窄而神秘的街道交叉口，还可以看到一些追求者，象我一样，把前额贴在铁窗栏上，一动不动地倚在那里。

时间过得飞快，但是我们听不到，或者说我们不想听到那在夜晚的沉寂中慢慢地响着的钟声。可是，凌晨一点的洪亮的钟声还是震撼了我们，使我们忐忑不安。尽管这样，我们又继续谈

^①指塞维利亚城。

了一会。这时，钟已敲一点半了……

“你走吧，你走吧。”

“再谈五分钟吧，只谈五分钟。”

谈了五分钟，又谈了五分钟，我还是呆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时，格洛莉娅一句话还没说完，就突然生自己的气站了起来，断然地对我说：

“再见，明天见！”

“那么你不向我伸手就告别了？”

她把手伸给了我，我紧紧地握着它足有几分钟，突然惊恐地抬起头，声音都变了：

“有人来了。”

我大吃一惊，松开了她的手。她见我上了当，便笑着离开了。

我恋恋不舍地也离开了那个黑暗而必须谨慎行事的地方，把我的幸福留在那里。我快步穿过一条条淹没在夜幕中的狭窄的街道，除了一片深蓝色的繁星密布的天空外，什么也没有看见。

每天，格洛莉娅总要送给我一点东西，这就是把她戴在胸前的鲜花别在我的纽扣上。第二天，花蔫了，她就小心地把它摘下来，另给我换上一朵新的。每当她想到我有可能把那朵花赠给另外一个女人时，她就惶恐不安。我高兴地发现她已经有嫉妒之心。那是一种不自觉的模模糊糊的嫉妒，她想说出来，但又不可能。她老是向我百般打听安吉塔家茶话会上的事情，硬要我详细地描述到那里去的每一个姑娘，然后冷不防地注视着我的眼睛，问我：

“那么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哪一个也不喜欢，我看她们都差不多。”

“你为什么要这样含含糊糊回答我呀？你以为说了喜欢谁就会惹我生气吗？不会的，亲爱的。”

“我的眼睛只看着你，别人我谁也不看。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对其他女人就毫无兴趣了。”

她一再坚持要我回答，称我是骗子，吉卜赛人，阴谋家。终于，有一天晚上，只是为了使她高兴，我才对她说道：

“好吧，如果要我说真话，那些姑娘中最好的一个就是你的表姐伊萨贝尔。”

哎呀，我的上帝，我干了一件怎样的蠢事呀！尽管光线暗淡，我还是看见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了。

“我本来就怀疑这件事了。”她用一种沙哑而奇特的声音喊道，把我吓了一跳。“那么漂亮的姑娘，你能不喜欢吗？她大概也已经在喜欢你了，我看得很清楚……你们让我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啊！这真卑鄙，是的，真卑鄙……自从你和她来回传递条子，我就该意识到她是想再要一个未婚夫，说得更好一点，她是想再把一个奴隶拴在她的绳子上……”

“可是，格洛莉娅，你在说些什么啊？”

“不准您用‘你’来称呼我。”格洛莉娅喊道，她用闪烁着怒火的眼睛盯着我。“我和您没有任何关系……您走开，让我安静一下……”

我吃惊，痛苦，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我竭力使她冷静下来，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不听我的话。她被她自己的话所激动，一句紧接一句，连珠炮似地说个没完，不容我分辩。她怒气冲冲，简直发了疯，骂得我狗血喷头，还不断重复着：“您滚开！我不愿看到您在我的面前！”

我除了等她把气出完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她出了气以后，

显出少有的没精打采的样子，双手捂着脸，十分伤心地啜泣着。我乘机告诉她我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用不可辩驳的理由说明那完全是骗她的，以及她那样作伤了我的心。看来我的话和我的坚定而冷静的态度起了作用，因为她很快又说起话来。

但是，她向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企图在我的答案里找出矛盾，同时用质询的眼光牢牢地盯着我。接着，她要我向所有的已经去世的祖宗和天上的诸神上百次地赌咒发誓，表明只有她一个人真正使我喜欢，而我也只爱她一个人。那最后的最庄严的誓言，她一定要我跪在街沿的石头上去做。

“如果你骗我，”她最后紧锁双眉凶狠地看着我，“小心我用匕首戳穿你的心。”

“这儿有把匕首！”我一边说，一边把在艺术促进会上人家送给我的那把匕首取出来。这把匕首是我夜间走路时用来护身的。“如果你把它插入我的心，也就是插上了你的心。”我微笑着补充说。

“啊，你这个吉卜赛人，看你那个好汉的样子！”她用惊愕而亲切的眼光看着我叫了起来。“好吧……匕首放在我这儿吧……你要好生记住，你要是背叛我，别想活着逃走。”

“我几乎就要背叛你，让你看看，以便心满意足地在你手里死去。”

顷刻之间，她就化悲为喜，纵声大笑代替了呜咽啜泣。仿佛她要补偿我的受惊和受辱，同平时夜晚不同，她表现得那样含情脉脉，向我讨好。她拉着我的手，用依然含泪的双目，对我微笑着，嚷道：

“谁能相信我就这样爱上了一个加里西亚人？”

虽说这样，从那以后，有时由于她的毫无根据的猜疑，我还

是吃了不少苦头。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那样怕受欺骗，一念及此，就吓得发抖，咒骂我，随后，又请我原谅，笑她自己做了蠢事。

格洛莉娅家附近，有一家冷饮店，经常在夜阑人静时才关门。一天晚上，和往常一样，我们正在一起谈着情话，一个男孩突然出现了，他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放着几杯白酒，走到我跟前说：

“请您以在这里喝酒的几位先生们的名义，为这位小姐的健康干杯。”

我一下楞住了，眼睛盯着他，尔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开玩笑。我很不高兴地说：

“我不认识这些先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敢……”

但是格洛莉娅扯了一下我的袖子，说：

“你喝了吧。”

我惊奇地看着她。

“一定要喝吗？”

“是的，喝了吧，一定要喝。”

我按照她的吩咐，一口气把酒喝下，然后说：

“请代我谢谢他们。”

男孩子一离开，格洛莉娅就对我说：

“你应当喝，不然会招来麻烦。那些家伙会弄得你无法下台的。”

接着，她告诉我，在安达卢西亚发生这类事情是毫不足怪的，这是礼貌和真诚的表示，对此应当致谢。但是她一再嘱咐我，去冷饮店向他们道谢时，在那里呆的时间要适可而止，因为这种饮料店经常发生口角。这种罕见的习惯使我有些惊奇，于是我马上离开她，急忙走进冷饮店，按照她吩咐的去做。在店里，我

看到有五六个仪表端庄的人正喝着白酒，下酒菜是水芹和虾。我问男孩是不是他们请我喝酒的。当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我便让他给我拿来几杯雪利酒。我走过去向饮酒人表示感谢。他们亲切而愉快地接待了我。我和他们在一起呆了五分钟之后，就仿佛变成了一见如故的老朋友。我想，如果我在那里呆上一个小时的话，我们互相之间就会你我相称了。他们向我夸奖了格洛莉娅，尽管那些夸奖的话有些冒失，甚至可以说是粗野，我还是洗耳恭听，并且向他们道谢。因为很清楚，他们说这些话完全是出于好心，想使我高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干杯，一直喝了十几杯。他们还非常高兴地说要在我们结婚那天为新婚夫妇的健康再干上几杯。我记起了我的未婚妻的嘱咐，正想起身要走，这时却听到楼上有钱币的叮当作响声和人们的低语声。

“上面在干什么？我向某个人问道。

“在赌博，如果您想看看，可以从那边的楼梯上去。”

我虽然不是赌徒，但一向对玩纸牌感兴趣。于是我好奇地沿着那个楼梯走了上去。楼上大厅里有二三十个人围着赌桌，我从他们肩膀上探过头去想看看牌。真是好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旅店的伙伴，著名的利亚戈斯特拉，也就是那个没完没了地骂安达卢西亚人游手好闲的加泰隆尼亚人。他手里拿着纸牌，正在出牌。就是看到大主教这样玩牌，也不会比这更使我感到惊奇了。他的牌玩得非常熟练，仿佛是个职业赌棍。当人们把赌注下好时，他就不时地用一种特有的粗哑声调喊道：“来吧，先生们。”我起初是惊讶，接着便是有些气忿，而且还感到可笑。这不就是那个整天喋喋不休地夸耀加泰隆尼亚人勤劳、对一切其他地方的西班牙人表示蔑视的人吗？“好吧，我一定让你见见我。”我心里说着，随即用两肘把人们推开，挤到前排去。我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杜罗，往桌子上一扔，说道：

“这个杜罗押五点，利亚戈斯特拉先生。”

他抬头一看是我，脸色有些变了，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恬不知耻地向我打招呼：

“晚上好，朋友。”

后来，我把这一奇遇告诉比利亚时，他笑得倒在了床上。吃晚饭的时候，比利亚为勤劳唱起了赞歌，还不时地叫加泰隆尼亚人支持他。

“利亚戈斯特拉先生，除了勤劳之外，那是没有其他生财之道的。对不对？”同时他偷偷地做了一个出牌的姿势。“不是吗，利亚戈斯特拉先生，不管是国家，或者是个人，要想理财，唯一的办法就是工作，老老实实在地工作，喂，体面的工作，是不是啊？他又做了一个同样的姿势。“我不认识别的人，只认识那些靠赌博发横财的加泰隆尼亚人……他们很懂得生财之道，对不对？”他又模仿着取牌的样子。“噢，如果我们安达卢西亚人也会那么理财，该有多好啊！……”

这时，饭桌上的人们都禁不住笑起来。我真担心这两个人会打起来，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当天晚上，那个加泰隆尼亚人就搬出了旅店。

我依然去参加安吉塔姐妹的茶话会，但不象以前那样频繁了。自然，我注意在十一点钟以前离开。小霍阿吉娜继续用那种奉承的、令人讨厌的一刻钟又一刻钟的谈话纠缠着我。尽管比利亚和伊萨贝尔对我的事严守秘密，她还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我在爱着别人。她简直不让我活下去，反复地对我说：“您在发呆，桑胡尔霍，这从您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有时您半闭着眼睛，好象睡着了。”事实真是这样，我不止一两次一边听她讲话

一边就睡着了。那几天伊萨贝尔同她父亲到桑卢卡尔去参加她的一个表姐的婚礼了。佩皮塔继续缠着比利亚。由于伊萨贝尔不在，比利亚一直在佩皮塔小姐的鼻子底下追求着安吉塔家里的小女仆。尽管是八月的最酷热的天气，安吉塔先生还是觉得怎么热。他新近买了一个手鼓，上面画着一个美女。他高兴得简直发疯了，使得我们也都欢喜不尽。小拉蒙娜总是和她那些青春已逝、身体发胖的独身女友严肃地、一本正经地交谈着。阿西斯克洛先生从这儿走到那儿，到处说着逗趣的话。那些受到他伤害的时髦青年竭力设法对他进行报复。我唯一感到有点兴趣的是神父阿莱汉德罗和她的女学生之间的交情。尽管佩皮塔严加防范，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忽而在这个角落，忽而在那个角落情话缠绵，仿佛在忏悔室低声讲话一般。神父是那样心神不安，苦恼忧伤，人们向他发问时，他几乎总是答非所问。他脸色苍白，眼神昏暗。有一次在唱几段歌剧时，他完全走了调，仿佛不是在唱，而是在怪叫。我看到小埃莱娜并不为此而难过，反而显得十分高兴。她向神父不断地微笑着，频送秋波。对神父的这种态度，并不妨碍她对我们这些出席茶话会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也同样微笑着，投以同样的目光。我甚至想到，这个活泼的姑娘是把她老师的忧伤悲痛和彻夜失眠当作自己的欢乐的。

我对茶话会已感到厌倦和索然无味，这时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把我从昏昏沉沉的精神状态中惊醒过来。那个使我如此害怕和憎恨的马拉加人达尼埃尔·苏阿雷斯，被一个我未加注意的时髦青年介绍给了安吉塔姐妹。这自然没有什么希罕，因为所有的外乡人和那些本地人一样，都是可以随意到这个茶话会上来的。虽说如此，我还是有些激动。坦率地讲，我觉得很不是滋味。我竭力掩饰住这种情绪，对苏阿雷斯热情相待。而他对我

的态度，也无可非议。他大方自然地同我交谈，仿佛我是一个他所尊重的熟人，但还不是朋友。所以，他既不主动找我，也不故意回避我。当然，他讲话时还是操着那种令人厌恶的声调，举止粗鲁，言谈庸俗，这是他的特点。在我同他短促的交谈中，他既没有谈及格洛莉娅，也没有谈及奥斯卡尔先生，甚至连格洛莉娅的家都没有提到；他只是不停地议论着安吉塔家的人，或者我们面前的随便哪个人。他是那样的讨厌，简直令人作呕。他出现在这里之后，我尽量一切照常行事。这就是说，继续和小霍阿吉娜或比利亚谈话，十一点差一刻时告辞。告辞的时候，直到我走到门口，马拉加人那亮晶晶的眼睛还死死地盯着我；但这对我无关紧要。相反，我觉得解恨，咬牙切齿地低声说：“你已经知道我到那儿去，那就生气去吧，讨厌鬼，气死你！”有一次，我正在和小霍阿吉娜在一个角落里谈着话，我感到他那双小眼睛向我射来了恶狠狠的目光。但是，当我抬起头看他的时候，他立刻把目光转移了。

这几天，安吉塔家的二小姐告诉了我一件事，使我很难过。她说，帕杜尔伯爵小姐和她的一位表兄马拉贡公爵的婚期已经商定了。

“那么，比利亚呢？”我惊讶地问她。

小霍阿吉娜用嘲弄的目光长时间地看着我。

“那么，您认为伊萨贝尔弄得他团团转难道真是为了同他结婚吗？”

“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伯爵小姐对他是有感情的。”

“您去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感情吧！”

于是，小霍阿吉娜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最近发生的几件有关比利亚爱情的事儿。她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使我感到讨厌。

看来，最近比利亚给伯爵小姐写了信，要求她明确地表示态度。但是伯爵小姐没有这样作，她的回答是含糊其词、使人无法捉摸的。她对比利亚说，他把她置于严重的困境，她的心正在要求她作一件事，她不能听比利亚的，一些严重的障碍使她无法让比利亚如愿以偿，等等，等等；她用一大堆甜言蜜语掩饰了使比利亚极度痛苦的拒婚。可怜的比利亚不懂得这些话的意思，他要求伯爵小姐告诉他存在着什么样的障碍，以便他在可能的条件下加以排除，并且再三强调他对她的爱是忠诚不渝的。

“那么，您是从哪里知道的？”我颇为不悦地问道。

“伊萨贝尔自己说的，她和小拉蒙娜是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

我觉得这件事真是糟糕透了，它使我改变了对伊萨贝尔的看法。从那以后，每当我和比利亚在一起谈话时，都对他抱着深刻的同情。自然，我没有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

我们这些阅历浅的男人常常头脑简单。那些日子，我轻易地以为是生活在幸福之中了，直到今天，想起来仍然使我自责不已。当时我深信一切都将一帆风顺，奥斯卡尔先生和图拉夫人不会以为是我欺骗了他们，格洛莉娅将会设法使她在不到法定年龄之前就和我结婚(这是多么新奇的事情啊！)，达尼埃尔·苏阿雷斯已经不再追求格洛莉娅，我已大功告成了。但是，我自以为即将到手的幸福不久就成了泡影。

八月十五日，即圣母马利亚日那天（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天刚刚黑下来，我就和比利亚进了大不列颠啤酒酒店。十点钟左右，尽管对我来说已经很晚了，比利亚却坚持要到安吉塔家去走走，我无可奈何，只好陪他去了。达尼埃尔也在那里，他比平时显得更加健谈和愉快，兴致勃勃地和一群女孩子交谈着。

我们一进去，他那几乎总是闪着凶光的眼睛就盯住了我，流露出嘲弄、鄙视和厌恶的神情，使我仿佛挨了一记耳光。我也用冷漠和鄙视的目光回敬他。我正想躲开他们那一群人，坐到小霍阿吉娜身边去，这个马拉加人却嬉皮笑脸地迎面向我走来，也坐到了安吉塔家姑娘的身旁，并且粗野地对她说，人人都有权利和那些姑娘们呆在一起，而他，由于他的性格，更有理由这样做：

“您干吗还要追求这个男人呢？他不是正在热恋着另外一个塞维利亚的女郎吗？”

“桑胡尔霍，您真的在恋爱吗？”小霍阿吉娜问我，脸色很难看。

“随他去说吧……”我非常冷淡地说。

“您应当说‘是，……你所爱的那位姑娘是这样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一双眼睛象两个黑珠子……啊！盯上谁就不放开……那走路的样子……当她脚跟咯噔咯噔地触到地面时，地板高兴得嘎嘎作响！……另外，她的心灵比小提琴还欢快……可真厉害……”

以轻蔑的语调讲出来的这些粗野的夸奖话不禁使我勃然大怒，我狂笑着对他说：

“最好的地方您还没说到呢？”

“什么？”

“还有十万杜罗的嫁妆呀！”

这种讽刺对他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是呀 而且 ,还有 ,拿到这十万杜罗可真是不容易呀 现在请您告诉我，您这位先生比维克多·雨果还有学问吧！”

如果不是他起身走掉的话，我真不知那次谈话将会怎样收场。我的血在胸膛里激烈地沸腾着。他走后，我才稍微平静了

一点，不过过了几分钟我才回答小霍阿吉娜提出的问题。她掩饰不住自己的不安和愤怒，用令人讨厌的甜言蜜语如此恳切地要我讲讲我未婚妻的情况，以致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马拉加人的那些下流话。

“啊，桑胡尔霍，您不要再瞒着我了，她确实象达尼埃尔说的那样漂亮吗？”

“小姐，我已经跟您说过了，那只不过是拿我开心罢了。”

“耶稣啊！您今天怎么这样令人讨厌，朋友！您以为说说她，她就会象挥发物似的消失在大气里了吗？”

我竭力忍受着那个腻人的姑娘对我的纠缠。幸好时间并不长，因为差一刻就十一点钟了。我走到了门口，她才放开我。她说，她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因为在她看来，要从我嘴里听到什么是不可能的。我终于向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走去。当我离这条街越来越近时，马拉加人的无耻和安吉塔家小姐的愚蠢庸俗在我心灵上造成的怨恨和憎恶才渐渐地消失了。等我走上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格洛莉娅的家已经在望时，我又象往常赴约时那样心头充满了喜悦。但是，就在这时刻，我看到有个男人的身影依靠在铁栅栏上，至少离那儿很近。我惊讶地站住了。起初我以为是守夜人。接着，我想可能是个醉汉；后来又想也许那个人并没有倚在格洛莉娅和我谈话的那个铁栅栏上，而是倚在另外一个窗户的铁栅栏上。这一切都是一瞬间想到的。我又往前走了三四步，看清确实是个男人，他靠着我未婚妻的窗户，和我往常在那儿的姿势一样。我又往前移动了三四步，终于一清二楚，那个人就是达尼埃尔·苏阿雷斯。

我真没勇气往下说，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我希望这本书是我的自白。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对我说“你父亲死了”，我也不会

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我注视着窗户，但是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站在离窗户二十步远的地方。在街灯发出的若明若暗的光线中，清晰地映出那个马拉加人的身影。他靠在铁窗边，穿着短上衣和浅色的紧身裤，戴着平沿的科尔多瓦礼帽。我看不清楚他在干什么。我慢慢地、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着，看见了铁窗后边站着格洛莉娅。当时我是那样愚蠢，或者说是那样昏乱，竟没有退回来马上离开那儿，而是继续向前走去，脸朝着窗户从他们面前经过。达尼埃尔把身子完全转了过去。我走过之后，听到了一阵急切的耳语和压抑的笑声。我无法详尽地描写我当时的情形。尽管那是最炎热的八月的一个夜晚，我的头上却不断冒出冷汗。我象一个醉汉似的颠颠踉踉，不得不靠着墙根倚一会。然后使尽全力，或者说是出于自尊，毫不犹豫地继续向前走去。我大踏步地不知在街上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过了哪些街道，只记得去过码头，想投水了此一生。我进了一家咖啡馆，喝了几杯白兰地。酒非但没使我麻醉，反而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至少当时我觉得是这样。我决心正视此事，马上承认自己不幸落到一个狡猾的狐狸精手里。这事也并不新鲜，同样的事情从前曾经发生在成千上万的男人身上，今后也还会发生。我承认，有一种强烈的复仇之感向我袭来，这并不是由于事情本身，而是由于那件事情的粗野和令人寒心的方式而产生的。不应该向格洛莉娅报仇，至少当时是这样，但是应该向达尼埃尔·苏阿雷斯报仇。我肯定是他策划了这卑鄙的一幕，我应该同他算账。

当这个想法牢牢占据了 my 脑海之后，我把酒一饮而尽，站起身来走出去，决心和那个家伙较量一番。我大踏步地向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走去，边走边想，给他一个突然袭击，打他一顿耳光，那是不高雅的。再说，打架也不是我的目的。那时，

我希望演出一幕悲剧，要么用刀子把他的心捅穿，要么叫他饮弹而死，这是当时我简单想到的最好的方案。这样做，使我在情感上得到一种满足。如果我是个糊涂虫，缺乏预见和计谋的话，也许那天晚上就干出了一件十分野蛮的事情。然而，尽管那个在我的情敌脑袋上或内脏上开个口子的想法使我得到安慰和高兴，但我马上明白了，文明的人们如果得到这种简单的一时的满足，那么警察、法官以及苦役场是决不会饶他们的。假如我不采取决斗的方式，就只好放弃上面的那种想法。决斗，那并不是我十分愿意采取的方式，但是，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我顺着斜坡往上走，穿过梅尔卡德雷斯和孔特罗斯大街走到了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我紧贴着墙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一直到了能望见格洛莉娅家的地方。我没让他们发觉，看到苏阿雷斯还在原来的地方。为了不跑过去打他一顿耳光，那是需要毅力来克制自己的。我确实有这样的毅力。我耐心等待了一会，不时地伸长脖子，看看他是否离开了。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要长时间地忍受这种状态是不容易的，好在命运没有这样摆布我，当钟声敲十二点时，玻璃窗关上了，苏阿雷斯离开了。我不该隐瞒，那时我天真地感到某种满足，因为格洛莉娅和我在一起时，总要一直呆到夜里一点半，有几天甚至呆得更晚。我停下来看了一会，注意我的情敌往什么方向走。看到他沿街往下坡走去，我便拼命地跑在他的前面，不时地躲在街角里。到了拐向孔特罗斯大街时，我停下来等着他。不一会，他出现了。

“有句话要对您说，朋友。”我一边说着，一边迎上去，同时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

他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往后退了两步，赶忙把手伸进他的上衣口袋，毫无疑问，他在摸武器。但是，当看到我很平静，而且

为他的动作感到惊讶时，他便垂下手来问道：

“您有什么事？”

“我要跟您说几句话。”

“请便。”

“在大街上不方便，我们不妨到一个小店里去，附近就有一家。”

“好的，去吧。”

到咖啡店去的想法使他完全放下了心，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沿街往上走了几步，进了一家酒店。这就是几天前一些人邀我喝酒的那家酒店。那些笑口常开的朋友们也都在那里，他们和上次一样，非常亲切地欢迎我和款待我，不约而同地举起酒杯，请我喝酒。一个人对我说：

“那位皮肤黝黑的小姑娘怎么样了？”

在这个时候提这样的问题使我心乱如麻。

“哦……还好。”

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好意，我们喝了一杯，然后便在一个屋角里就坐。

我和苏阿雷斯彼此注目而视，眼里闪烁着仇恨的火焰。过了一会我打破沉默，说：

“首先，我们要低声说话，不要让那些先生们听到……我要告诉您，今天晚上发生了这种事情，我要杀死您，您应当明白这一点。”

“朋友，我不懂您为什么要这样干。不过，您如果一定要这样干，那就不该告诉我。现在要杀我可就费点儿劲了。”

“我不是杀人犯。尽管您对我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是卑鄙的，但是我却给您荣誉，决斗的荣誉。”

“您认为这是一种荣誉，朋友，您知道我在想什么事呢？……我认为您有点发疯……”他把食指放在太阳穴上。“您不要生气。”

“我不生气。是的，我大概是疯了，因为我刚才没有打您一顿耳光，而是等着客客气气地告诉您，您是个无赖。”

马拉加人的本来就是橄榄色的脸变得越发阴暗了，但他并不慌乱。他沉默了一会，吸了两口烟。他嘴上总是叼着香烟的。他把烟从嘴上拿开，又从牙缝里吐了口唾沫，随后用小手指把烟灰弹掉，不慌不忙地对我说：

“好的，看来您蓄意要大闹一场了。”

“大闹一场，不对，我想杀死您，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反正一个样，因为我不闹一番是不甘心死掉的。但是我要告诉您我心里在想什么。您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认为什么决斗，什么见证人，什么刀光剑影，这都是荒谬的，懂吗？为了报仇出气，何必等这么长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为这么件事大动干戈，我认为是天大的蠢事。懂吗？”

“随您怎么说好了，’我不加思索地反驳道；但是，我是要和您决斗的。”

“您不要着急，我的先生，决斗就决斗。”

我们低声说着，说这些残酷的话时两个人都还装着笑容满面的样子。所以，在场的人还以为我们正在友好地交谈哩。

“如果您一定要这样干……那我们就决斗吧！不过，您该明白，当我看到您和那个姑娘站在铁窗栏前时，我并没有大嚷大叫地去找您的麻烦。”

“啊，您真有意思！您有什么理由要对我那样干呢？”

“我的理由就同您的理由一样……难道您是这个姑娘的丈

夫吗？……是她的父亲或者兄弟吗？……那么，如果她愿意同我交谈，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同她谈呢？……您认识她的那一天，我也认识了她。您喜欢她漂亮的脸蛋，那优雅……是吗？这我也喜欢。您对十万杜罗的嫁资垂涎三尺，是吗？……我也同样朝思暮想，朋友。您对她献媚、追求……我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是一样的。姑娘愿意看中谁就看中谁。现在看来，她是看中我了。您又怎么办？”

“我不尽同意您的看法，但是，不必罗嗦了……您看问题的方式真是太……如果我不好用别的形容词的话，真是太庸俗了。您对那些杜罗太动心了……”

“您看不上眼吗，朋友？”

“我请求您一件事情……请您不要称我为朋友。”

“啊，请您允许我要杯柠檬来让您的头脑冷静一下……您太激动了……待您这会儿的疯狂的醋意过去以后，您对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就会感到可笑……您看到我同您自以为爱您的那个女子站在铁窗栏边就动了肝火，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您这样胡闹，啊，朋友（请原谅，朋友），我觉得……我说您未免做得太过分了。”

“我并不是因为这个女人或者别的什么女人不再爱我，或另有所爱而胡闹，请您搞清楚。这是她的自由。我不能容忍的是您的作法实在太不光彩……您策划了那么一个卑鄙无耻的场面来故意侮辱我。如果您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格洛莉娅已不再爱您了，她爱我。’一旦事情得到确证，我就会把她完全让给您，而且我们还要以朋友相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别说了，朋友。策划这个场面的不是我，而是格洛莉娅，是她一再坚持，要我在十一点以前到铁窗栏边去的。而且，我本来

就反对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您同她谈话的时间。但是，她对此毫不理会，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依了她。”

“我对您的话表示怀疑,请原谅。”

“您愿意怀疑就怀疑吧！如果您想证实这件事，明天晚上可以跟我一块到铁窗栏边来，咱们去问问她。那时，我肯定您就不会再说我是讲假话了。”

“我用不着再去见那个婊……”我大声叫道，脸都涨红了。我以为这样骂他的情人，苏阿雷斯一定会发火。然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依然是那样平静，仿佛事情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

两个人都沉默了，我陷入沉思。马拉加人最后讲的那几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格洛莉娅一手制造了那个侮辱性的场面，这已是不容置疑了。虽然我的眼睛注视着桌子，但是我觉得苏阿雷斯严肃而恐惧的目光已经落到了我的身上。我终于抬起头来，用低沉的语调说：

“好的，既然只是她一个人存心侮辱我，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愿上帝保佑您。”

于是，我站起身来离开了酒店。苏阿雷斯没说什么就让我走了，我感到有点惊讶。因为在我们的简短的谈话中，我辱骂了他，对这种事情他本来是有权保留要我解释清楚的。

第十一章

我去找帕卡

我在一腔怒火冲击之下没有想到的事情，待到稍微平静下来以后马上便想到了。我恍然大悟，就是说，我在床上躺了一阵，半夜醒来的时候，便立刻一清二楚地想到格洛莉娅决不会由于任性而干出那样卑鄙的事情来。她可能抛弃我，爱上别人，卖弄风情，戏谑和嘲笑我。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我这个人除了爱她以外，没有任何罪过，在这种情况下，她粗暴无情地伤害我，这是难以置信的。其中可能有蹊跷。那天夜里的行动似乎是出于报复。为了报复，就需要先刺痛我。想到这里，我感到莫大的宽慰。我打定主意，天一亮就设法揭穿这一阴谋。毫无疑问，这个阴谋是马拉加人对我策划的。我后悔没有狠狠地教训他一下，但是，我暗下决心，再见到他时一定不饶他。这一令人宽慰的想法使我恬静地进入了梦乡，直到第二天上午九时才醒来。

我急忙穿好衣服，走出店门，茫然不知所去。但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决心使我一定要到某一个地方去。一时，我下意识地走到了帕杜尔伯爵的家里。

“伯爵先生和小姐要到后天才回来呢。”

天哪！还有两天！这对我来说简直太长了！我想，这两天时间足以使我积郁而死。即使不是积郁而死，至少也会饿死，因

为我一点胃口也没有。在我的疑虑解除以前，我无意去餐厅用餐。在这困难、可怕的情况下，我能向谁求助呢？如果我对事情有把握的话，我一定要求军事当局、红衣主教和民政长官来干预。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决定去找帕卡。可是，她在哪儿呢？我学过数学、西班牙历史、内科病理学，还学过不少其他无用的东西，可是就不知道帕卡住在哪儿！我上百次地咒骂自己不可饶恕的疏忽，她的住址对我来说是十分有用的，我本来早就该知道的呀！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到卷烟厂等女工们下班。即使这么做，也会象从前发生的那样，很可能见不着她。各种不幸一下子都落到了我头上。

当我正垂头丧气地从公墓旁边的弗朗科斯大街走过的时候，我听到丝绸店里有人使劲地喊我。原来是安吉塔姐妹们。

“您到这边来，桑胡尔霍……”小拉蒙娜对我说。“帮我们选一件对我们三个人都适合的衣服。我们已经挑了一个多小时了，眼睛都花了，想找一种和我们三人容貌都相配的花色……”

店员们都笑这些姑娘们轻狂。我很难为情地站在那里。这时小霍阿吉娜盯住我的脸，惊奇地问道：

“您怎么了，桑胡尔霍 您的脸色那样苍白。”

“没什么，我今天不太舒服。”

“是情人拒绝了您的求婚吧？”

她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感到惊奇，同时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的脸大概红得象樱桃，我强作笑颜。小霍阿吉娜哈哈大笑起来。

“啊，我无意中触到您的痛处了。”

我窘得无地自容，说了些什么话，如今已记不起来了。随后，我向这几位小姐告别，恨不得马上离开她们。

我哪有心思开玩笑呢！在街上踟蹰了一阵，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不太明智的想法：到卷烟厂去打听帕卡……这怎么可能呢？我甚至愚蠢到连她的姓都不知道。在六千个女人中找一个叫什么帕卡的，那您去找吧！工厂里叫帕卡的少说也有两三百呀！尽管这样，我还是必须这样做，因为想得脑袋都发胀了，也想不出一个更可取的办法。我渐渐地走近了赫雷斯门，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费利佩三世为生产鼻烟而建造的宽敞而豪华的大楼前面。我在那里来回踱了好一阵，最后决定进去，便向一个铁门走去。

“工厂管理员在哪儿？”我问一个门房模样的人。

我刚问过，就惊讶惶惑起来。我干吗要见工厂管理员呀？

“请往前走，从那个楼梯上去，往左拐，顺着楼道走，往右拐，上另一个楼梯，对面就是管理员的办公室了。”

他讲的那些话，我只记住了一句：往前走。于是我这样做了，看到了一个楼梯，便走了上去。

“工厂管理员在哪儿？”我问另一个人。

“请跟我来，我带您到他的办公室去。”

当他领着我在宽大肮脏的楼道里走着的时候，我不禁自言自语起来：“塞费里诺，请原谅，小伙子，你是在干一件蠢事呀！”在楼道里，我们不时地碰到女人和男人，他们都凝视着我，仿佛猜出了我的见不得人而又尽人皆知的意图似的。

终于，我面对面地站在工厂管理员的面前了。他是一位老先生，苍白的面孔，雪白的上髭和下须，外表象个退伍军人，头上戴着一顶蓝天鹅绒的帽子。

“您有什么事？”

这句问话是那样离奇，那样粗野，我一下子楞住了，直挺挺

地站在那里，用恐惧的目光望着他。

“说吧，先生，您来干吗？”

我咳嗽了一声，出了一身汗，脸变得煞白，玩弄着手里的礼帽，拉了拉衬衣的领子，其实它并不紧，最后，我向他伸过手去。

“您好？”

他拉住我的手，疑惑地打量着我，十分冷淡地回答我的问候。

“请原谅……我找一个叫帕卡的人，她是这个工厂的女工，您知道吗？……我有急事要通知她……如果您能帮忙的话……我将衷心地感谢。”

“您要我帮什么忙呀？”

“请您让她出来一下，我只跟她说两句话就行了。”

“她姓什么？在哪个车间做工？”

这个棘手的问题，又一次使我不知所措。

“您知道吗，这我可说不上。”我满脸陪笑地回答。

管理员板着面孔将我从上到下察看了一番，踌躇不决地耽了一会，也许他怀疑我是个疯子，或者是个滑稽演员，或者是个傻瓜。看来他倾向于我是个傻瓜，因为他耸了耸肩膀，笑着对那时走进办公室的一个人说：

“您听我说，涅托，这位先生想找一个叫帕卡的人。”

他把“一个叫帕卡的”这几个字故意说得很重，这使我很不高兴。

“找她干什么？”刚进来的那位职员一边问着一边向我转过脸来。

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油然而生，我傲气十足地回答：

“我不知道。”

但是，看来那个职员是个温文和蔼的人，他坚持说：

“如果您知道她姓什么，我们到各车间去打听打听，也许能找到她。”

“她是一个三十岁，或者三十开外的女人，脸色苍白，黑眼睛，脖子上系着一条白围巾。”

工厂管理员和那个职员互相看了看，露出一丝笑意，我觉得有点儿不是味儿。

“好的，好的，请跟我来吧。”殷勤的涅托果断地说，语气是彬彬有礼的，但又有些嘲弄的意味。“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她。”

我冷淡地向管理员点了点头，走了出来。我跟在涅托后边，他领着我在楼道里走着。

“您不知道她在哪个车间工作吗？”

“不知道，先生。”

他一听说“不知道”，感到有些惋惜，仿佛这使他失掉了一点什么似的。这个人长得又高又胖，面容开朗，显得很热情。不知为什么，他好象对我的事情颇感兴趣。我们走着，他不厌其烦地向我询问着可以找到帕卡的线索。他告诉我，他是卷烟车间的检查员，认识很多女工，特别是当面见到的时候。

“我在街上碰到女人时，马上就能认出她是否在卷烟厂里工作。”

照他看来，我们最好到各个车间去转一转，看看能否在女工中认出我要找的人。他问我是否愿意先从卷烟车间开始，因为那是他所在的车间，那里工人也最多。这对我没有任何不便之处。我们一到这个车间的门口，就有一阵热气迎面扑来，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呛鼻子的气味。那不仅仅是烟草味，因为这种气味一进工厂就闻出来了，而且还有积滞的汗臭味和呼出的气味。

传染病总是从夏天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中传播出来的。那是上午十一点，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刻。

“请您稍等一下,我先去通知女领班。”涅托对我说,他先走了。

我看到他唤过来一个女人,和她讲了几句话。这女人走了不一会就又回来说:

“你们可以进来了。”

我明白了,原来那女人是进去打招呼,说有人来访,让女工们穿好衣服。由于天气热,她们露出了身上某些怕羞的部分。我们进去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些女人在匆匆忙忙地系着外衣的扣子,或者往系在脖子的围巾上别别针。

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既使我激动,也使我恐惧。三千个女人坐在一个宽阔的拱形车间里,她们的眼睛一下子都汇集到了我的身上。我感到害羞和惶恐。但是,我老练地装出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和涅托交谈起来。当他带着我在车间过道里走着的时候,我向他胡乱地提些问题。那地方简直令人窒息,污浊沉闷的空气几乎都可以用刀子切割开来。妇女一排接一排的,大部分是年轻的。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细布轻装,人人头上都戴着鲜花,坐在粗糙而由于长期抚摸变得光滑发亮的桌子前面卷制香烟。许多女工身旁摆着木摇篮,里面睡着稚嫩的婴儿。据涅托告诉我,摇篮是烟厂提供的。有几个女工正在给孩子喂奶。所有女工的相貌都大同小异:棕色的圆脸,扁鼻子,黑头发,乌黑的眼睛活泼而有趣。在一定数目的女工当中有一个领班。每逢我们走过的时候,领班便欠身致意。车间里的总领班陪伴着我们,涅托不慌不忙地给她解释着我想找一个叫什么帕卡的人,但我既不知道她的姓,也不知道她的绰号(卷烟女工大抵都有某种绰

号)。

自从我们开始在那个四壁光秃秃的、十分肮脏的大厂房里走着的时候，我就发现女工们一直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无论我们往哪儿望去，都会看到有人用手或嘴唇向我们打招呼，或者在粗野地不成体统地做鬼脸。在检查员和领班的威吓下，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制止了她们这样做。如果我注意一下某个比较漂亮的女工，这个女工马上就会用她那双可怕的带着讥讽意味的大眼睛盯着我，高声喊道：

“ 请注意,姑娘们,这位先生是冲着我来的。”

或者：

“ 再看我一眼吧，我已经灵魂出窍了！”

一想到她们会问我是不是加里西亚人，我就有些胆战心惊。因此，我一下沉默了，听那个检查员高声对我说道：

“ 喂,您看,这些女工中有没有您要找的人？”

我摇头表示否定。

那密集的人群骚动着，发出嗡嗡的叫声；在沉闷的令人窒息和作呕的空气里，有一阵低沉的讨厌的喧嚣声。在这喧嚣声中，最响的是人们看到我时的嘶嘶声。她们灵巧的手指忙个不停，包装着马上就要加害于全西班牙的毒品。

“ 玛丽亚 玛丽亚！”涅托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工正在吸烟,他温和地责备她。

“ 塞里佩先生,我牙疼。”

“ 那你可要注意呀，牙痛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车间，而我要找的帕卡却没有出现。于是，涅托请我到生产雪茄烟的车间去。但是，正当我们转过身来要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人在拉我的上衣。我低头一看，帕卡

正坐在过道边上。

“找到了！”我对检查员和领班说。

“找到了。”一个卷烟女工听到我的喊声，以嘲弄的声调学着我的话说。

帕卡已经站了起来，我赶忙对她说：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从那天晚上以来，我一直神魂不安，心乱如麻，此刻我又一次激动起来，气冲冲地对帕卡讲了发生的事情，讲了我的推测——很可能是一种和我作对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需要她的帮助，请她到格洛莉娅家里去一趟，问一问格洛莉娅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并且请她在格洛莉娅面前为我说项。或者，至少要让格洛莉娅把事情解释清楚。

虽然我开始讲的时候声音很低，可是我忧心如焚，忘掉了所处的环境，声音不知不觉地高昂起来，有些话大概是被我身边的一些女工听到了，因为她们在大地地重复我的话，还吵着笑着。我没有理睬她们，继续说下去，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愤慨。我看到帕卡不安起来，东张西望。她悄声地对我说：

“您还是走吧，先生……我看她们要出您的丑。”

果然，我听到一片吵吵嚷嚷声。我环顾整个车间，看见大家的面孔都笑咪咪地朝着我。她们摆着手，模仿着我的有些不自然的姿势。她们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又是笑，又是跺脚。

“今晚您到我家来吧，我住在特里阿纳区圣哈辛托大街，您打听葡萄架大院就是了。”帕卡对我说，她越来越显得不安。

在我和帕卡讲话时，检查员离开了，这时他却走过来笑吟吟地对我说：“您把我的车间搅乱了，到此为止吧，看来这些姑娘要拿您开心呀。”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女工们学着检查员的腔调说。

喊叫声响彻整个车间。在这一片喊声中，我听到三千个女人都叫我乌龟。我强做笑脸走出车间，但实际上，我的肺都快气炸了。

我向和蔼可亲的涅托道了谢，便离开了工厂。对这次拜访我又满意又不满意。

我直奔旅店，但一点也没有用午餐的念头，见到饭我就恶心。小马蒂尔德好象一只受宠的小猫，总围着我转来转去，照她说的，这是为了看我是否感到身体不适，或者我是否正在遭受着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唉，真是不幸，对于我们这类精神上的苦痛她可是一清二楚的呀！她由于从我嘴里什么也没有打听到，感到十分不悦。我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给格洛莉娅写信，整整写了十九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信里对她说了多少事情。我想信里前前后后一定重复很多，堆砌了很多比喻、夸张和感叹的词藻，总之，种种文学上的比喻和描写应有尽有。此外，还用了大量的惊叹号和省略号。我记得还引用了埃斯普龙塞达一首优美的八行诗和缪塞^①的两句诗。由于信很厚，一个普通的信封都装不下，我只好专门做了个信封。为此，我向小马蒂尔德借剪子，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那叠写好的信纸。

“塞费里诺先生，您信写得那么长，连饭都不吃……这可不好！”

估计到她的劝告会象连珠炮似地落在我的身上，我没有附和她，只是耸了耸肩膀，有礼貌地“嗯”了一声。

^① 缪塞(1810—1857)：法国诗人。

我把那封长信封好，贴了邮票，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塞进口袋里，然后走出门外去清醒一下头脑。我是多么需要清醒清醒呀！那封信写了足足三个小时！

黄昏时分，我走过谢尔佩斯大街的时候，看见比利亚在大不列颠啤酒酒店，便进去陪他。他请我喝杯啤酒，我接受了，因为我感到胃里非常难受。喝下这杯啤酒，非但没有使我的胃舒服一些，反而更加难受，甚至难受得我都以为自己生病了。这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念头：不是生病，可能是饿了。于是我要了一份牛排。真是怪事！我真的是饿了，而且饿得厉害，一口气把牛肉和土豆吞了个干干净净。又要了干酪和一个圆面包。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处于我那种精神状态的人，竟有那么惊人的食欲。然而我的的确确看到了，这是违反常规的，却讲不出任何道理来。

“朋友，您怎么象个饿狼似的！”

比利亚情绪很好，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如果是别人那一定会被他逗得心情愉快的。可是，我非但没有振奋起来，反而越来越感到忧郁。出于急切地希望得到爱情的自私心理，我冒昧地打断了当时充满他心头的快乐，开始一五一十地跟他讲起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对这种意外深表痛心，并且劝我不管怎样也要把那个马拉加人“揍一顿”。不过，出乎我的预料，我讲述了自己的不幸，并没有在比利亚身上引起什么反响，他依然是那样喜笑颜开，笑呀，叫呀，仿佛我刚刚告诉他的是愉快的事情。这不能不使我有点难受，我认为我的事情是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呢。

然后，比利亚毫不客气地一下子把话题转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哎呀,您不知道,这些天来伊萨贝尔不在这里,我是多么无聊啊!”

他讲起伊萨贝尔时,仿佛这个女子已经是属于他的了。我暗暗地感到好笑,同时,脑子里产生了一种不体面的进行报复的愿望,谁让他不注意听我的讲述呢。

幸好,伊萨贝尔大概后天就能同她爸爸一起回到塞维利亚。到那时,在安吉塔家里的谈话和晚上去看剧的事又可以恢复了。当时,一个歌剧团已经在圣费尔南多剧院开始演出。司令指望那些场合会使他过得十分愉快。他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谈着他的意中人,殊不知他完全受骗了,只是自作多情而已。这一点使任何人都会感到难过。我的意思是说,那些并不象我那样由于受到另一个不守信义的女子的卑视而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的人,都会为他感到难过。比利亚象一个小学生般地羞红着脸,浑身颤抖着,把我当作知心人——这是第一百次了——倾吐他那充满孩子气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滑稽可笑。什么他去吻伊萨贝尔掉在地上的一只手套时她向他笑了一笑呀;什么当他走过时伊萨贝尔正好站在阳台上呀;什么伊萨贝尔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对她有情有意呀;什么在王宫的最后一次舞会上伊萨贝尔跟他跳了两次里加敦舞和波尔卡舞呀,等等。

他把心里的话一古脑儿掏了出来,显然他已兴奋得忘乎所以。他的脸火红的,眼睛透亮,最后他对我说:

“我告诉您一个秘密,桑胡尔霍朋友,希望您千万别泄露出去……您已经看到了,有的事情……您大概知道,在伊萨贝尔去桑卢卡尔之前不久,我已正式写信向她求婚了。我希望她痛痛快快地对这件事表明态度……”

“这事我已知道。”我粗鲁地答道。

比利亚惊呆了。

“您已经知道？”

“是的，我也知道伊萨贝尔是怎么回答您的……她说她爱您，不能不答复您；但是，严重的障碍使她不能再感情用事……您要她告诉您到底存在着什么障碍，以便在可能的条件下予以克服……”

司令呆若木鸡，眼睛望着我。眼睛瞪得那么大，仿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似的。

“您怎么知道这事的？”司令终于问道，他那嘶哑的声音里流露着疑惧和威胁。

“您的事情今天全塞维利亚城都知道了，”我满脸不高兴地回答说。“伊萨贝尔告诉了安吉塔姐妹，这几个姑娘是什么话也藏不住的。”

我看到比利亚的脸色灰白，沉默了好久，眼睛直直地盯着面前的啤酒杯。最后，他用低弱的声音说：

“我怎么也没想到伊萨贝尔会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来。”

这时，我对他既同情又怨恨，怀着一种同病者的满意心情对他说：

“比利亚朋友，由于我真心实意地尊重您，我也坦白而忠诚地劝告您。我认为您不必再追求伊萨贝尔了……看到一个朋友被置于可笑的境地，一个姑娘嘲弄您这样正派而庄重的人，我感到难过……尽管我可能会使您感到很不愉快，但我还是要告诉您，我确切地得知伊萨贝尔要和她的表兄马拉贡公爵结婚。他们的父母正在利用去桑卢卡尔旅行的机会最后把事情办妥。”

其实，我并没有确切的消息，我所知道的只是小霍阿吉娜告

诉我的。我所以这样对比利亚说，是出于那种人所共有的要把事情讲得尽量使人相信的本能，这种本能在感情丰富的人身上尤为显著。

比利亚一言不发，神情如常。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眼睛盯着啤酒杯。我只是看到他的脸色更苍白了。他那热情而刚毅的面孔不时痛苦地抽搐着。那痛楚的表情终于引起了我的怜悯，我把自己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后来，他用慌乱的声调对我说，他感谢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但遗憾的是，我没有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对他的话，我有些怀疑。他现在深信伯爵小姐是个卖弄风骚的女子，任何男人都不得为她自寻烦恼（可是，他自己却是这样，可怜的比利亚！）。他认为如果再以超过朋友的关系和尽可能有礼貌的态度同她谈话，那就意味着向她告饶。他决心要伯爵小姐明白，他决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嘲弄而不加以反击的小孩或笨蛋。不管怎么说，除了比利亚仍然承认的伊萨贝尔的美貌之外，她身上更使比利亚爱慕的，是她那纯洁而真诚的美德。可是自从证实了伊萨贝尔庸俗、虚伪和虚荣之后，这座偶像便从自己的台座上跌了下来，再也不能引起比利亚的爱慕和尊敬了。围饶着这一话题，比利亚滔滔不绝地讲了好久，他开始讲话时的那种庄严而果断的声调越来越重了。我努力使他坚定自己的决心，因此对于他说的一切，我都称之为远见卓识。

我们一起离开啤酒店，在街上转了几圈。我这个本来自己就很需要安慰的人，现在却抚慰着比利亚。我跟他谈别的事情，让他胸襟开阔一些，尽管这一点没有达到目的。他一言不发，神情忧郁，即使说话，也是心不在焉，好象迫不得已的样子，我们连回旅店吃晚饭的时间都错过了。看看天已经黑了，我终于同他

分了手，因为他的不幸还是没有使我忘掉自己的痛苦。

我迈开大步往特里阿纳区走去，穿过一座将这个区和城市分开的美丽的桥，走上了圣哈辛托大街。这是过桥之后迎面见到的第一条大街。此时，这里十分热闹。特里阿纳区的居民几乎全部是工人和工厂主。这时他们已经下班回家，街上到处是交谈着的人群。有些人坐在门前唱歌和弹吉他。圣哈辛托大街两旁是难看而污秽的柱廊，里边的商店也很简陋，那是供本区工人买东西的。我看见一个男孩独自倚门而立，便向他打听葡萄架大院。

“向前走二十来步，左边有个门就是。”

我果真找到了那个大院和门口，看到了一个窄长的院子。穿过这个院子，里边接着是另一个较为宽敞的院子，我想这就是葡萄架大院了。这时，我明白了这里之所以叫葡萄架大院，乃是因为在院子的一段过道里，用破棍棒架着葡萄藤。这个长方形的院子呈现出一片贫困的景象，然而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月光把整个院子照得明晃晃的。大约在院子中央的地方，有一口水井。有几个地方，用木桩架着木板，上面整齐地摆着花盆。家家户户的门都是敞开着的，灯光从门里射出来，映在院子里的石铺地上。这里人们住的都是平房，只有几家的房顶上留有通气孔，看来是有阁楼的。几乎每家每户的墙根下都摆着花盆。

“劳驾，美人儿，”我向站在一家门口的容貌端正的姑娘问道，“您知道这里住着一个叫帕卡的人吗？”

“卷烟女工吗？”

“是的。”

“是住在这儿，先生。就在对面那个小花坛旁边，您听明白了吗？”

我向她道了谢，同时免不了瞅了她好一阵子，精神上感到一种莫大的满足。她垂下头，羞红了脸。这种情况在塞维利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时，我想起了上午工厂里的情景，便对她说：

“我看您不是卷烟工人。”

“不是，先生，我是熨衣工人。”

“是塞维利亚人吗？”

“不，我是巴达霍斯人。”

“啊，您是埃斯特雷马杜拉人^①。”

于是，我就赞扬起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女人来，而对塞维利亚女人则啧有烦言，说她们放荡，爱作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恭维她。自从来到塞维利亚之后，我在和女人无拘无束地交谈方面有了很大的长进。说真话，即使用最夸张的语言去献媚这位姑娘，也做得并不过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丽的脸蛋，那样明亮的温柔的眼睛。尽管如此，我看，正象当地人说的，她也是特意拿点架子。

可是，正当我沉醉在和姑娘的交谈之中，几乎把到这里来的目的都忘掉的时候，从大院门口走来一个年轻人。他穿着短上衣和紧身裤，系着肉色腰带，戴着软沿礼帽。他的出现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他慢悠悠地走过来，双手插在腰带里，低声地用口哨吹着一支马拉加民歌。

“喂，胡安！”姑娘向他招呼道，脸色有些变了，亲切地对他微笑着。

“愿上帝保佑你们，先生们。”这个叫胡安的人沉下脸说，眼

^①巴达霍斯原来叫埃斯特雷马杜拉。

睛牢牢地盯着我。

“这是姑娘的未婚夫。”我心里想。

我设法体面地离开，因为，说真话，安达卢西亚谈恋爱的青年是非常嫉妒的。而且，他们还有动不动就动刀子的恶习。

“这位帕卡已经结婚了吧？我问。

“是的，先生，已经有一大堆孩子了。”姑娘答道，她感谢我把话题扯开了。

“那么，如果她现在不很忙的话……我给她带来了一个口信，想见见她。”

“我想她不会很忙……她丈夫还没有回来，天晓得他什么时候才回来，他常常在外边喝醉，回来得很晚……帕卡可能正在哄孩子睡觉哩……”

“对不起，打扰您了，我去看看能不能见到她。”

我点点头，想离开那里，可是那个系腰带的青年男子却严肃地伸过手来挡住了我。他一直令人奇怪地望着我，用口哨吹着马拉加民歌。他说：

“不必了，先生，用不着您亲自去了……我把口信送给她就是了……您可以留在这儿同这位姑娘在一起，不要妨害……”

“再呆下去非吵架不可。”我心里想。我犯不着和这么一个无赖纠缠，便故意装傻：

“非常感谢，愿上帝保佑您。”

我大步离去，还没有到帕卡家门口，就听到了掌嘴巴的声音和号哭声。

一些女人，坐在家门口，或者象当地人所称的那样，坐在大房子前，高声交谈着。两个男人，在院子里面对面地弹着吉他。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用嘶哑难听的声音哼着颇有风味的卖炭

妇小调。帕卡的门前寂静无声，我听见她在屋里说话，便敲起门来。

“是您呀，先生，我没想到您会来得这么快。”卷烟女工说着走了出来。

五六个孩子跟着出来，围着她，用好奇的目光望着我。

“请原谅，我打扰您了。”

“哪里，先生，没什么，请进吧。”

她领我进了一间房子。这房子虽说很狭窄，却收拾得十分干净，家具也是一应俱全，很讲究。在我们加里西亚，有些庄园主的房子也抵不上她家里布置得这么好。卧室里，有一张装在墙上的蜗形腿的桌子，一面镜子，几把罩着套子的椅子，窗上挂着布帘，窗旁是一张床，被褥整齐，盖着毛毯，铺着镶有花边的床单。整个房间窗明几净，我看了既惊讶，又高兴。

“嗨，真讲究！”我笑着说。“帕卡，您日子过得不坏呀！”

“哎呀，少爷，”帕卡叫道，她一直被孩子围着，手里端着油灯。“穷讲究呗，勤擦勤扫就是了……如果只是我一个人，我会添置一些必要的东西，把家安排得好一点。可是，这么一大堆孩子，哪里还有好日子过呢！”

帕卡的话并非没有道理。那群孩子，皮肤黑亮，简直跟黑人差不多，个个瘦骨嶙峋，半裸着身子。他们抓着妈妈的裙子，真象一堆小蚯蚓。

“我先让孩子吃晚饭，安排他们睡下，您能等一会吗？”

我回答说，如果她能搬把椅子来，我愿意坐在门口，因为天气太热了。她照我说的做了。

于是，我在院子里坐了下来，等帕卡把家务做完。我静静地听着柔和的吉他声和那个男孩子仿佛空中乱线似的不合节拍的

歌声。一个女人正在井边汲水，吱吱呀呀的轱辘声和吉他的弹奏声、孩子的歌声混到了一起。但是，我最关心的是那个因我而挨了耳光的姑娘。我透过面前花坛的右边，尽力察看着，看到那姑娘正陪着她的未婚夫，用手绢抹着眼睛，但是，已经在平静地讲话了。

“喂，帕卡，”帕卡出来时我对她说：“您看到对面那位姑娘吗？……今天晚上她为我挨了耳光呢！”

“您说什么？”

“就是您刚才听到的。我问她您住在哪儿，正巧那个无赖来了。他大概是这位姑娘的未婚夫，看来他发火了。”

“是呀！这个家伙总是这样……我的天哪，没有一天不闹腾的。”

“他是谁？”

“不……一个不成器的家伙！”

“可是那姑娘是个讨人喜欢的纯洁的女孩子呀！我原以为她还没有未婚夫呢！”

“噢！我们这里有这么一句话：秤砣秤杆难分，姑娘离不开情人。”

听了她这句话，格洛莉娅的形象又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把那姑娘和她的未婚夫都丢在一边了，把世上的一切都丢在一边了。我慷慨激昂、详尽尽地把上午在工厂里仓促间跟她讲述过的在我和格洛莉娅之间发生的事情，重复了一遍。她全神贯注地听着，那富有表情的脸上映现出使她心神不安的各种感情：忿怒、怀疑、悲伤和希望。我的话音刚落，她就以不容辩驳的语气对我说，她肯定格洛莉娅是不会出于恶意或轻佻做出那种事来的；一定是那个马拉加的无赖（还没有认识他，她就这样

称呼他了) 捣了鬼；她对格洛莉娅小姐是非常了解的，小姐是忠实、直爽、善良的。

“小姐不是那种心胸狭窄、容不得人的姑娘，您知道吗？她的眼睛就是她心灵的镜子，懂吗？她的心灵比水还清，比金子还纯……她性情直爽，象个炮筒子，点火就着。如果有人对她无礼，就是大主教，她也敢当面打他耳光……但是，她一发过脾气，就会比上帝的羔羊还温顺……她甘愿受人欺骗吗？不会！她不会虚情假意地对一个人说她爱他，您千万别那样想，少爷！”

帕卡的话使我感到很愉快，我想的和她一样，或者说我至少也愿意那样想。她越来越使我觉得是我自己多疑。为了进一步证明她的话是对的，帕卡还给我讲了几段我未婚妻的生活轶事，我津津有味地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们围绕着格洛莉娅谈了好久，我渐渐地平静下来，心里充满了喜悦。在帕卡家里过了半小时之后，我已毫不担心，只要格洛莉娅一收到我那封有说服力的信，事情就会马上解决。如今，帕卡已把那封信揣在她那由于孩子太多、过分操劳而干瘦的胸怀里。

这时，为了报答帕卡，我表示对她的生活很关心（我想，如果原先给她五个杜罗，那就更好了）。我开始问起她的家庭状况。

院子里的人渐渐少了。那个男孩子的歌声也停止了，有一把吉他已经停奏，只剩下另一把吉他在轻柔地弹着一首忧伤的歌曲。卷烟女工毫无顾忌地对我讲了她的家庭私事。她是违背父母的意愿恋爱结婚的。她丈夫名叫霍阿金，但是，在特里阿纳区，人们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只叫他的绰号“捣蛋鬼”。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他必将是一个浪子和酒鬼。但是，这大概正是帕卡爱他爱得发疯的原因，因为在当姑娘时，她从来就不喜欢那些正派勤劳的男子。为了使帕卡放弃那种倒霉的爱情，母亲

殴打她，把她打得死去活来，恨不得她死去才好！但是，帕卡毫不在乎，她越是挨打，越爱那个不可救药的浪子。有一次，父亲知道了帕卡曾和她的情人在小吃店一起吃饭，当帕卡正睡着的时候，把她从床上拖起来，用鞋匠的皮条（她父亲是个鞋匠）把她打得周身是血。还有一次，母亲抓住帕卡的头发，在屋子里拖来拖去。要不是邻居赶来，她的命就没有了。父母把帕卡关了起来，好多天只给她一点面包和水。他们不让她再到工厂干活，也不让她去望弥撒。但是，这一切都毫无用处，为了她的霍阿金，她甘愿忍受这种种折磨。

“当他们认为我快要饿死和愁死的时候，我开始唱歌，跟他们耍赖大闹起来：

他们不让我去望弥撒，
他们不让我忏悔，
他们不让我去看你，
他们还能不让我做什么？

啊哟，母亲听到我这样唱，可真是气坏了。”

一天下午，她终于逃了出来，三天没有回家。这一着倒是生了效，父母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们结婚。但是，他们的结合，只是使她更加不幸。“捣蛋鬼”是泥瓦匠，他不把挣得的工钱带回家，而是在酒馆里花去一大部分。婚后还不到半个月，霍阿金就开始了他那挥霍无度的醉鬼生活。从那时起，事情一直是这样。更糟糕的，不是他在酒馆里花去工资，而是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以后，不顾死活地打帕卡。但最糟糕的不仅是打她，还要狠命打孩子。帕卡向父母诉苦，他们根本不理，这自然是有道理的。帕卡

的母亲七年前就去世了，父亲又和一个无情的荡妇结了婚。帕卡只得孤零零地生活在世界上，落在那个该死的东西手里了。如果有谁虐待她的孩子，那她就会发疯地大吵大闹，这样的事情好象天天都在发生。帕卡只对一件事感到满意，就是他的丈夫不和女人鬼混。如果他要找别的女人的话，帕卡可要毒死他的。什么都行，和女人鬼混，那她是决不允许的。

“您看，少爷，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要脸的浪子，沿街流浪的畜生……我可真受不了！每天都醉醺醺地回来，这还随他去……但是，即使跟我吵闹，我也还是愿意他自己走着回来，可别象个丧家狗似的躺在大街上。不过，也得看到，让他干什么，他都愿意干……他消息很灵通，什么地方有活干，他全知道……在塞维利亚没有人比他的手艺更高了，他干起活来干净利落，老老实实，简直象头牛……另外，有件事也是让人生气的，他腰包里的钱没等你向他要，就花掉了……他鲁莽、野蛮，是的，是这样！……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他能把人置于死地。但是，他的心肠，我跟您说吧，那没什么好说的！……他是个最热情的人，没什么心眼，您可能没见过这样的人……在整个特里阿纳区，没有比他更懒惰的人，也没有比他更脏的人……您看见他会恶心的，我见到他时就是这样……他无论到哪里，人家就笑他，逗他。我的天哪，有好几次，我不得不把饭给他送到监狱里去！他不务正业，是个名副其实的无赖……如果您看见他干活，那可干得实在漂亮。他手巧，有眼量，宁愿自己蹲在架子上干个三天三夜，也不让别人赶过他……但是，他不吹牛，您知道吧，他做了点好事，不象别人那样到处宣扬……但是，如果不让他到处流浪，心不变坏，除非把他扣在一个罩子里……少爷，我们遭受了各式各样的苦难，日子真是难过极了！他一直是那个样子，缺心

少肺！我再三再四地劝慰他，因为他有时一下子象个孩子似地大哭起来……我对他说：“喂，过来吧，我的可怜虫，都是因为你不好，还有脸哭，有脸叹气呢！”

根据“捣蛋鬼”的高尚的妻子提供的材料，要了解清楚这位先生的真实性格和道德面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由于我没有急于了解的必要，也就让帕卡漫无边际地去讲，我只是默默地点头称是。

这个长方形的大院几乎已经寂静无声了。那个唯一弹吉他的人也停止了弹奏，坐在门前交谈的女人全都散去了。十一点已经敲过，整个院子的人都要起早。月亮透过安静的热烘烘的大气仍然照亮着大半个院子，它洒下的清辉，斑斑点点，组成各式各样的几何图案，静静地酣睡在光滑的石铺地上。

架在花坛上的棍棒，在地上映出细长的黑线条，宛如镶有铁栏杆的大窗户的投影。远处，在我的对面，那个妒意很重的未婚夫的身影还依稀可辨。他一动不动地叉开双腿站在那儿，双手插在口袋里。我看不见那个受委屈的姑娘，但是，可想而知，她也在那儿。一条毛驴把嘴伸向一扇破旧的门——大概是马厩的门吧——叫了一声，这突如其来的刺耳的声音回荡在恬静的夜空里，猛然打破了大院的沉静。

我要帕卡谈谈这个院子的情形，她告诉我院里有四十几间大房子，有些大房子里面住着两三家人。住在这里都必须经女管家的同意。所谓女管家，就是房东安排在这里每隔几个星期收一次房租的女人。她同时还负责照顾和看管院子。住在这里的男人都是打短工的。女人呢，象帕卡那样把孩子委托给“米加”^①

① “米加”意为“面包屑”。

——人们这样称呼看管幼儿的女老师——，自己出外做工的寥寥无几。这种大院里的房租比较低，但是，每天都要为用井水、用水池洗衣服这类事情吵架。这种生活令人厌烦。此外，女管家飞扬拔扈，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

帕卡正在对我讲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大院门口过道上传来了几声骇人的猫叫。起初，我真以为是一只大猫在叫，后来才开始怀疑，那绝不是什麼猫的叫聲。

“我丈夫回来了。”卷烟女工说着，惊慌地站起来。

“您丈夫？”我惊奇地问道。

“是的，先生，学猫叫的就是他……请您在柴堆后边躲一下，待他进来以后您再出去。”

我按她说的做了。我从柴堆后边小心地探出头来，看到被月光照得通明的院子里有一个穿白上衣的男人，他四肢落地慢慢地爬过来，一边爬，一边不时地叫着：“喵！喵！”他竭力学猫叫，但学得不太象。他来到门口时，就更使劲更频繁地发出那骇人的猫叫声。

帕卡走出来，两手叉腰开始骂起来：

“是你吗？死赖，畜生，不要脸的东西。”

“喵！喵！”捣蛋鬼用猫叫声来回答，依然用四肢在地上爬着，并围着妻子转起圈来，在她身上磨蹭着，仿佛一只猫希望得到爱抚一般。

“让整个区的人都笑话你，你不觉得害臊吗？你也不可伶可怜你的孩子们吗？”

“喵！喵！”

“滚开，强盗！看看你现在怎么进这间屋子！”

“喵！喵！”

“进屋去,霍阿金!”

“喵!”

“进屋去,你这个无赖!”

“喵!”

我看到帕卡抬起手来,狂怒地揪着头发。

“我真是不幸!……上帝怎么让这个该死的家伙活在世上呀!他真使我伤心透了!”

片刻的寂静,这是等待过程中的一个节拍。在这片刻的寂静中,“捣蛋鬼”仍然镇定自若地围着妻子转着。此时他发出甜蜜而低沉的猫叫声,打着鼻鼾,猥亵地抬起背脊。

最后,我看到帕卡摇摇头,作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开始用手去抚摸他的背脊,并对他说:

“啊,小淘气鬼,进去吧……进去……进去……小可怜的!……小可怜的!”

真的象一只猫似的,“捣蛋鬼”又在妻子的裙子上磨蹭了几下,打着鼻鼾转了几圈,最后爬进了屋里。进屋之后,他好象要站起来;但是,却站不起来。由于酒劲发作,又在地上爬着转了那么一阵,再加上煤油灯强烈的灯光,他晕倒在地了。

我走近门口,看到霍阿金在砖地上爬来爬去,徒劳地要站起来。

“这么说你是站不起来了?强盗!”我听到帕卡非常解恨地喊道:“好了,现在轮到我来收拾你了!”

于是,她迅速地脱下一只鞋子,抓着鞋头,狠狠地打起来。她那么灵活而迅速地在丈夫遍身打着,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主要是打他的脸和手,因为那些部位是最怕疼的地方。她一边打,一边发疯般地叫喊:

“这一下是还你礼拜六打我的那记耳光的！这一下也是！……这一下是因为你礼拜一把油灯砸在我的头上！……这一下是还你在圣母日那天打我的那一棍！这一下也是！……这一下！……这一下！……这一下是因为你脏得象头猪！……这一下是因为你不要脸！”

“捣蛋鬼”在地上翻滚着，嚎叫着，疯狂地蹬着双腿。他拚命地要站起来，但是当他刚要站起来的时候，帕卡准确无误地一鞋底子打在他的脸上，他又倒了下去。

他企图抓住妻子的脚，但是帕卡轻轻一跳便躲开了，站在另一个地方更加狠命地打他。因此，这个不幸的家伙只好投降了，他不再反抗，听任妻子去打。

“算了，帕卡，不要再打了。”我出于人道，进行了干预。

“您等一等……他还没有还清我的账呢。”她一边回答，一边仍然狠命地打着。

帕卡终于打累了，呼哧呼哧地直喘气，胳膊抬不起来，脸上流着汗。她站起身来看了看我，眼里依然喷射着怒火。

“您知道吗？帕卡对我说：‘这些天他象一头垮台了的公牛，我正好整治整治他。’”

第 十 二 章

漫游瓜达尔基维尔河

那天晚上，我怀着成功在握的心情上床睡觉，第二天也是在同样的心情中度过的。傍晚，我到特里阿纳的桥畔去，因为帕卡叫我在那里等她，她要把格洛莉娅对我的信的反应和她活动的结果告诉我。此刻，特里阿纳桥头正处在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在塞维利亚做工的特里阿纳男女工人下班回家时经过这里；在特里阿纳和卡尔图哈修道院做工的塞维利亚的男女工人回家时也经过这里。他们在桥上相会，桥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我懒洋洋地倚着桥栏杆，背朝河水，心中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过往行人。那些不时出现的卷烟女工和卡尔图哈修道院女工们的可爱的脸庞吸引着我。她们有的三五成群，吵吵嚷嚷，笑声不绝；有的独自一人，匆匆忙忙地走着，好象有什么急事似的。所有这些女工都身穿花花绿绿的细布衣服，头上戴着鲜花。她们从我面前走过，有时好奇地惊愕地扫我几眼，仿佛在说：“这个傻小子在这儿干什么呀？连句风趣话也不对我们说说：‘高贵的女人，你漂亮极了！你妈妈真不错，生了个美女！’……”

我哪儿有心思说什么“漂亮极了”！随着和帕卡会面的时间越来越近，我越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决定性的时刻。吃完午饭，一棵疑虑的嫩芽在我心中产生；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它就生

根、成长，此刻已经根深叶茂了。我以前曾认为，格洛莉娅抛弃我是由于苏阿雷斯作祟，并不是她的本意。那时，我凭什么这样去想当然呢？现在我惶然了，即使我强制自己，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想法上去。不久前展现在眼前的光明美好的图景，现在变得昏暗可怖了。可是，尽管如此，我并不象开始发现自己在爱情上的失败时那样愤慨，而是感到一种无可言状的心灰意懒，周身瘫软。我的忿怒消失了，那种受侮辱和受损害的记忆从迷雾缭绕的脑际一扫而光，留下的只是一种对幸福爱情的甜蜜追忆和由于不能保住这种爱情而产生的剧烈痛苦。格洛莉娅啊，但愿你能知道，我依然那样爱你，而且比以往更加爱你，我现在的这种心情就是无可辩驳的见证。我甚至认为，她所给予我的东西完全是出于恩赐和怜悯，如今她将这些我不配受用的东西收回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至于格洛莉娅，我当然认为是她骗了我，不过我对她毫无怨恨；而那个马拉加人却仍使我反感、厌恶，但我并不想向他报复。

我悲哀地回忆着往事，不再去留意卷烟女工们的美丽的容貌，而是回过身去，观赏着河水和两岸优美的景色。太阳刚刚落下去，从那个隐藏着白色天体的地方，微红的晚霞浮现在地平线上，向空中扩张着，在天穹高处渐渐消散，最后形成了几道红色的闪着珠光的彩带。在我左边不远的地方，耸立着金塔，它沐浴在天边反射过来的绚丽的光彩里，果真象它名字所说的那样是用金子建造的。再往左一些，还有一座银塔，它顶端白色的塔角清晰可见。再远一些，圣特尔莫宫隐藏在郁郁葱葱的柑橘树丛中，宫中有不少青石小塔从树丛中伸出头来。瓜达尔基维尔河在我脚下哗哗地流着，河水浑黄，在晚霞照耀下犹如一面颤动的镜子，闪烁着乳白色、银白色、鲜红色的光芒，真可谓五彩缤纷。

沿着河岸，许许多多的船只停在码头上，桅杆和纵横交错的绳索仿佛是从左岸广阔的柑橘林中伸出来似的。右岸，特里阿纳区的房屋一直伸延到河岸。奔腾的河水流到距特里阿纳桥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好象被德利西亚斯公园的绿色屏障截住一般，来个急转弯，随后匆匆向远方流去。

那种阴郁宁静的画面和我背后嘈杂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瓜达尔基维尔河从这儿流过，但炽热的大气并没有从河中汲取半点湿润。和城里一样，这里也热得象蒸笼，叫人无法忍受。太阳在收起它最后的余辉，天色变幻无常，那千差万别的景象令人难以言状。大地一片凄凉，夜色笼罩了万物，景物开始模糊起来，随后便完全看不见了。远处，在德利西亚斯公园的绿色长墙下，层层阴影，漆黑一片，向四周迅速地扩展出去。夜色也从卡斯蒂列哈·德·拉·库埃斯塔座落的小山上渐渐地降落在特里阿纳区。一声尖厉的长鸣划破了天空，那是一艘汽艇在启航。我看见一个黑黝黝的庞然大物徐徐驶离河岸，听见刺耳的锚链声和远处的人语声。随后，船体轻轻地划破铜镜般的水面，顷刻间就消失在远方，被柑橘林投在河面上的团团黑影吞没了。

从前，每到黄昏时分，我总是非常高兴地到那里去看日落。那丰富多彩的、万紫千红的景色，宛如一幅巨大的油画。面对这一画面，我总是感到幸福和甜蜜，感到一切都生机勃勃。这样的感受唯有在南方大城市里才能得到。但是，此时此刻我却感到悲哀和孤独。那种如同我的心爱的格洛莉娅一般娇媚和快乐的悦目的景象，突然地失去了它的魅力；它和我漠不相关，它不再使我共鸣，它的欢快热情的美颜和我的阴郁沉重的心境格格不入。我，为爱情来到塞维利亚，一下子深深地扎在它的火热、芳香、欢乐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抛弃了我原来北方人的严肃而又富

有幻想的品格。我，曾用每个毛孔尽情地呼吸着，汲取着安达卢西亚的生命的营养，仿佛它是我真正的故乡，仿佛我在阔别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它的身旁。然而，此刻我对它并不感到亲切，我感到的只是孤独。我和它之间已经没有连接的纽带了。在瓜达尔基维尔河、金塔、柑橘林、明亮灿烂的天际和我之间已经没有共同之处了。面对这一切，我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依照今天的说法，一个游客，不久就要离去了，也许是一去不复返了。离去！唉！请你们大家莫要取笑。眼望着挂在高空的一颗轻轻地闪烁着蓝色小星，我觉得两行热泪从面颊上滚滚而下。

我小心地拭去了眼泪，重新把脸转向桥上的行人，以解脱自己的伤感之情。我刚一转过脸，顺着由桥到城的方向望去，就看见远处人群里有一个大鼻子，时隐时现，渐行渐近。显然，那只能是小爱德华。这是我突然想到的，很想证实一下。他从我面前走过去，手里拿着礼帽，步履零乱，脸色苍白，神态惶惑。

“喂，喂！小爱德华！”

他停下脚步望了望，向我走来。

“喂，您这么匆匆忙忙往哪里去啊？”

“我也不知道，塞费里诺先生。”他一边回答，一边用乌亮的眼睛注视着我。

“真有意思！看您走的那个慌张劲儿，好象只差半分钟就到约会的时间了？”

“噢，塞费里诺先生，您该知道！……我遇上了几桩事情……几桩事情！”

这个多愁善感的青年，说话时声音颤抖，有气无力。他好久以来身体就十分虚弱，看他现在说话的样子，就好象七八天没吃过饭似的。

我惊恐而好奇地看了看他。

“要是您能了解我现在碰上了什么事就好啦！”

“什么事？”

“嗯，没什么……您听我说……刚才我妹妹给了我一个可怕的打击……我回家去了……您听我说……今天上午我跟妹妹说，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想个法子解决才是……我想应该向费尔南达求爱，我这么想足有二十多次了……可是，每当我打算这么做时，嗓子里就象有个东西堵住了……您不知道……就是把我弄死，我也不能……对，我不能……如果我能象我妹妹那样能说会道就好了……我真倒霉！……我跟妹妹讲，让她帮我跟费尔南达说说，要么答应我，要么干脆说明白……咳……您可知道……她答应今天下午和费尔南达讲……塞费里诺先生，我不能总是这样下去 您说是不是 我不能总这样！……好了，我妹妹同意去说。今天下午费尔南达要到我家来。午饭后小马蒂尔德叫我出来，天不黑不能回家……她说等我回去时，要么大功告成，要么她也无能为力。办这种事情我妹妹可十分在行，我同意按她吩咐的去做。我在塞维利亚已经转了不止一千圈了。看看天黑下来，我就回家了。塞费里诺先生，您可知道，那时我的双腿都在打颤。当我叫门时，简直魂不附体了。小马蒂尔德出来打开铁栅门，一看是我，就怒气冲冲地说：‘你来干什么？走开！马上滚开！’当时我真以为天要塌下来压在我头顶上了……我不知道怎样走出大门，也不知道怎么来到这里……”

“就是这么件事吗？……这么点小事就把你急成这个样呀。那是她们正在谈话，您惊动了她们。我肯定不会对您有什么不好……费尔南达爱您……这我知道得很清楚……”

“噢，不对！”心中正在燃烧着爱情之火的青年喊道。

“是的,她是爱您的,这没错……您会明白的。”

我差一点没对他说:“她长得又老又丑,别人看都不屑看她,她怎么会不喜欢您呢?”但是我忍住没有说。

“啊,塞费里诺先生,您对我真好!”他喊了起来,拥抱我,他那奇异的鼻子蹭着我的左耳。

“没什么,您放心去吧,到那边转几圈,过上半小时,等费尔南达走了,您就可以回家了。我敢保证,小马蒂尔德告诉您的准是好消息。”

小爱德华用无神的小眼睛打量着我,他有些害羞,焦急地说:

“塞费里诺先生,您是否愿意为我回去看看……然后出来告诉我……”

“我的朋友,我以悲伤的、无可奈何的语调对他说:‘现在我和您的情况一样,咱们是半斤八两……过上几分钟,我也就要知道我的意中人是爱我的,还是要同我一刀两断,抛弃我……很可能是后一种情况。所以,您会谅解我。’”

“可是,您说说,费尔南达她会……?他问我,一心盘算自己的事情,根本不顾及我的心事。

“是的,她会爱您的,您放心去吧!”

青年人带着他的大鼻子走了不到十分钟,帕卡就出现在桥头上。从她向我投来的第一道目光,我便意识到一切都完了。

“她不想回信,是吗?我没有问候便向帕卡发问,勉强装出微笑的样子。

“喔!少爷,您猜猜她怎么说的!她死也不肯收您的信。她对我说:‘帕卡,如果你不想叫我跟你吵架的话,你这辈子就别再给我提那个……’”

“那个什么？”我看见她收住嘴，追问道。

“那个家伙。”她补充说，感到不好意思。“少爷，请您原谅。”

“没什么，帕卡，”我说，装出泰然自若的神态，但是，由于激动，我的声音变了。“您对我这么关心，太感谢您了……”

沉默了一会儿。

“我十分遗憾，少爷。我认为你们两个很相配……”

我们又谈了几句。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和沮丧。卷烟女工安慰我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她临走时，把那封没送出的信还给了我。我接过来，没有撕碎就苦笑着把它扔到河里去了。

在回旅店的路上，我首先想到的是第二天就不辞而别，不去看望任何人。但是，后来我考虑到至少应该向伊萨贝尔和她父亲辞行，因为他们对我非常关心。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到车站接他们。再说，我仍然希望伯爵小姐能在我那棘手的爱情中，再助我一臂之力。格洛莉娅对她自己的行为不作任何解释，我实在难以相信。

一进旅店，我不知怎么一下子被小爱德华抱住了，他那难以驾驭的大鼻子又在蹭着我的耳朵。我的预言应验了。小马蒂尔德在她的十分困难的外交活动中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费尔南达已经答应她的忠诚的情人每星期二、四、六在铁窗栏下谈情。小爱德华甚至想到将来每星期一、三、五也会得到同样的福份。我们正说着，小马蒂尔德来了。小爱德华被兄妹之爱所鼓舞，一下子抱住小马蒂尔德，用鼻子在她脸上不断地蹭着，以表示对妹妹的恩惠永志不忘。由于为哥哥取得了成果，小马蒂尔德这只小蜂鸟显得更为神气，更加傲慢自负地把小脑袋摇来晃去——我这样说她，丝毫也不过分。她说，讨厌的哥哥一点儿也不慎重，那次他回来时，正值她和费尔南达会谈进入关键时刻，闹得险些

误了大事。哥哥听到无意中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脸都吓白了。

也许读者会谅解我吧，那天晚上我的心又软下来了，十一点半左右，我向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走去。当我刚走上这条大街时，并没有确切地考虑过到那里去干什么。不过，我立刻想好了。我蹑手蹑脚地顺着大街走着，到了那个能够看见格洛莉娅家的街角便停了下来。这时，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我伸长脖子，象个可怜的侦探似地张望着……啊，四周没人，铁窗栏下也没有人。这时，我象喝了神仙汤似的，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全身。接着，我又难以言状地焦急起来，我想证实一下我的眼睛是否看错了；铁窗栏下是否真的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迈着坚定的步子往前走去，到了格洛莉娅家前面时，就放慢了脚步，好象还在那里停了一会。确实是停了一会，我多么了不起呀！马拉加人不在那里，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家家户户的窗子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但是，我还要进一步搞清楚，要完全证实这个重大的令人宽慰的事实。为此，我在大街上一直蹑跬到凌晨两点钟。每隔一会儿，便慢慢地走过去，在格洛莉娅家门前停下来观察一阵，看看窗户是否打开，那个可恶的情敌是否来了。窗户没有开，马拉加人也没有来。我感到很幸福，十分走运。有一次我走过去时，心里感到有一种温柔之情，甚至是感激之意，于是便走近窗栏，当看到确实没人注意我时，我就吻起铁栏杆来，我的多情的女主人曾多少次地把手放在那上边呀！

我高高兴兴地回到旅店。那种幸福的心情使我又一次看到事情有了转机。第二天，我打听了从加的斯开来的火车到站的时间，就去接帕杜尔伯爵和伯爵小姐，心里想着事情是大有成功希望的。天色已经黑下来，安吉塔家的佩皮塔小姐和伊萨贝尔的另外四个女友到了月台上，其中两个是恩里凯斯家的小姐，从

前我见过她们。火车还没有到，我们一边散步一边愉快地交谈着。佩皮塔的俏皮话逗得我们不断地发笑。当扳道员吹响牛角号报告火车进站时，我们急忙跑到月台边。我们高兴地看到伯爵小姐在一个车窗里挥动头巾向我们致意，她非常高兴，感谢我们前来接她。还没出站，恩里凯斯家的小姐们就邀请伊萨贝尔晚上同她们一起去看戏了。伊萨贝尔说她很累了，不想去；但是，小姐们一再坚持，毫不退让，最后她只好同意让她们晚饭后来找她。伯爵的马车和恩里凯斯家姐妹的马车已在等着他们，但是在他们上车之前，我伺机和伊萨贝尔落在后面一会儿，把发生的事情扼要地告诉了她。她十分诧异，并且立刻做出了和帕卡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里面大概有鬼，或者说有人从中作梗。我们不能谈得更多，因为已经到了出站口，该上车了。尽管他们再三邀我上车，我还是谢绝了。伯爵小姐一边把手伸给我，一边对我说：

“您今晚到剧院去吧，咱们再谈谈。”

我急急忙忙吃罢饭，穿好衣服，当我出旅店正要走上大街时，比利亚进来了。

“喂，我象小爱德华对我那样，以不可饶恕的轻率和自私对他说：‘您怎么没去接伊萨贝尔？’”

我看见他脸色变了，慌慌张张地回答说，他到司令部办事去了。

我来到圣费尔南多剧院时，大厅里顶多只有二三十人。过了足有半个小时，人才多起来。这次精彩的演出不知是为哪些受难者进行募捐而举行的，剧团曾在加的斯演出过，目前是回马德里去。剧院大厅很宽敞，优雅，装饰一新。但是，真正的装饰品却是那些塞维利亚少女们美丽的脸，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看得

清楚，随你尽情地欣赏好了。圣费尔南多是安达卢西亚的贵族剧院，来看戏的贵妇们穿戴得十分妖艳，她们傲气十足，就连马德里皇家剧院的贵妇们也不放在眼里。男人们呢，由于太不检点，服装陈旧，实在不配和她们坐在一起。

伊萨贝尔和她的女友恩里凯斯家的姐妹们也是最后一批来到剧院的。她们坐在楼下的包厢里。伯爵小姐美貌动人，举止风雅。我发现，无论是男人还是女士都不断地将目光投向她，就象在安吉塔家的茶话会上我认识她的那个晚上一样。面对人们敬慕的眼光，她坦然自若，既不羞怯也不傲慢，只是温和爽朗地笑着，这使她的容颜增添了动人的魅力。如果说，这种情态是故意作出来的，那么应该承认，伊萨贝尔已经掌握了最完美、最巧妙的招人喜爱的艺术。她优雅而亲切地向我致意，以致那些盯着她的目光都转到了我所在的地方。如果是在以前，这事一定会使我十分得意，可是现在我正为自己爱情的命运忧心忡忡，对这种情况只是漠然置之。而且，人们都好奇地注视着我，使得我更为难过。我肯定不少人要和我争当她的未婚夫。

第二幕是《清教徒》，很长。这一幕一结束我就起身去问候伊萨贝尔。但是，当我在池座的过道上走过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您的眼睛长在头顶上了，小兄弟！”

原来是拉凯尔，就是那位和我住在同一个旅店里的从埃西哈来的夫人。我们之间很亲密。她和丈夫坐在一起，她丈夫对我越来越有好感。

“您急急忙忙往哪里去？”

“到一个包厢去问候几位小姐。”

“那么，先来问候问候我吧，坐下来呆一会。”

她指着身边的一个空位子。为了不失礼，我坐下了。

夫人那引人注目的姿色将几个纨绔子弟吸引过来。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懂得自己那双温柔的大眼睛和健美的胸脯对他们的魅力，就更加卖弄风情，高声谈笑，说的全然是一些蠢话。然而善良的托雷斯却专心致志地听她讲着，眼都不眨一下。他木然地坐在扶手椅里，仿佛昏昏欲睡，压在头上的假发，简直是一种刑具。没多大工夫，我就在拉凯尔的敬慕者们中间看到了奥洛里斯。他象往常一样，梳理着胡须，痴情地望着这位夫人。显然开始他有些胆怯，踌躇了一阵，最后才下决心和她打招呼。他走过来，脱掉礼帽，露出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就好象他是刚从理发店出来似的。他先是问拉凯尔身体如何，随后也问了她的丈夫。但是，也许是因为没有注意，也许是由于对奥洛里斯极度厌恶，托雷斯没有理睬他。法律系学生很难为情。对丈夫的这种举止，拉凯尔掩饰不住自己的气愤，更确切地说，不是气愤，而是狂怒。这不是让她难堪吗？她说道：

“ 佩佩，奥洛里斯先生在跟你打招呼呢……我想，回答人家对我们的招呼，这是有教养的人最起码的礼貌。 ”

“ 夫人，我没有看见他。 ”托雷斯柔和地回答。

“ 说实在的，这么长时间啦，你也该懂点礼貌了……人家举止庄重的人，绅士先生向我们问好时，也要注意一点，不要象个死木头桩子似的！…… ”

看到她怒气冲冲的样子，我想为托雷斯开脱几句，使她安静下来。但是，她象往常一样，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急躁，完全是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连坐在附近座位上的一些人都注意到了。

“ 太粗野无礼……桑胡尔霍……太丢人了！……您是位有教养的人，我肯定您心里在取笑这件事；如果单是他自己被人

取笑,那没关系……但是,人家在取笑我,这我可受不了……我不能忍受!……若是一个陌生人看到这种情景,他会怎么想呢?……他会认为这事太不雅观,不成体统!……这是尊重自己的夫人吗?是让别人尊重她吗?”

“我确实没看见他,夫人!我确实没看见他!……”老人再一次柔和地解释说。

奥洛里斯站在我们面前,脸色煞白,沉默不语,一副倒霉相,用颤抖的手揪着胡须,甚至拔下了几根。

我决定让她先出出气。等她稍一停顿,我马上开玩笑似地说:

“算了,拉凯尔,您不要这么神经质了。”

没等她再次激动,我就站起来,把手伸给她。看见我走了,奥洛里斯为了摆脱窘境,也乘机离开,恭恭敬敬地点头以示辞别。

伊萨贝尔告诉我,她等得都不耐烦了。她为我的处境考虑了很多,说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和格洛莉娅之间的“疙瘩”解开。照她看来,这“疙瘩”肯定是由于有人插了一手或者是格洛莉娅上了别人的当造成的。格洛莉娅断然拒绝了我对她的求爱,伊萨贝尔却把它说成是“疙瘩”。听她这么一说,我不禁满心喜悦。她已想好了一个办法让我们见面和交谈。她不想让我去她家,如果那样,大概她表妹会生气的,会说是欺骗她。最好的办法是到拉·帕尔梅拉郊游,那是伊萨贝尔家在河对岸的一座别墅。在那里,我们一块儿玩上一整天,就能言归于好。对于这件事,她将尽力安排。

“当然罗,我们不邀请那个讨厌的马拉加人。”她补充说,同时妩媚地向我眨了眨眼。“您可以尽情地玩上一整天啦。”

我对伊萨贝尔真是感激不尽，这位少女是多么可敬可爱呀。

她说，第二天上午去邀请格洛莉娅，并且将写信告诉我出发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我的忽而强烈忽而破灭的希望，这时又复苏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生气勃勃。让我和我的前未婚妻单独在一起，我认为她不可能不动感情，不重新爱我。凭我雄辩的口才，肯定能使她回心转意。另外，叫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们恋爱期间，这位美丽的姑娘对我是如此钟情，如今怎么能一瞬间就变得完全无情无义，连一点希望的火星都没留下呢？那天夜里，我睡得很香；第二天心情也十分坦然。下午就收到了伊萨贝尔的信，我真没想到信会来得那么快。她告诉我明天就出发到乡下去，由于有许多事情要跟我讲，她希望我晚上到她家去吃晚饭。

和往常一样，伯爵没有在家吃饭。饭桌上只有伊萨贝尔，她的姨母埃特尔维娜和我三个人。由于伯爵小姐告诉我一些新的严重情况，说实话，每样菜我都只是沾了沾嘴，根本没有吃。那天上午她去看了她表妹，她们谈到了我，格洛莉娅非常生我的气，岂止是生气，真可谓是怒气冲天。格洛莉娅对她说，她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和安吉塔家的小霍阿吉娜正在相爱。这太可怕了！伊萨贝尔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格洛莉娅说，她知道我每天晚上和小霍阿吉娜谈多少时间，茶话会上的人都知道我和小霍阿吉娜有这样的关系。她还问到是否参加郊游，当伊萨贝尔作了肯定的回答时，她拒绝同往。只是在伊萨贝尔再三恳求下，她才让步，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同时邀请达尼埃尔·苏阿雷斯。

“我说，桑胡尔霍，我看我表妹是出于嫉妒，她嫉妒得迷了心窍！……可是，好嫉妒的女人才是珍视爱情的女人。”

“那么,达尼埃尔这家伙怎么办?”

“您不用担心……她只不过是利用他而已……再说,如果让人在您和他之间选择的话,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犹豫的。”她笑着补充说。

“不胜感谢。”

但是,在两个表姐妹解决了这问题之后,又出现了一件更难办的事情:格洛莉娅需要取得家里的同意。图拉夫人不准女儿出去郊游。格洛莉娅在家里过的是修道院生活,特别是自从发现她在马尔莫莱霍受人勾引之后,家里对她的管束就更加严厉。伊萨贝尔请她的父亲帮忙,给图拉夫人写了封短信,说在把外甥女从修道院接出来以后还要再观察她有没有做修女的禀性,象俘虏一样对待她,比在教会学校里管教的还严,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在塞维利亚是会引起非难的。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伯爵请求图拉夫人给格洛莉娅某些自由。两小时之后,图拉夫人回了信,表示同意格洛莉娅去参加郊游。这样,郊游就定于第二天进行,应邀者下午两点钟从伯爵家里出发。

“请您代我们邀请比利亚朋友,请他也去。请您告诉他,就说我说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次回来之后,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一眼呢。”我告别时,伯爵小姐对我说。

“可怜的比利亚!”我暗自喊道。我发现,比利亚一向崇拜的偶像在说这些话时采取了一种非常随便的语调。我从那儿直奔啤酒店,以便转告比利亚。他听我讲完之后,脸色很不自然,但说话的语气还是镇静有力的:

“您知道,桑胡尔霍朋友,我和这个女人连正常的朋友关系也不能维持了。假如她只是拒绝我的求爱……那也没什么;我们还是可以作为好朋友交往的;可是,她把我给她的情书都公开

出去，让人家嘲弄我，这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我还是客客气气地向她打招呼，恭恭敬敬地同她谈话，但是，交朋友，叫她别做梦！”

我知道他说得有道理，也就不再坚持。那天晚上，我又没有到安吉塔家去。为了不和苏阿雷斯碰在一起，已有三个晚上没去了。夜深时分，我在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走了几趟，看到格洛莉娅的窗户关着，心中十分喜悦。

八月二十日的黎明终于到来了。在我这个真实故事的进程中，它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和往常一样，这是一个晴空万里的黎明，但是，在我的眼里，它比往常更加美好。上午，我一直忐忑不安。我穿了一套轻便、淡色、宽大舒适的合乎这种场合的时装。先前，我曾经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到摆着一种礼帽，既雅致又能遮阳，这时就去买了一顶。我把脸刮得象孩童们的脸一般光滑；穿一双白色小牛皮制作的皮鞋，很漂亮。一句话，我打扮得整整齐齐，准备迎接下午的伟大的战斗。我看到比利亚没有出门，有些不安地围着我转来转去，仿佛有什么话要说。最后，当来人叫我们去用餐时，他坐在我房间里的一把椅子上，抽着雪茄，淹没在烟雾之中，对我说：

“桑胡尔霍朋友，您知道今天下午我也要 and 你们一道去郊游吗？……对，我也要去。”他声音很低，说得很快。“要让伊萨贝尔看看，我比利亚是不会愁死的。”

“我太高兴了，您做得完全对。”我回答说，但又心里喊道：“可怜的比利亚！”

吃午饭时，他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我有很多天没看见他这个样子了。他就象刚刚得到了一个喜讯似的。

下午两点整，我们到了帕杜尔府第。应邀郊游的人差不多

都来齐了：恩里凯斯家的两位小姐，她们的妈妈和其中一位小姐的未婚夫；安吉塔家的佩皮塔和小霍阿吉娜（小拉蒙娜害偏头痛病，没有来）达尼埃尔·苏阿雷斯和神父阿莱汉德罗先生。过了一会儿，埃莱娜和她的叔父也来了，后来又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人们都聚集在院子里，可是格洛莉娅不在，我也没看见伊萨贝尔。我估计她们两个正呆在里屋。果然，没多大工夫她们就出来了。

格洛莉娅一眼也不看我，她一反常态，显得很严肃。她穿着一身又轻又薄的廉价的镶着白色花边的红衣服，非常合身。那么一位可爱的姑娘，穿什么衣服不合身呀！

因为格洛莉娅的态度令人望而生畏，我首先向伊萨贝尔热情地打招呼。接着，我鼓起勇气向格洛莉娅伸过手去，她也把手伸过来，但是十分冷淡，眼睛看着别的方向。伊萨贝尔给我使了个眼色，叫我不要胆怯。但是，我觉得还是以慎重从事，不失面子为好，静观事态的发展再说。于是，我转身走开了。海纳罗先生告诉我们，他有要紧事情，很遗憾不能一同前往，并说恩里凯斯夫人、他的表姐埃特尔维娜、马里阿诺先生（小埃莱娜的叔父）和阿莱汉德罗先生会很好地照料我们。

“我知道伯爵有什么要紧事……他要去尽情快活快活。”佩皮塔偷偷对我说。

“是吗？……”

“啊哟！我能猜到他心里去。”

我们出发到码头去，妇女们乘车，男人们步行。码头上有一艘带篷的宽敞的游艇等候着我们，船头上坐着四个船夫。码头上热得出奇，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岩石烤着人们的脸，我们就象在火炉里似的。无论是阳伞、草帽，还是麻布夏衣，都不能使我们摆

脱太阳喷来的怒火。太阳高高地挂在当空，简直要把树木烧焦，河水烤干。我们热得头昏脑胀。女士们已经坐在船尾，正等着我们。我们到达之后，立刻上船，随便就坐。达尼埃尔·苏阿雷斯这个不要脸的家伙，他竟径直走过去坐在格洛莉娅身边。格洛莉娅对他强做笑脸。我和比利亚向船头走去，但是，马上被夫人们叫住了，她们急忙给我们让座。

“比利亚，这儿有位子。”伊萨贝尔甜蜜地笑着说，她指着身边的一个位子，象是害羞了。

司令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过去坐了。小霍阿吉娜叫我过去，我装做没听见，却走到恩里凯斯夫人和埃特尔维娜中间坐下。这是两位年已七旬的老太婆。

巨大的动物触角一般的船桨在浑黄的水面上划动着。我们从几艘大轮船旁边驶过，大轮船的巨大的红色的船身仿佛要把我们压扁似的。高高的轮船上的一些水手好奇地看着我们，他们微笑着彼此说些什么，我们听不清楚。特里阿纳大桥被我们抛在后面，桥孔慢慢地变小了。我们很快驶离了码头，划到了德利西亚斯公园披拂着柑橘林的河湾。河水在那儿画了个大S形，转而流向特里阿纳。紧靠河边长着垂柳，后边是几排白杨树。微风阵阵吹来，银色的树叶颤动着，闪烁着美丽的光点。烈日下，游艇轻悠悠地划行着。河面上，干燥的热风不再呼呼作响，一种轻柔的嗡嗡声在我们耳边回荡，各种嘈杂声渐趋沉寂。人们的眼睛注视着河水，但并不因此而感到凉爽宜人，因为河水散出的蒸汽也是热烘烘的。无情的太阳把它所有的光和热全部集中在一个光束里，射到我们的身上，好象要把我们烧成灰烬，化为乌有。当然，也正是太阳创造了我们，用它的光和热赋予我们以生命。多么美丽，多么生气勃勃，多么神通广大的太阳呀！只是到了塞

维利亚这座南方之城，我才感到了它的威力，对它的仰慕之心油然而生。

起先，人们不大说笑。大家热得头晕目眩，脸上象着了火，汗流不止，胳膊累得连扇子都不想扇了。尽管如此，没多大工夫，大家便又欢乐起来。那难以忍受的燥热恰恰成了逗趣作乐的话题。一个小伙子建议，一到圣胡安，不分男女，大家都一齐跳到河里去洗个澡。这引起了一阵喧嚷，同时逗得女人们哄堂大笑起来。小埃莱娜说，她叔父出的汗不象别人那样是水，而是加了牛奶的咖啡。大家都把脸转了过去，笑呵呵地看着小埃莱娜的叔父，这位先生拉长了脸，显然是被触怒了。每个人都和自己身边的人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伊萨贝尔和比利亚谈得很起劲；恩里凯斯家的一位姑娘和她的未婚夫也是这样。小埃莱娜和那个陌生的小伙子眉来目去地挑逗了一阵子，此刻背着阿莱汉德罗神父也谈了起来。那个长着野猪脑袋的阿莱汉德罗神父，两道浓眉紧锁着，脸上的肌肉抽搐着，那种痛苦而气愤的表情令人可怕。最后，这也是我最关心的，格洛莉娅和苏阿雷斯的嘴也没闲着。那个负心的女人被马拉加人的笑话逗得笑个不停。苏阿雷斯的笑话当然是拙劣的，但格洛莉娅笑得如此开心，大概是要人家以为她的快乐并不是完全装出来的。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悲哀，相反，而要竭力表现出极度的痛苦。我沉闷不语，垂头丧气，尽管身边的两个老太婆和小霍阿吉娜不断设法要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但都无济于事。游艇上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情。

的确，我感到一种剧烈的、极大的痛苦，它压着我的胸口，堵住了我的喉咙。我十分后悔自己前来郊游。现在我觉得伊萨贝尔给我的希望完全是虚无缥缈、滑稽可笑的。她轻率地想出来的事情，只是叫大家开心罢了。我被难言的痛苦所折磨，被

火烤般的炎热闷得透不过气来——我不象别人那样习惯于这种天气——我觉得昏昏沉沉，四肢无力，耳边嗡嗡作响，眼前阵阵发黑，好象就要倒下去似的。但是，我既不唉声叹气，也不动弹一下。我不仅不怕失去知觉，反而希望这样，因为这样可以逃避折磨着我心灵的痛苦。我希望火辣辣的太阳穿透船篷，把我晒倒，使我昏迷，将我变成一块石头，变成一株植物，变成一种既无思想又无感觉的东西。

我意识到了我处境的可笑，因为我的态度和表情已经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这对我有什么要紧。漫长的十五分钟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走完一半路程，这时我注意到格洛莉娅用眼角迅速地扫了我一眼，好象对我的举止感到好奇似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自己忽然复活了，就象一个快淹死的人被抢救出来一般。我站起身来，贪婪地呼吸着，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惹得恩里凯斯夫人笑了起来，但是小霍阿吉娜的脸色却变得阴沉了。不一会，格洛莉娅又象刚才那样扫了我一眼，我感到同样的惬意，那狠狠地掐住我喉咙的无形的大手松开了。接着，她又瞟了我一眼，我掏出手帕，擦起汗来。又是一眼，这时我已有勇气微笑了。那几道目光，虽然严肃，并且只是一扫而过，但却径直射入我的心田，在那里欢笑着，象神歌仙曲般回荡着；我甚至觉得那几道目光仿佛散发出醉人的芳香。离我们旅程的终点越近，格洛莉娅投来的目光也就越加频繁；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每一眼的时间也就越长。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和苏阿雷斯的交谈，不过，谁都可以看得出，谈话的兴致已经不象刚才那么浓了。一片淡淡的愁云掠过她的脸上，她若有所思，心神不安。

我们顺流而下，向塞维利亚西南边的山丘驶去。阿斯纳尔

法拉切管辖的圣胡安小村座落在山坡上。我们很快就到了那里，抛锚停船，跳上了一个充当码头的木台。小村子七零八落，房屋简陋，一片凄凉。可是，从塞维利亚城向这边望来，却是一派欢快的景象，那群白色的房舍象是一只海鸥栖落在河边。不过，一走进村里，那种幻景就烟消云散了。从塞维利亚望过来，村子好象就座落在山坡上，四周没有一点平地可供游览，然而，进村之后，可以看到四周有非常平坦美丽的柑橘园和橄榄园。

马拉加人把手伸过去扶格洛莉娅下船，这使我的心猛地收缩起来。可是，格洛莉娅那双小巧秀气的脚刚一落地，她就向我飞来一眼，目光坚定而迅速，仿佛在严厉地责备我，于是，我紧张的心又松弛了下来。我们在一家冷饮店前休息片刻，喝汽水解暑。我们从店里拿来椅子让女士们坐下，大部分男子站着，给她们送小点心。大家非常需要在真正的阴凉中休息一会，因为游艇的布篷没有什么作用。看来小霍阿吉娜想使我为难，她叫我给她打杯水来。与其说我眼睛看见，母宁说是心里感觉到：格洛莉娅正在观察着我。我找了一只杯子去打水，但是，在冷饮店里，我把它递给了阿莱汉德罗先生。我说：

“请您把这杯水送给小霍阿吉娜。”

神父赶快去完成我托付的事。我随后出来，心里十分满意，因为这样不会给格洛莉娅留下把柄，让她认为我对安吉塔家的二姑娘有哪怕是最小的兴趣。后来，我在女人们面前走了几趟，无意中看到了佩皮塔的脚，发现她穿着一双破靴子。她立即注意到，说道：

“怎么，您在看我的破靴子吗？”

“是您从船上跳下来时弄坏的吧？我问她。”

“不是，先生 在家时就破了。”

“啊？那么您穿的时候没发现吗？”

“发现了，先生；好几天前就发现了。我穿的时候靴子就坏了，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不想继续说下去了，因为我知道，如果继续问下去，她要对我说，她没钱买新的。她向来说话不注意分寸，近乎厚颜无耻。

伊萨贝尔通知大家继续赶路。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到拉·帕尔梅拉之前，先到修道院去看看。于是我们真的开始登山了。大家成双作对地爬着。看到格洛莉娅和苏阿雷斯在一起，为了让她高兴，我便独自一人走到前面去。路程不长，但十分崎岖难行。

“桑胡尔霍，”小霍阿吉娜对我喊道，她存心使我难堪。“您今天情绪不佳呀。”

我回过身去，笑着回答说：

“我有心事呀。”

“能讲给我听听吗？”

“绝对不能。”

我继续往前走，由于巧妙地向格洛莉娅表达了我对她的爱，心中十分高兴。不大工夫，我们就到了修道院。修道院座落在山坡上的一块飞檐状的平地上。这里离河面已经相当高了。建筑物不大，由于年久失修，看不出有多少奇特之处。但是，在它面前，有一块平台，站在那儿可以遥望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难以看到的一种最美的景色。

面对迷人的景色，大家都心旷神怡。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塞维利亚的市容。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座落在河对岸，雪白耀眼的建筑，使它充满了非洲风光。这时是下午四点钟，太阳已经偏西，但斜射下来的阳光，依然火辣辣地灼烤着城市。城里，

数不清的青石瓷砖小塔——兼有基督教堂式和阿拉伯式的建筑——象金刚石一般闪耀着光芒，凌驾于这些小塔之上的是雄伟秀丽的希拉尔达钟楼，也就是那座阿拉伯人建立的古老庄严的涂有一层浓厚的橘黄色的清真寺尖塔。它在肥沃的平原上占了好大一片地方。在希拉尔达钟楼的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片广阔的黄绿相间的平川，平川的周围是一条稍稍起伏不平的土崖。“那是阿尔卡拉·德·瓜代拉镇。”有人对我说。“那一边是卡尔莫纳城。”但是，我的眼睛看不到这两个地方。南边是瓜达尔基维尔河的S形的一段，它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从柑橘园和橄榄园中间穿流而过。再远一点，柑橘园和橄榄园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黄色的光秃秃的原野，一直延伸到天地相接的远方。在这壮丽的景色之中，我没有看见我的故乡加里西亚那种姹紫嫣红的景色，因为强烈的阳光把这种画面涂掉了，使一切都交融在一起了。尽管如此，或者是正因为如此，眼前的景象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更为强烈。这里虽不是姹紫嫣红，却也是光怪陆离。大地和空气犹如燃烧似的，一片光亮。另外，一切景物，不管远近，都是那样的纯洁和清晰；有些物体，比如希拉尔达钟楼，仿佛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涂在画布上似的。就连城周围的小树林，看上去也不是葱郁一片，而是一棵一棵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我，眼睛总是凝望着蔚蓝的天空。那时，我和蝴蝶一样，被阳光照得神迷魂惑。凝目注视着那洁净、清澈的天空，我感到无限的快乐和满足；一种模糊不清的渴望，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涌上心头，我神思恍惚，甚至在刹那间觉得自己已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连对几步之外的格洛莉娅也视而不见了。如果我能插翅高飞，我一定会忘掉格洛莉娅，飞向明亮的太空，尽管这里似乎存在着难以想象的矛盾。直到听到背后佩皮塔的声音时，

我才从这种失魂落魄的状态中醒悟过来。

“看哪,咱们这头一站可真美啊!……”

我笑着回过头去,正好和格洛莉娅的目光相遇。她立刻转过脸去。毫无疑问,她刚才正在注视着我。

我们下山重新回村。我看到苏阿雷斯绞尽脑汁还是没有能和格洛莉娅并肩而行。格洛莉娅早已挽着姨母埃特尔维娜的胳膊,谈笑风生,根本不去理睬苏阿雷斯。苏阿雷斯终于绝望了,只得去陪伴恩里凯斯家的一位小姐。“妙极了,”我自言自语地说,不禁心花怒放,喜形于色。伊萨贝尔和比利亚一直走在一起。我为司令的处境而难过,他又堕入那种无望的情网了。小霍阿吉娜走过来对我说:

“您看到比利亚吗?这么一个正派的人落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耸耸肩膀,淡然一笑。落到可笑的地步!……对于真心实意爱一个女人的人来说,落到可笑地步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人因此而大惊小怪,那就说明他从来没有爱过人,也根本不懂得爱情的意义。尽管可能人家会说我失礼,我还是离开了小霍阿吉娜。在这个关键时刻和她走在一块儿,很可能会使我忘掉已经唾手可得的幸福。

我们重新穿过村庄,从南边出村向环绕山村的果园和花园走去。通过铁栅门看到一幢幢的小别墅,绿色的百叶窗严严实实地关着,显得十分幽静。如果里面住着人的话,大概他们要一直躲到夕阳西下时才出来。拉·帕尔梅拉离山坡很近,是一幢占地最广,规模最大,最豪华的别墅。从正门到主楼,有一条宽阔的栽着棕榈的林荫路缓缓而上。两旁是大片的柑橘林。别墅的花园,镶嵌在小山上。要上去进楼,有三条两旁都摆着花盆的阶梯。

在三个平台上，是三个小小的花园，看上去很久没有人照管了，但是颇有仙境诗意之妙，这是大自然赋予这世外桃源的引人入胜之处。那里灌木丛生，枝叶攀绕，形成了一些无法穿行的小林子。只是在那些灌木遮不住阳光的地方，才疏疏落落地生长着一些鲜花。

仆人们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他们是一早带着食品到这里来的。在别墅前面接我们的那个仆人从铁栅门一直陪我们来到主楼。这是一所百年古屋，宽敞，凉快，但有些失修。很久以来，主人即使来到这里也只是住上一两天而已。由于好奇心的驱使，还没有休息几分钟，大家就想看看这幢房子。我们一窝蜂似地在宽敞幽静的房间里进进出出，又说又笑，一片喧哗。楼下有间大厅，天花板很高，地板是用各式各样的花砖铺成的。这里的家具粗笨难看；椅套和窗帘的肉色锦缎，几乎已经褪成白色的了。下半截墙壁绘着壁画，上半部却象平民百姓的房子一样粉刷得雪白。墙上挂着几幅十八世纪的绅士贵妇的肖像油画，画的是伊萨贝尔的祖辈，它们强烈地吸引着来访者。特别是女人们对油画惊叹不已，她们称赞画上贵妇们的穿戴时髦，尽善尽美。另外还有一间大餐厅，摆设着红木橱柜，橱柜里各种器皿一应俱全。楼上有个十分漂亮的客厅，我们很感兴趣的客厅，阳台上巧妙地安装着五颜六色的玻璃。我们在那儿停了好一会儿，透过每一块玻璃，观赏田野的景色。那些只有在梦中才能偶尔见到的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景致，使我的旅伴有时高兴得喝采，有时感到索然无味。

“我来让你们看看泉眼吧，”伊萨贝尔对我们说。

我们跟着她下了楼，穿过一个院子，仆人打开一个绿色小门，我们走进了一个象岩洞似的的地方。洞里空气非常潮湿，水声

潺潺，然而却看不到水在哪儿，因为里面黑洞洞的。当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之后，我们看见岩洞的深处有一股巨大的急流从岩石里喷出来，象一条名副其实的河流冲进一个砌造得十分粗糙的池塘里。这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最令人高兴的地方。这里无比清凉，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心胸顿时感到舒畅，大家同声叫好，谁也不愿离去。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离去，因为已经到了慰劳肚子的时候了。伊萨贝尔已经丢下了比利亚，搂着格洛莉娅的腰肢一块走着。当大家都出去之后，她们两人还落在岩洞口。我正要出洞时，伊萨贝尔把我叫住了。

“桑胡尔霍，我跟您说句话。”

她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格洛莉娅退回洞里去。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腿也软了，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我尽量控制住自己，微笑着向两位姑娘走去。我想当时我一定是面红耳赤，也许是脸色煞白。伊萨贝尔一句话也没让我说。如果她让我说，我真不知道能否说得出来。

“桑胡尔霍，我想您和格洛莉娅之间的别扭应该结束了。既然你们相爱，干吗还要耍孩子脾气呀？”

闹别扭！耍孩子脾气！……我应该承认，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从来没有人能象伊萨贝尔这样，对我们的不和作出如此简洁、如此合乎逻辑和如此令人心悦诚服的结论。

我和格洛莉娅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脸红了，我脸也红了。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眼睛闪闪发亮。伯爵小姐以保护人的口气对我们说：

“好了，握握手吧，不要再吵嘴了。”

我赶紧抓住我心上人的手，双手紧紧地长时间地握住它，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在伊萨贝尔面前，我显得笨嘴拙舌了。终

于，激动战胜了羞愧，我噜噜苏苏讲了一遍，极力想表达我对她的爱，但是语无伦次，词不达意。我好象发疯了，大概说了一大堆蠢话，以致格洛莉娅突然松开手，向洞里跑去。伊萨贝尔使了个眼色，示意叫我跟上去。

“格洛莉娅，我悄声地对她说，轻轻地走过去。‘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她用手捂住嘴，嗔怪地对我说：

“真讨厌，等咱们单独在一起时，你还怕没时间说这些蠢话呀？这就是她的回答。

我难于自持，又向她靠近一些，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伊萨贝尔的身子遮住了洞口，她干咳了一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她还看得见我们，而且在她看来，我的举动未免有点过火。格洛莉娅推开了我，但是，我抓住她的手，十分激动地问她：

“你干吗这样折磨我呀？”

“我也不好受，你别说了。”

她向洞口走去，我跟在她的身边。伊萨贝尔向我们走近几步，调皮地笑着说：

“我看你们是完全和好了。”

说着，她就抱住格洛莉娅，凑着她的耳朵说了几句话。格洛莉娅噗哧笑了起来，并且尽情地一次又一次地吻伊萨贝尔。后来，不知怎么，她又转笑为哭，把脸藏在她表姐的怀里，呜咽不止。我知道那不是痛苦的眼泪。但是，我还是急忙问她：

“怎么啦，格洛莉娅 你不舒服吗？”

她没有抬头，只是挥挥手让我走开。但是我没理睬，又一次问道：

“你不舒服吗？”

这时她抬起头来，眼里满含着泪水，同时又露出笑意。她生气地喊道：

“走开，小丑，走开 我不愿让你看见我哭。”

后来，我又多次听到过格洛莉娅叫我小丑，她每次这样叫我，我都是从心眼里感激她。但是没有任何一次象这一次那样，使我感到那么幸福、那么快乐。我昏头昏脑地走出岩洞，那副狼狈相大概谁见了都会发笑的。我走进餐厅，不知为什么，苏阿雷斯冷冰冰地看着我。我是多么想拥抱苏阿雷斯，也拥抱其他人呀。即使不拥抱的话，至少也得向大家微笑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为我的幸福出了力。使我惊讶的是，几分钟过去了，谁都没有向我问起格洛莉娅。我的上帝！没有格洛莉娅怎么能活呀！可是，不大工夫，格洛莉娅就来了。她双颊微肿，两眼发红，但仍然很有神。她进来时没有看我。我知道，她虽然没看我，但却看见了我。而我正希望她这样。

“入席吧，入席吧。”伊萨贝尔说。

我看见马拉加人凑近格洛莉娅，跟她说了几句话；格洛莉娅漠然置之，回过身去。这姑娘何等聪明呀！我看见她装出一副无意识的样子，向我坐的地方走来；我看见她用双手哆哆嗦嗦地把头发理整齐。我看见她拿过一把椅子，将它挪开一点坐下来；我还看见她坐在那儿，一只手扶着旁边的一把椅子……我不想再看下去了，干脆走过去，一下子坐到了她的身旁。

那次吃的什么饭菜，如今已记不清了，现在我想，即使在刚刚吃完饭的当时，大概也是记不清的。似乎大部分是常见的冷盘和丰盛的点心。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格洛莉娅曾递给我一块柑花糖糕，并且对我说，它非常好吃。我不同意她对那糕的评价，她听了很生气，骂我是傻瓜、蠢驴。为了不和她争辩，我说，如果

把她夹在这糖糕里让我吃，我一定吃掉。但是，如果是别的东西，我是要谢绝的。她笑着说，我是个“非常狡猾的加的斯人”。相反，我倒觉得圣莱安德罗修道院做的蛋糕真是美味可口，吃了一块又一块，我夸奖修女们手巧，赞美培育她们的上帝。

吃完饭后，我们便到大厅去了。小埃莱娜弹起了钢琴，那钢琴已十分破旧，发出嘶嘶啦啦、刺耳难听的声音，已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废物了。我害怕她唱起她的忧伤的情歌，而当神父走过去，在她耳边咕哝时，我就更害怕了。但是她并没有那样作。这位活泼的姑娘只是弹了一段华尔兹舞曲，然后就把一个我所不认识的、被人们称为利萨尔多的小伙子叫过去为她翻歌谱。这时，阿莱汉德罗先生阴沉着脸，在大厅里大步地来回踱步。

“怎么，不跳舞呀？”姑娘弹完曲子转过身来，向我们问道。“那么，我来带个头吧……伊萨贝尔，你来！给我们弹一支玛祖卡舞曲。”

小埃莱娜二话没说，拉过利萨尔多就跳了起来，沉重有力的步伐将瓷砖地踏得咯噔作响，她丝毫没有注意到她的音乐老师一次又一次向她投来的充满怒火的目光。

我坐在格洛莉娅身边的一个旧沙发上。我问她想不想跳舞，她说不会跳。在安达卢西亚，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会跳当地的各种舞蹈，因为她们要被请去作老师来教这些舞蹈，但是常常有些人不会跳交际舞，尽管这种舞容易学得多。

“没关系，我来教你。”

没等她回答，我就抓住她的手把她拖了起来，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

“一……二……现在迈左脚。一……二……右脚向后退。”

我们总是跟不上舞曲的节拍；但是，这有什么关系！步子一

错,我们就愉快地笑起来。有一次,格洛莉娅踩了我的脚。

“哎哟 哎哟!”我装着很痛的样子叫起来。“修女的脚踩人可真疼呀!”

“你不要讨没趣呀!……我说,你还叫疼呢,亏你做得出来?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安达卢西亚女人能踩坏一个加里西亚男人的脚呀?”

确实如此。即使她那双小脚在我脚上横蹦竖跳也不会踩坏我的脚的。

再说,谁也没有注意我们,所以我们跳得再坏,也不会引起别人的议论。大家在大厅里欢快地跳着,个个头晕目眩,原因之一是由于我们喝了点白酒和红酒。我和格洛莉娅跳累了,就坐下休息一会。我拿起她的扇子,使劲地给她扇风。因为用力过猛,扇子折断了,这又引起我们一阵说笑。对于自己的事情,我们什么也没谈,谈的全是别人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当时得以和好相爱就心满意足了呢,还是因为害怕谈起一些我们之间的事情时两个人的看法不一致。

自然,当交际舞跳厌了的时候,又立即跳起民间舞来。格洛莉娅是第一个被邀跳这种舞的,因为伊萨贝尔大声宣称,在塞维利亚跳民间舞,格洛莉娅是首屈一指的。用不着催促,马上出现了四对舞伴,吉他弹起来了,响板也敲起来了(在安达卢西亚,吉他和响板随时可见,它们就象突然从地下钻出来似的)。那民间舞是欢快、动人、优美的,即使最迟钝的人看了也会感到无限幸福、欢愉。阿莱汉德罗神父先生以民歌为舞蹈伴唱,请他唱这支民歌可真费了不少口舌。

说老实话,格洛莉娅这次跳民间舞,虽然使我感到很高兴,但并没有给我留下在马尔莫莱霍那么深刻的印象。那时她穿着

修女的服装，应该说没有现在这样一身红装漂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她那时的风度，要比现在奇特动人。

当我们走出大厅到花园纳凉时，已是夕阳西下，暮霭沉沉了。大家在大柑橘园里分散游玩，格洛莉娅见到一个秋千，非要上去不可，并且要我帮她推秋千。可想而知，我当然欣然慨允，乐于效劳。在几棵柑橘树间，我看见苏阿雷斯和小霍阿吉娜坐在一起，他们气鼓鼓地不怀好意地笑着朝我们看。我没有理睬，可是格洛莉娅这时也正巧看见了他们，她立刻板起面孔，跳下秋千。我们又同大伙走到一起去了。我看到我的未婚妻想尽办法要向达尼埃尔·苏阿雷斯表示她最大的蔑视，好象对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我是那样的幸福，不免真心实意地怜悯起我的情敌来，以致认为格洛莉娅的做法实在太不近情理了。最后我们坐在草地上，离伊萨贝尔和比利亚不远，他们两个谈得很亲热。有一会儿，我和格洛莉娅都没说话，刚才已经说过，我害怕谈起我们的事情。可是，当时又找不到别的话题。我看见格洛莉娅不断地打量着我，微微笑着，垂下眼皮，随后又抬起来看我，微笑着，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好象要对我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有一次，她的眼睛正好和我的目光相遇，两个人不知为什么都笑了。最后她眼睛看着地，羞答答地小声对我说：

“我已经知道你管我叫……”有一个很脏的词她没说出来，那是那次我在酒店里对苏阿雷斯谈话时用过的。

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变了，白得吓人，牙咬得格格作响。我喃喃说道：

“婊子！”

“你别急，亲爱的。”她急忙对我说，嘴角上仍然留着羞怯的微笑。“你已经看到了，我是多么生气呀。我喜欢人家给我来硬

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再有，我也知道，你并没有象我想的那么平静。你那样骂我，是因为你爱我。”

如果要把话说得更完善的话，她这个结论本该是做些补充的，但是，在这个时刻，这个结论可以说是正确无误的了。

“我实在爱你，你想不到我是多么爱你！”

“啊，我知道你是很爱我的！……”

“比你想的还要热烈……但是，说那种脏话真是太粗野了。这个账应该算在那个无赖身上。”

“让我来跟他算吧，傻瓜。你们不懂得怎样处理这类事情……你看看我怎么来触动他的痛处吧！”

她说得对，因为她非常善于表示她对别人的蔑视，全体游人中没有一个人没有看出马拉加人的可耻的失败。

她又沉默下来，接着又飞快地看我几眼，笑了。这次是调皮地笑了。

“我看见你，”她终于对我说了，“夜里在我们家那条街上走来走去。”

“是吗？什么时候？”

“就是前几天晚上，我们吵过嘴的时候……我还看见你在干一件事呢……”

“什么事？”我问，脸已经红了。

“吻我窗户上的铁栏杆呀……好了，不要不好意思，你做得很对呀。”

“你藏在什么地方？”

“在窗帘后面。”

“啊，你真狠心！居然不把窗户打开说声感谢的话！”我伤心地喊道。

“你还想怎么样，亲爱的！”她答道，脸也涨红了。“我是想打开……但是，拉不下面子……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当时我在心里说：‘您老先生别装疯卖傻了，您的一举一动我都看着呢，’”

“那我不能原谅你。”

“不原谅我？……”她一边说，一边在我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把。

“不原谅。”我重复说，一边喊痛，一边笑。

“不原谅？”她又问，还想再拧我一下。

“不。”我坚定地说，随后站起身来，在树林里跑了起来。

她追我，两个人在林中捉了一阵子迷藏。她不时地问我：

“不原谅吗？”

“不。”我答道，口气一次比一次坚定。

我发现她渐渐地不耐烦起来，说话声音也变了。最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于是，我走过去，看见她眼里泪汪汪的。她劈头盖脑地骂了我一顿。为了安慰她，我尽量表现出悔恨的样子，这时，她一下子变了，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我……她又问道：

“你原谅我吗？”

好不容易我才阻止住了她在我面前跪下来。她已经意识到，她以前做的事是一桩严重的罪行。

夜色笼罩了大地，是该回城的时候了。但是，多数青年人不顾少数老年人的反对，决定再玩一会。我们玩藏猫儿，捉迷藏。埃莱娜的叔叔坚持要回去，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大家都很开心。当我们往回走时，周围的景物已模糊难辨，在圣胡安木板码头跳上游艇时，天完全黑下来了。

自从我和格洛莉娅和好以后，我一刻也没有离开她；上船之后，我也是这样，这是不难设想的。我们两人坐在船尾，身旁就是伊萨贝尔和比利亚，郊游时他们两个人也没有分开过。坐在我们对面的是恩里凯斯家的一个小姐和她的未婚夫；他们后边是这位小姐的妈妈和埃特尔维娜姨母。两位老人中间坐着阿莱汉德罗先生，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闷闷不乐过。

小埃莱娜海阔天空地在和利萨尔多聊天。小霍阿吉娜和苏阿雷斯坐在船夫旁边，远远地离开我们。他们虽然兴致不高，但也在交谈着。佩皮塔和大家嬉笑不止。显然，马拉加人对爱情上的失败，比我那次更显得无可奈何。

天空已布满了星辰，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我们起锚离岸，船桨开始轻快地拍击着水面。热气虽已减退，但是依然不凉爽。大气被太阳照射得热乎乎的，象热浪似的扑打在我们脸上，把我们紧紧围住，使得我们四肢困倦。杨柳和白杨在靠岸的水面上投下倒影，游艇驶过时，这阴影在波动中消失了。夜静悄悄的，小船在柔韧的水面上轻轻地颠簸着，两岸草地小虫动听地叫着。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不知不觉地放低了声音。不一会，船上便只听到窃窃私语和低低的笑声了。

我眼里含着笑意，同格洛莉娅长时间地深情地互相注视着；我们低声细语；我们的手互相寻找着，紧紧地握着，有时突然用力，有时放松开来。格洛莉娅还在低声问我是否原谅她。我回答说，我原谅她了，并且崇拜她。她反驳说，只能崇拜上帝，崇拜神灵，她只要有人爱，有人深深地爱，也就心满意足了。她一生唯一的心愿就是成为我的妻子，只要和我在一起，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哪怕到加里西亚”，她也心甘情愿，看着她的目光落在我的渴望的眼睛上，听着她的温言软语，谁都会说她已深深地爱上

了我。我自己不这么说，那是由于谦虚。

当我们靠近码头时，月亮已高悬在塞维利亚上空了。我鼓掌向夜的女神致意，大家也都热烈地鼓掌。伊萨贝尔说就这样上岸回家未免太扫兴了，她提议再在河上转转圈子玩一会儿。看得出来，小埃莱娜的叔父很不高兴，但我们不理他，又玩了一阵子。塞维利亚城的黑影再度从我们眼前消失了，我们又划到河中心去，游艇在两岸的阴影中漂荡，月光如泻，河水宛如一条银带，这条银带是我们前进之路，也是一条充满梦幻的通向欢乐世界的幸福之路，一直伸向远方，消逝在两岸漆黑的画面之中。在万籁俱寂的茫茫黑夜中，沿河漫游，仿佛置身仙境。河面上鱼鳞般的银光，亮晶晶的小水泡闪烁着，好象是千万个从沉睡的太空坠落下来的星星。我把手指伸进水中，水是温的。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格洛莉娅，她也俯身把手伸进水里。然后，我们湿漉漉的手亲切而短促地握了一下，没有人看见。平静的月夜的微风拂弄着我们的面颊。我们再次柔情细语，倾吐心曲，情人之间的秘密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欢乐。格洛莉娅的湿润的双唇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停留在我的身边，而是在我的血管中流动着，使我感到无比甜蜜；她那乌溜溜的明亮的大眼睛好象在向我询问，那种奇特神妙的情景她也看到了，但是不知道从何而来。清澈的河水咕噜咕噜地响着，游艇漂荡着，发出一种单调轻微的呻吟声。我们请船夫收起船桨，让小艇自由地、以觉察不到的速度随波漂流。

那种使人感到无力而又快活的困倦，弄得大家仿佛醉意朦胧，昏昏欲睡，不过一会儿就过去了。佩皮塔熟练地弹起了吉他，拨弄了几下，随后便递给了格洛莉娅，说：

“亲爱的，别老想心上的人……你会唱不少有趣的民歌，来，

给我们唱一首吧。”

格洛莉娅想推辞，但是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要她唱，并说这里已远离码头，除了船上的人谁也听不见。她只好同意了。据我一向的观察，格洛莉娅更喜欢跳舞，而不是唱歌。

她点拨了一会琴弦，突然拉开嗓门，长长地高喊了一声，那声音是颤抖的、充满激情的，安达卢西亚的民歌开头都是这样的。沉睡的大气被震撼了，用它那无形的翅膀把格洛莉娅的喊声传遍广阔寂静的田野。我打了个冷战，猛地抖动了一下，好象触了电似的。那长长的颤声渐渐地减弱着，减弱着，直到变成轻轻的叹息声，最后在嗓门里消失了。接着，她急促高亢地唱了两句民歌，随即又沉默了。

“好极了！姑娘！真是太好了！唱得真有味！”几个人喊道。

格洛莉娅的眼睛眨都不眨，呆呆地凝望着，若有所失，脸上表情略显做作。她几乎完全沉浸在歌声之中了。歌曲将尽的时候，她的声音变成了含混不清的低语，轻轻地颤抖着，直到呜咽般地结束。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就在我如痴如狂地爱着格洛莉娅，而且一切都在向我微笑，一切都将如愿以偿时，我却感到深深地哀愁，愁不欲生。但是，事实就是这样。那些认为在神秘的宇宙里爱和死是一回事，两者紧紧相连的人，也许是有道理的吧。我让眼泪从面颊上流下来，不去注意会不会被别人看见。格洛莉娅又唱了一首民歌，不，是一首又一首的民歌。大家不停地请她唱，她也总是答允大家的要求。

这时，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搅乱了我们的好梦。原来船夫们也在分享我们的快乐，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听任小船漂游，结果船在岸边搁浅了。但是，这非但没有引起惊恐，反倒惹得大家

笑了起来，大声喧闹。船夫们卷起裤腿，跳进水里，船立刻又漂动起来。但是，小埃莱娜的叔父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气急败坏，声色俱厉地数落我们，简直是在骂人；而我们却高喊着“好极了，好极了！”并且热烈地拍手。可是，太太们还是站在他一边，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返航。

小船又沿着原来的银色之路划行。银色之路如同太空一般闪闪发光。一切都沉睡着，不管黑影还是白光，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大地一片安宁。在温和的空气里，岸上熟透了的果子的香味，凋谢了的花朵的香气，青苔和泥土的芳香阵阵飘来，那是沉睡着的大自然在呼吸。两岸漆黑一片，树影重重，这使得我们的航路显得更明亮、更幸福。我们犹如在茫茫黑暗中飘荡，在月光上划动。太空繁星闪烁，仿佛雨点般地要落下来，然而它们绝不会落到大地上。田野把它那轻柔单调的声音送向太空，这种声音是小虫从洞底发出的万声叹息组成的，它们和我一样，在为爱情和幸福颤抖着。

多么美丽的安达卢西亚之夜啊，只要我一息犹在，你就在我的心中永存！

第十三章

一记耳光闯下了大祸

我们在窗栏边快乐迷人的情谈重新开始了。那几天，我是幸福的。但是格洛莉娅的猜疑并没有根除。一提起安吉塔家，她就闷闷不乐，有时和我交谈时还在赌气。于是，我尽量避免到安吉塔家里去。

一天晚上，帕杜尔伯爵举行舞会。伊萨贝尔一再要求格洛莉娅参加，可是，由于图拉夫人的断然反对，她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不管是格洛莉娅还是我，对此都不感到很遗憾。我们的情谈比参加一切舞会都更为惬意。我们商定，在夜里谈情说爱之后，我一个人到舞会上去呆一会儿就行了。但是，她一看到我穿着外套，戴着雪白的领带，露着衬衣的胸襟来到窗前时，脸上便浮起一丝愁云。她和我交谈了好一阵子，但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由于无法把使她不安的任何心情长久地埋在心中，她终于严肃地断然开口说了话。她仿佛预感到我要反对，摆出了一副准备吵架的神气：

“你听我说，我不想让你去参加舞会。”

“为什么？”

“我不愿意你去。”

我沉默了一下。看到她紧皱着美丽的前额，眼睛凝望着别

的地方，仿佛一看我就会动摇她自己的决心似的，我笑了。

“ 好吧，’我装出顺从的样子；那我就再也不去了。”

过了一会她才回答。可是，大概意识到我俯首听命很勉强，她感到有些于心不安，说道：

“ 我不愿你去，是因为我知道在那儿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这种事情我是一清二楚的。今天，塞维利亚最美丽的姑娘都要聚集在那儿，你会爱上一个……我不愿意，你听到了吗？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她讲这些话时，感情是那样冲动，真令我好笑。

“ 好的，亲爱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去。”

“ 可是，看你说话的那个样子，就象个驯服的小羊羔似的。仿佛我的一句蠢话…… ”

“ 不，亲爱的，不是。既然是你吩咐我的，我很乐于从命。”

“ 不，不是我吩咐你……你愿意去，你就去。不愿意去，你就留在这里。 ”

她终于生起气来，掐着自己的小拇指，说我一点儿也不爱她，说她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子。我想她实际上是在生自己的气。

格洛莉娅很快就平静下来，象每天晚上一样，我们又柔情蜜意地交谈起来。虽说如此，但是到了分别的时候，她眼里却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微笑着问我：

“ 你是回旅店吗？ ”

“ 是的。”

“ 真的是回旅店吗？ ”

“ 当然是真的。”

她沉思了一会，突然把那美丽的手从铁窗栏里伸出来，抓住

我的领带，一下子把它扯走了。

“这样,你就是想去跳舞也去不成了。”

“不必这样做，其实我根本不想去。如果你想叫我在这儿呆到天亮的话，那我就呆在这里……我现在不喜欢，将来也永远不会喜欢除了你以外的女人。”

我最后这些坚定而真诚的话使她深深地感动了。她温情地握住我的手，把领带从铁窗栏里递出去，说道：

“拿去吧,我相信你。”

“你收着吧，我愿意你把它作为今晚的纪念保存起来。”

她没有说话，慢慢地把领带系在自己的脖子上，打了一个结。

“好了。”她终于笑着说。“但是,我肯定你回去以后会叫我傻丫头的。”

“我不会那样叫你的。”

“你一定会这样叫……这样叫也不过分……你说，你会这样叫我吗？”

“不,夫人,我不会这样叫的。”

“讨厌鬼，多难听呀。你再叫我夫人，明天我非狠狠掐你一下子不可，让你记住一辈子。”

“确实，’我一边往旅店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她是象个傻丫头,不过,她可真有风趣!”

那些天，我住的旅店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它虽然同我没什么关系，然而还是给我留下了印象。一天上午，快要吃午饭的当儿，我看到人们乱成一团，小马蒂尔德象一只受惊的小鸟似地跑来跑去，仆人们手里拿着大瓶小瓶来来往往。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告诉我说，托雷斯太太突然病倒了，是心脏病

发作，很严重。我来到托雷斯夫人的房间，人们告诉我，医生正在里面。我等了一会，看见托雷斯陪着医生走了出去。托雷斯面如土色，医生的神情也很紧张。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我听说一个钟头之内医生还要回来。可怜的托雷斯是那样心慌意乱，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在他的身边，我不得不主动向他打招呼。他坐到沙发上，吓得面无人色，用颤抖的声音向我讲述了夫人的病由以及眼下的病情。然后他要我进去看一看病人的样子并嘱咐我马上出来。我穿过客厅，走进卧室。拉凯尔躺在床上，除了非常疲倦外，看不出其他征象。她看见我，笑了，用微弱的声音十分吃力地和我说了几句话。因为要给她用药，我便退了出来。在过道里，我碰到奥洛里斯，他正在门外踱来踱去，用他那痉挛的手梳理着胡须。

说真的，我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吃罢午饭照例上街去了。可是当我回来吃晚饭的时候，看到整个旅店一片慌乱，我感到十分吃惊。

“拉凯尔太太的临终圣餐快要拿来了。”仆人用体己的口气对我说。

医生确实吩咐过要赶紧给托雷斯夫人准备后事。据比利亚告诉我，病人“马上就要咽气了”。那时神父正在为她做忏悔。做完忏悔之后，神父告诉我们，他要去取临终圣餐。旅店里所有的客人和我们店主的几位朋友都陪神父到教堂去。在教堂里，发给我们每人一支蜡烛。我看到奥洛里斯面色更加苍白，一言不发。那时，他的脸色比教堂仆人给他的蜡烛更为惨淡。我们以哀铃开道，悲伤地穿过街道。一阵阵的铃声哀鸣，十分凄惨。小马蒂尔德、费尔南达、仆人们，还有几个女友，都在旅店门口跪着，手里也拿着点燃的蜡烛，等候神父把耶稣像送来。神父从她

们前面走过去，嘴里忧伤地念着拉丁文，我们跟在神父后边。在客厅门口，我看见不幸的托雷斯跪在那儿，手里也拿支蜡烛，呜咽着。我们同神父一起走进客厅，奥洛里斯等十一二个人在那里临时搭起了一个祭坛。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奥洛里斯。他的样子使我感到很奇怪。小侍者把蜡烛移到床边，我借着烛光看清了病人的脸庞。拉凯尔已经判若两人，形容枯槁。那本来就大的鼻子此刻大得有点吓人；两个玻璃球似的突出的大眼睛没有任何表情。面颊凹下去。一瞬间她竟变成这副模样，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当神父念念有词地祈祷的时候，我看到小爱德华正情思荡漾地同费尔南达眉来目去。费尔南达的眼圈都黑了，她向小爱德华微笑着，露出一嘴难看的满是缺损的牙齿。他们两人对那个极为悲痛的场面竟然无动于衷。神父举起圣饼，小马蒂尔德和另一个女人把病人从床上扶了起来，病人迷茫地看了我们一眼。当这位托雷斯夫人的目光和奥洛里斯的目光相遇时，他们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恐惧和痛苦的神情。这种神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至今想起来还不寒而栗。奥洛里斯的脸色变得比原来更加难看，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但是没有跌倒。他一动不动地、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活象墓地上的一尊雕像。

领圣餐后不一会儿，托雷斯夫人的呼吸更加局促了。夜里十时零五分，美貌的拉凯尔咽了气。她正处在如花似玉的青年时期，正当那笔巨产就要到手的时候，却突然与世长逝了。她的死，如果不是上帝的惩罚的话，我认为也是对命运之神的一种真正的嘲弄。我不能不想起那个女人曾毫不隐讳地希望自己成为寡妇，从而获得自由。几天前，不是还有人对她说过，她应该虔诚地求上帝保佑，因为那个碍事的八旬老翁可能比她还要活得长

久呢！

除我之外，人们对托雷斯的剧烈、深重和绝望的痛苦都感到滑稽可笑。他哭累了，便讲起他‘心上的拉凯尔’来。前去安慰他的人们，飞快地交换着讥讽而又怜悯的目光。他的痛苦是那样的真诚、那样的剧烈，以致对奥洛里斯的在场也毫不在意。但是，我感到惊奇的是，他跟奥洛里斯讲话比对我们还要多。仿佛他认为，由于奥洛里斯也是爱拉凯尔的，所以他是唯一能够理解和体谅自己的痛苦的人。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宁可自己死去也不愿拉凯尔死，因为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用处了。他似乎在生上帝的气，因为上帝是如此可悲地做错了事。他已经那么老朽、那么讨人嫌，还活在世界上，而他年轻美貌的妻子却离开了人间，他为此感到羞愧。

我们想方设法安慰他。过了几天，我听说拉凯尔在世时，托雷斯先生曾把自己的一大半财产拿出来作为嫁妆给了她，拉凯尔的姐姐已经迫不及待地来要这份嫁妆了。

我的爱情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的风波。一天晚上，我和格洛莉娅在窗栏旁亲切愉快地低声交谈着，格洛莉娅突然惊恐地叫了一声，我也吓得僵直地站在那儿，抓住窗栏一动不动。她感到有一只手按在她肩上。那是她妈妈的手。在黑暗的客厅里，我看见了图拉夫人那张苍白的脸和她的黄色的头巾晃动了一下，并且听到她用银铃般又尖又脆的声音喊道：

“不要害怕，我的孩子。我不会来伤害你的。”

然后，她把身子俯向窗栏，用挖苦而快活的声调对我说：

“晚上好，大尉先生。”

我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准备逃走，几乎没有勇气去回答她的问候了。

“我很遗憾我扮演了一个老鹰的角色……但是，小斑鸠们用不着害怕，我不会吃掉你们的……”

看到事态似乎不十分严重，我才放下心来，谦恭地笑着辩解道：

“我希望您原谅我们的这个过错……这不是格洛莉娅的责任……是我……”

“过错？这不存在什么过错。你们是年轻人，两人相爱……隔着铁窗栏交谈这有什么奇怪？……唯一使我痛心的是，我心爱的女儿竟不相信我，不敢把真情告诉我……除了对母亲，她还应该对谁吐露自己的心事呢？又有谁能象我这样为她的幸福着想呢？”

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居然这样顺利地过去了，这使我深受感动。正如奥斯卡尔在和我谈起图拉夫人时所预见的那样，我真想去吻吻她衣服的花边。我看到格洛莉娅惊恐的神情已经消失，但是，她仍然默默无言，愁眉不展。

“不是她不相信您，只好我来饶舌了；而是我们怕您不同意我们相爱，怕您剥夺我们的爱情。”

“为什么？难道我没有经历过青年时代？难道我没有过未婚夫？我可怜的姑娘！”她一边说，一边抚摸着格洛莉娅的头。

“你真的怕妈妈吗？……不要怕，孩子，不要怕。只要你的未婚夫是个规矩人……这位先生就是守规矩的人……我没有理由……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位先生不到我们家里来了……我感到很遗憾……不过，他既然这样做，那总该是有他的道理的。”

我打算解释一下我突然离去的原因，想既不要伤害她的感情，也不要伤害奥斯卡尔先生。但是，由于我是那样惊恐和羞愧，除了一大堆蠢话之外，什么也没说出来。

图拉夫人对我和蔼极了。但是，她对我越是和蔼，格洛莉娅的脸色越是阴沉，两道浓眉也就锁得越紧。在我同图拉夫人讲话的时候，她一直没有吭声。最后，那个富有同情心的妈妈说，我和格洛莉娅谈话的那个时间选得不适当，容易让别人说闲话。最好提前一点，比如说从九点到十一点。她非但不阻挡我们见面，反而鼓励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喜形于色，于是向她母女俩告别，差一点就要称图拉夫人为妈妈了。我真想这样做。但是，当我穿过那迷宫般的阴暗的街巷向旅店走去时，却不禁想到，我未来的岳母并没有对我们结婚的可能性作出任何许诺，也没有邀我再到她家里去。此外，我还突然想到，她如今的态度和以前是矛盾的。据格洛莉娅告诉我，在图拉夫人知道了，或者说是猜想到了我到塞维利亚和到她家是为了追求她的女儿的时候，那时是另一种态度。再说，我未婚妻那种同当时的气氛格格不入的严肃劲儿也绝不是一个好兆头。这种种思虑给我兴高采烈的心情浇了一瓢冷水；我躺在床上心里感到忐忑不安。

第二天，我收到了西班牙俱乐部主任的一份请柬。他们已经通知过我，请我在游艺中心朗诵几首我写的诗。这一聚会，或者说是晚会，在我的熟人中间已酝酿很久了。尤其是比利亚对它十分热心。对一个诗人来说，世界上没有比朗诵他自己的诗篇更幸福的事了，所以我立即接受了邀请。时间确定在这个星期日。今天是星期四，根据约好的时间，晚上九点钟我去见格洛莉娅。我对朗诵诗是那样关心，竟连未婚妻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也暂时退居第二位了。我发现她愁容满面，忧心忡忡。当我跟她讲起前一天晚上的情景，并且表示对事情的结果很高兴的时候，她说道：

“你不要相信。”

“你知道了点什么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妈妈……你听我说，我们最好防患于未然……还是应当注意一点，不要让事情凉下来。你去见见海纳罗舅舅，没有人比他更老谋深算了。”

“什么谋算？”

“就是让我们能够结婚的谋算呗，小傻瓜……我说，如果你切望得到这只手——它既不白嫩，又不柔软——你应该……这你是非常清楚的！她说着，把手从栏杆中间伸出来。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只是抓住那只手，把它拉过来放在心窝上，随后便是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

第二天晚上，格洛莉娅告诉我，她感到十分不安。她母亲跟她讲话时面带笑容，然而语调里却有一种令她气愤的嘲弄味道。另外，她注意到了那天上午妈妈同奥斯卡尔先生谈了很久。接着，工厂里的会计员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来了。四个人关在奥斯卡尔先生的书房里谈了好久。那一天，奥斯卡尔先生进出频繁。总之，她家里的那些神秘的窃窃私语，不是什么好预兆。我不同意她如此担心，认为很可能是她由于性情激动而杜撰出来的。虽说如此，我还是答应她第二天一定到帕杜尔伯爵家里去，把发生的事情和我的困难告诉他，请求他直接参与其事，成全我们的婚姻，尽量把婚期提前。由于我这庄严的许诺，格洛莉娅平静下来。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愉快地度过了图拉夫人慷慨答应我们的两个小时。

第二天上午，我把准备朗诵的诗全部预先演习了一次。我把小马蒂尔德、费尔南达、小爱德华和仆人们都请到我的房间来，把晚上要朗读的诗作给他们朗诵了一遍，实际上是为了估计

一下朗读这些诗要用多少时间。我把表放在桌子上，先读了关于中世纪的一首神话诗，叫做《红色的斑痕》，用了三十七分钟，接着又读了一首带有政治色彩的问答诗，是梭伦^①和贡萨莱斯·布拉沃^②两个幽灵的对话，用了十五分钟。一首描写彼德拉河上瀑布的三行一节的抒情诗，用了十八分钟。另外几首诗，少则用四分钟，多则用八分钟。全部朗诵完共用一个半小时。大家都很清楚，这是类似这种隆重场合所规定的时间。时间问题解决了，我松了一口气，吃午饭胃口奇好。

下午，我按照对格洛莉娅的允诺，来到帕杜尔伯爵的府第。伊萨贝尔到恩里凯斯姐妹家去了。伯爵正准备坐车去看第二天就要进斗牛场的牛。他邀我陪他同往，我高兴地答应了，因为这样我既可以把我的事情告诉他，又能快快乐乐地游玩一番。我们的车子是一辆考究的四匹花马拉的古式四轮敞篷马车。我和海纳罗先生坐在前边，他揽着缰绳，两个仆人坐在车子后边。那是一个美丽的下午，天清气朗，象八月的天气，只是没有那么炎热，因为实际上已经是九月了。我们沿着河边德利西亚斯林荫路行进，路上游人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驱车，很多人都向伯爵致意。我们很快离开了林荫路，走上了通往塔夫拉达的公路，牛就在塔夫拉达。和我们一样，很多人都到那里去看牛，也有一些人从那儿回来，一路上车水马龙，热闹异常。另外，还可看到一些纨绔子弟，他们骑着当地健壮美丽的高头大马。据我所知，斗牛的前一天，塞维利亚没有一个狂热爱好者不到塔夫拉达去看牛的。公路在城南一望无垠的平川上延伸着。公路

① 梭伦（约公元前638—559）：古雅典政治改革家和诗人，传为古希腊“七贤”之一。

② 贡萨莱斯·布拉沃（1811—1871）：西班牙政治家。

两边，时有灰绿色的橄榄树和深暗色的橘树园映入人们的眼帘。

路上，我和伯爵谈起我的事情，尽量把一切都告诉他。我肯定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他是在听我讲的。他听我讲话时，态度照例是那样认真严肃，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不时地说着：“是的，是的。噢！不错，不错！”但是，前面靠右边的那匹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叫穆斯林——一个劲儿地捣乱，使我同伯爵的交谈很不顺利。它不时地竖起耳朵，并且用嘴舐它的伙伴。

“老实点，穆斯林，老实点。你这个无赖，对了，对了，好！”

有时候，我都分不清伯爵的喊叫是对穆斯林，还是对奥斯卡尔先生，还是对着我的。当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亲切地对我说：

“那么，照我看来，我的表妹图拉是同意你们结婚的，反对的是奥斯卡尔先生……”

“真是倒霉透了！”我暗暗叫道。但表面上却说：

“不，伯爵先生。不管是格洛莉娅还是我，我们都认为图拉夫人比奥斯卡尔先生更反对……”

我又详详细细地把事情讲了一遍。

这样，他懂得了我是希望他去找格洛莉娅的母亲，替我向格洛莉娅求婚，他觉得棘手。

“不，伯爵先生。我唯一要求您的是去和您的表妹心平气和地谈谈，设法使她回心转意。”

“事情得慢慢来，哎！”他大声喊道，一边用鞭子抽着那讨人厌的穆斯林。“但愿她对你说的是假话。”

这时，我们已远远地看见了牛。他急急忙忙地答应了我的一切要求。我对他的允诺将信将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隔靴搔痒，没有搔到点子上；更令人痛心的是，他没把我的事情放在

心上。

远处，在那广阔的浅绿色的原野上有一群牛。马车离开公路，开始在草地上急驰，向牛群奔去。

“那些牛大概是拴着的吧？”我问。

伯爵笑咪咪地同时也是惊讶地看了看我。

“拴着？没有，先生。它们没有拴着。”

“噢，这些鬼东西！”我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真想跳下车去看看牛群，好奇心完全使我忘乎所以了。但是，一踏上草地花马就欢快地奔驰着，马车以惊人的速度飞一般地接近了牛群。在牛群周围一百米左右的地方，停着一些马车和步行的人。他们围成圈子观赏着牛。我以为伯爵会在那儿停下来，但是，他穿过了看热闹的人们的行列，在离这些猛兽仅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才停下来。这群动物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伯爵根本没有出现似的。有些牛趴着，安详地反刍着。有些牛则四蹄直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大概在沉思着凶残的格斗。伯爵跳下车来，同时也要我下来。但是，我推说要点支烟，躺在车上没有下来。

“这些都是斗牛吗？”我故作镇静，问那个同我一起留在车上的唯一的仆人。

“先生！”他惊恐万状，喊道：“您没看到那些领头牛吗？”

“啊，看到了。”

实际上，我根本区分不出什么领头牛和一般的牛。在那一时刻，我觉得那些牛都是不能令人放心的可憎的家伙。“我反正不下车，”我心里想，尽管看到伯爵走得离牛群那么近，几乎都能伸手摸着它们了。这个大人物一向有胆量过人的名声，我对这样的名声可没有任何兴趣。

“这些穆尔贝德罗的牛怎么样？”这个仆人对在附近走来走

去的一个小伙子。

“你没有看到吗？亲爱的！上帝创造的这些小动物多乖巧呀！象是托莱多的杏仁糖捏成的……另外，你看看那些……如果它们要败阵逃跑的话，那只能怪管理人的无能了……这些牛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只要给它们草料就行了。”

“你记得复活节时穆尔贝德罗牛的表演吗？真有意思！它们把犄角顶进小马的身体，然后就自己到一边去睡了，睡得很香甜呢！”

“这些牛都很好……它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你等着瞧吧！……今天上午一个老爷牵了一条长毛狗来，吓跑了一头牛……差点儿闹出一场大祸来。”

我本来就六神无主，一听到他们的对话更是心里发毛。我不由自主地从仆人手里夺过了缰绳，作必要的防备，因为当时牛群里出现了一些骚动。我看见一头可怕的黑牛盯着我们，令人毛骨悚然，它低下头，寻衅斗殴似地往前走了几步……

我吓得魂不附体，不加思索地抓起鞭子狠命地朝马抽去。马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起来，冲乱了看热闹的人们，在一片喊叫声中，在田野里横冲直撞。仆人从我手里夺过缰绳，象囚犯似地咒骂着，想把马勒住。最后，由于那四匹马各奔东西而乱了套，不能前进，马车打着转，翻倒在地上。我从座位上摔下来，至少被甩出去五六米远。但是，我站起身来，伸了伸胳膊，蹬了蹬腿，幸好没有一处受伤。仆人也安然无恙。一群人赶来救我们，当他们看到我们平安无事，知道了我干的蠢事之后，便开着玩笑，笑了起来。我本来以为伯爵会埋怨呢。但是，他也笑了。牛依然麇集在那儿，没有动静。我告诉人们，我是因为看到了一头黑牛向我们走来才策马而跑的。伯爵问道：

“黑牛在哪儿？”

“您看，就在那儿。”

“那是领头牛，朋友！”

周围爆发出一阵笑声。人们刚刚把马车掀起来，将一条拉断的拖索接好，海纳罗先生就不慌不忙地坐了上去。我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埋怨。但是，在我的后边，仆人们还是笑个不停。伯爵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他们的窃笑声比大声哄笑更使我难堪。

“牛怎么样？”一个赶车人从我身边走过时，向仆人们问道。

“好极了，好极了！有一头是黑牛，它很不老实，对它可得多加小心。”

伯爵忍不住笑了……我也笑了。

我看，斗牛爱好者们从塔夫拉达回来时，在塞维利亚城外客店歇脚已经成了习惯。塞维利亚城外一带有很多客店，那是养尊处优的人们聚会的地方。在这里尽情地寻欢作乐，既不会打扰居民，也不会惊动警察。伯爵在一家最著名的叫做埃里塔尼亚的客店前边停下来，他也邀我下了车。在客店门口，停着多辆空马车。我们穿过小小的门厅，马上进入了花园。这些花园，是客店专门用来接待为数众多的主顾们的。主要是接待那些上流人，或者说是有钱人。花园里有着大大小小的凉亭，彼此相距不远，其间由灌木的枝杈隔开。当时，全部的，或者说几乎全部的凉亭，都被顾客占用了。伯爵停了一下，不知道在哪儿落座。这时，从一个凉亭里走出两个人来，尽管长相有些粗野，但倒象正派人。他们亲切地拥抱了伯爵，并且请我们进去。

这凉亭里坐着七八个男人和三个女人。那些男人，除了两个以外，其他都象是显贵人士。他们穿着外套，戴着圆顶礼帽，

细腻的手上戴着贵重的戒指；这些男人几乎都是三四十岁光景。另外两个显然是下等人，他们很要好。三个女人毫无疑问都是过惯了放荡生活的人。尽管伯爵比他们年长许多，但从这些人对伯爵的那股亲热劲儿看来，他们可能是经常来往的酒肉之交。这些人中间有两个金发男人，容貌象个外国人。后来我知道他是英国的一个名门富家的花花公子，习惯了长时期地住在塞维利亚。

那些人正在高高兴兴地吃着点心，我们一进来，他们便亲昵地打招呼，为我们的健康干杯。在那种亲热的气氛中，我看出了这些人对海纳罗先生抱有某种尊敬。那三个姑娘，一个叫“卖炭妇”孔查，细高挑儿，灰黄色的头发，面容苍白而憔悴，蓝色的眼睛放射着泼辣而又无耻的光芒。第二个叫“山姑娘”马蒂尔达，棕色皮肤，身材矮胖，是普通塞维利亚女性的形象。第三个没有绰号，叫洛拉，是一个肥胖的女人，胸脯大得叫人看了作呕，象细肠似的手指上戴满了廉价的戒指。三个女人象村姑一样，穿着细夏布衫，披着马尼拉的大披巾，头上插着鲜花。

开始时，大家谈起了斗牛。伯爵给那些人讲了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他没有提到我干的那件蠢事，我真是感谢。桌子上的饭菜不多，也很普通：虾，鳀鱼，水芹和煎鳕鱼片带鸡蛋。可是，酒却是上等美酒，有雪利酒、白酒和蒙蒂利亚红酒。这些酒在别的地方是喝不到的。女人们只管在他们之间交谈着。当她们举起酒杯向伯爵致意时，伯爵几乎不屑一顾。那个平民模样的年纪最大的人正在非常纯熟地弹着吉他，别人却在谈斗牛和斗牛士。他们用术语交谈着，证明在这方面几乎每个人都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他们对第二天的斗牛作出预言，并且打赌。一些人夸奖穆尔贝德罗的牛，另一些人打赌说萨尔蒂略城的牛一

定会占上风。男人和女人不时地交换着放肆的言语和下流的脸相。那些趣语第一次讲的时候，人们会感到新奇，可是再讲就令人厌倦了。特别是那个叫“卖炭妇”孔查的，她的答话那么轻浮和庸俗，很使我反感。

于是，我便靠近那个弹吉他的人，同他攀谈起来。他是一个年已五旬的人，满是皱纹的脸刮得很干净，一对小眼睛挺灵活，象公子哥儿一般，那灰色的头发盖着太阳穴，头上戴着软礼帽，身穿短外套和紧身裤，内衣皱皱巴巴，没有系领带。我夸奖他的吉他弹得熟练，实在令人赞叹。他告诉我，他是职业吉他手，名叫普里莫，如今在西尔维里奥家里弹吉他。我为了显示一下我对吉他手们很熟悉，便告诉他，我以前听人家夸奖过卢塞纳的一个吉他手。

“是的，那是卢塞纳的帕科，他的吉他弹得比谁都好；但是，他只是随便弹弹而已，你懂吗？莫龙的一个吉他手，弹奏技巧也是出类拔萃的……什么曲子他都能弹得来……很有才能！……我们不属于专业剧团，它们是专门为观众演出的……我们只是弹给人们听听而已，您说对吗？如果有人愿意，当然也可以和着吉他曲子跳舞。我的吉他是向马伊雷纳的帕科学来的。他一弹起吉他，连桌子都会跳起舞来。当他拿起吉他，抱在怀里的时候，真是喜欢得不得了，……他弹得纯熟、自然，您知道吗？”

接着，象所有的艺术家一样，普里莫埋怨艺术正在令人遗憾地衰退和没落，艺术才华受到糟踏。西尔维里奥给他的钱（每个晚上，给他两个杜罗和供给一餐晚饭）仅够糊口。当回忆起昔日的情景时，他就激动起来。

“那时候，先生，我穿得象个斗牛士。流进我口袋的金币用斗篷都包不了……哎呀呀！可今天，和那时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了。没有谁为了听名副其实的吉他肯拿出一个铜板。您知道吗？……再说，后来呢，我生活很困难，钱不知不觉都花光了……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

他说话不慌不忙，声调沉重而令人信服。在安达卢西亚，上了年纪的平民说话都是这样的。我让他把心思吐露了一番之后，便向他打听那些在场的人。

“这个叫孔查的姑娘是我的侄女，她生在格拉纳达，长在马拉加，在西尔维里奥家当舞女，每天挣五个比塞塔……那个穿坎肩的是个傲慢的婆娘，您知道吗？哪里有吃的她就往哪里钻……这个矮胖的‘山姑娘’是布雷罗的舞女……是个好姑娘……她曾经是萨莱里的未婚妻。”他用有点尊敬的口吻补充道“您大概认识萨莱里吧……”

“非常熟悉！”我回答说，尽管我从来没听人提起过这个人。

“多么可怜的孩子呀！”

听了他的叹息，我估计这个萨莱里已经去世，于是脸上露出了哀伤的表情。

谈话并没有影响伯爵的朋友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后来，他们离开了斗牛这个话题，开始和姑娘们逗笑取乐。其中一位姑娘，就是普里莫叫她傲慢的婆娘的，端着一盅酒，走到我的面前，一饮而尽，说：

“为您干杯，美男子。”

然后她便坐在我的身旁，向我调情，想征服我，然而她没有使我动心。她那肥胖滚圆的身材没有博得我的好感，而使我感到作呕。

那些豪爽的酒徒中间，有一个人正在向“卖炭妇”孔查投着青果寻开心。她的脸被砸伤了，粗野地辱骂着，还夹杂着一些

诅咒。

“你干吗不投给我一枚五个杜罗的金币？不要脸的东西，真是名不虚传。”

“那么好吧！用嘴接住！”

他使劲把一枚金币向她投去，如果不是她把头低下来，肯定要把头砸破了。她跑着去拾那枚金币，但是这时男人又把一枚金币向她抛来，正好击中了她的后脑壳。“卖炭妇”大叫一声，用手捂住了流血的地方。她那一阵毒骂，自然是不堪入耳的。她想哭，但是她的叔叔普里莫从地上拾起了那两枚金币交给了她。这样，再加上她的女友“山姑娘”弄了点水和醋给她洗了伤口，她也就完全平静下来。我不知道那个畜生的野蛮行为还是他的慷慨更使我害怕。

“这算什么？我们是在陵园里啊，还是在埃里塔尼亚斯的小吃店里啊？”另一个酒徒喊道。他滑稽地在每个字尾都加上一个很长很重的“啊”字。“去跳舞啊，姑娘们啊！去唱歌啊，姑娘们啊！”

普里莫弹起了探戈舞的序曲，大家坐下来，围成一个圆圈。“卖炭妇”也坐下来，她已经忘记了头上的疼痛，在嗓子眼里唱着一首很象举行宗教仪式时唱的小曲：

我怀着深情，
讲讲一个斗牛士的生平，
在这个世界上，
谁敢和他匹敌相迎。

凭着他的技艺和勇敢，

他堪称斗牛士之王，
他一表堂堂，
颇象齐克拉那人英姿飒爽。

那声音是沙哑、刺耳、难听的 那歌词是凄惨，忧伤的。

她突然站起来，把我头上的礼帽抢去，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跳到圈子中央，把它戴在自己头上。这时，她做了一系列的动作，扭动臀部、胸部、胳膊、脖子。总之，除了双脚之外，整个身体都抖动了起来。

“好极了，小‘卖炭妇’！”两三个人喊起来。

“山姑娘”和洛拉接着唱起来：

您在西班牙享有盛名，
一提起您，人人高兴，
同结结巴巴的安托尼托·桑切斯一样，
你在斗牛场上百战百胜。

多么可怜的斗牛士，
您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那条公牛真是该死，
它夺去了您的光荣！

孔查脱下礼帽，她的表情和媚态千奇百怪，忽而把礼帽戴在头上，忽而将它摘下来。她那灵敏的身躯象被风吹动的绿色枝条儿似的摇来摆去。双臂一前一后地电动着，忽而举起，忽而放下，双脚在沙地上轻轻地滑动着。她绕场一圈，擦碰着我们的膝

盖，从我们面前轻盈地跳了过去。

当她在我面前过去时，把礼帽戴到我头上，悄声地说道：

“谢谢，有点优伶的风味吧。”

她重新跳到圈子中央，在原地扭动。洛拉和“山姑娘”继续唱着一些新的几乎都是歌颂已故的斗牛士的民歌。酒徒们向舞女鼓掌欢呼，以无数荒唐可笑的语言恭维她。特别是那个被称为“卖橘人”的平民，我看他是一个滑稽鬼。他不停地嚷着一大堆粗鲁、淫秽、但却稀奇古怪的、只有疯头疯脑的人才能想得出来的话语，在场的人中间就算他‘出类拔萃’了。

孔查用力地跺着地面，闹得尘土飞扬，两条大腿用力摩擦着，双手按着臀部，然而上身却挺着不动。她的目光由俏皮逗趣渐渐变得风流倜傥。那似笑非笑的萎顿的面孔流露着疲惫和淫荡的神态。她跺脚达到高潮之后，就逐渐缓慢，直到肌肉轻轻地颤动着完全停了下来。饱尝了眼福的观众们狂热地为她鼓掌欢呼；而她用艺术语言来讲，则陶醉在自己娴熟的舞姿之中，变成了一尊雕像，一尊轻佻淫荡的雕像。

最后，舞蹈者从静止不动中苏醒过来，重新翩翩起舞。她的臀部轻轻地来回摆动着，而且越摇越快，越摇越有力，直到疯狂地转动起来。然而，身体的其余部分却保持不动。看来，这一色情动作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跳到这里，那些快乐的酒徒简直都要发疯了。

“妙极了，姑娘！”卖橘人’喊道：“妙极了，漂亮的西班牙女人！我们到柜台跟前去喝杯酒吧，宝贝，好吗？……太妙了，我口袋里为你装着一张到期的彩票呢！”

“雕像’微笑着，她身体伫立不动，依然不顾羞耻地、疯狂地转动着臀部，别人都感到身心酣畅，而我却深恶痛绝。

她突然用脚尖跳了一下，使劲在地上顿了三四次，然后便在人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中走过来安详地坐下。“卖橘人”殷勤地给她送来一杯酒，她一饮而尽。

在我们边上的凉亭里，飘扬着吉他声，传来了碰杯声和男女歌手们夹杂着诅咒和秽语的哼哼唧唧的歌声。在普里莫的伴奏下，萨莱里的未婚妻唱了一支安达卢西亚的民间舞曲，或者叫吉卜赛歌曲。这只曲子我也不喜欢。伯爵神情严肃，一言不发，悠然地喝着给他斟上来的一杯白酒，彬彬有礼地回答着别人提出的问题，仿佛置身于一个宫廷招待会上。他那庄严大方的风度，同朋友们的粗野下流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那个英国人还保持着沉静而严肃的态度，他脸上的表情一直是冷冰冰的，偶尔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喊出一句令人呕心的话来，使姑娘们笑得前俯后仰。

“这个青年人真是滑稽 瞧他那副长相！”卖炭妇”叫道，那个古怪的英国人着实使她开心。

两个酒徒为穆尔贝德罗的牛发生了争吵（他们又扯到穆尔贝德罗的牛上去了！），几乎就要动起武来。其余的人都不理他们。我同那个棕色皮肤的矮墩墩的萨莱里过去的未婚妻交谈着，她是唯一不完全使我讨厌的女人。可是，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语言同这类女人谈话，所以我们的交谈显得很沉闷。我问她一些马拉加的事，借此同她搭讪着，她回答时十分冷淡，有时好奇地望着我，仿佛喃喃自语：“这个不知趣的家伙是谁呢？”

我竭力装作跟别人一样高兴和快活，特别注意掩饰我的家乡口音，而用别的口音讲话，即使不用安达卢西亚音，至少也要用纯粹的卡斯蒂利亚音。然而，我做不到。我变得越来越严肃，所提的问题也更加显得空洞无物。

“山姑娘”突然对我说：

“你是加里西亚人吧？”

“不是，我是萨拉曼卡人！”我回答说，就象圣彼得不敢承认耶稣是他的师父一样，我断然否认我是加里西亚人。

“不过，我看你象……”

提起了她童年的事情，这位萨莱里过去的未婚妻活跃了一些。她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她的故乡格拉纳达，她说在那里人们的消遣娱乐要比在塞维利亚好得多。但是，她没有具体说怎么消遣娱乐。她讲了她童年时代的几段十分无聊的故事，我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最后，当我看到她讲话时有点心不在焉，我才松了一口气。

两个酒徒到邻近的凉亭里去了，回来时，带了两个女子。这两个女子，喝了几杯酒，说了几句俗不可耐的话，便马上离去了。“卖橘人”兴致越来越高，他用更为下流的话来回答别的女人。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斗嘴，他感到心满意足，已经顾不上什么廉耻了。那个表情深沉、性格勇敢的英国人走过来坐到了“卖炭妇”孔查的双膝上。孔查一边掐他，一边大笑不止。

“我来吻你一下，啃你一口，不行吗？”

“就象在你们国家里流行的那种吻吗？”

“比那还要厉害。”

“好的，来吧！”可怜的女人回答说，她并不知道英国人怎样来吻她。

英国人弯下腰去，狠狠地在她脸蛋上咬了一口。姑娘惨叫了一声。当英国人站起身来的时候，姑娘的面颊上真真切切地留下了几个牙印。孔查抓起一只酒杯向那个野蛮人的头上砸去，但是没有击中。她的叔叔也勃然大怒，威慑地取出佩刀。幸亏

他没有马上动手，我们还来得及拦住他。尽管他嘴里不断地嚷着要砍那个英国人，但是我想他并没有足够的胆量劈死他。一切又归平静。可怜的“卖炭妇”用手帕捂着疼痛的地方，躲在一个角落里抽泣着。那天下午，命运总是捉弄她。

我开始感到头晕目眩，舌头都明显地不听使唤了。我发现我说了点什么逗得我的女友“山姑娘”都笑了。她一杯接一杯地递酒给我喝。她的笑声使我活跃起来，我想我终于觅到了安达卢西亚的奥妙之处，于是我就可悲地胡思乱想起来。一次，马蒂尔德将一杯酒递给我，不知谁对她说：

“注意，姑娘，这满满的一大杯可是一剂苦药！”

“山姑娘”向他使个眼色，这一点我是看到了的。

“啊，你是想灌醉我，对吗？”我亲切地笑着对她说。“你会落空的，亲爱的！从来没有人能把我灌醉。如果你要我喝醉，你准备的白酒非得象瓜达尔基维尔河水那样多才行。”

“马蒂尔德，你饶了那个讨厌的家伙吧……他是加里西亚人呀！”这时，那个生着一双象肉肠似的手的傲慢的婆娘说道。我对她发达的胸部无动于衷，她却不饶过我。

“我是加里西亚人，真是……”我怒吼道。“我既不是加里西亚人，也从没到过加里西亚。”

我象圣彼得做的那样，再次断然否认我是加里西亚人，措词几乎与上次相同。

我当时很健谈，跟他们讲了我所知道的全部奇闻轶事，朗诵了一些我的诗作。萨莱里过去的未婚妻问我是不是一个书记官。

“你大概想问我是不是作家，亲爱的。”

“作家就作家，反正都一样。”

“一样？你算了吧，算了吧！”

于是，我非常郑重其事地向她们讲解书记官和作家的区别。大概我讲得太噜苏了，最后她们竟丢下我一个人走开了。这时那个总是和大家开玩笑的“卖橘人”走到我的跟前说道：

“小伙子，准备结婚的人应该做些什么？……捞一把，您说，对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个无可非难的玩笑看成是可怕的污辱。

“捞一把，是吗？我回答说，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我看，想捞一把的人在这里大有人在，他们都将各得其所。”

他大概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因为他还是快活地笑着向所有的人问这个同样的问题。

“卖橘人”是个四十五岁上下的人，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棕色，灰头发硬挺挺的，有一双非常活泼的黑眼睛，身材不算高，象吉他手普里莫一样，身穿一件时髦短外套，束着腰带，头戴一顶软沿礼帽。不知为什么，也许由于他这个滑稽角色所特有的傲慢吧，从一开始我就对他反感。现在，由于他污辱了我（我认为这是污辱），我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找碴儿同他寻衅动武。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次又一次虎视眈眈地看他，然而他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山姑娘’和洛拉同‘卖橘人’以及另外两个酒徒凑在一起，他们望着我，笑逐颜开。“卖橘人”离开了那伙人，面带嘲笑向我走来，用手摸着礼帽，装出一副尊敬的样子，问我道：

“我的主人，那么说您是加里西亚人了？”

我怒不可遏，非常气愤地站起身来，真想给他两下子，与其说是对他说话，还不如说是唾骂他：

“您才是加里西亚人呢！无耻的小人！”

我第三次否认我的故乡是加里西亚。“卖橘人”这只老公鸡倒没有再发狂，然而却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

“卖橘人”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心口上，以令人胆战的镇静说道：

“算了吧，少爷，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不会有人收拾您的。”

“我可要收拾您，无赖！”我怀着无明之火喊道，说时迟，那时快，伸手给了他一记耳光。

真是怪事！在场的人没有冲我而来，而是向他扑过去，把他抓住了。我看到大家的脸色惨白，露出恐怖的神色，这时我脑子里的迷雾驱散了，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比乍看起来要严重得多的事。我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到底在哪里，但是我觉得它是严重的。我的那个被众人之手抓着的敌人，先是向我投来一道充满怒火的目光，接着便讥讽地望着我，佯装镇静地说道：“啊，先生们，放开我，没什么事……还不就是一记耳光吗，那有什么！”

人们松开了“卖橘人”，但是依然不安地观察着他。他若无其事，把掉下来的礼帽戴上，又喝了一杯白酒，然后便笑吟吟地向朋友们告别：

“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先生们 回头见。”

“卖橘人”一走，就笼罩着一种令人尴尬的寂静。大家的表情沮丧而不安，连伯爵也是如此。他目光里充满着奇怪和冷漠的神情，长时间地盯着我，我仿佛看出他目光里流露着某种嘲弄般的怜悯。

“你们看我的朋友桑胡尔霍怎么样？”后来伯爵懒洋洋地向酒徒们问道：“他是有点发酒疯了，是吗？”

“哪里 牠不错嘛。”一个人回答说，用的是同样戏谑的声调，

眼睛并不看我。

看到酒徒们迅速地交换了嘲讽的眼光，我觉得很不是滋味。

那个傲慢的女人，还是要来征服我，她手里端着一杯酒向我走来，低声说：

“我喜欢男人们有这样的气派。亲爱的，我也说过你是加里亚西亚人，请你原谅。”

我耸了耸肩，仿佛对她不屑一顾，并背转身去，走到普里莫身边坐下来。一阵不愉快过去之后，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那些被烧酒浸热了的脑袋，经过短暂的冷却之后，此刻变得更加炽热了。他们奇腔怪调地唱起了酒神之歌，不堪入耳的话语在这群男女中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个酒徒走出来同“山姑娘”马蒂尔德跳起探戈舞，孔查击掌为他们打拍子，用妓女的抑郁寡欢的声音唱着。

“被我打了耳光的那个男人是谁？我把普里莫当作知己，低声问他。

“您不认识他？他说，吃惊地打量着我。“您不认识胡安·路易斯？……想来您是不认识他的！”

普里莫跟我讲起了那个外号叫“卖橘人”的胡安·路易斯。他从前是科尔多瓦省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土匪。有几年连宪警都对他束手无策，甚至有几个在他手下丧生。

我得承认，听到这个消息，我五内如焚，好象某个重要的内脏被撕裂下来，尽管没有疼痛。白酒在我的脑袋里留下的暂时的昏眩一下子消失了，我头脑从来没有那么清醒过。

无须多问，普里莫便给我讲了那个举止温和的人的性格和历史。这人在十八岁的时候偷了几只鸡，被警察逮住了，后来他逃到了山上。在山里，他开始拦路抢劫牧民和行人。但是，他除

了索取生活所需之外，不要更多的东西。他曾杀死一个警察。这样，他就无法再露面了，因为如果被捉住，就要掉脑袋。后来，他先后打伤了两名警察。他继续以抢劫为生，但是除了警察之外，他“不伤任何人”。他是一个仗义好侠的土匪，有时候，夜里闯到财主家里，只向他们要一个杜罗的饭钱。如果这些人要多给，他就拒而不收，说暂时还不需要。他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地呆在那儿而没有死在绞刑架上，是因为他在一八六八年爆发革命以前不久曾当过自由派的首领。到了革命爆发的时候，由于几个保护他的富豪的影响，他被赦免了。据普里莫说：“卖橘人”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普通的人，一个忠厚人，但是他的脾气很不好。

虽然他这些话都是低声对我讲的，但我听起来却象用喇叭在我耳边喊叫一般。然而，我并不示弱，我是那样故作镇静地听着普里莫讲述“卖橘人”的历史，啊呀，就象根本没有听到似的，甚至我还强作笑颜，说道：

“您认为他会杀我吗？”

普里莫搔了搔耳朵，随后又心不在焉地拨动了一下吉他，最后毫不隐讳地看着我的脸说道：

“如果我是您的话，先生，我就要乘明天上午的早班火车躲开他。”

“哼！”我满不在乎地说，蔑视地耸了耸双肩。

吉他手看了我一眼，我感到他的目光既有怜悯之意，也有敬佩之情。

与此同时，那些酒徒们的寻欢作乐更加热闹起来，简直达到了野蛮的程度。有一个人站到桌子上演讲，其余的人为了向他表示祝贺，往他脸上洒雪利酒和白酒。另一个人坚持要用牙齿把一个喝得烂醉倒在地上的伙伴拖起来。他未获成功，但是把

这个人的短外衣撕破了。还有一个人，想让那个傲慢的女人露出一露她的怕羞部分，和她展开了一场搏斗，在地上打着滚。

伯爵严肃地呆在那儿，缄默不语，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雪利酒。不过，他的目光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令人厌恶的昏暗放荡的目光。现在，他的两个眸子闪烁着凶狠恶毒的光芒，令人望而生畏。他的嘴唇上总是挂着一丝轻蔑的微笑。

他既不说话也不动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英国人脱去了上衣和坎肩，挽起了衬衣的袖子，露出了胳膊的二头肌。那臂膀委实强健有力，他用空瓶在上边敲着取乐，直到把瓶子敲碎为止。有一次，他的胳膊被砸出了血，然而他毫不理会，继续敲着。然后，他叫侍者给他拿了一瓶红酒和一只大杯子。他斟了满满的一杯，小心地端起来，神色泰然，眼皮眨都不眨地将它一饮而尽。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对着伯爵，一本正经地说道：

“您不来一杯吗？”

这个放浪形骸的贵人眼里冒出忿怒的火花。然而，他善于控制自己。他将瓶子里剩下的酒倒在杯子里，不慌不忙地吩咐侍者拿辣椒来，放了一撮在酒里；然后，他把面前的一堆烟灰也放了进去，没有说一句话，脸上依然挂着那轻蔑的微笑，将酒一饮而尽。这还不够，他用牙齿把杯子也咬碎了。我们看到他的嘴唇上染满了血，在场的人们用胜利的喝彩声来欢呼伯爵的铁胃经受住了考验，仿佛这同民族的荣誉是紧密相关似的。

夜幕慢慢降临，凉亭里的光线已变得十分微弱。由于我和别人想的不是一码事，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同“卖橘人”发生的事情使我的头脑完全清醒了，眼前那些可笑而野蛮的场面使我深为厌恶。我想离开；但是，谁都会懂得，当时我根本不敢这样做。

凉亭里其他的人大概也已到了高兴得忘乎所以的程度，周围到处是一片乱哄哄的喊叫声、碰杯声、粗野的欢笑声和咒骂声。

伯爵对在那个英国人身上取得的胜利仍不满足。他一边象镇定自若地喝着一杯杯送上来的白酒，一边不停地恶狠狠地盯着英国人，眼睛里充满着一一种即将爆发的无声的忿怒。他那张冷漠的脸上，眼睛是唯一活动的东西，此刻闪烁着越来越凶狠的光芒，仿佛是被穿上拘束衣的疯人的眼光。

英国人继续炫耀着他的力气，他已经完全醉了，别人对他很厌恶，他们没有醉得象他那么厉害。

“您很有种，是吗？”伯爵对他说，依然轻蔑地微笑着。

“比您有种。”英国人答道。

海纳罗先生向英国人扑了过去，但是人们把他拉住了。他立刻恢复了平静，说道：

“既然您那么有种，为什么不把手放到桌子上来呢？”

“为什么要放在桌子上？”

“为的是同我的手一起钉在那里。”

英国人毫不犹豫地伸出了他那巨大健壮的手。伯爵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把弓形的小匕首，然后把他的细嫩的绅士之手放在英国人的手上边，没有半点踌躇，飞快地用另一只手举起了匕首，刷地一下把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手戳穿了。

女人们惊骇地叫了一声，我们男人赶快跑过去解救他们，有几个人跑出去寻求救护，顷刻间我们的凉亭便挤得水泄不通了。从伤口冒出来的鲜血如注，将我们包上去的手帕染红了。人群中有一个医生，他用随身携带的一点点可怜的药品给他们做了紧急处理。人们为伯爵包扎的时候，他仍然微笑着。英国人象泄了气的皮球，瘫软了，不断地呕吐着。过了一会，伯爵也不行

了。两个受伤者被送到客店的房间里躺了下来，大家一边议论着这一野蛮的举动，一边散开了。

但是，伯爵的野蛮举动对我造成的恐怖，并不足以使我摆脱我所面临的恐怖。这后一种恐怖要比前一种恐怖大百倍。既然一把窄小的匕首扎破两只手都要流那么多血，那么一把大弯刀或者一把“长佩刀”在我肚子上开一道大口子要流多少血呀！天哪，一把长长的大佩刀！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看到所有的人都上车走了，我想，不管如何，也要找一辆车回塞维利亚去，因为，要想在这样的時候徒步回城简直是白日做梦。我焦急地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凉亭里的饮酒人，但是一个也没有，不知他们都钻到哪里去了。我非常沮丧，于是想随便找个陌生人搭他的马车进城去，因为这里没有出租马车。正在这时，我十分讨厌的那个傲慢的女人走到了我的身边。

“你同我们一块走吗？我和马蒂尔德有一辆双人马车。如果你同意坐在前边那个活动座位上的话，三个人也是容得下的。”

我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欣然接受了她的好意，高兴得什么似的，那个女人惊奇地瞧了我一眼。一想到她猜出了我的窘境，我就羞红了脸。我坐上她们的马车，同她们一起回城去。我觉得，一路上我始终是十分和蔼可亲的。

只要能保全我身上的这张皮，我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得的呢！

第十四章

我成了小说的主人公

她们一直把我送到旅店门口。我要付车费，但是她们阻止了我，我也不再坚持。为了使她们高兴，我说以后要到西尔维里奥咖啡馆去，由我出钱，大家热闹一番。自然，后来我并没有这样做，我才不想白花这笔冤枉钱呢！

暮色深沉，但是还没有到九点。走进房间，为了等待和格洛莉娅约会时间的到来，我躺在床上稍事休息。我是多么需要休息一下啊。我十分疲劳，一躺下就睡着了。当我惊醒时，一看表，已经过了九点半。我戴上礼帽跑了出去，但是，当我跑到街上的时候，打了“卖橘人”一记耳光的情景以及由此可能招来的灾祸，又蓦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来了。我急忙转身回到旅店，更换了衣服和礼帽，然后向我未婚妻的家里走去。路上，我处处提防，左右前后地观察着，而且总是贴在某个行人的旁边。赶到格洛莉娅家里的时候，已将近十点，窗子都已关上了，然而，当我走近时，它却吱呀一声打开，格洛莉娅绷着脸出现了。

“噢！你让我等得好苦哟！我以为你失约了呢！”

我设法使她息怒，向她解释我怎样按照原定计划去找了海纳罗舅舅，以及和他在一起发生的事情，只是隐瞒了和“卖橘人”发生的意外波折，因为没有必要让她为此担惊受怕。我说回来

晚了是因为用匕首扎穿手的事件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讲到这最后一件事,她很激动(尽管没有达到我预想的程度),并且很快就引以为豪。

“舅舅真是了不起,你说是吗?”

我也跟着赞扬了一番,尽管内心里保留着给伯爵以恰如其分的评价的权利。格洛莉娅向我谈起了伯爵另外一些类似的残暴行为,这更加证明了我对他的看法。看到她十分喜欢粗汉莽人,我一度想拿出我自己的英雄业迹向她炫耀一番。但是,一想到有可能流露出我此刻依然感到的恐惧,我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去,不断地窥察着街道两旁。我好象总是看见那可怕的胡安·路易斯的身影,他手里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长佩刀。

我可能是走了神,说话颠三倒四。

“啊哟,看样子你喝醉了!……是的,一定是喝醉了,多大的酒味呀!呸,走开,脏鬼!”

她不让我的脸靠近窗栏杆。

在我离开之前,我提醒她说第二天不能来窗前谈情说爱了,因为我要去参加在西班牙俱乐部举行的诗歌朗诵会。这就使我们差一点拌起嘴来,不仅是因为第二天的谈情说爱取消了,而且还因为,一听说有些贵夫人也将出席诗歌朗诵会,她一时心血来潮,竟然想到所有这些女人都会爱上我。她的多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跟她讲道理,说,不管从我的长相,或者从其他哪个角度说,我都不配有那样的荣誉。但是,大概我的论据显得软弱无力,她越来越坚持她的看法,竟使我一时觉得理屈词穷,于是我屈服了。我对她说,即使参加诗歌朗诵会的女人们都倾心于我——这是不可能的——那对她也不会有丝毫的不利,因为我

如痴似狂地爱着她，在我心上除了她以外没有别的女人。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已经在退让了。她说我对她薄情。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我慷慨激昂地宣誓我是深深地爱着她的。如果她能去参加诗歌朗诵会该有多好啊！她分享我胜利的喜悦将会感到何等的幸福啊！不过，这件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她坚持认为我们的事情很不顺利，一定要海纳罗舅舅干预才能解决，因为她肯定她母亲是不会轻易同意我们结婚的。

“当然，”她叫道，“她愿意不愿意都是一样……即使不得不私奔，我也要和你结婚。”

看到她那动人的眼睛闪耀着骄傲而刚毅的光芒，我深深地感动了。

格洛莉娅那颗炽烈而永恒不变的心，在我的心中唤起了毋庸置疑的共鸣。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此时此刻，我对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无所畏惧，包括那个“卖橘人”。

当我离开了窗栏回到旅店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一想起那长长的佩刀，我又胆战心惊起来。我考虑了很久，想找到恰当的办法避免遇到这一民族工业的宝贵产品。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我想，最好是去向“卖橘人”赔礼道歉，表明下午的事情是由于酒醉所致。我身边有一些出席西班牙俱乐部诗歌朗诵会的请帖，寄给他一份不是很好吗！……我想他大概不致蠢到……不会，绝不会，寄给他一份……但是，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他的住址呀！不过，吉他手普里莫大概是知道的。

第二天上午，我乘马车到西尔维里奥咖啡馆去。在那里我打听普里莫住在哪儿，人们告诉我他住在雷阿尔·德·拉·费里亚大街，门牌号是××。我马上赶往那儿，一直是乘车而行，因为尽管我和格洛莉娅分别时会说服自己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

东西使我害怕，然而当天夜里我却对这一断语作了点儿修改。这位安达卢西亚音乐家还躺在床上。我坚持求见，一个自称是他妻子的穿戴寒酸的村妇将我引进了寝室。那确实是一间十分窄小而又阴暗的破屋子。普里莫被妻子用力摇醒后，没有马上认出我，但是，很快他就明白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把事情和他讲了，这就是请他设法把一份请帖送到胡安·路易斯的手里。吉他手坐在床上，把请帖拿在手上，翻来复去地看着。他未曾回答，先笑了。那一笑使我十分难堪。随便什么人都会说：“一个安达卢西亚人的笑有什么要紧？不过，当安达卢西亚人笑得有道理，而且笑得又象普里莫那样天真而爽直的时候，确实是会使人感到丢脸的。”

“胡安·路易斯就住在附近，在阿拉梅达·德·埃尔库莱斯大街……”

“好的，但是，如果您能……”

“您问的是‘卖橘人’吧？吉他手热心而殷勤的妻子打断了我的话。“从这儿出去往右一拐就到了，进第一个小胡同……”

吉他手没好气地打断了她，要她别多嘴，因为不是我自己到“卖橘人”家去，而是要把一份请帖转送给他……

这一切使我越来越感到羞愧。当吉他手夫妇以过分客气的态度答应完成我的委托后，我向他们道了谢，就赶紧走了出来。由于仇人住得很近，我正处在危险区域，便吩咐马车夫赶快把我送回旅店。在旅店里，我写好信封，把剩下的请帖分别寄给我所认识的人。我把那些朗诵了上百次的诗又念了一遍，以便晚上在塞维利亚人面前一鸣惊人。读到我认为激昂豪迈的段落时，我便竭力注意抑扬顿挫，让声音放得又高亢又洪亮。读到那些情意缠绵的段落时，尽管我对这些诗篇比对天主经更熟悉，但

我确实还是很感动，甚至流出热泪。

下午，我到帕杜尔伯爵府邸去。我看到伯爵坐在扶手椅子上，胳膊用绷带吊着。他有点发烧。我进去的时候，从他向我投来的目光里，我懂得这是暗示我一定要对他所受的伤表示吃惊，我立即这样表演了一番。他十分平静地对我说，前一天夜里，街上有两个人打架，他在劝架时被他们砍伤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他自作自受。听了他的这番表白以后，伊萨贝尔责怪父亲过分热诚，怎么能去干预用明晃晃的佩刀正在厮杀着的两个人呢！让他们互相残杀好了。她父亲的命总比那些贱民的命更值钱。听到女儿这些热情的言辞，伯爵居然面不改色，这一点实在使我无法想象。

晚上九时这个关键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吃得很少，精神很紧张，仿佛就要去决斗似的。旅店里人声鼎沸，热闹异常，好象阿吉拉大街旅店的尊荣同这一天息息相关。小爱德华，还有比利亚，奥洛里斯，这三个人都坚持要和我一起去。如果我成功的话，小马蒂尔德答应奉献给圣母马利亚一支大蜡烛；费尔南达，小马蒂尔德哥哥的青春已逝的心上人，答应在礼拜日以外再找一个日子去专门望一次弥撒。所有的人都为我助威打气。

“大胆些，对吧 塞费里诺先生！”

大家鼓励我，祝贺我，对我关怀备至。然而，他们的神情一直是又痛苦又爱怜，仿佛我是一个等待处死的囚犯。最后，小马蒂尔德说她十分怀疑我能否冷静沉着，她真愿代我到诗歌朗诵会上去，因为她“即使在西班牙女王面前，都能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

我们四个人在大不列颠啤酒店里喝茶，眼看九点就要到了，我激动地站起来说道：

“走吧,先生们。”

我们向对面的人行道走去,俱乐部就在那里。这天晚上,我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顶礼帽。当我们到了俱乐部时,那里已是人声鼎沸。我很激动,既感到愉快,又感到难以言状的恐惧。我的到来引起了一阵骚动。在这样的时刻,我真难以相信我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也难以相信即将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不是本世纪历史进程中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主持这次朗诵会的一些同事们围着我,必恭必敬地同我交谈。我答话虽然很简单,却表现得十分和蔼可亲,并且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这大概会使我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除了即将开始的隆重的诗歌朗诵会以外,我无所不谈,因为凡是对公众的欢呼已经习惯的真正高贵的人士,照例是把这种出头露面的场合视同等闲的。总之,我竭尽装腔作势之能事。

大厅的前半部坐满了女士们。我轻轻地掀起门帘,看到安吉塔姐妹都坐在前几排。伊萨贝尔和恩里凯斯姐妹坐在她们稍后一点的地方。我决意等到大厅里坐满人之后再进去。这样,我的莅临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来宾们渐渐地离开了走廊,走进大厅,在女士们后边坐下来。最后,只剩下我和主持会议的人了,因为我的几个忠实的伙伴比利亚、奥洛里斯和小爱德华他们也都已一一入坐。

“随时都可以开始了,桑胡尔霍先生。”主席取出表来对我说。我脱下了外套,犹如斗牛士那样漫不经心地把华丽的斗篷往前边的看台上一扔,也不知把它交给了谁。礼帽也是这样处理的。之后,我把手象一把宽齿的大梳子似地插进了头发,让头发蓬松起来,显得漂亮一些。作完了这一切之后,我步入大厅,走上专为诗歌朗诵会而搭起的讲台,听众们向我致以暴风雨般

的掌声。

在读《红色的斑痕》这首诗时,我喝了两杯糖水。但是,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它可能给我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因而我对此不能置之不理。原来我估计要用三十七分钟的这首神话诗,只用了二十二分钟就朗诵完了。听众们报以长时间的鼓掌。女士们都激动起来,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手帕,在大厅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到处散发着苦树脂、意大利花和木樨草等各种植物的芳香。

这是一篇极为悲壮动人的神话诗。它如此感人肺腑,这完全是我意料中的事。当我读这首诗的时候,在右边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位先生竟四五次将他的手杖往地板上狠狠地敲击着,喊道:

“好,好极了!”

在这个时候欢呼是不那么适宜的,我有点奇怪。我时而向他投去询问的眼光,但从他脸上丝毫看不出有嘲弄的神情。这位先生是中年人,鬓角留得和鼻子相齐,神态庄重,看来是在聚精会神地听我的朗诵。

描写梭伦和贡萨莱斯·布拉沃之间的政治对话的那首诗,人们不太欣赏,原来计划十五分钟,实际上只用了八分钟就读完了,大致占了预定时间的一半,这中间还要加上喝了满满的一杯糖水的时间。俱乐部的仆役手里端着托盘不停地走来走去。相反,描写彼德拉河瀑布的那首诗却引起了极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我不得不重复朗诵了三次。这样,我至少赢回了二十分钟时间。由于这一非常及时的补偿,我才不至由于在朗诵会上凑不满一个半小时而出丑;我已说过,这是这种隆重场合所必须的最起码的时间。女士们又一次热情地挥舞着手帕。但是,我

看到小霍阿吉娜·安吉塔毫无表情，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极为卑鄙的报复，对此本来无需大惊小怪，我却恼怒万分。在读这几首诗和下面几首诗时，每读完一段，那个留着长鬓角的先生就喊：“好！好极了！”自然，他还是将握在手里的拐杖往地板上用力捣着。我对他越来越犯疑，掠过手里的稿纸，不时地向他投去忽而担心忽而责备的目光。然而我的目光对他丝毫不发生作用，他依然全神贯注，镇定自若，目不斜视地听着。每当他喊一声“好”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笑他，我也对他怒目而视。当时我实在不明白——至今也还是不明白——他到底是在诚心诚意赞叹我朗诵的诗篇还是在故意取笑我，我想，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我的朗诵受到了听众们狂热的欢迎，会议的主持者们在朗诵会结束时都热情奔放地和我拥抱，以示祝贺。女士们离开的时候，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简直象刚刚奔驰过的马儿那样汗流浹背，一杯接一杯地拼命地喝糖水。我从大厅出来，在走廊里迎面碰上了“卖橘人”。看到这个人，我马上想到了死神。说真的，对我来说，“卖橘人”和死神已成了同义词。我想，由于炎热和掌声的关系，我脸上泛起的红晕大概陡然消失了不少。然而，这只是一刹那间的的事情。胡安·路易斯笑容可掬地向我走来，热情有力地同我握手。我想，他正在为得到一位高贵人物的友谊而感到荣幸，为我对他的盛情邀请而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松了一口气，一时喜出望外，似乎心情从来没有那样舒畅过。我邀请他同我的朋友比利亚、奥洛里斯和小爱德华一起到附近的胡安尼托的铺子里痛痛快快地去喝一杯。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只有和格洛莉娅隔着窗栏谈情说爱的第一个夜晚才能与之媲美。在胡安尼托铺子里稍事休息，吃了一些小点心之后，我们便回旅店去。“卖橘人”陪我们

回去，在门口分手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和我交朋友。他是那样热情诚恳，使我深为感动。说真话，这时我已察觉到‘卖橘人’是个重感情的人。趁别人正在相互交谈之机，他悄悄地对我说：

“塞费里诺先生，如果有一天您需要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话……您知道……我说的是男子汉大丈夫！……那您是可以指望我的。”

尽管在他身上有些游民习气，但是，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自荐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需要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话”，这话多么有气派！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难以入眠，因为幸福的心情也常常带来失眠。如果格洛莉娅亲眼看到我的成功，我的幸福就堪称完美无缺的了。但是，想到报纸上会登出我成功的消息，甚至还会照例夸大一番，我便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天从人愿，我打算把那些报屁股文章一篇篇地剪下来带去向格洛莉娅献宝。小马蒂尔德激动得涕泪纵横，她要求我让她拥抱一下，我慨然允诺了。为了拥抱我，她不得不站到一张椅子上去。虽说小马蒂尔德如此轻狂，但却一点也不让人感到这是一种白璧微瑕。我们这个店家女儿是一位好姑娘。她感情奔放的时候，甚至说我是比《枯叶摇落，随风委地》的作者佩佩·鲁伊斯还要高明的诗人。她对我大加赞扬，好象我比荷马还胜过一筹。

但是正象“塔尔贝亚岩石虽然和丘比特神殿近在咫尺，但毕竟不能同日而语”^①——这是我家乡的一份叫做《博略哨兵》的报纸常常引用的警句——所说的，我不能长时间地享受爱情和

^①这是古罗马的一个典故。丘比特神殿座落在罗马的一个小丘上，在那里嘉勉凯旋而归的将领，神殿附近有塔尔贝亚岩石，是处决叛徒行刑之地。后人用来泛指胜利之后常常伴随着失败、耻辱和光荣紧相连。

荣誉同时给我带来的幸福。我把所有的晨报都买来了，大部分报纸都以颂扬的口吻发表了我朗诵诗的消息，虽然那些颂扬的话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水平。在一片赞扬声面前，一个诗人是永远不会在内心深处说‘够了’的。总之，我把报纸的颂扬看作人之常情；不过，这种看法并没有使我的欢快涣然消释。我从报上把那些热情颂扬的短文剪下来装在一个信封里，以便当天晚上交给格洛莉娅。我把这些文章装进口袋里，但是结果如何，我就难以预料了。吃午饭时，谈话当然是围绕着诗歌朗诵会这个主题进行的。小爱德华和奥洛里斯淋漓尽致地把当时的情景告诉了新来的客人们。其实，这些客人已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好奇而崇敬地望着我，这使我飘飘然了。

午餐尚未结束，小马蒂尔德就走来咬着耳朵对我说：

“塞费里诺先生，有个女人急着要找您。”

我问小马蒂尔德是否认识这个女人，她说好象就是那个有时给我送信来的人。“帕卡！”我心里说，于是便匆忙走出了餐厅。果然，我在院子里看到了这个卷烟女工。她一阵风似地走了过来，面容苍白，莽莽撞撞地对我说：

“少爷，要把她送走了！”

“送走？把谁送走？”

“还能是谁呢？就是我家小姐呗！”

我一下子楞住了。

“送到哪儿去？”我问道，帕卡那苍白的面孔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担心发生了什么意外的非同小可的事情。

“不知道……我想是送到修道院去。”

当知道了事情的具体情况之后，我不那么恐惧了，立即恢复了常态，再没有比在情况不明时更令人束手无策了。

“什么时候把她送走？”

“就是现在。刚才我象往常一样到她家去，但是没有看到小姐。他们对我说小姐身体有些不适，但是我不相信他们那一套，我站在远处观察。这里一定有鬼！我心里想。小姐家里乱糟糟的，我听到楼上有喊叫声。仔细一听，是格洛莉娅小姐在喊叫，她嚷着说：‘我不去，就是你们把我杀掉我也不去。’‘他们真是些畜生。’我自言自语地说。我看见图拉夫人工厂里的会计马努埃尔先走进去，接着又出来了……啊呀，我不想再多看了，马上跑来把事情告诉您。”

我二话没说，冲进了房间，戴上礼帽，抓起左轮手枪塞进口袋，然后走上大街，决心不让他们把格洛莉娅抢走，尽管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办到这一点。我看到帕卡跟在我后边跑着。转眼间我来到了阿尔戈特·德·莫利纳大街。这时，我远远地望到了格洛莉娅的家门口停着一辆马车，正要策马顺街而下。奥斯卡尔先生站在门口，声色俱厉地向车夫做着手势。毫无疑问，格洛莉娅是被囚困在车里。我拼命地迈动双腿赶上前去，从格洛莉娅家门前经过时，没有止步，只是暴怒地向那个阴险毒辣的侏儒挥了挥拳头，他依然站在门口，活象《一千零一夜》某个故事里的神秘的卫士。街道是那样的狭窄，由于怕撞着行人，在塞维利亚马车是不能奔驰的。这样，我很快就赶上了那辆拉着我的未婚妻的马车，甚至我可以超过它，如果我想这样做的话。但是，这样做对我是不适宜的。我一边走着，一边考虑着在这个紧要关头应该怎么办，酝酿着在这当口儿唯一可行的拦车计划。我想拉住缰绳，把马勒住。但是，这样做不但有点冒险（因为车夫可以驱赶牲口让车子疾驰而把我摔倒在地），而且也为时过早。如果拿不出证据，我也很难使人相信车里拉着的是一个被绑架的姑

娘。我想最好是等马车在修道院门口停下，格洛莉娅下车时，将她拦在门外，并且大叫大嚷，让人们都来围观，从而引起警察的注意。

马车一走出阿莱马内斯大街，由于街道比较宽敞，便加快速度奔驰起来。我看到它渐去渐远，心里非常难受。然而，我并不气馁，又一次发疯般地飞奔起来。当进入博尔塞吉内里亚大街时，马车不得不放慢速度，我终于赶上了它。我紧紧地尾随在马车后边，到了圣何塞大街，我便超越了它，走到修道院门前停了下来。不一会马车到了，在修道院门口停住。我看到教会学校门廊下有一个人拉了铃，大门马上打开了。从车上跳下一个陌生的男人来，他抓住格洛莉娅的双手。我看得一清二楚，格洛莉娅拼命地挣扎着要摆脱他。车子里面，有人将格洛莉娅往外推，格洛莉娅下了车，会计员马努埃尔先生也随着格洛莉娅跳下来。差一步他们就把格洛莉娅塞到门洞里去了，然而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这时我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想象得出的果敢向他们冲去，高声地，几乎是喊叫着，说：“站住！你们要把这位小姐送到哪儿去？”

“塞费里诺，救救我呀！”格洛莉娅喊道，企图向我跑来，但是她的一只胳膊被马努埃尔先生死死地扯住了。

“这和您有什么关系？”马努埃尔先生说，他的目光和神态咄咄逼人，但是声音很低。

“和我有很大关系。”我反驳说，声音比刚才还大。“这位姑娘是被绑架来的。你们是绑架者。放开她，你们这群无赖。”

听到我的喊叫，有些行人跑来了。

“好了，您躲开。”那个陌生人对我说，看样子要向我扑过来。我后退了一步，取出左轮手枪叫道：

“你们别想过去，无赖，卑鄙的东西！你们把那个绑架来的姑娘放开……”

顷刻间，修道院门前挤满了人。我的喊叫是可怕的。我想尽量把事情闹大，让警察尽快赶来。

“你们把那个姑娘放开，你们这伙绑架者。”我继续喊叫着，手里挥舞着左轮手枪。“你们如果把她关起来，那就让你们踩着我的尸体过去。”

“好汉子，你不要直着嗓子喊了。”会计员声调充满了愤懑。

“啊！你们怕人家知道吗？”我以流浪艺人的洪钟般的大嗓门喊道。“可是，我就是要让人家知道！我要揭穿你们这帮恶棍。现在已经不是可以把人随便关进牢房的时代了，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早就取消了。”

非常及时地提起这件事，使我获得了人们的同情。因此，当陪着会计员的那个陌生人冷不防地向我扑来，抓住了我拿着枪的手时，一个平民也抓住了他，说：

“不许在这里耍流氓！让警察来。”

人群中一阵议论，表示同意他的话。

格洛莉娅已经挣脱了马努埃尔先生的手，跑过来站在我的身旁。假如是别的女子，遇到那个场面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然而格洛莉娅并没有这样，她激动而忿怒，高声喊道：

“把枪给我，我打死他！”

这句话博得了观众的喝彩，人们用欢笑和赞同的态度来欢迎她。一个人喊道：

“好极了，勇敢的姑娘！”

这时候，帕卡急急匆匆地赶到了。她从看热闹的人群中间打开一条通道挤了进来，很快了解了发生的事情之后，便声嘶力

竭地喊道：

“对罗！对罗！这些黑心肠的东西要把我家可怜的小姐关起来。小姐和先生没有过错，罪魁祸首是这帮害人虫，他们简直是畜生。难道塞维利亚没有法庭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人绞死呢？为了几个里亚尔，这些卑鄙的东西竟然充当了刽子手。”

“太太，瞧您在说些什么呀！”会计员气急败坏地喊道。“我们是遵照她母亲的命令把姑娘带来的。”

这时一个警察来了。我们都走过去对他讲述事情的经过。大家七嘴八舌，他根本没法听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帕卡拼命地叫着，警察终于听到了她说的话。他不想给任何人评理，要我们大家跟他到警察所去。我们跟他去了，后边簇拥着一大群人。在我们去警察所的路上，帕卡一边走，一边把事情讲给人家听。她讲得绘声绘色，使所有观众都站到了我们这一边来。

“他们把姑娘关起来，为的是强占她的财产。你们知道吗？我家小姐很有钱，那个矮子每天晚上都虐待她，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他想独吞我家老爷给小姐留下来的几百万杜罗的遗产。这个狗东西打算强迫姑娘进修道院，但是姑娘不干，你们知道吗？她喜欢这位少爷，因为他是个好后生，真是一表人材——就是好嘛！姑娘要和他结婚，是的，就是要结婚！那个不要脸的矮子受不了啦。如果我不仗义帮助他们，就叫我死后上不了天堂！”

我很害羞。你们可以想象，格洛莉娅更是这样。但是，直到那时，我的事情一直进展得十分顺利，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我的很不愉快的心情。幸好，我们很快便到了警察所。在格洛莉娅的支持下，我义正辞严地诉说我的冤屈，并且要求法官进行干预。与此同时，我托帕卡给帕杜尔伯爵送了个口信。法官得到

通知后，也赶来受理涉及到这样一位小姐的案件了。于是，和以前在警察所长面前一样，我们又把发生的纠纷对法官讲了一遍。会计员也提出了申诉。当然，我要求把格洛莉娅安置在一个适当的地方，法官马上同意了。我们正在商量这件事情应该如何办理的时候，伊萨贝尔和埃特尔维娜姨母赶来了。她们二话没说就把格洛莉娅拉上马车，带她到伯爵家里去。伯爵因身体不适没有亲自来接。就这样，我的勇敢的格洛莉娅以亲戚和贵宾的身份在伯爵家里安置下来了。

第十五章

我又一次和马拉加人相遇

事情很严重，闹得人口众多的塞维利亚满城风雨。报纸争相报道，并对格洛莉娅的家庭做了很不光彩的评论。伯爵给他表妹写了信，措词恭谨，但严肃有力。他在信中说，外甥女除了去祭坛外，一步也不走出他的家门。他劝告表妹，为了她自己和全家的名誉，不要再强迫格洛莉娅去做违心的事了。我不知道是这封信起了作用，还是出于惧怕和羞愧，图拉夫人再没要求女儿回家，她的上司，那个可憎的侏儒也没有这样做。

我的幸福的日子开始了。伯爵的府邸从早到晚为我敞开大门，我每次往访都受到热情的款待，可以说他们已经把我当做自己家里人了。每天下午，吃完午饭我就到那里去，坐在或者骑在椅子上(看,我已成了伯爵家里的座上客了),看着格洛莉娅和伯爵小姐做针线活儿或精工刺绣。我们谈笑风生，非常高兴。格洛莉娅心情十分愉快，甚至我都觉得她这几天发胖了。她戏弄别人,特别是戏弄我,以此为乐。由于伯爵不务家业,埃特尔维娜姨母心情抑郁，伊萨贝尔性格脆弱，过去伯爵家里显得有点儿阴沉；然而现在明显地改变了，到处充满着歌声、欢乐和喜悦。这是我的心上人为了这里带来了亲密和欢乐的气氛。伯爵在家里逗留的时间也比以前多了。埃特尔维娜姨母原来总爱独处一室，

现在却喜欢和姑娘们凑在一起，有时候听了女客人逗趣的话，那张石板一样的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就连仆人们干起活来也都分外高兴，有说有笑。

但是，我对格洛莉娅的高兴，感到奇怪，甚至大惑不解。我本以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和母亲公开闹翻那场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她应表现得比以往严肃庄重，谨慎小心的。对于她的性格，我实在难以捉摸。她有令人倾倒的姿色，这一点我是承认的；但这不正是表明她内心的轻浮和见异思迁吗？这些猜疑，使我心神不宁，因为最终我将娶她为妻。如果我的妻子头脑里缺乏稳重，那我的幸福就会付之东流。“她是个轻率的女人吗？”我害怕地自问。我越是注意观察她，细心地琢磨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心里就越是疑虑重重。最后，我不得不把话痛痛快快地讲出来。一天，我对她说：

“你这些日子那么高兴，你知道我感到奇怪吗？”

“奇怪 为什么？”她问，藏在天鹅绒般的睫毛下的大眼睛直盯着我。

“因为我想，”说到这里我踌躇不安起来；“你跟妈妈吵翻了，闹出那么一场不愉快的事情……你会整天闷闷不乐，忧郁不堪的……”

“忧郁不堪？为什么？……要是把我关进教会学校的话，那我会这样的……可是，现在……啊，亲爱的，我是如鱼得水呀！我不是天天能看见你吗？你不是说你爱我吗？我们不是要成亲吗？”

“是的……但是，我想你会为妈妈难过的。”

“是的，我很爱妈妈；但是，我更爱你，而且大大地超过爱她……你可不要那么装腔作势，因为我的鉴赏力一向是很差的。

我首先喜爱的曾经是一只捉老鼠的小狗。”

说实在的，格洛莉娅快乐，我最不应该责备她。只是由于我的神经系统受到刺激发生了错乱，我可能误解了那最有力地证明她对我的真诚爱情的举动。

我把话岔开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她一定是起了疑心,对我说：

“喂,你为什么对我的高兴感到奇怪呀?”

“不为什么。”我回答说,微笑着,有些羞愧。

“噢!……你是想让我学点喜剧演员的样子呀,对吗?表面上掉几滴眼泪,而心里却在笑。可是,亲爱的,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女人,你就去另找一个吧……我可是不会装哭的……”

她的疑心在情理之中,我满脸陪笑设法劝慰她,真心实意地赞美她的坦率。我怎么能对她的坦白、正直热情和快乐的性格横加指责呢?

但是,疑团并没有从我的脑子里完全消失。我承认,格洛莉娅有一颗忠诚的心,她是一个表里一致的女人,一心一意地在爱着我;不过……她的轻浮的性格仍然使我有些担心。“她今天爱我,这是不成问题的。”我对自己说。“她可以为爱我而做出任何牺牲……但是,一个如此想入非非的女人,爱情能持久吗?她能忍受得了婚后那种长年累月的婆婆妈妈的琐事吗?她的这种热情,这种火一般的热情——这是她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难道不叫人担心有一天会毁掉我们的爱情吗?如果这样,这对她,对我,特别是对我,该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呀!”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考虑着这件事,所以找比利亚谈谈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谈到塞维利亚女人时,我对他说:

“比利亚朋友,很显然,这里的女人比北方的女人要美丽而

多情；她们聪慧，懂得真正的爱……不过，我看把她们当作情人那是刮刮叫的，如果要明媒正娶做夫妻却未必令人称心如意。”

我想套他的话，果然达到了目的，我心情大快。司令为塞维利亚女人进行了热情而卓有成效的辩护。照他看来，塞维利亚女人活泼热情，但不爱虚荣。这一点正好是使女人不致自暴自弃的重要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塞维利亚的女人一旦结了婚，那火热的感情就会变成对男人的温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她要人家爱她，但不愿让人家把她当成装饰品。和其他地方不同，塞维利亚的女性不追求豪华，这是因为在这里人们不把贫穷看成是可耻的；她们不分穷富，头巾便是首饰。这里感觉不到阶级的差异。富贵人家的女子和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过活的姑娘们平等相处，友好往来。另外，也许是受到阿拉伯传统的影响，已婚妇女几乎总是深居简出。她们不象大都市里的女人那样，经常自由地去散步，参加舞会和出入剧院。妻子为有丈夫所爱而感到自豪。如果丈夫是个浪子，我想她会更爱他。据说塞维利亚女人仍然有些女奴的情味。因此，丈夫回家以后，妻子除了希望他和她亲热亲热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要求。娶了这样的妻子，生活也该算是舒适和甜蜜的了。

“还有，”司令最后说，“你们家乡的那些女人比咱们这儿的女人要羞怯、腼腆、谨小慎微，可也说不定就更危险。”

我没作声，因为我不愿意讲我们故乡妇女的坏话；但是，我觉得他的话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

伊萨贝尔终于说服了格洛莉娅，叫她有时也到安吉塔姐妹的茶话会上去走走。格洛莉娅对这家的姐妹仍然很敌视。我估计她去茶话会是为了向小霍阿吉娜显示自己的胜利，因为她的嫉妒心还没有完全消失。由于天气太凉，茶话会已不在庭院里

进行，而是搬到了一个临院的大厅里。除了我们已经认识了的那些核心人物外，茶话会的来客是经常变化的。现在，有五六个安特奎拉^①的小伙子几乎天天光临茶话会。他们看上去象是些学生，在茶话会上兴致很高，油腔滑调，一肚子坏水。他们竭力地互相戏弄着，有些玩笑非常下流。安吉塔姐妹象秃鹰闻到鲜肉味一样（请原谅我这样比喻她们，最好说她们是猎手唤来的鸽子），立即向它们奔去，想找个称心如意的未婚夫，而把别的宾客抛到一边了。小拉蒙娜小心行事。她嘴上挂着微笑，可是心里却怀疑自己能否达到目的，因此随时准备着一碰钉子就撤下来。佩皮塔总是很自信，心直口快，脸皮很厚。小霍阿吉娜拼命地追一个安特奎拉小伙子，看样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委实可敬。那些男学生也乐于让姑娘们追求自己，他们装出热情诚恳的样子，向安吉塔姐妹献殷勤，和他们长时间地呆在一起交谈着，置我们其他在场的人于难堪的境地。我明白，对这种情况表示不高兴是可笑的。那几个小伙子的一个逗人之处是，每逢星期二到来时，总是衣冠楚楚，仪表和态度都不同往常。进门先是深深地鞠躬，然后便十分客气地向大家致意，称小拉蒙娜是公爵夫人，小霍阿吉娜是伯爵夫人，佩皮塔是男爵夫人。这使茶话会的气氛为之活跃起来。不知为什么，安吉塔姐妹在接受这些称号时显得特别高兴。夜里，她们扮演闹剧中的女主角，称安吉塔先生为伟大的安吉托费公爵；可怜的老人笑嘻嘻地接受了这样的称号。另一个逗人发笑之处是，他们表演互相争风吃醋，逼迫自己的女友当众宣布喜欢谁；他们事先商议好，叫其中的一个小伙子赠给小霍阿吉娜一朵鲜花，小霍阿吉娜的情人

^①安特奎拉：西班牙城市，在马拉加省。

则勒令她把花扔掉，并且装作用脚踩。这时，献花者神情悲伤，一副倒霉相。小霍阿吉娜满面恐惧，她想，当离开茶话会时，他们可能要发生口角。那几个小伙子呢，一会儿跟这个好，一会儿跟那个好，想方设法在这三姐妹中制造不和。当他们预谋的纠纷和不愉快的场面出现时，他们就从中取乐。

但是，最逗人的是一架放映机，或者叫幻灯吧。那是一个小伙子买来专门在茶话会上为大家放映的。大厅尽头的墙上挂着白色的幕布，先把厅内所有的灯（常常是一盏）都熄掉，等每个人都在姑娘身边坐定之后，就开始试映了。我马上揣测到他们这样做的居心。放映幻灯的人总是变化着，他们是在严格地轮着班去干那种可能是最见不得人的勾当。一看到这一点，我的疑心就更大了。我还发现，每当提前通知那天晚上放映幻灯，那天晚上来的人就特别多。差一点没有葬送了 this 有趣的娱乐活动的是小埃莱娜的叔父。最有意思的是他气愤地高喊起来，说有人亲了他一下。永远也无法弄清楚到底是哪个倒霉鬼进攻了他。

我什么也不想告诉格洛莉娅，只是竭力劝她别再去安吉塔家。一天晚上，我在那里看到的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使我自己对安吉塔家也感到索然无味了。事情是这样的，安吉塔大厅里的钢琴不见了。当大家发现这一点时，佩皮塔露出平时惯有的那种毫不在意的神情对我们发表了如下的演说：

“先生们，钢琴是租来的；每个月我们要付三个杜罗的租金。你们大家大概都知道，我们安吉塔家好久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今天比任何时候都缺钱用。尽管我们十分喜爱艺术，但不得不十分痛心地把钢琴撤走。这一点你们大概不会感到奇怪的。如果你们想要钢琴演奏舞曲的话，只要各位捐点钱付上租金，问题

就解决了。”

“那就捐钱吧！”一个人说。“我捐两个比塞塔。”

“捐吧……我什么也不捐。”另一个说。

我心想那纯粹是在开玩笑。但在看见真的当着大家的面开始收钱时，我感到十分惊愕。我只好也捐了可怜的两个比塞塔。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气愤，并不是因为捐出了两个比塞塔，而是因为这种做法太不成体统。

在那些日子里，伊萨贝尔正式的未婚夫，马拉贡公爵来了。伊萨贝尔喜欢把他带到茶话会上来，让大家看看。他是一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身材瘦削，皮肤黝黑，貌不惊人。他很快就知道了我是格洛莉娅的未婚夫和我们的特殊处境。他对我表示非常同情，常常和我在一起，总是找我出去散步，同我和比利亚一起喝咖啡；每当我们离开帕杜尔伯爵府邸时，他也总是一直陪我回到旅店。他心地善良，对人热情，但是他也有青年人那种轻率自负的特点。他办事干脆利落，从不知什么叫困难。他说要给我提供方便，让我和格洛莉娅到国外去，还说要设法把奥斯卡尔先生当作卡洛斯派的同谋者逮捕起来，或者雇几个彪形大汉敲碎他的脑壳，等等。他做事总是说干就干，但那些计划都是违反法典的。我感激他对我的事情的关心，但我却设法躲开了他的纠缠。他自以为正爱着伯爵小姐，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这位公爵结婚只是为了做一个正派的人。他对新近从法国给他运来的两头马驹，比对他的未婚妻更为关心。他喜欢人们夸耀伊萨贝尔，也装腔作势地陪她散步，和她在王宫里举行的舞会上随着华尔兹舞曲和里加敦舞曲跳舞。但是，一旦正派人的义务尽到之后，他便自由自在地活动，找我来玩台球了。无疑，他认为，打打台球，比同未婚妻在一起更有乐趣。

比利亚对我交的这个新朋友很妒嫉。有一天，他强做笑脸地对我说：

“喂，才这么两天，你们就和公爵这么亲近了！”

我耸耸肩膀，漠然置之。我对比利亚所说的那种亲近觉得好笑，因为照我看来，我们同公爵的所谓友情完全是由于公爵幼稚的性格所致。我尽量不激起司令的敏感，伤害他的感情，因为我十分清楚，这位可怜的人心里是含着隐痛的。他的情敌根本不知道他在追求伯爵小姐（我想，即使知道，情况也是一样），和他热情交谈，甚至还因为比利亚是长者和军人而很尊重他。相反，比利亚只是竭力装出对公爵很热情的样子，尽管往往弄巧成拙。有一次，他竟失口喊出类似这样的话：

“这个小子真叫我讨厌极了！您能忍受那么长时间，我真不可想象！”

应该原谅比利亚这不合情理的举动，因为他有着难言的苦衷。就在公爵来到塞维利亚的前几天，他还在讨取伊萨贝尔的欢心。伊萨贝尔也一直向他调情，给他火上浇油；这件事使我和格洛莉娅都感到吃惊。但是，几天之前，或者是明白自己上了当，或者是为了顾全面子，他和恩里凯斯家的一位小姐开始交往起来；由于这位小姐是伯爵小姐的女友和亲戚，她高兴地张开双臂欢迎他。

这时，我发现伯爵小姐又想把他重新拉到自己身边，她不停地对他妩媚而多情地微笑着，这微笑曾经使比利亚和许多男子在她面前神魂颠倒。她兴致勃勃地与他交谈，甚至当着公爵的面对他表示亲昵；随便哪个未婚夫，只要不象公爵那么糊涂，对这种情景是不会感到舒服的。司令本想不去理睬这一甜蜜的引诱，然而却做不到。每逢伯爵小姐把他叫过去对他说点什么时，

他都面色绯红，激动得发抖。观察那个人身上理智和感情之间的斗争是颇有趣味的。理智劝他不要放弃恩里凯斯家的小姐，不要理睬伯爵小姐；但是感情却要他象以往一样拜倒在伯爵小姐脚下向她求爱。一天晚上，在大不列颠啤酒酒店喝咖啡时，发生了一件这样的怪事。桌前只有我和比利亚。我发现他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然而神情并不悲伤。他眼里闪着火花，流露出幸灾乐祸、得意洋洋的神气。有时他双唇微微颤动，无缘无故地微笑着，显然是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看到这种情形，我就为他提供机会，让他如愿以偿。我谈起了公爵，并对他说，我怀疑公爵是否真心实意地爱伊萨贝尔。

“还有，”我补充说，“您知道我怎么看 我觉得伯爵小姐也并非真正爱他……”

比利亚一听我这么说，脸上立刻浮现出幸福的神情，我差一点哈哈大笑起来。他笑着垂下了眼皮，轻轻地噓了三四声，用小匙搅搅咖啡，呷了一口，又翻了翻白眼，不慌不忙地擦擦嘴（这是一位铁腕人物马上就要让别人懂得他的份量时的不慌不忙的举止），然后把手伸进上衣的内兜里掏出了一个皮夹，又从皮夹里抽出一个小信封，说：

“您看看伊萨贝尔是多么爱公爵吧。”

信封散发出一股扑鼻的香气，里面装着一张名片，还有几片玫瑰花瓣。名片上写着：“帕杜尔伯爵小姐伊萨贝尔·德·蒙塔尔沃”上方画着花冠。名片的背后字体很小，但还清楚：“许下的诺言就是欠下的债。”

我把名片连同玫瑰花瓣一起装进信封交还给比利亚，感到十分吃惊。

“您看怎么样？”他把信封装在皮夹里，带着胜利的神气对

我说。

“太奇怪了！是您向她要来的吗？……”

“只要了一瓣，是从前天在安吉塔家里她带的那朵玫瑰花上采下来的……这个女人还说十二月八日要结婚呢！”

对于这件事我感到异乎寻常的惊讶；因为我知道它会使比利亚非常高兴。的确，伊萨贝尔的举止是难以解释的；但是，事情却不象比利亚看得那么了不起，特别是名片上没有任何话语鼓励他继续追求伊萨贝尔。我很有把握地对比利亚说，伯爵小姐之所以同公爵结婚，只出于家庭的压力，或者是为了图个门当户对；就她的本心而论，无疑她是在爱着另外一个人。我的这些话使得比利亚喜形于色。我甚至让他认识到，如果伊萨贝尔有个戴绿帽子的丈夫，那么他的前景就会更加美妙。当时，我的谎撒得真是天衣无缝，微妙之极。因为照我看来，即使伊萨贝尔不爱公爵，可至少表面上却给人以爱他的印象。至于比利亚，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判定，伯爵小姐是不爱他的。

“我如果把这个名片寄给公爵，”他十分激动说，“她们的婚礼就得告吹……但是我不这么做，因为我是个正人君子。向女人报仇要用别的方式。”

我同意比利亚的看法，那个不寻常的婚礼如今确实操在他的手里，我热情地赞赏他的高尚的品德。这种要作一个宽宏大量、气概豪迈的人的幻觉，终于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吩咐仆人送来哈瓦那雪茄烟，并且递给我几支。

我以前的情敌达尼埃尔·苏阿雷斯仍然十分准时地出席安吉塔家的茶话会。自从那天下午去拉·帕尔梅拉郊游以来，他对我的敌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明显地减弱了。无疑，他心里十

分清楚，要想把格洛莉娅从我手里抢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放弃了。为此，他甚至还给我做了解释。那是一天下午，他在德利西亚斯公园遇见了我，并且和我并肩散步。

“尽管您不高兴，我还是要和您一块散散步。”

“我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您恨我……不是吗？您只管说好了……”

“嗯，是这样，我对您没有太大的好感，您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当我们是情敌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是很自然的……可是，现在您知道，我受到了冷遇，两次被迫躲开……”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知道他说得有道理。他坦率地谈到了他的处境，追述了为了取悦格洛莉娅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自我嘲弄，谈吐很诙谐。

“好了……总之，我摇了半天树，可是橘子没有掉下来……而您只不过碰了一下树，橘子就掉到您的嘴里啦……祝您胃口好。”

我胜利了，气度也大了，一时忘记了那个家伙曾使我怒不可遏，对他的厌恶也完全消除了。在那次导致格洛莉娅离家的动武的场面之后，苏阿雷斯曾热情地祝我幸福，关心我的事情，希望那种状况尽快结束，早日举行婚礼。无论在安吉塔家，还是在街上，每逢我们相遇时都象故友重逢一般，亲切相待。有一次我们正在一个角落里十分投机地亲切地谈笑着，佩皮塔从我们身边走过，叫了起来：

“真有意思！不久以前你们还是冤家对头，可是现在……”

“现在我们正在亲切交谈，对吧？亲爱的！”苏阿雷斯回答说，依然是那样厚颜无耻。

我和苏阿雷斯突然言归于好，使格洛莉娅感到有些吃惊。但她没太理会这件事。实际上，格洛莉娅根本没把马拉加人放在眼里。这是我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这样一想，我对马拉加人的反感就更没有了。苏阿雷斯是个居心叵测的家伙，他不值得尊敬；不过，他还讨人喜欢。他的语言极为下流，但是一向很风趣；他那轻蔑的怀疑态度总是使谈话充满辛辣的讽刺意味。如果总是和他呆在一起，那是令人生厌的，因为再没有比嘲弄一切的人更讨厌了。但是，有时听听他背后对人家说是道非，以此来排除我们心中的积郁也未尝不是一件快事。比利亚和公爵都比我更喜欢这个马拉加人。

一天晚上，我在剧院里遇到了苏阿雷斯。幕间休息时我们交谈起来；他邀我出去喝几杯白酒。出于某些完全可以理解的考虑，格洛莉娅没有来看戏，所以我是自由的，于是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们一起走出剧院。苏阿雷斯对帕恩广场上的一个小酒店很熟悉。我们一边向那里走，一边吵吵嚷嚷地谈论着女演员。进了酒店，我们从几个顾客中间穿过去，到酒店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坐下来。屋子里，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照亮了整个房间。店老板是苏阿雷斯的好朋友，没等我们招呼就送来了油炸鳀鱼和鲤鱼，旁边摆上了两瓶白酒。苏阿雷斯情绪很好，大吃大喝起来。我也不比他差。安吉塔姐妹和他们那个奇怪的爸爸成了我们议论的主题。我们又要了两瓶酒。

“您知道在我的家乡修女们把这种鱼叫什么吗？”我的伙伴问道，同时切了一块鲤鱼送到嘴边。

我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它的名字很难听。”

说罢，他发出一种似笑非笑的声音，这讨厌的声音象是从嗓

子眼里挤出来的，又在那里消失了。他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您的那个修女是吃过鲤鱼的，您知道该怎么对她说。”他又补充道。

说实话，他拿我的未婚妻开玩笑，我真是反感透了，因而我只是淡淡一笑，想马上把话题扯开。但是，过了一会，他又继续说：

“朋友，您什么时候结婚呀？……别不好意思，事情已经尽人皆知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也不知道是否结婚。”我相当冷淡地回答他。

“结不结婚那是小事，朋友。不过，现在您腰包里有了两百万杜罗了，别再装模作样了！”

苏阿雷斯的这句话好象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我皱起眉头，厉声地对他说：

“苏阿雷斯，我要求您住嘴，不然我们又要闹翻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在这种事上跟我开玩笑。”

马拉加人又笑了起来，关切地对我说：

“好了，您别动肝火了。您很快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

“哪里，没那回事，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反驳说，脸上仿佛着了火，声音更加盛气凌人。

“祝您和您的美人儿健康。”他这么回答着我，呷了一口酒。

我们又谈起了别的事情，随之气氛也变得愉快热情起来。我们又喝了两瓶酒。我发现我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我的脸滚烫滚烫的，而苏阿雷斯的脸却依然象往常一样，蜡黄、沉静，只是他那双总是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我说那间小

屋子太热了，便站起身来脱掉了上衣。但是，在脱衣服时，我觉得房子仿佛摇晃起来。

“您知道吗，我有点头晕了……这里满屋子雪茄的烟气，又这么热……咱们出去凉快凉快好吗？”

苏阿雷斯也站了起来。他不让我付钱，因为他在这个酒店里立了帐户。我们走出店门，往谢尔佩斯大街走去，这是唯一没有失去白天的热闹景象的街道。在那里，有几家咖啡馆还在营业，从玻璃窗望进去，看见那些晚走的顾客在桌子前比手划脚，但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那是十月末的日子，夜色迷人；在那个美好的地方，几乎每个夜晚都是这样的。苏阿雷斯抱怨夜里有点凉了，而我这个北方人却觉得气温清爽宜人。我不象我的伙伴那样，连上衣的领子都拉了起来。我觉得脑袋热烘烘的，于是摘掉礼帽，拿在手里走着。苏阿雷斯建议到码头上转转，我高兴地同意了，因为我需要清醒清醒头脑。

我们热烈地谈论起了政治。在这个时刻，德利西亚斯公园的林荫路上已是寂静无人，我们沿着这条林荫路往前走着。当走得腻了的时候，便转到码头上去。我们很少停下脚步。有一次停下来时，苏阿雷斯突然对我说道：

“朋友，您说说，大概我现在用肥皂洗手，不必花钱了吧？”

“为什么？”

“因为您快当上肥皂厂的老板了呀！”

“啊，对！”我喊道，面部的肌肉抽搐起来苦笑着。

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提到我同格洛莉娅的爱情，我就非常厌烦，怒气难忍。苏阿雷斯也许是没看出我在发火，也许本来就是居心不良，仍然不知趣地说下去：

“就是对一个安达卢西亚男人来说，也是活泼伶俐的妞儿要

比工厂值钱……可是，您呢，可能更喜欢工厂，因为您是加里西亚人。”

我们正并肩走着。没有再让他说下去，我反过手去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把他打倒在停在码头路轨上的车厢上。当时，我听到他十分粗野地骂了我，骂得简直不堪入耳，大概他也从来没有这样凶地骂过人。而我觉得还不解恨，发疯似的扑到他身上，一边狠狠地揍他，一边骂不绝口：

“混帐东西！无赖！不要脸的家伙！”

苏阿雷斯缓过劲来，伸手掐住了我的脖子，于是我们疯狂地厮打起来。两个人都喝得相当多，但是我个子比他高，身体比他健壮，所以很快挣脱对方的双手，劈头盖脸地向他打去。但是，我突然发现他手中有件武器闪闪发光，说时迟，那时快，我感到臀部被刺了一刀。

我又向他扑过去，抓住了他拿刀的手。

“胆小鬼，把刀子扔掉！”我对他说。

我们在码头上打得难分难解，滚来滚去，没注意已滚到了河边。滚着滚着，我一下子失足掉进河里，马拉加人也被拖了下去。我们完全掉进水里了，我已看不见他。冰冷冰冷的水使我们两个人都醒了酒，冷静下来。我松开了手。两个人钻出水面时，首先想到的是赶紧逃命，于是各自在水里游了起来。

听到我们大打出手的声音，在靠码头停泊的几只船上睡觉的水手们醒来了，两个值勤的警察也赶到了。救命啊 救命啊！到处是一片呼喊声。首先跳到一条小船上的两个船员，先把我捞了起来，苏阿雷斯是从码头的台阶上被拖上岸的，比我远一些。

但是，我一踏上小船，就站不稳了。

“我受伤了，”我对他们说。“请把我送回旅店去吧。”

他们把我抬到码头上，这时果真看到屁股上在滴滴答答地流着血。于是警察逮捕了苏阿雷斯，一个警察把他押送到警察所。我呢，被送到最近的一个小药店。他们叫醒了药店老板，老板走下楼来，查看了伤情；伤口比我想的要大。他给我做了临时的应急治疗，然后吩咐立刻把我送到旅店卧床休息，并且赶紧请医生。他们用一张椅子抬着我送回旅店。看见我那个样子回来，大家都很惊恐。旅店里的客人们都起来了，忙碌着抢救我。小马蒂尔德这个可怜的姑娘尽管十分害怕，可还是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对我进行百般照料，我真是感激不尽。

在法医和通过各种渠道请的医生到来之前，法官先来了。他让我提供证词，我尽量使自己的证词少伤害苏阿雷斯。我说我们是亲密的朋友，喝多了酒，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在码头上争吵起来，动了手；由于我比苏阿雷斯力气大，他便拿出刀子自卫，我向他扑去，在搏斗中受了伤。

良心只能允许我提供这样的证词，因为我知道他本来是在开玩笑，我却当了真，为一点区区小事打了他。虽说如此，后来我又想到，那件事也完全可能是预谋的，因为马拉加人是个心眼坏、报复心很强的家伙。直到今天，在我写着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带我到码头上去是为了寻衅打架伤害我，或企图杀害我，还是那一切完全是因为我们肚子里的白兰地发作的缘故。

刀口虽然很深，但没有伤及要害器官。据医生讲，这刀伤唯一的危险是怕流血过多，然而我无意中洗了个冷水浴，幸好把血止住了。不过，我体温很高，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九天。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托比利亚给格洛莉娅捎了个信，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下午，她、伊萨贝尔和伯爵突然来到了我的房间。我高兴

极了，伊萨贝尔小声告诉我这次探望是格洛莉娅主动提出来的，这使我更加高兴。

格洛莉娅进门时，面色苍白，眼睛都哭肿了。

听完我的讲述，她转惊为怒，大骂起我的敌手来。

“胆小鬼！下贱东西！这个粗野的罗圈腿竟敢伤害你！”

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又疯狂地叫了起来：

“这个粗野的罗圈腿敢来这一手！”

显然，我的未婚妻认为，如果我的敌手双腿是直的话，我受的侮辱就小一些。

看到我的精神还好，伯爵反对给我父亲打电报，以免惊扰他。

果然，九天以后，我能起床了；又过了四天，我能上街走动了，并且象在下一章里讲的那样，我结束了这场爱情风波——这是这个真实故事的中心内容。

第十六章

圣苏尔皮西奥的归宿

就在我刚才讲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前，当设法同格洛莉娅结合时，我曾和那个该死的侏儒达成了一桩交易。我肯定他是唯一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我也认为他所以反对我们的婚事，坚持要格洛莉娅做修女，是为了家庭问题。正因为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即使不和他妥协，我也是可以如愿以偿的，因为直到那时，图拉夫人的态度总是被动的，这使我和格洛莉娅的结合有可能成为现实。不过，话也要说回来，谁敢保证一夜之间事情不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虽然他们不能违背格洛莉娅的意愿把她关进修道院，因为当局在防范着他们，但是，作为母亲，在女儿尚未成年之前，她是有权反对她的婚事的。现在，无论图拉夫人还是奥斯卡尔先生，都被修道院门前的那场大吵大闹和帕杜尔伯爵的坚定态度吓住了；由于伯爵的地位和性格，大家都害怕他。可是，如果他们克服了对伯爵和公众舆论的恐惧，格洛莉娅就会重新陷入困境。虽然他们最多也不过是推延我们的婚期，但这对我日益强烈的成婚愿望来说将是巨大的打击。再说，这样拖延下去，夜长梦多，格洛莉娅嫉妒心很重，为了不值一提的事情，她也可能闹得天翻地覆，毁掉我的幸福。何况，天有不测风云。如果真的祸事临头，对我们这些盼

望时来运转的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这些想法压得我实在透不过气来，于是我想：只要能早日和格洛莉娅结合，我宁愿只得到她的一半嫁妆，而将另外的一半——一个可观的数字——放弃，让它落到奥斯卡尔先生的魔爪里去。说真话，这个想法很快就在我脑子里打消了。一半嫁妆！五万杜罗！丢掉这么一大笔钱（我已把这些钱看作是我的了）的想法，使我十分不安。于是，我马上改变主意，因为这是不明智的。我把数字一下子减了一半。我从两百万杜罗中抽两万五千给他，他很可能也就心满意足，甘愿为我提供方便来请神父尽早主持我们的婚礼了。但是，尽管这个解决方案在我脑子里持续了较长的时间，也没有在我苦闷不安的心中扎下根来。两万五千杜罗可也不是一个小数呀！我算了一下，如果这笔钱经营得好，可以获得不少利息；这么一算，我又不知怎么办好了。在博略，这笔钱交合适的当铺使用，每年可以得到四万里亚尔的利息，这是正大光明的收入。

我又减少一半。我觉得一万二千杜罗对于一个伸手干捞的人来说，也不算亏待他了。而且，我并不是让奥斯卡尔先生帮什么大忙，只不过请他默不作声，让我们结合而已。对奥斯卡尔先生来说，这笔钱也不会是无足轻重的。为了不再推翻自己的想法，我便将此事告诉了伯爵。如果时间还允许我深思熟虑的话，几乎可以肯定，我还会犹豫不决，甚至后悔的；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我并没有把具体计划告诉海纳罗先生，只是含糊其词地说要和格洛莉娅的母亲达成友好的协议，为此，我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力”。

他认为我的想法合情合理，答应为我去说合，并且保证使事情圆满成功。但是，我从经验中知道伯爵的许诺意味着什么。假

如一件事情和他的乐趣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他几乎完全不放在心上，你就坐在那儿耐心地等待他慢慢去办吧！正如我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如此。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我对他斡旋的结果则一无所闻。我也一直没跟他提起这件事，因为怕他发脾气，无论如何我不能和他搞僵了。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他家时，他象生自己的气似地喊道：

“见鬼！我总是忘记去找图拉表妹！……可是，您别担心，明天我一定去……”

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也过去了，一天又一天，老家伙除了他的养生之道外，我的事根本没有想起来。我想，他叫格洛莉娅一辈子呆在他家里也没有什么不便，他宁可如此也不愿去费心劳神地设法排解那桩纠纷。伊萨贝尔看见我烦躁不安，心里很难过，可是她不敢跟父亲絮叨，因为怕父亲粗野无礼地对待她。每逢遇到难题有人催他办时，他总是这个样子。总之，我想只好自己亲自出马，想办法摆脱那种窘境了。我决定背着格洛莉娅给图拉夫人写一封信，因为我知道她性格傲慢，怕她不让我这样做。我打了三四次草稿，写成了一封措词圆滑的信（请原谅我的不谦虚）。我的信写得不卑不亢，清楚明确，有条有理。这封信与其说是写给图拉夫人的，毋宁说是写给那个侏儒的。所以，给我写回信的肯定会是他。

过了三四天，我收到了未来岳母的信。从文风上看，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奥斯卡尔先生写的。这封信堪称是一篇说理的范文，写得有条有理，甚至语句都是对称的。开头，他把我的信分成三大部分来回答。“第一”部分针对我信中说到的“所谓违背格洛莉娅意愿叫她做修女”的那段话。“第二”部分里讲的是关于我请求结婚的事。“第三”部分是关于产业事宜以及会面和

达成友好协议的可能性。这三个章节，图拉夫人，或者说侏儒也是一样，又把它们分成了一些小段落，同样第一、第二地依次编了号码。在不少词句下面，还用直线笔划了线，表示强调。

我从这一切清楚地看出，由于修道院门前的那场风波，我们的结婚已成功在望，他们的态度相当软了。关于会面这一点——无疑这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图拉夫人回答说，只要是我一个人去，她随时准备接待。“我不愿那个忘恩负义不服管教的女儿再登我的家门。”她在信中这样写道。另外，我和她会面时，必须有奥斯卡尔先生在场。答应她这些条件对我没有什么不便之处，这本来就是预料之中的。我和她约定第二天晚上八点钟见面。

那天下午，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格洛莉娅。她立刻发起脾气来。骂我是伪君子，软骨头，断然反对我同那些亏待她的人搞妥协。我让她把气出完，每逢这种情况，我总是这么做的。没过几分钟，她自己醒悟过来了。我没费什么口舌，她的怒气全消了，说话的严厉的语气也缓和下来。最后我对她说：

“应该想到她是你那母亲，对母亲谈不上什么低三下四。”

我看出她的心软了下来，眼里噙着泪水，竭力控制自己不哭出来，喊道：

“对母亲，我打心眼里爱她，我原谅她……她受骗了……不然，她不会对我干出那种事情来的……但是，对那个鬼东西，在地狱里也得叫他下油锅，我要在他脖子上多砍几刀，要比谁都砍得多。”

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蒙着一层泪水，闪闪发光，复仇的光芒好象在表明她的诺言的真诚性。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计划着我的外交攻势。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图拉夫人和她的上司突然变软了，我要不失时机地

利用这一点，把一切可以争取到的好处都从他们那里夺过来，或者更恰当地说，凡是法律上归我所有的东西，就不能让他们夺去。我准备好了见面时的开场白，也准备好了如何回答他们必定要向我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上百次地反反复复地提醒自己在马上就要进行的会见中，最主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发火，不管他们的话如何粗野无礼，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听着；在对我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要用计谋迫使他们让步和妥协。其实，毫无必要在心里这么千琢磨万思考的，因为上帝早就把我造就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外交官。我是一个老练机敏的人，在我不得不介入的重大事件中从来没有丢过丑。

晚上七点半钟，我穿上了那件引人注目的黑色大礼服。格洛莉娅很讨厌我穿这件衣服；但是，我认为在这种场合穿它是很适宜的。随后又戴上高顶礼帽、庄重的黑缎子领带和手套。出了旅店，我完全是一派大使的风度，直奔我未来岳母的住址。我放慢了脚步，为的是分秒不差地八点整到达门口。女仆出来开门。我在这里做听差时她就认识我，这时见到我十分高兴，并且想和我攀谈。但是，我把脸一沉，打断了她的话，一本正经地问起了贝尔穆德斯的遗孀赫尔特鲁迪斯·欧索里奥夫人。

“对，少爷……她正在等您呢……”

她把我带进一间大厅。大厅显得肃穆、神奇。不知多少个夜晚这里曾回响着我同格洛莉娅情谈时的低声细语。我又激动地看了看那个窗台，心里热乎乎的。在我们谈情说爱时，我心爱的人就是坐在那儿的呀。但是，我想到这不是动感情回忆这类事情的时候，而是要拿出我的才华，让人家看到我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风度潇洒的辩论家。于是，我马上又回到了原来的想法上来。

靠墙の木台架上点两盏油灯，每盏灯都戴着灯罩，因而灯光只能照亮下面的地板，室内其他地方的光线非常微弱。我进来没多大工夫，就听到有咯噔咯噔的脚步声。接着，图拉夫人和奥斯卡尔先生就同时在门口出现了。奥斯卡尔先生闪在一旁，恭恭敬敬地让图拉夫人先进来，他跟在后面，顺手关上了房门，那无疑是为了不让仆人听到我们的谈话。我对图拉夫人和奥斯卡尔先生深深地连鞠两躬，这是我事先对着镜子演习过的：双脚并拢，面容严肃而庄严。我知道一个人的装束和举止可以引起别人的尊敬；不出所料，我立刻发现我彬彬有礼地向他们致意收到了效果。奥斯卡尔先生也肃然弯了弯身子，而图拉夫人则不知所措，向我问候，请我坐下。图拉夫人坐在沙发上，俨然是一副主持人的样子；奥斯卡尔先生和我坐在两旁的椅子上。三个人坐定之后，我便以温文尔雅的腔调开始了早已准备好的演说。

首先我感谢图拉夫人在住宅里热情地接待我，同时顺便加了几句奉承的话。后来我知道，这些奉承话使我未来的岳母听了以后感到象蜜一样的甜。接着进入正题，我表示一定要和格洛莉娅结婚，这件事是无可争辩的。为了使我的话有力量，我提醒他们说，格洛莉娅再过六个月就满二十岁了，加上法律所要求的等待父亲劝导的三个月，一共是九个月。也就是说，九个月之后，我们就有了结合的自由。但是……（说到这里，我低下眼皮，摊开双臂，表现出一副如此谦虚和伤心的神态，简直赛过一个大演员。）但是，在违背我未婚妻的母亲的心愿下结婚，我感到十分痛心。从各个方面来说，她老人家都值得我们推崇和敬爱（我在给她灌迷魂汤呢），我担心自己没有勇气举行婚礼。我大谈特谈自己的心是真诚的，深深地尊重他们家的神圣的骨肉之情。我慷慨激昂地说，宁愿解除婚约也不同意格洛莉娅违抗母亲的意

志行事。说到这里，我告诉图拉夫人格洛莉娅托我向她表示悔恨，请求她饶恕；她所以没有亲自来做这件事，是因为害怕母亲拒绝接见。（格洛莉娅如果听到我的这些话，肯定要把我揪打一顿。）接着，我把话题转到了家产事宜。我装得慷慨大方，不贪钱财，声称家产对我来说是不足挂齿的。我虽然算不上什么富翁，但作为独生子，要维持一般生活水准是绰绰有余的。格洛莉娅的财产如何处理，我并不太感兴趣。我知道这笔钱财管理得很好，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必多言多语，为它操心了。这财产问题是我演说中最不成功的一部分，使人听来乏味。

我结束演说时，图拉夫人用甜蜜的声音向我表示，她一点也不恨我，她认为我是个很正派的人，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很不幸地爱上了她的女儿。我惊奇地望着她。但是，这时我想到了来这里时会下定决心遇到任何情况也绝不惊慌，于是便回答说，结识格洛莉娅不但不是什么不幸，而且是莫大的幸运。因此，我觉得应该感谢上帝，特别是在我们结婚那天，更应该感谢上帝。个子细小的夫人用怜悯的目光盯住我。

“您真的认为我女儿格洛莉娅会使您幸福吗？”

“为什么不会使我幸福呢，夫人？”

“您那么看重我的女儿，我实在感激。听到人家夸奖自己心爱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是非常高兴的……我的孩子！显然您是一个高尚的人。奥斯卡尔先生，我们的朋友桑胡尔霍的心地很善良，您说是吗？”

图拉夫人谈到格洛莉娅时的那些支吾搪塞的话使我很不高兴，甚至比奥斯卡尔先生的话更使我反感。奥斯卡尔先生急忙接上图拉夫人的话头说：

“这位先生刚才对我们讲的话，我几乎没有一句同意。他谈

了很多，尽管是早已背熟了的，但我看他说得非常含糊，语无伦次。他讲了很多，是的，的确很多；但是有理而又正经的话却没有几句。首先，这位先生在跟我们谈到和图拉夫人不幸的女儿的婚事时，好象已是板上钉钉合理合法的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在格洛莉娅不满二十岁之前，她的母亲随时都可以叫她回来，担负起管教她的义务。那时候，天晓得她的想法会不会改变呀！这位先生说一定要娶格洛莉娅，这种提法我认为真是太离奇，太恬不知耻了；然后又跟我们说什么他是一片好心，尊重父母的权利，还有一大堆类似的话。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真是滑稽可笑。他不就是那个假借别人的名义，闯到我们家里来招摇撞骗的人吗？他不就是装成朋友和听差来勾引主人的女儿的人吗？他不就是那个甚至胆敢手握左轮手枪反对女儿遵从母命、闹得满城风雨的人吗？这样的人，不配来给我们谈什么心呀意呀的，因为我们对他的心意早已领教过。这位先生看见了一个听人说是失去父亲和有万贯家产的姑娘，于是就把眼睛睁大了。他一心要大发横财，为此竟不惜为别人的家庭带来不和与不幸。但是，我要提醒他，姑娘还没有落到他的手里。如果您这位高贵的夫人听我的劝告，那就不仅不该饶恕您那位不听话的女儿，而且明天就把她叫回来。尽管有个富翁保护她（他最好还是多关心一下他自己吧），我们倒要看看他们是否敢违抗法律。”

侏儒洪钟般的大嗓门震动了整个大厅，以致在他讲完之后，室内仍然回响着他那粗厉深沉的声音。他的腿够不着地板，象钟摆一样晃动着；他那浓密的胡须被灯光映照在墙上，宛如两条大狐狸尾巴。

“奥斯卡尔先生，我看，”图拉夫人尖声尖气地说，“您对我们的朋友桑胡尔霍太不友好了……您这位好心肠的先生对人一点

也不留情面！’她假惺惺地看了我一眼。“可怜的孩子，您不要过分难过。上帝帮助我们，一切都会解决的。”

“图拉夫人，这谈不上什么不留情面。”侏儒反驳说。“我说的这些话，对这位先生的举止为人来说是恰如其分的。”

“好了，奥斯卡尔先生，好了……您应该看到他很年轻，不应该难为他。青年哪能把事情想得十分周到。”

“我这些话说出来绝不收回，图拉夫人。”

他们这些演戏似的话，我听来好象是风琴家有时在自己消遣时弹奏的琴声，忽而又高又尖，忽而非常低沉。

侏儒辱骂我，我丝毫不动声色。他要骂人，这是我预料中的事，并且早已有了对策。

沉默了一会儿，我开始说话了，象他对我讲话时那样，眼睛并不看他。我说，我冒犯了两个那么庄重、那么通情达理的人，感到十分内疚……（我对他们大加奉承。）我说我确实是找了个托词到这个家里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希望得到格洛莉娅的妈妈的欢心……

“您没有达到目的。”奥斯卡尔先生粗鲁地打断了我的话。

“那我非常遗憾，但是我的用意是好的。”我说着扫了图拉夫人一眼，她低下了眼皮，与其说这是为了要顺从可怕的侏儒，毋宁说这是对我的鄙视。至少，我是这样看的。

对于奥斯卡尔先生就我的心意好坏以及我追求格洛莉娅的动机所发的那通议论，我坚持自己说过的话，但是没有动感情。我简单地讲述了我们认识的经过，我爱上她时并不知道她是穷还是富，我只是喜欢她那坦率开朗的性格和善良的心，除此以外，别无他因……

我说到这里，图拉夫人禁不住讥讽地笑出声来，侏儒则摇晃

着脑袋，使得那狐狸尾巴一秒钟之内在墙上晃了好几次。

我故意把结婚的问题留到最后。我说：

“的确，在您女儿未满二十岁以前，夫人是可以不让我们结婚的……但是，”我微笑着补充说，“如果一定要格洛莉娅回家，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特别是对这位先生。格洛莉娅已经在法院里提出诉讼，但是，由于我的干预，直到现在法院还没有着手审理。格洛莉娅向法院陈述了她是如何被强迫进修道院的，如何不得不忍受一个对她没有任何权利的人的虐待的……由于诉讼里提到的这个人是奥斯卡尔先生，所以在审理时，法官一定会来的。他不仅要调查发生的事情的本身，而且还要调查这位先生在格洛莉娅家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如果这样的话，我将感到痛惜，因为受牵连的是一个我所非常尊敬的人……”

“您一点也没有必要为他操心。”侏儒气急败坏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怕，法官来调查，他什么也不会捞到，肯定什么也不会捞到。”

尽管奥斯卡尔先生语气傲慢，但我发现他脸上流露出一不安的神情。他讲完话之后，胡须微微抖动着，这在墙上看得尤为清楚。

“我一向不同意您那权威性的见解，”我说，脸上仍然挂着挖苦的微笑，“我看您的话说得未免太早了，特别是考虑到先生不知道法官要调查哪些证人，哪些证据，就更明显了。”

“那是诽谤，造谣！……”侏儒叫道，他蛮横无理，撒起泼来。我装着不介意的样子，只是耸耸肩膀。

他又发泄了一阵子，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说自己没干亏心事，不怕法院审理这一案件。但是，我的苦药丸慢慢地奏效了，这一点我很快觉察到了，因为我们的谈话气氛开始变得比较温和

与友好了。他的态度虽然还很严厉，甚至有些粗野——这是他的特点——，可是他已经停止了对我的辱骂。请允许我这样说吧，我尽可能细心巧妙地给他搭了台阶，好让他不失体面地下得了台。不到一刻钟，我们的婚事就确定下来，随后便亲切友好地讨论着办喜事的条件。在我和侏儒讨论这件事的安排时，图拉夫人用怜悯的目光盯住我。说真话，那种不合时宜的怜悯比她的情人讲的话更使我惶惶不安。我们商定，婚礼将在取得图拉夫人的书面同意后举行；但是不得在家里举行，不管是在结婚前还是结婚后，格洛莉娅都不能回家。格洛莉娅的母亲说，这一严重的考验对她来说是那样残忍，以致她害怕经受不住；但是，那位见多识广的好心的先生认为应该这样做，她不得已而同意了，可是非常痛心，因为“儿女们……啊，儿女本是父母身上的肉呀！您知道父母是多么疼爱他们呀！”我还答应不向图拉夫人查问她对家产管理的情况，也不收取她已故丈夫在科尔多瓦留给他的三个庄园的租子。我还答应把工厂留给奥斯卡尔先生经营，因为他把这个厂子办得十分发达的。只是每年年终要跟我结帐，把三分之二的利润交给我；由于工厂是在图拉夫人掌管期间扩大了生意，所以另外的三分之一就归她所有。

对于这一切，我都欣然同意。我们一直谈到将近十一点。在后来的谈话中，我表现得慷慨、热情、灵活，但我不愿意说明到底灵活到什么程度。我兴冲冲地离开了格洛莉娅的家。奥斯卡尔先生脸色阴沉，但很有礼貌地把我送到门口。我的未来的岳母仍然对我表示怜悯，并且甜言蜜语地恭维了我几句，比如说，我有一副善良的心肠啊，如果有一天她要原谅女儿的话，那主要是看在我的面上，而不是为了她啊，等等。我对这次谈话的结果感到喜出望外；同样，我对自己在谈话中所施展的外交才能也十分

满意。无论是梅特涅还是俾斯麦都从没有象我当时那样踌躇满志

有一件事我应该说一说，就是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背后对奥斯卡尔先生议论的话如今刚刚装进我的脑海里。我确信他是个可笑的令人生厌的东西，不过不象我刚刚认识他时觉得他是个神秘可怕的人物。甚至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一些严肃认真和善良的品德，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令人可敬。我仍然感到神秘莫测的是我的未来的岳母。她的性格中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叫人感到疑虑。如果让想象力插上翅膀的话，甚至人们会怀疑这个矮小、苍白、总是面带微笑、对人充满怜悯之心的女人，有一种悲剧的性格。虽然如此，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机会证实在我的想象中偶尔出现的这一想法。

我还是讲得简单些吧，因为我的回忆录已经慢慢地使人厌烦了。

至于上述会面的情况，我和格洛莉娅只讲了我认为不会使她感到不快的东西，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那次会面似乎是友好的，但是格洛莉娅的母亲表示在这以后仍然不愿意在家里接待她，也不愿意看见她，为了不使格洛莉娅对此感到惊讶，我便老着脸皮对她说，由于我认为我们没有什么过错，我拒绝了向她母亲求饶恕。

我们的婚礼定于半月以后举行。我们匆忙地做各种必要的准备。为了最后取得图拉夫人的书面同意，我又到她家里去过两次。受俸神父科斯梅·法·拉普恩特先生办妥了教堂准婚证，并且在帕杜尔府邸的小教堂里为我们的婚姻祝福。伊萨贝尔是女方证婚人，我的慈父是男方证婚人，他是三天前为此赶到塞维利亚来的。只请了十几个人参加婚礼，但是，安吉塔姐妹还是打

扮得整整齐齐来参加了，这一点是明确的。

那时，我的格洛莉娅真是漂亮极了，她显得十分艳丽和幸福。在这种场合，姑娘们通常都表现得忧伤，然而我一点也没有在她身上察觉到那种不合时宜的畏缩或脆弱。她那沉静明亮的眼睛里充满着欢乐和爱情的胜利。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当我们正坐在伯爵的桌子上喝巧克力茶时，小霍阿吉娜带着悲伤的面容走过来，半哭着说：

“唉，姑娘，这一会我是多么可怜您呀！结婚的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多么令人伤心呀！”

“可是，不结婚岂不更叫人伤心吗！”我的妻子冷冷地回答，她存心羞辱那个轻浮的姑娘，弄得她面红耳赤。

我们吃完早饭，就走到楼上去换衣服，因为我们要赶乘十点钟开往马德里的邮车。所以参加婚礼的人都到车站为我们送行。我的妻子同每个人一一握手，但是，她只同伊萨贝尔和另一个人拥抱……你们不知道这另一个人是谁吧？是帕卡，就是那个好心肠的、勇敢的卷烟女工，她为我们的幸福出了很大的力。

我和朋友们告别时，心情激动极了，特别是舍不得离开比利亚、小马蒂尔德——这个小可怜的她哥哥一起来车站为我送行——和马拉贡公爵。公爵这个小伙子，由于年轻和考虑不周往往做些蠢事，但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所以我还是真心地喜欢他了。几天之后，他也要结婚了。我要到巴黎去，于是，我们约定在那里见面。

我们在旅途中，除了小说家们多次描述过的此种情况下的那些详细情节之外，没有发生任何特殊的事情。那些详情细节，我既不想，也不会描述。火车开到马德里，我们下了车。看到我年迈的白发苍苍的父亲，我越发感到我们的关系纯洁而甜蜜，而

且以后很可能不会再象当时那样感受到这种纯洁的幸福了。我在马德里逗留了半个月；当然这十五天中我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的妻子。只有一天晚上我把她丢在旅店里，让她和一位女客人聊天，我自己则去拜访朋友——奥连特尔咖啡馆的那些诗剧作家们。他们对我很冷淡，使我非常寒心。当我走近他们的桌子时，他们正谈得火热，议论着前一天晚上在马丁剧院上演的一个同行的剧作的卖座情况，用形象的说法，或者干脆用文学上的说法，就是是否捞到了大量的钱币。争论终于结束了，他们对我比较热情了一些。我结了婚，不知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事非常可笑，取笑了我好一阵子。其中有个人满面笑容，十分亲切地对我说：

“好哇，桑胡尔霍先生，我向您道喜。我们大家都祝您幸福，并且希望您早日来参加委员会，和其他省议员一道为消费品的降价出把力。”

“而且愿您早日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另一个人说。

“到那时看看您敢不敢把我们反对派的某个人送到苦役场去。”

“我认为桑胡尔霍是个有志之士，他一定会成为国会议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啊呀，那些青年作者在取笑我。我很不高兴地离开了咖啡馆。但是，当我回到旅店看见格洛莉娅时，我立刻又欢乐起来。我情不自禁地笑着自语道：“我和这个启明星结了婚，腰包里多了两百万杜罗，那些衣衫褴褛的家伙却可怜我，同情我，这委实可笑！”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大衣领子上的油垢足有二指厚，另外一个人的大衣扣子全丢光了，还有一个人衬衣没有袖口。所有的

人,对,无一例外,他们的裤子都开了线。我想,这些人在寓所里一定睡的是爬满臭虫的行军床,吃的是泡在粘糊糊的酱油里的象霰弹一般的肉丸子,由于不能按时清帐,女主人同他们吵架。我对上帝的明鉴实在赞叹不已,我竟赋予这些被剥夺幸福的人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许多外省来的女人认为,如果到了首都看到点什么就感到惊奇,赞叹不已,那是有失自己的尊严的。而我的妻子却和她们相反,对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欢喜不尽。雷蒂罗大街的车水马龙,商店里华丽的橱窗,高大的建筑物,豪华的皇家剧院,都使她兴高采烈,赞不绝口。特别是剧院,简直使她着了迷。她不仅喜欢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第一流艺术家演唱的大型歌剧,而且同样也喜欢——我想她更为喜欢——独幕的或两幕的小剧目。听着演员们的趣语,看着演员们的怪相,她笑得前仰后合,肚子都痛了。象几乎所有的安达卢西亚女人一样,她的幽默感是非常敏锐的。

格洛莉娅十分喜欢的另一件事是到街上的餐厅里吃午饭。每天到不同的餐厅去,在有顾客占用的许许多多餐桌中间找个空闲的桌子坐下来,脱掉帽子和手套,在列着很多佳肴美味的菜单上仔细地挑选上几盘,这真使她高兴极了。我知道这一点以后,为了讨她喜欢,就不惜大为破费,天天出去吃饭,钱象流水似的花出去,因为我们在旅馆里也照旧付膳费。格洛莉娅不断地观察着附近用餐的人,并且时而作出评论。由于那种南方人的丰富的想象力,她有时说话非常风趣,而且句句话讲得又生动又欢快。到饭后吃甜食时,她的面颊绯红,那双无与伦比的眼睛闪烁着甜蜜而淘气的光芒。那时,我的妻子漂亮极了,确实漂亮极了。我们乘上一辆马车,到雷蒂罗大街去兜风。

“我真不想离开这里。”有一次她这样对我说“我多么幸福啊！”

“比在修道院里还幸福吗？”我笑着问她。

“修道院！见鬼去吧！……你听我说，假如你抛弃了我，我要重新进修道院象修女德西雷埃那样去折磨教会学校的女学生。现在我懂了，我们那个时候是为某个法国的加里西亚人卖力。”

我们准备去巴黎，在那里同样逗留半个月。出发之前，我做了一件将要使我失去读者同情的事，如果说我已侥幸得到了这种同情的话。我们承认自己某些地方软弱，学习心理学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益处，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跟我讲这一点，我就不会把这件事情写进我的回忆录了。尽管我是抒情诗人，可是我十分尊重科学。无论科良泰斯和其他写诗剧的同行们怎么讽刺我，我对科学的尊重始终没有减弱。涉及到科学的进步，我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我这个卑贱的人。如果读者不是头脑简单、性情暴躁的加泰隆尼亚人，我希望不要同我发火，尽管我是应当受到责备的。

那就应该让大家知道，我在离开马德里之前，给塞维利亚寄去一张法律证明书，正式提出索取格洛莉娅父亲遗留下来的属于我妻子的财产。大概你们会记得，在我和我的岳母和奥斯卡尔先生会面时，我已答应不向他们算帐，工厂和其他一些庄园等遗产也都留给他们掌管。虽然没有签署什么文件，但我的话是说了的。可是现在，在蜜月中这一许诺一直苦苦地折磨着我。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这笔落在别人手里的嫁妆。谁知道他们拿这笔财产去干什么呀！我懂得，如果不解决这笔财产问题，我就不会幸福。只要遗产的字据不在我手里，那阴郁的念头、不快的疑

虑，就将永远笼罩着我的爱情。最后，当我把装有公证书的信投入信箱的时候，我才如释重负似地深深地吁了口气。

我们出发赴巴黎的时候，格洛莉娅没有多大的兴趣。因而，在那里呆了三四天，享受了这个城市的繁华之后，她就对我说要回西班牙了。她精通法语，但是据她说，听那里演员讲法语时，她竟觉得很不入耳，因为演员用法语说些滑稽的笑话，而她所习惯的则是祈祷书上所使用的法语。至于我，我应该承认——承认这一点是要有点勇气的——维克多·雨果的语言我只读过《帖雷马科》^①中的一段，那还是我开始学法语时掌握的呢。我还懂得法语练习里的几句话：“您看见我妹妹的干酪了吗？”“没有，先生 我看见了厨师的菜刀。”“您有小姐的书吗？”“没有，先生 我有公证人的内裤。”如此等等。

当我正在准备回西班牙时，已经成婚的伊萨贝尔和马拉贡公爵到了巴黎。看到他们，我们高兴极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三天，那三天是我们离开西班牙后最幸福的日子。最后，我们启程回西班牙，他们则继续在法国首都。我们计划去博略和我父亲在一起住几天，然后，把家安在马德里。我们在圣塞瓦斯提安下车，因为格洛莉娅要到贝尔加拉修道院去看看，她曾在那里度过将近两年的时间。她早就想到那里去一趟了。我们坐上赴贝尔加拉的马车，傍晚时分到了那个镇子。那时，修道院已经不接待来访者了。我们只好第二天再去。但是，我们还是挽着胳膊从修道院前面走了过去。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破旧的大建筑物，有两个筑有雉堞的钟楼。这里原是某显贵的祖传的住宅，座落在绿树成荫的小广场上。

^① 法国作家费纳龙(1651—1715)所著《帖雷马科》，内容取材于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第四章。

“你看，”我的妻子温柔地对我说“钟楼上边的那两扇小窗户，看见没有？我，马克西米娜和另外一个女学生就住在那里。多少个夜晚我曾起身从那里探望夜空呀！”

“你看着夜空想些什么呀？”

“我不知道……什么也不想。”

“没想过逃走吗？”

“从来没有想过。女人只有在恋爱的时候才会出逃。”

第二天上午，格洛莉娅提议，在休息的时候到修道院去最为合适，于是我们就在休息的时候到那里去了。女司阍没有认出我的妻子，我妻子也没有说明自己是谁，她想让修女们为她的突然到来感到惊喜。我们从一个长长的大门楼中穿过，这门楼是石头砌成的，建造得很粗糙，墙壁倒是粉刷得雪白的，上面每隔一段画着一个黑色的十字架。楼梯宽大，肮脏，年久失修，台阶已磨损得很厉害。上了楼梯就是走廊，地板是按西班牙式样铺的，再往里就是一间大屋子。这里的地板已经老朽，到处是窟窿，有的窟窿大到甚至可以钻进一个人去。在那里，我们听到了远远传来的嘈杂的喊叫声和大笑声。

“你听见没有？格洛莉娅对我说，这时她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修女们正在休息娱乐。”

“你不想去投铁环，或者打羽毛球吗？我笑着问她。

“有点想，真的。”

我们被引进一间方形的接待室，那里相当宽敞明亮，一道铁栏杆把屋子从中间隔开来。里面那半边有个小门，门旁有个圣水盆。格洛莉娅问引我们进来的那个修女，修道院院长是否还是圣胡斯特。修女作了肯定的回答。格洛莉娅请她转告院长说，有位夫人求见。我们坐在栏杆旁边的椅子上，没等多大工夫，就看

见院长从屋子尽头的小门走了进来，用手指沾点圣水，划了十字。那是一个身材瘦小、面容苍白的四十岁左右的修女。格洛莉娅站起身来，把脸贴进栏杆，微笑着对她说：

“上帝保佑您，您不认识我了吧？”

那个修女被这一修道院里常用的寒暄用语惊住了，她打量着格洛莉娅；但是，没有露出认识格洛莉娅的样子。

“上帝永远保佑您……夫人，我不……”她用很重的法国口音回答说。

“您不记得修女圣苏尔皮西奥了吗？”

“啊！”她喊了起来，整个脸上的肌肉笑得抽动着。“啊，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安达卢西亚人！真没想到……！我只知道您已经离开修道院了。”

“我是特意绕道来拜访你们的。”

院长显得非常亲切，一副修女式的谦恭有礼的表情，然而有些做作。她回忆起有关我妻子的爱热闹图欢乐性格的几个小故事，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无疑，她是想以那种关切和怜悯的笑声来说明她早就仔细认真地考虑过，觉得格洛莉娅并不适合过那种完美的修道生活。

我妻子想看看她过去的女友：修女圣奥诺弗雷、修女马丽亚·德尔·索科罗和别的修女。有些人已经不在那里了。院长出去了一会，带着五六个修女回来。修女们向格洛莉娅问候，喜形于色，但并不热情。所有的修女都好像不知所措，显得很羞涩，脸上一直挂着的笑容如此做作，仿佛变成了一种怪相。她们一边说话，一边用右手的掌心轻轻地搓着左手的手背。看见格洛莉娅穿着世俗的服装，变化那么大，她们都很惊奇，说完全认不出来了。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惊奇有失礼貌，我想我的妻子也

有同感。

“这就是修女圣苏尔皮西奥呀！她总是那么快活！我们从前和她在一起时是多么热闹有趣呀！天哪，这个修女！谁能认出是她呀！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啦。”

她们的话，她们的表情，与院长的话和表情一样，流露着一种同样的想法，也就是说，她们从来没有以教义精神来考虑到格洛莉娅，那种精神是修炼成为耶稣的妻子所必需的。或者说得通俗些，她们永远认为她是一个疯姑娘。

可是，这么长时间，无论是院长还是修女们都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问格洛莉娅为什么到那儿去。她们偷偷地不断地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显然，我的在场使她们发窘。我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我妻子对那种疏忽无疑有点恼火，突然对她们说道：

“你们这些修女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吗？”

修女们高声大笑了起来。

“哎呀，您这个修女，总是那么爱开玩笑！”院长喊道。

“是真的，院长，一个月零三天以前，我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英俊的小伙子结了婚……他唯一的不足……”格洛莉娅一边补充着说，一边现出忧伤的样子，“就是是一个加里西亚人。不过，他长得又不象加里西亚人，对吗？”

“您这个修女！”有几个小修女又叫了起来。“真有意思，您不是说您结婚了吗？……这不可能！……”

“怎么，您们不相信吗？”

修女们继续笑着，向我射来锐利而调皮的目光。

“那好，现在我就让你们来相信这件事吧！”我妻子气冲冲地脱口而出道。

她说着就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在我的面颊上狂吻起来，吻

得都发出了响声，嘴里一边还说着：

“亲爱的，你是我的丈夫，对不对？我是你的妻子，对不对？我们已经结婚了，对不对？说呀，我的心肝！说呀，我的宝贝！”

我感到害羞，想躲开她的亲吻和抚摸。这时我听到了厉声的斥责，并且看见修女们都惊恐地向门口跑去。其中有一个胆子大一点儿的扯住门帘绳拚命地拉着。门帘一边合拢，一边发出嘶嘶啦啦的声响。当时，还有一些慌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过了一会儿，就完全寂静下来，什么也听不见了。我的妻子哈哈大笑，脸色绯红。她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出房间。我们穿过阴凄凄的走廊，下了楼梯，走过长长的大门楼。当我们走到街上时，我半笑半恼地对她说：

“我的姑娘，你真是疯了！谁想得到你竟会这样！”

“原谅我，亲爱的。”她答道，笑着，脸色仍是红红的。“她们真叫我生气。她们明明和替我们主持婚礼的神父一样，早就知道我们已经结了婚啦！”